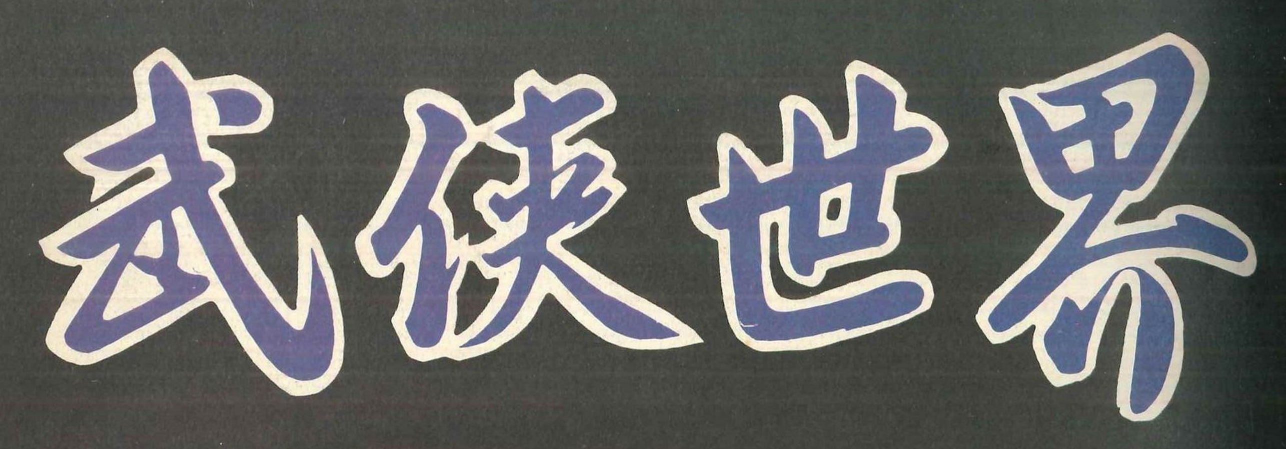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戰將行（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新著

昔日一場武林浩刦，如今面臨歷史重演危機，江湖門派，無不人人自危，形勢危如累卵。

少俠朱雀，憑熱血闖龍潭，入虎穴，却是幹勁有餘，經驗不足，雪刀浪子，如何助他一臂之力？

$4.00

1142

編者話

一篇由港台六位名家輪流執筆撰寫之超級巨著「神劍山莊」即將在本刊發表。他們分別以各人構思巧妙，細膩筆法在故事高潮迭起中接力撰述下去，因而在每一段情節的發展，都有令你匪夷所思，波譎雲幻場面出現，連環相扣，精采百出。

「神劍山莊」是由臥龍生、獨孤紅、黃鷹、司馬翎、司馬紫烟、諸葛青雲等聯合執筆，鐵定于一一四四期開始隆重發表，敬請留意，萬勿錯過。

＊＊　　＊＊　　＊＊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雪刀浪子故事「戰將行」，內容描述一場武林浩劫在事隔多年後歷史重演，這番面臨將至的遭劫，引致江湖各派，人人自危，寢饋不安。過程緊張刺激，打鬥兇狠，且看雪刀浪子等人如何平定這個危如纍卵的局面吧！

＊＊　　＊＊　　＊＊

下期除了刊出巨型小說市井英雄故事「帮會風雲」外，還有另一佳作——民初俠義故事「馬幫」刊出，這是王龍君繼「決鬥黃埔江」後以另一題材及筆法構思之作，編者最以担保令你滿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92.00
	一年港幣	$ 18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97.00
	一年港幣	$ 19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10.00
	一年港幣	$ 218.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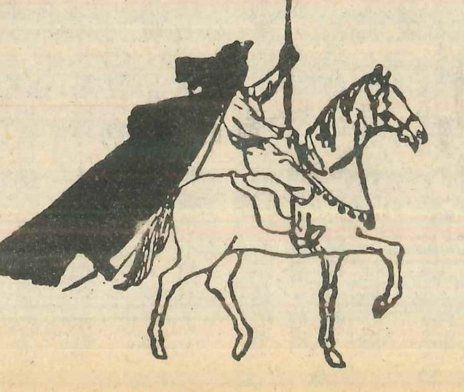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42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戰將行

刀浪子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盧令・圖

突來不速之客

（一）

三月初三，霧繞大山莊。

一白衣人，在霧中策馬而來。

他身懷拜帖，要見大山莊莊主雲霄一劍佟飛鶴。

佟飛鶴不在，由門下大弟子石飛鷹代為接見。

拜帖具名是朱雀。

佟飛鶴衆弟子中，以石飛鷹見識最廣，但却仍然不知朱雀是何許人也。

一見之下，石飛鷹不由眉頭一皺。

來者太年輕，才二十出頭，也不見得有甚麼出衆的地方。

「家師適巧有事外出未歸，未知閣下有何見教？」石飛鷹已儘量的客氣。

但朱雀的回答，却是絕不客氣。

「我是來殺佟莊主的。」

此言一出，莊中弟子無不愕然，但却未有引起太大的緊張，倒是惹來一干弟子的哄笑。

石飛鷹，年將四十，而且又是大弟子，聞言仍然鎮定如昔，面容神態平淡。

「這裏是大山莊。」

「我知道。」

「這裏並不是撒野的地方。」

「我明白，」朱雀冷冷一笑，「但我並不是來撒野，而是來殺人。」

石飛鷹瞳孔收縮。

「家師認識閣下否？」

「不認識！」

「既然如此，那是無仇無怨，你何以登門挑衅？自取滅亡？」

朱雀盯着他，忽然嘿嘿一笑：「想不到大山莊的人，居然說話語無倫次，如豬撒尿，又似狗放屁。」

石飛鷹身後兩漢子已齊聲怒喝起來。

「小子，你太放肆了！」

「待俺割掉他的舌頭。」

他們已待衝出，石飛鷹却伸手攔住。

他的臉色也已不大好看。

「朱朋友，石某有何語無倫次之處，還請說個明白，好讓師弟們心服口服。」

朱雀瞧了他一眼：「你姓石？石飛鷹？是佟飛鶴的大弟子？」

石飛鷹沉聲道：「正是。」

「既然是大師兄，倒還有點份量可以跟我說話，」朱雀挺起胸膛，臉上的神態却又不僅是驕傲，而又帶着三分不知天高地厚的氣味，「你聽着，你剛才說的幾句話，全都是愚昧萬分的，就算是稍有頭腦的人，都絕對不會說出來！」

石飛鷹强忍怒氣，靜靜的聽下去。

朱雀淡淡道：「你說無仇無怨，這幾個字已不能成立，雖然你師父不認識我，甚至從來都沒有見過我朱雀這個人，但說不定咱們之間，已有着比血還濃，比不共戴天還更不可化解的仇恨。」

石飛鷹怒道：「一派胡言，天下間豈會有這種無稽的事？」

「你不相信？」

「這本來就是難入人信，兩個從未謀面的人，又怎可能會有着仇恨存在？」

朱雀嘆了口氣：「直到現在，我才相信，世間上有種人簡直和驢子不相上下，既笨拙，又頑固。」

石飛鷹的臉已陣紅陣白，若不是對方年紀輕輕，而自己又要顧存點身份，他早已出手，把這狂妄的少年好好懲戒一頓。

但現在，朱雀說話還沒完，他只好耐心再等待着。

朱雀又淡淡的接道：「譬如說，佟莊主以前曾經害死我父母，而那時候我又不在家，而且只有一歲，那麼他算不算是我的仇人？而他也是否想殺了我，以斬草除根呢？」

此言一出，衆皆啞然。

但這種「啞然」，僅是屬於一瞬間。

「這小子含血噴人。」

「大師哥，別讓他再胡扯下去！」

「把他鎖在石牢裏，待莊主回來後發落。」



「對！」

「……」羣情洶湧已極。

石飛鷹倏地呼喝：「靜下來。」

他這一喝，倒是立奏功效。

衆人變得鴉雀無聲，但憤怒之情，却是個個揚溢於表。

朱雀却還是氣定神閒，絲毫不當是一回事。他悠然大模大樣地，環視衆人一眼，哂然笑道：「昔才石大師兄說我自取滅亡，這也是狗屁不通的廢話，區區一個自以為大的『大山莊』，倘若也能令朱雀受到損傷，那倒是個千古奇聞。」

「够了！」石飛鷹厲聲道：「石某初時見你年紀輕輕，少不更事，本想把你逐出莊外便算，但現在——」

朱雀眨了眨眼睛，吃吃笑道：「你現在想把我五馬分屍，凌遲處死？」

石飛鷹亮出長劍，喝道：「為了本山莊尊嚴，也為了要證實你是否有過人之長，石某倒想討教幾招……」

話猶未了，背後一大漢已挺身而出：「大師哥，殺鷄焉用牛刀，這種無名小卒，若由你親自動手，也是一場笑話……」

石飛鷹瞧着他，沉吟半晌，終於點頭道：「既然如此，就交由三弟動手。」

大漢轟然獰笑，掄着砵兒般大小的拳頭，逼近了朱雀。

（二）

這大漢站在朱雀面前，看來雄偉得像一座鐵塔。他叫程蛟，三十五歲，父親是長江下游第一大帮會金蛟寨寨主程猛天。

程猛天終年在江湖上奔波，無暇教導兒子武功，遂把他送上大山莊，拜雲霄一

劍佟飛鶴爲師。

程猛天與佟飛鶴是多年老友，論到武功，那是各有千秋，二十年前曾切磋一番，彼此互相印證武功，但千招過外，仍然是戰成個平手。

程猛天把兒子送到大山莊，可說是很放心的。因爲他對佟飛鶴極其信任，知道他絕對不會虧待自己的兒子。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在大山莊，程蛟是莊主門下的三弟子，除了大師兄石飛鷹和二師兄原鐵宗之外，就得數到他的武功，最爲厲害。

他練的不是劍法，而是刀法。

佟飛鶴雖然憑着掌中一劍名動江湖，但他的父親佟逍遙，却是個刀法名家。

佟飛鶴少年時，練的也是家傳刀法，直到二十五歲另投名師後，才改用劍。

但佟家神刀，並未失傳，佟飛鶴也絕對沒有忘掉。

由於程蛟喜歡練刀，所以佟飛鶴敎他的不是劍法，而是刀法。

但這時候，程蛟却沒有用刀。

他認爲殺鷄焉用牛刀，只要用指頭一捏，這個叫朱雀的小王八羔子立刻就得化作一縷寃魂。

（三）

對付區區一個後生小子，程蛟可說是信心十足。

但這種信心十足，却也變成了輕敵。

他太輕視朱雀。

他連環拳，閃電腿，頭撞膝頂，追風步，金剛掌都已一一使出，但朱雀仍然站立在原處，一點也沒有受傷。

程蛟一楞。

這小子是甚麼來路，他懂魔法？

怎麼明明一拳打向他的臉孔，他的臉孔却不見了？

自己明明一脚踢在他的心窩，但一脚全力踢出之後，才發覺又踢了個空。

他一楞，朱雀却是對他一笑。

「大個子，你不是有刀嗎？莫不是銀樣蠟槍頭，中看不中用？」

程蛟咬了咬牙，憤然拔刀。

「小子，你是自找死路，老子的刀一亮出，就算你有三頭六臂，也得給老子統統砍下來。」

其實在這時候，他已感到有點不妙，這幾句說話，無疑是自己給自己壯壯聲威而已。但大山莊的人，却都已沉默下來。

程蛟怒喝，擺出了架式。

朱雀瞧着他。

朱雀的眼睛是冷靜的，清澈的，而且還露出了一種奇特的笑意。

程蛟實在忍受不了這種目光。

「老子砍翻你。」

他的刀已揮出。

他一直都有個希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刀法，能够縱横江湖，傲視武林。

他一定要從大山莊裏開始，打出名堂，吐氣揚眉出人頭地。

他絕不能讓父親失望。

這一刀，程蛟是已盡全力。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一道寒光閃起，攔住了這一刀！把這一刀攔住的，是一口寒氣森森，逼人眉睫的長劍。

程蛟臉色一變。

他就算喝了五十斤烈酒，吃錯了三十斤毒藥，也絕對不會不認得這口劍。

那是蒼鷹劍，也是大師兄石飛鷹朝夕不離身邊的利器！

× × ×

朱雀還是站立原處，紋風不動。

但現在程蛟看着的並不是朱雀，而是石飛鷹。

出劍攔住他這一刀的人，正是石大師兄。他的眼睛炯炯有光，但聲音却是那麼低沉。

他對程蛟說：「你已敗了。」

唐武宮的銀令密使

（一）

還沒有完全攻出足以制敵人於死命的一刀，石飛鷹就說程蛟已經敗了。

程蛟實在不服氣。

「大師哥……」

「三師弟，」石飛鷹沉聲截住了他的說話：「你這一刀太浮，太急躁，這位朱朋友若是反擊你氣海，關元，或者是膻中穴，恐怕那時候，你已非死則傷！」

程蛟呆住。

他怎樣也想不到，石大師兄竟然會在衆目睽睽之下，把自己的刀法說得一文不值。他簡直快要咬碎滿口腔的牙齒。

「不，大師哥，你讓開一步，待我看看自己是否眞的如此不濟……」

他的刀又要疾劈出去。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石飛鷹突然出手，點住了他五個穴道。

在芸芸衆師兄弟中，點穴手法最高明，也就是這位石大師兄。

程蛟穴道被制，登時呆若木鷄，動彈不得。

石飛鷹嘆了口氣。

「把他抬進莊內。」

程蛟簡直氣得快要發瘋，但却是奈何不得，任由別人把他當作石頭般抬進山莊之內。

一直意氣飛揚的朱雀，臉上表情忽然變得嚴肅起來。

他居然輕輕鼓掌。

「好！好！有眼光，不愧是個名家弟子！」

倘若這句說話，是出自江湖上身份尊崇的前輩高手，那是很不錯，很受用的。

但現在說這種話的人，却不是甚麼德高望重的武林高人，而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少年，這倒是很不滋味的事。

石飛鷹這時候已看出朱雀並不尋常，但却也無法忍受得住對方的冷嘲熱諷。

但有一件事，他仍然是非要問個清楚不可的：「朱朋友身手不凡，倒要請問來自何方，令師尊是那一位前輩高人？」

朱雀笑了笑：「聽你的口氣，莫不是有個漂亮的女兒，準備下嫁於我？所以非要問清楚在下不可？」

石飛鷹目光一沉，喝道：「朱雀，你太過份了，石某就算不是你的敵手，也要討敎幾招！」

朱雀朗聲一笑：「你本來就不是我的對手，三招之內，你若還能保住手中一口長劍，那麼就算是我朱雀敗了。」

他的口氣，可說是越來越狂妄。

大山莊裏的每一個人，臉上都不由罩着怒容。

石飛鷹忽然一聲長嘯，身形有如蒼鷹飛撲而起，一劍疾刺朱雀胸膛。

石飛鷹的劍法，在衆弟子中，是最厲害一人，這一劍使出來，眞還不含糊。

這一劍快如電閃，力度萬鈞，氣勢更是有如風嘯電閃，又似是天崩地裂。

一劍刺出，大山莊中人無不喝采大聲叫好。

——驀地，朱雀的身形一變，有如怪蟒翻身，一下子就纏到了石飛鷹的身旁。

石飛鷹的劍已刺出。

劍尖在外，劍鋒也在外。

但朱雀却已欺身掠到他的胸前不足一尺！

石飛鷹這一驚，實在是非同小可。

他臨敵經驗，也不能說不豐富，但却也從來沒有這種經歷，才一動手，就已給人欺身攻了進來。

刹那間，他再也顧不得這許多，立刻全速後退，手挽劍花，護住前胸。

那知眼前一花，朱雀不見了。

他心知有異，劍勢一回轉，倒踩七星步！

他的反應已是極快。

但無論怎樣，比起朱雀的出手，還是慢了一點點。

朱雀手裏已亮出一把銀光燦爛的匕首，「颼」的一聲，已經刺在石飛鷹的右腕上。

叮！

蒼鷹劍再也拿不住，跌在地上。

石飛鷹面色大變。

全場鴉雀無聲！

× × ×

還沒有三招，大山莊裏一向被人公認爲劍術超羣，武功深不可測的大師兄石飛鷹，已敗在一個無名小卒的手上！

（二）

石飛鷹眞的敗了。

大山莊裏，每一個人都是面目無光。

朱雀大笑。

「佟飛鶴甚麼時候回來，我就甚麼時候再來取他的性命，再見了！」

他臉上的表情很愉快，就像隻剛咬了別人一口的猴子。

石飛鷹突然長聲一嘆，以左手拎起長劍，向脖子上抹去。

衆人又是一陣驚呼！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人叢中突然掠出了一條急勁的影子。

眼看石飛鷹的劍就要割斷他自己的喉管，一隻蒼白的手及時扣住了他的左腕。

石飛鷹轉睛一看，看見了一張滿佈皺紋，鬚眉俱已灰白的臉孔。

「師父——」他猝然驚叫。

老人拍了拍他的肩膊：「飛鷹，江湖上高手輩出，誰能永遠不敗？這種家常便飯般的小事，又豈值得去抹頸子？」

石飛鷹嘆了口氣。「師父，弟子無能，丟了你老人家的臉……」

老人微微一笑：「這算是甚麼話了？別再幹任何傻事，否則就算你死了，爲師也絕不會原諒你！」

這時候，朱雀已又回來。

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這個老人。

「你就是佟飛鶴？」

老人淡淡道：「不錯，老夫正是佟飛鶴。」

朱雀嘿嘿一笑：「你早一些回來，就不會讓弟子丟臉啦！」

佟飛鶴輕輕的嘆了口氣：「丟臉雖然不是一件好事，但總比丟命好一點。」

朱雀點點頭。

「薑畢竟還是老的辣，說得好！」

佟飛鶴搖搖頭：「人老了，好不到甚麼地方去。」

朱雀瞧着他，半晌才問道：「你的劍呢？」

佟飛鶴道：「埋掉了。」

「甚麼？」

「老夫是說，老夫的劍已埋在地下，再也不會使用。」

朱雀瞪着他：「這是甚麼意思？」

佟飛鶴道：「老夫的意思，是從現在起，已退出江湖，不再理會武林中的一切是非恩怨。」

朱雀搖搖頭：「不行！最少現在你還不能退出江湖。」

佟飛鶴淡淡一笑，拈鬚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朱雀道：「我叫朱雀。」

佟飛鶴道：「老夫已知道。」

朱雀道：「我是來殺你的。」

佟飛鶴還是面不改容：「老夫也已知道。」

朱雀目光閃動：「這就是你所以不能退出江湖的理由，你若不把劍拿出來自衞，那麼我就會很容易的把你送上西天極樂世界。」

佟飛鶴沉吟道：「就算老夫有劍在手，那又怎樣？」

朱雀毫不考慮，立刻就說：「那也是一樣，因爲無論你是不是手中有劍，我要殺你仍然是易如反掌。」

「這就是了。」佟飛鶴踏前兩步，嘆道：「既然沒有劍在手會死，有劍在手也一樣非死不可，那又何必多此一舉？何不乾脆站在你面前，給你爽爽快快的把老夫幹掉？」

此言一出，衆皆相顧愕然。

這算是甚麼說話？

是腑肺之言？

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

又還是在跟這個叫朱雀的少年人開開玩笑？

但以佟莊主的身份，會在衆目睽睽之下，開這種玩笑嗎？

實在不像，也實在敎人難以置信。

朱雀却在這時候冷冷一笑：「佟飛鶴，你以爲你不用劍，我就不會殺你？」

佟飛鶴搖搖頭：「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你既然已決意要殺老夫，老夫又已年逾花甲，正是風燭殘年，是死是活，却又何妨？」

他的態度很認眞。

聽他的語氣，似乎是自己根本就不是朱雀的敵手，與其作不自量力的反抗，倒不如束手待斃。

大山莊中，已有人忍不住大聲道：「

莊主，這小子欺人太甚，莊主再忍讓下去，弟子寧願一頭撞死，肝腦塗地！」

「對！」不少人响應起來。

「住口！」佟飛鶴倏地大喝：「你們可知道，這位朱朋友是唐武宮的銀令密使嗎？」

「唐武宮」三字一出口，每個人的眼色都巳變了。

有人半信半疑。

但卻更多人深信不疑。

他們相信的，並不是朱雀，而是相信佟飛鶴的說話。

——唐武宮在武林中被視爲天下第一聖地，而唐武宮的主人，也就是天下間人人景仰的「中原帝尊」唐君武。

唐君武在二十歲那年出道江湖，那巳是六十年前的事。

那時候，中原武林，正處於紛亂巳極的局面。

少林、武當、峨嵋三派貌合神離，這是引起江湖羣魔蠢動的其中一個因素。

當時的中原武林盟主，是萬丈峯下天潭谷的天潭老人井冷禪。

井冷禪在初任盟主的時候，確然有一番振作。

但三年後，井冷禪的老伴柳谷薇，忽然急病與世長辭。

對於井冷禪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沉重的打擊。

但他仍然是武林盟主。

可是，經此嚴重的打擊後，這位武林盟主變了，變得消沉，變得對甚麼事都提不起勁去幹。

就在這一段時間內，少林、武當、峨嵋三大派之間的誤會，卻是越來越加深。

於是，羣魔乘勢崛起。

在東方，有東洋會的成立，扶桑島國十大浪人在東洋會首腦條島尾夫的領導下，把冀東冀北一帶弄得烏烟瘴氣，連山東省武林盟主白衣神君湯柴都被忍者所殺。

湯柴是山東武林的一條重要支柱，他一倒下，局勢更是亂七八糟，一發不可收拾。

在南方，海南魔教乘勢而起，在短短半年之內，重創南海門，佔據神椰島，造船十餘艘，海陸並擧，雄霸南方，進而伺機踏足中原。

在西域，天竺邪教血頭族，在密宗十八番僧的慫恿下，强渡茲米科綫，把天竺神教三十六聖僧全部殺死，並製人頭幡，逢月圓之夜出動，西來中土，在甘肅一帶，爲禍至烈。

在北方，形勢更是風雲險惡。

長白山一帶，本來是在長白山莊勢力下所管轄。

長白山莊創建二百餘年以來，一直都在維護正義，保障着百姓的財富和安全，以是一直都備受尊崇。

但就在這時候，突然一把神秘大火，把長白山莊夷爲平地。

山莊中人，死傷極衆，而且損折的幾乎全是莊中的精英高手。

連當時的莊主，也被燒成一堆焦炭。

但這是意外之災嗎？

不！

就算是意外失火，也絕不會造成如此嚴重的傷亡。

這不是意外，而是一個可怕而殘酷的陰謀。

但無論怎樣，長白山莊經此一塲浩刦後，巳不復存在。

代之而起的，是北聖門。

北聖門主，號稱「北極暴君」！

只要聽見「北極暴君」這四個字，就不難想像得到，他是一個怎樣的人。

北方遂陷於大混亂。

不到三年，北武林九大門派，最少有一大半，給北聖門所吞噬。

北武林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空前浩刦，甚至連稱雄於北方數百年的崑崙派，也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東、南、西、北羣魔亂舞，名門正派卻四分五裂，形勢危如纍卵，有識之士，莫不心驚胆戰。

等到井冷禪發覺到形勢惡劣！非要發奮圖强，把武林正道團結起來對抗邪魔的時候，很不幸地，他又害了一塲大病，休說要維持武林秩序，就連自己的性命能否保存得住，也是大有疑問。

但就在這時候，一個藉藉無名的年輕人，在江湖上冒出來。

他的名字就是唐君武！

(三)

沒有人知道唐君武的來歷。

也沒有人知道唐君武的武功，是來自何門何派。

但在短短半年之內，他居然把當時巳經歸隱江湖的十大高手，請了出來。

這人可以說是當時武林中的絕頂高手，就算是武林盟主井冷禪親自出動，也未必能把其中一人請得出來。

但唐君武卻有本領，把這十個巳經豹隱於武林的高手，同時邀請出來。

在三年之內，東洋會被瓦解，十大浪人僅剩下一個錦兵中衞僥倖逃脫性命，急返扶桑。

海南魔教勢力擴展甚速，第十六分舵巳建在長安，並且還打算在京師設立總壇，把勢力移到中土。

但就在魔教羣邪意氣飛揚的時候，唐君武卻帶着紫蒼道人，九花大師，中原怪劍司馬玉憐三大高手，把長安第十六分舵百餘高手殺得片甲不留！

海南魔教教主大怒，從神椰島點撥魔教中精英高手七十二人，連夜趕赴長安，要找唐君武算帳。

唐君武沒有離開長安。

他在長安，就是要等這位教主來找自己算帳。

結果，在一個嚴寒的雪夜裏，唐君武，長街決戰魔教教主。

魔教教主自出道以來，從來沒有任何人能接得下他十招。

但這一戰，唐君武只是用了八招，就巳把這位不可一世的武林梟雄置諸死地。

海南魔教遂一蹶不振。

在西方，血頭族，密宗十八番僧趾高氣揚，但卻也被唐君武所挫，血頭族匆匆回返西域，十八番僧只剩下三人！

一年後，唐君武率領着少林、武當、峨嵋、崑崙、崆峒、五台、華山、點蒼、

青城、長沙及丐帮總共一千八百六十五高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殺入長白山！

這是一個壯擧。

縱非絕後，但也巳堪稱空前的壯擧。

北聖門在北武林耀武揚威，冷不防十派一帮居然突然聯手，殺入長白山，把北聖門澈底毀滅。

至此，紛亂多事的武林，才有了一段比較和平的日子。

雖然，巳經事隔多年，但人們還是沒有忘記，把這段和平日子帶給武林的人，就是唐君武。

在大局穩定下來之後，唐君武創建唐武宮，而他也順理成章，成爲中原武林盟主。

唐君武是受人尊崇的。

唐武宮的人亦然。

但這時候，怎會出現一個如此飛揚跋扈的銀令密使朱雀？

倘若不是佟飛鶴親口證實，大山莊的人實在很難相信，朱雀的身份，竟然是來自唐武宮的密使。

× × ×

密使的身份巳被暴露。

但朱雀不在乎。

他仍然對佟飛鶴說：「我要殺你！一定要殺你！」

字字鏗鏘有力，他絕對不是開玩笑！

千鈞一髮

(一)

朱雀並不是在開玩笑。

但佟飛鶴也不是在開玩笑。

他居然眞的閉上了眼睛，束手待斃。

這是一件怪事。

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怪事。

朱雀爲甚麼要殺佟飛鶴？

佟飛鶴又爲甚麼甘心被殺？

沒有人能想得出一個所以然來。

× × ×

朱雀的七首巳蓄勢待發。

當閃電般的一擊發出後，佟飛鶴立刻就會變成一個死人。

在程蛟、石飛鷹相繼敗陣之後，大山莊巳沒有任何人懷疑朱雀的武功。

當他們知道朱雀眞正身份之後，更不敢對這個少年人加以輕視。

但他若眞的殺了佟飛鶴，將來的情況會演變成怎樣，實在是難以逆料。

颯！

朱雀的七首終於擊出。

其勢子之快，果然有如流星，有如電閃。

但也在這同一刹那間，佟飛鶴忽然給人一脚踢了開去！

× × ×

七首快！

這一脚更快。

佟飛鶴沒有死，並不是因爲他能閃開這一擊。

他沒有看錯。

就算他存心要閃避，存心要抵擋，但結果他必然一定會死在朱雀的手下。

這少年人的武功，和他的年紀是絕對不相襯的。

——那就像是昔年初出道江湖的唐君武。

× × ×

在這霎眼間，大山莊裏每一個人的心跳，都加快了好幾倍。

其中更有個小胖子，忍受不住當塲昏厥過去。

他也許以爲佟莊主巳經死在朱雀的七首之下。

(二)

朱雀一擊未中，臉色不禁一變。

佟飛鶴本是甕中之鼈，他要殺這位佟莊主，簡直就是不費吹灰之力。

無論佟飛鶴反抗與否，都是一樣。

在朱雀的眼中！佟飛鶴早巳是一個死人。

但到現在，他還沒有死，只是挨了一脚。

這一脚當然不輕，否則也不會把佟飛鶴踢出老遠。

但這一脚，却保住了這位佟莊主的性命。

刹那間，在塲每個人的眼睛都爲之一變。

因爲他們都看見了一個鶉衣百結，手裏捧着一個破砵頭，背上揹着一大堆包袱的老叫化。

一脚踢開佟飛鶴的，也就是這個老叫化。

人叢中巳有人脫口叫了起來：「丐帮帮主！」

× × ×

天下第一大帮，是丐帮。

丐帮的帮主，是從一袋弟子，一步一步向上爬，終於成爲天下第一大帮首領的風流神丐郭笑山。

郭笑山在還沒有加入丐帮之前，是奇人。

當他成爲丐帮一袋弟子之後，便又是個奇丐。

到了現在，風流神丐郭笑山這七個字，巳是一塊响噹噹的金漆招牌，敢不賣帳三分的人，實在還不多見。

佟飛鶴在江湖上，雖然也是有頭有臉的人物，但和這位郭帮主相比，却還是有所不如的。

但若在平時，郭笑山這樣子踢他一脚，勢必引起極大風波。

這裏畢竟是大山莊。

然而，此刻佟飛鶴雖然給他踢了一脚，却是沒有人對他表示不滿。

也許唯一不滿的，就只有朱雀而巳。

(三)

朱雀的眼睛巳變得像是兩顆荔枝。

閃閃生光的荔枝。

他目不轉睛的瞧着這個老叫化：「你就是丐帮帮主風流神丐郭笑山？」

老叫化微微一笑：「你看我這個老叫化像不像郭笑山？」

朱雀道：「哼！我看你甚麼都不像，只像個老混蛋，一個專踢別人屁股的老混蛋！」

老叫化大笑。

「說得一點也不錯，風流神丐郭笑山本來就是個老混蛋，而且越老越混蛋，簡直混蛋得不像話。」

每個人都是一楞。

朱雀却笑了起來：「佩服！佩服！」

郭笑山一笑：「朱密使，你佩服些甚麼？」

「知恥近乎勇，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一個人能有勇氣承認自己是個老混蛋，這已很了不起，値得鼓掌，値得佩服。」朱雀越說越興奮，說到這裏不斷鼓掌。

這還罷了，他接着又說：「這時候，不鼓掌說句佩服的人，也是混蛋之又混蛋的混蛋。」

此言一出，衆人又不禁個個都面露怒容。

沒有人說「佩服」。

也沒有人鼓掌。

也正唯如此，每一個人都被朱雀臭罵了一頓。

只有郭笑山，一點也不生氣。

「不錯，你說得眞對，我這個老混蛋，最欣賞的就是你這種小混蛋，所謂知恥近乎勇，老叫化相信你一定不會否認自己是個小混蛋罷？」

朱雀一呆。

就在他這一呆的時候，郭笑山又已大笑道：「了不起，既不否認，那就是承認，値得佩服！値得鼓掌。」

說着，他也用力的鼓掌起來。

然後，他又說：「我這個老混蛋若能有一個像你這麼混蛋的小混蛋做兒子，那麼休說做混蛋，就是做烏龜野狗，也不成問題，最重要的，是你這個小混蛋一定要乖乖的跟着老子，別胡亂開罪別人，懂不懂？」

朱雀嘆了口氣。

「我現在總算眞的佩服你了，可是，你爲甚麼要踢佟莊主一脚？」

郭笑山淡淡一笑，道：「第一個原因，是不想他白死在你的七首之下。」

「還有別的原因嗎？」

「當然有，」郭笑山的臉色忽然一沉，冷冷的盯着佟飛鶴：「他現在還很年輕，還沒有八十歲，但却居然不想活了，束手待斃之人，也是本帮主最看不順眼的人，他若不是本帮主相識四十多年的老朋友，恐怕剛才我不但踢他一脚，還要補上一棒，把他送到西天去。」

佟飛鶴神色木然。

郭笑山忽然走上前，幾乎把他整個人揪起。

「老佟！你是怎麼啦？活得不耐煩？想一死了之？但你犯了甚麼錯？竟然要以死贖罪？你說！你說！」

佟飛鶴的臉色，已經變得和死人一樣難看。

他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

但他只是嘆氣，却還是甚麼話都說不出來。

郭笑山「哼」的一聲，吼叫道：「我知道，你的寶貝兒子已加盟北聖門，但那又跟你有甚麼關係？」

此言一出，衆皆相顧駭然。

佟飛鶴只有一個兒子，叫佟翔天！

佟翔天在兩年前離開了大山莊，但却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

現在，郭笑山却說佟翔天加盟北聖門，這實在是一個震人心絃的消息。

在五年前，江湖中又有傳言，昔年在長白山稱雄一時的北聖門，已死灰復燃，而且勢力南移，直入中土！

但這畢竟只是傳言。

誰也沒有見過北聖門的人，又再在江湖上出現。

但此刻郭笑山却說：佟翔天已加盟北聖門！

這是甚麼說話？

是眞的？還是開玩笑？

但是，當他們看見佟飛鶴的神態，就已經知道郭笑山說的，是個千眞萬確的事實。

佟飛鶴似已整個人都崩潰下來。

「佟某教子無方，生下了一個與賊匪爲伍的孽畜，難道這還不該死？」

朱雀冷笑道：「說得眞好聽，好像你那寶貝兒子加盟北聖門，你是毫不知情一樣。」

郭笑山盯着他，忽然厲聲道：「小混蛋，再咄咄逼人，休怪老叫化不客氣。」

朱雀冷冷道：「佟家父子，都是北聖門中人，你還要給他們加以庇護，恐怕我也不會對你客氣！」

佟飛鶴之面色煞白。

郭笑山「呸」的一聲戟指罵朱雀：「枉你是甚麼銀令密使，居然含血噴人！」

朱雀道：「難道佟飛鶴敢否認，自己不是北聖門第九分舵的舵主？」

郭笑山沉聲道：「北聖門第九分舵，設在何處？」

「開封府！」

「沒弄錯罷？」

「錯不了！」

「你已查得很清楚，開封府分舵的舵主，就是這位佟莊主？」

「正是！」

「嘿嘿！這倒有趣，」郭笑山冷冷道：「十天之前，老叫化子却聽人說過，北聖門在開封府的分舵舵主，並不姓佟，而是姓郝。」

「甚麼？姓郝？」朱雀笑了起來，「這大概是你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說話了，佟飛鶴就是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又怎會弄出一個姓郝的？」

郭笑山冷冷道：「你可知道，說這句話的人是誰？」

朱雀淡淡一笑。

「無論這人是誰，都絕對不會把我嚇一跳。」

「那麼你不妨聽着。」

「在下已洗耳恭聽。」

朱雀很有信心，無論郭笑山說出的名字是誰，他都絕不會嚇一跳。

但世事難料。

郭笑山只是說出了三個字，朱雀居然就給他嚇了一大跳。

因爲，郭笑山說出的名字是：「唐祖師！」

× × ×

查出開封府第九分舵舵主是姓郝的人，竟然是唐武宮的主人——唐祖師！

唐祖師，也就是唐君武！

天下間人人尊敬的唐君武！

而且，他也就是朱雀又敬又畏的外祖父！

馬場變豬場

（一）

無論怎樣，唐君武的說話，都一定比點蒼派掌門的說話可靠。

朱雀「知道」佟飛鶴是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全然是聽信一人之言。

這人就是點蒼派掌門——顧影道長。

顧影道長在武林中身份不輕。

但郭笑山之言，又豈容漠視。

風流神丐雖然行事荒誕不經，老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樣子，但在這等正經事情上，他却是絕不含糊的。

而且，倘若不是唐祖師親口對他說過，他也絕不敢亂說一頓的。

朱雀忽然感到背脊有點冷。

郭笑山又正色道：「開封府第九分舵舵主，就是南天霸主郝一空！」

朱雀瞧了佟飛鶴一眼。

佟飛鶴長嘆一聲。

「吾兒不肖，那是事實，但老夫絕不會喪心病狂，助紂爲虐！」

朱雀睜大了眼睛，臉上的表情，就像個給無賴欺騙了的小姑娘。

他突然掉頭就走。

郭笑山却追上來：「朱密使！你把大山莊弄得天翻地覆，現在想一走了之？」

朱雀一呆。

他嘆了一口氣：「這次是我錯了！」

說完，繼續離開大山莊。

「站住！」郭笑山冷冷一笑，「本帮主倒想看看你有多大能耐！」

朱雀終於回頭，瞧着他：「郭帮主，我已承認了誤錯，還要怎樣？」

「不怎麼樣，接本帮主一掌！」

「一掌？」

「不錯！你若接得下這一掌，剛才的事就此一了百了。」

「一言爲定？」

「決不反悔！」

「好！請動手！」朱雀藏好七首，以掌相迎。

這一次，郭笑山可不是說說便算，果然「呼」的一聲，一掌猛劈過來！

掌聲呼嘯，震人心絃。

但在掌聲呼嘯中，朱雀却聽見了郭笑山用蚊子般大小的聲音對他說：「有人在暗中釘梢，路上小心了！」

朱雀暗暗一怔，忖道：「這老叫化果然不愧是老江湖，假說拚一掌，原來是要趁機提醒自己。」

兩掌相交，兩人各自後退一步。

這一掌當然是不分勝負。

朱雀大叫：「前輩神功蓋世，晚輩佩服！佩服！」

說完，掉頭就走。

郭笑山沒追，只是聳肩微笑朗聲說道：「這一掌咱們是平分秋色，小混蛋讚本帮主神功蓋世，其實也不啻是在自吹自擂，如此小混蛋，當眞教人噴飯之至！」

他越說越大聲，大山莊中人個個面面相覷。

無緣無故，給這位朱雀密使弄得天翻地覆，到頭來還是要讓他揚長而去！

對於大山莊的人來說，這才是當眞教人噴飯之至的事。

（二）

無論他們噴飯也好，噴火也好，朱雀已跑了，跑得比兔子還快。

沒有人敢追上去。

就算有人要追，也一定追不上。

就算是丐帮帮主風流神丐郭笑山，也沒有把握能追得上這個「小混蛋」。

但他知道這位朱密使去哪裏。

他一定是上點蒼派找顧影道長算帳！

但一直緊釘着朱雀的人是誰，郭笑山却不知道。

雖然這人沒有蒙頭蒙臉，但身形之快，却是世間罕見。

他知道這人一直緊釘着朱雀，却無法看清楚這人的眞面目。

郭笑山可以肯定，自己未必追得上朱雀，但這人一定追得上。

他不禁有點替朱雀担心。

朱雀雖然狂妄驕橫，但心腸並不壞。

他是囂張跋扈，但同時却也是嫉惡如仇。這少年若能走上正道，將來的成就，未必會在唐君武之下。

（三）

郭笑山沒有看錯，的確是有個藍衣人，一直緊緊跟隨着朱雀。

朱雀很生氣。

他不喜歡給別人緊緊的纏着。

他忽然轉身，大聲叫道：「大丈夫光明磊落，行事何必鬼鬼祟祟？快滾出來，否則休怪本少爺不客氣。」

那人的影子却不見了。

朱雀氣得跳了起來，又再破口大罵。

但無論他用甚麼說話去罵人，都不濟事。

這人彷彿像是氣泡般，不見了。

朱雀找了一座竹林，兩個土坑，八株大樹，還有一間破廟子。

他唯一能找到的，只是幾隻野兔，七八隻老鼠。

朱雀咬了咬牙，正要離去，忽然看見破廟的一塊爛木門上，有一張條子。

條子上寫着八個龍飛鳳舞般的大字，寫道：「前有強敵，休當等閒！」

朱雀咬了咬牙，扯下條子撕成粉碎。

他繼續上路。

但他沒走多遠，忽然一塊石子，從他背後急射過來。

朱雀霍然轉身。

石子沒有擊中他，只是在他身後滾落下來。這顆石子上，又包着一張黃紙。

朱雀拆開，上面寫道：「紙若有毒，你豈非已變死人？」

朱雀臉色煞白！

幸好這張紙是沒有毒的。

他又破口大罵：「若給本少爺抓住，你就會後悔！噬臍莫及！」

但無論他罵甚麼都沒有用。

他決定去買一匹好馬，然後趕到點蒼山。

（四）

距離大山莊西南五里，有一座馬場。

馬場的老闆，是個臉孔圓圓，眼睛却狹長的黃臉胖子。

他姓樂，這附近的人都他樂伯。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

但這位老闆却不是伯樂，而是樂伯。

假如說，伯樂是個相馬的天才，那麼這位樂伯可算是個白痴。

在他的馬場裏，有好馬，也有下駟。

但這位樂老闆却是個不折不扣的糊塗蟲。

好馬的價錢，和下駟的價錢，居然是完全一樣的。

無論是什麼馬，價錢一律是一百兩。

但這裏却也有個古怪的規定，就是買馬的人，並不能自行選擇馬匹。

不能自行選擇，又怎樣買馬？

辦法是：抽籤決定！

每一匹馬都被配上一個號數，假如總共有馬一百匹，那麼，號數就由一直至一百。

你若抽中第一號，就得買第一號馬。

你若抽中第九十九號，那麼你就得買第九十九號，除此之外別無選擇的餘地。

若要抽籤，先付銀百兩，不貸不欠。

倘若閣下運氣好，可能花一百兩，就可以買到一匹千里良駒。

相反地，倘若運氣不濟，可能一百兩銀子，只能買一匹又老又殘的弱馬，亦不爲奇。

這已差不多是等於賭博。

× × ×

朱雀早就知道這座馬場的規矩，而且還認識樂伯。

他現在就想去賭一賭，看看自己會買了一匹怎樣的馬。

但很奇怪，當他到達這座馬場的時候，却看不見馬。

昔日駿馬羣聚的馬場，現在竟然變成了一個養豬的地方！

豬和馬都是畜牲。

但現在朱雀需要的並不是一頭豬，而是一匹馬。

幸好那裏雖然沒有馬，但樂伯仍然住在那間不大不小的石屋裏。

「樂伯！樂伯！」

朱雀看見樂伯呆楞楞的坐在屋子中。

× × ×

上次朱雀看見樂伯的時候，他是個滿臉笑容，看來相當樂觀的老人。

但這時候，樂伯彷彿蒼老了，也憔悴了。

他看見朱雀，似是强顏一笑：「小朱，你來了？」

朱雀道：「我是來買馬的。」

樂伯苦笑答道：「你看見這裏還有馬嗎？」

朱雀搖搖頭：「那些馬好像都巳變成了豬。」

樂伯道：「不錯，大概連老夫都快要變成一頭豬了。」

朱雀一怔。

「怎會這樣的？」

樂伯忽然從桌上抓起一瓶酒，拚命的喝，直到瓶子裏的酒巳點滴全無的時候，才黯然道：「有人搶走了所有的馬，然後却把一羣豬趕進馬場。」

朱雀道：「這是甚麼道理？」

樂伯苦笑：「拚命老四幾時會跟別人講道理？他命令我，若不把這些豬養得肥肥胖胖，那麼就會把所有的豬宰掉。」

朱雀道：「豬本就是給人宰吃的。」

樂伯道：「他們給我九十九隻豬，但却算足一百隻。」

朱雀一怔。

「換而言之，他們若要宰豬，就要宰足一百隻？」

「不錯。」

「那麼第一百隻豬在那裏？除非有豬生下小豬出來……」

「生小豬？」樂伯嘿嘿一笑：「你幾時聽過雄豬會生小豬出來的？」

「甚麼？」朱雀本來想笑，但看見樂伯這副樣子，却又不忍笑出來，「這裏全部都是雄豬？」

「假如你能够在這裏找出一隻母豬出來，那麼我發誓把牠活吞進肚子裏。」

「那麼，當拚命老四要宰一百隻豬的時候，第一百隻豬在那裏？」

樂伯苦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我也是其中的一隻。」

「是誰說的？」朱雀聽到這種事，忍不住生氣起來。

「當然是拚命老四。」

「豈有此理！欺人太甚了！」

樂伯又是一陣苦笑。

「這世間上，本來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誰叫我不懂武功，只好任人魚肉。」

朱雀跺了跺脚。

「那混帳的拚命老四在哪裏？」

樂伯瞧着他，似是吃了一驚：「小朱，你要怎樣？」

「拚命！」

「拚誰的命！」

「當然是拚掉拚命老四的老命！」

樂伯吸了口氣，揉了揉眼睛。

「年輕人，你坐下來！」

「坐下來又怎樣？」朱雀冷笑，「是不是把我當作第一百零一隻豬？」

「不是第一百零一隻豬，而是第一隻豬！」

「你說甚麼？」

樂伯長長的嘆了口氣：「你若去找那惡魔，無疑是送豬入虎口，恐怕那九十九隻豬和我還未被宰掉，你就已經給人斬開一塊塊，掛在肉枱上論斤斷兩的出售！」

朱雀瞧着他，一雙眼睛忽然變得很深沉，很可怕。

他突然伸出右手。

這隻手皮膚皙白，很秀氣，看來一點也不粗糙，就像個讀書人的手。

但當這隻手按在石牆上的時候，那堅固的石牆，竟然給壓凹下去。

朱雀很快就放開了手。

但這塊石牆巳穿了一個深深的洞。

樂伯摸着額頭，呆了半晌，才突然道：「我的屋子給你弄壞了！」

朱雀冷冷一笑。

「屋子破了一個洞，很容易就可以修補妥當，但你的頭若是給人當作豬腦般砍一刀，那麼你最少要等十八年後，才可以變成另一條好漢。」

樂伯又聽得有點出神。

但是朱雀接着說的說話，更是出神入化。

他說：「說不定轉世輪迴，你運氣欠佳，投胎變成一隻豬，那就他媽的噴飯之至！」

樂伯現在沒有噴飯，却差點將剛才喝掉的酒全都噴回出來。

「你一定要去找拚命老四？」

「難道你不想這座馬場養馬？而想一輩子都養豬？」

「當然不！」

「既然不想老是養豬，你就把拚命老四的下落說出來。」

樂伯的手有點顫抖。

過了很久他才說：「拚命老四近來勤練箭法，他這時候多半會在大水溪下。」

朱雀冷笑。

「他若不把馬交回來，這就是他最後的一次練箭。」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人巳離開這間屋子。

六絕老叟

（一）

要找大水溪這個地方，並不困難。

要找拚命老四這個人，也不困難。

大水溪就在馬場東南半里外。

拚命老四果然就在大水溪下練箭。

箭靶距離並不算太遠。

但拚命老四的箭法，却似乎並不太好，射了三箭，才有一箭射中靶子。

× × ×

拚命老四是個身材高瘦，臉孔狹長的漢子。

他給人的印象，往往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

這個字就是「兇！」

他是個很兇悍的人，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拚出一股比豺狼野豹還更兇悍的狠勁。

雖然他的箭法欠佳，但拳頭却很硬，刀子也很鋒利。

要說服他這種人，無疑比馴伏一條野豬還更困難。

但朱雀並不打算說服他。

他只是打算來給這個人一個難忘的教訓。

× × ×

拚命老四巳準備再射一箭。

但就在這時候，箭靶前忽然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很驕傲的少年人。

拚命老四本巳瞄準箭靶。

但現在，他看不見箭靶，只是看見這個少年人在向他的箭術挑戰。

拚命老四却大喝：「滾開！」

這少年哂然一笑：「箭靶太細小，以你的箭術，恐怕是很難命中，倒不如射在我身上試試。」

拚命老四冷冷地說道：「你叫甚麼名字？」

「朱雀。」

「很好，我會爲你立碑！」

接着，「崩」的一聲，一箭射出。

朱雀急閃！

他閃得眞快！

（二）

朱雀本來沒有閃開這一箭的打算。

他打算把這支箭接下來，然後一折爲二。

他巳看過拚命老四的箭術。

對於這個人的箭術，他可說是視同兒戲。

但當箭射出的時候，他却不能不閃。

因爲這一箭，並不是由拚命老四射出，而是從朱雀背後射過來的。

背後有人突施冷箭。

朱雀雖然還年輕，但却巳是個世間罕見的高手。

憑這一箭的破空响聲，他巳判決出，射出這一箭的人，必是高手，所用的必是絕不等閑的强弓。

這一箭萬萬不能接！

既不能接，只好閃！

他總算閃開這一箭。

但接着，拚命老四也射出了一箭！

這一箭，更是大出朱雀意料之外。

假如說，從背後怒射過來的一箭厲害，那麼拚命老四這一箭，更是厲害百倍！

它不但急勁，準繩，而且還選擇了最有利的時候才出手。

朱雀能閃開背後的一箭，巳很不錯。

但對於這一箭，竟然再也閃避不及。

× × ×

這一箭，必中朱雀咽喉！

這是絕對致命的一箭！

但也就在這一刹那間，一道烏光同時急射過來！

「叮！」

這要命的一箭，居然給這道烏光一擊而落！

拚命老四面色一變。

「誰？」他大喝！

一人淡淡笑道：「金四郎，你的手下大概可以現身了。」

拚命老四目光一亮。

朱雀也是爲之一楞。

他們都看見了一個藍衣人。

這人的衣着很隨便，臉上的神態好像對世間上任何事物任何事情都絕不在乎。

他腰間有刀。

這柄刀也像是他這一個人的衣着一樣，隨隨便便的斜掛在腰間。

對於衣着和刀，這藍衣人都似乎毫不重視。

但其實，却絕對不然。

最少，他絕不會不穿衣服，也絕對不會把腰間這柄刀丟掉。

所以，換一個角度看來，也可以說衣服和刀，對於這個藍衣人都同樣重要。

拚命老四吸了口氣，忽然說：「浪子，我們早知道你會來，但却沒有料到，你和朱密使早巳互通聲氣，一起到此……」

朱雀忽然沉下臉：「我不認識他！」

藍衣人笑道：「我却知道你是誰！」

朱雀冷冷一笑：「你以爲你剛才救了我性命，我就要感激你一輩子？」

藍衣人仍然微笑着。

「那最好不過，你若心存感激，那麼我反而會覺得渾身不自在。」

朱雀閉上嘴巴。

拚命老四瞧着藍衣人，冷冷道：「唐武宮與你聯手，相信天下間巳沒有人能抗

拒，唯獨本門例外。」

朱雀忍不住問道：「你是屬於那一門派？」

拚命老四冷笑：「北聖門！」

朱雀道：「北聖門裏有個金展冲，你就是他？」

拚命老四嘿嘿一笑：「不錯，我就是金展冲，又叫金四郎！」

朱雀冷冷道：「你早已算準，我一定會來到這裏？」

金四郎道：「我們早已知道你一定會去大山莊，也知道你一定會經過樂伯馬場，也知道你一定會找到這裏來，爲樂伯出一口氣。」

藍衣人却嘆了口氣。

朱雀瞪着他，大聲道：「你在嘆什麼氣？你當我是一隻豬？甚麼都不知道？」

藍衣人道：「你知道些甚麼？你甚至連樂伯是個怎樣的人，都不清楚。」

朱雀道：「他是個給人迫得走投無路的販馬商。」

藍衣人道：「你以前認識樂伯？」

朱雀道：「當然！」

藍衣人道：「那麼，你現在這一次看見他，有沒有發覺，他這個人有甚麼不同之處？」

朱雀道：「他蒼老了，憔悴了！」

藍衣人冷冷道：「他當然老了，因爲他根本就不是樂伯。」

朱雀臉色一變。

「他不是樂伯又是誰？」

「樂六絕！」藍衣人的瞳孔忽然縮小，冷冷道：「北聖門長安分舵舵主，六絕老叟！他是樂伯的兄長，比樂伯大三歲，但相貌却最少有九分相似！」

朱雀道：「那麼樂伯呢？」

藍衣人道：「他的馬已全部賣給北聖門，甚至連馬場都已易手，他現在大概已到了廣東。」

「他去廣東幹嗎？」

「吃荔枝。」藍衣人淡淡道：「日啖荔枝三百顆，這是他多年的心願。」

「六絕老叟！」朱雀猛然大喝，「你在那裏！」

語音甫落，一人狂笑而來。

「好一個雪刀浪子，果然不同凡响，咱們兄弟的事，好像連頭上有幾根頭髮都瞞不過你！」

來者是老人。

他手裏有强弓，腰間還有一壺利箭。

這老人正是剛才朱雀誤認爲是樂伯的六絕老叟！

（三）

雪刀浪子！

直到這時候，朱雀總算知道雪刀浪子龍城璧是個怎樣的人。

龍城璧曾向他提出警告。

但他置若罔聞。

若不是龍城璧及時出現，他恐怕已死在金四郎和六絕老叟的手下。

大水溪下，殺氣瀰漫。

朱雀實在嚥不住這口氣。

驀地，一個灰袍老道，騎着一匹白馬，狂衝而來。

朱雀眼睛一亮。

「顧影道長！」他忍不住脫口叫了出來。

× × ×

朱雀沒有看錯，來的確是點蒼掌門顧影道長。

這裏距離點蒼山，最少有八百里之遙，這掌門人竟然會在這裏出現，可見絕不尋常。

白馬疾馳而來，在箭靶側始停下。

顧影道長就任掌門，是近幾個月前的事。

他在點蒼派，一直都很少理事，江湖上認識他的人，也是甚少。

他忽然成爲一派掌門，在江湖一般人的眼中看來，可說是一個意外。

但點蒼派的事，外人知之甚少，也沒有人會去追究原因。

龍城璧也認識顧影道長。

那時候，這位顧影道長，還未成爲點蒼派掌門。

一別年餘，顧影道長很具威儀的人，但龍城璧却一直對他沒有太大的好感。

要解釋原因，也許只能套用「雖無過犯，面目可憎」這八個字而已。

現在，朱雀對顧影道長，也是極感不滿。

他製造謠言，要引起自己和大山莊衝突。

這算是甚麼居心？

他冷冷的盯着顧影道長。

顧影道長也用同樣的目光，瞧着這位年輕的朱密使。

六絕老叟忽然大喝：「還呆甚麼鳥？一起上！把這兩個不知死的小子幹掉！」

一聲呼喝，大水溪前，忽然悄悄出現了三十六個黑衣漢子。

龍城璧淡淡一笑：「好熱鬧！」

朱雀瞧着他，忽然問他道：「你怕不怕？」

龍城璧悠然道：「我也好想問你這麼一句說話。」

朱雀大笑。

「就憑這些烏合之衆，就想對付朱少爺，他們也未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笑聲未已，一支長槍已向他迎面刺了過來。

朱雀縱身，閃開這一槍。

他身形迅速，出手更是快絕。

這黑衣漢子一槍刺空，正欲變招，朱雀已在他背後拍了一掌。

六絕老叟又在大喝：「用鎖喉槍，地堂刀對付這小子！」

立刻就有三桿長槍，四把快刀急攻過去。

朱雀冷笑，臉上籠罩着一種駭人的殺氣。

顧影道長忽然一聲長嘯，拔劍飛躍而來。

劍出如電，急罩朱雀。

就在這一刹那間，朱雀已把圍上來的七個黑衣漢子逼退。

但顧影道長這一劍，却已刺向了朱雀的背心。

朱雀猛然揮動七首，同時厲聲叫道：「顧影道長，你果然不是甚麼好人。」

顧影道長一言不發，手中長劍，彷彿

已織成了一張巨網。

朱雀似已無法逃出網外。

但他的身子，却還是那麼矯捷。

顧影道長雖然劍快如電閃，但朱雀却仍有反擊之力。

劍越快，反擊之力也是越强。

倏地，那邊廂金四郎發出一聲嘶叫。

絕命的嘶叫，最後的哀嚎。

龍城璧已和他戰了三十餘招，最後終於把金四郎一刀刺穿了胸膛。

六絕老人面色驟變。

「金四郎！」他大叫。

原來金四郎，是六絕老人的同門師弟，只是江湖中人，知之者並不多而已。

龍城璧殺了金四郎，六絕老人怒不可遏。

這本是一個誘殺朱雀的陷阱，倘若把朱雀的首級帶回總部，這可是一件莫大的功勞。

但朱雀的腦袋還沒有被砍下來，金四郎却已死在別人的刀下。

六絕老人狂衝過去，他要跟龍城璧拚命。

龍城璧冷冷道：「你若一定要爲金四郎報仇，現在就該馬上離開這裏，去找北聖門主，然後再向在下興問罪之師！」

六絕老人怒道：「殺鷄焉用牛刀！簡直是笑話！」

他已蓄勢待發。

但就在這時候，不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鼓鈸敲擊之聲。

這聲音雖然並不响亮，但是却清晰可聞。

六絕老人臉色一變，突然大叫：「咱們暫且退下去！」

朱雀大喝道：「老混蛋，想走可不容易！」

但六絕老人已遠遠離去。

龍城璧沒有追趕。

而顧影道長，也在這時候擺脫朱雀的糾纏，棄馬而逃。

× × ×

局勢演變到這裏，已是異常的兇險。

龍城璧從來都沒有認爲這件事是很簡單。

這時候，他更加覺得事情比想像中還要複雜。

朱雀恨得牙癢癢的。

「老混蛋！總有一天，你會知道朱少爺和雪刀浪子的厲害！」

龍城璧忍不住笑了。

朱雀看了他一眼，忽然也笑了起來。

風流密使

（一）

旭日東升，陽光照耀着錦繡大地。

朱雀帶着愉快的心情，騎着一匹白馬，來到了開封府。

× × ×

開封北據燕趙，南通江淮，於唐時已極繁盛。

范仲淹評：「洛陽險固，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有事宜居洛陽。」

開封是大地方，足以媲美長安、洛陽等名城。

朱雀已非初到此地，但這時候重臨開封，心情仍然是說不出的舒暢。

他喜歡開封，但說不出是甚麼理由。

他也喜歡龍城璧這個浪子。

但龍城璧却不在他身旁，他們已經分道揚鑣。

（二）

朱雀投店，居於徐家客棧。

他在客棧裏吃了兩斤熟牛肉，一盆豬油炒白菜，然後就向榆林巷而去。

榆林巷有妓館。

妓館的老闆叫曾十，但他却並不住在開封，而是遠居於杭州。

曾十不在妓館的時候，事無大小，都由他的表弟作主。

曾十的表弟是個著名的花花公子，他賦性風流，嗜賭好色，家中妻妾十餘人，還沒到二十歲，就已經是十一個兒女的父親。

這種人的開銷當然絕不會少。

幸好他有一個很懂得賺錢的表哥，那就是曾十。

曾十是大富豪。

在開封府這間妓館，他從來都沒有放在眼內。

這妓館每年所賺的錢，全都歸這個表弟所有。

而且，曾十還經常派人送銀票到開封，任由這表弟花用。

這種表哥實在是太好了。

× × ×

曾十的表弟姓萬，名無憂。

他已三十五歲了，現在的確無憂無慮，過着逍遙寫意的日子。

這一天，他比平時遲了起床。

這也難怪，他前天又娶了一個如花似玉的艷妾，這兩天又怎能早起床？

但朱雀却吵醒了他。

× × ×

、朱雀並未經過傳報，而且像飛將軍從天而降般，忽然出現在萬無憂的床前。

「萬老小子，我若是個刺客，你現在已經死定了！」

萬無憂睡眼惺忪的揉着眼睛：「小朱，你來了？」

他身旁的艷妾已嚇得面如紙白，急忙連頭都縮進被窩裏。

萬無憂哈哈一笑。

「女人就是這樣子，看見了後生小子，就這麼羞人答答。」

朱雀忽然嘆了口氣。

「我實在很佩服你，風流密使之名，果然是名不虛傳。」

萬無憂瞪了他一眼：「甚麼名不虛傳？江湖上除了你之外，還有誰叫我風流密使？」

朱雀瞧着他。

「你現在是不是光着身子？」

萬無憂搖搖頭。「不，我從來都沒有光着身子睡覺的習慣。」

說到這裏，他從被窩裏鑽出來。

他的確沒有完全光着身子。

最少，他的雙脚還穿着一對雪白的襪子。

（三）

飛泉軒的烏龍茶，那是萬無憂最欣賞

的。

泡烏龍茶的紅裙娘子，也是萬無憂最欣賞的。

紅裙娘子是個騷娘子。

但她儘管騷得迷人，能够讓男人爲她發狂，爲她跳樓，爲她做牛做馬，但你若眞的想在她身上打甚麼歪主意，却似乎是個夢想。

萬無憂已「想」了很久。

但紅裙娘子從來都不給予他任何的機會。

每次她的回答都只是那句：「你想死了！」

× × ×

茶已由燙熱變成冰涼。

萬無憂的目光，盯在紅裙娘子的身上，遠多於盯着朱雀。

朱雀沒有感到不滿。

萬無憂若連女人都不看的話，那麼這人也就不是萬無憂了。

紅裙娘子也不時的瞟他一眼。

朱雀忽然輕聲對萬無憂說：「她就是開封裏艷名四播的紅裙娘子？」

萬無憂點了點頭。

他忽然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小鬼子，你也想……」

朱雀皺了皺眉：「我是銀令密使，可不是風流密使。」

萬無憂微微一笑：「風流密使要吃飯，銀令密使也一樣要吃飯。」

朱雀道：「和尚是吃素的，但狗肉和尚却不一定吃素。」

萬無憂吃吃一笑。

「你若是個狗肉和尚，那麼這裏就正有一塊可口香滑的狗肉，只是……」

朱雀道：「只是吃不到口是不是？」

「正是這樣，」萬無憂苦着臉，「小朱，你一向足智多謀，有甚麼妙計？」

朱雀聳聳肩：「這種事，除了你自己之外，又有誰能幫你的忙？」

萬無憂嘆了口氣，說道：「眞是心癢難熬，說不定我快要相思成病，死在開封了。」

朱雀冷冷一笑：「這倒是天下奇聞，你居然會爲女人想得要死。」

萬無憂道：「你還年輕，懂個屁！」

朱雀道：「只怕我連個屁都不懂，那麼你問計於我，豈非等於問路於盲？」

萬無憂嘆息一聲。

「我甚麼法子都用過了，就是打不動這騷娘子的芳心。」

朱雀眉頭一皺。

「你有沒有用過『英雄救美』這一招呢？」

「你的意思是……」

「幹一齣戲，讓你去扮演大英雄，那時候，說不定……」

「好計謀！雖然這法子已很古老，但却永遠都是那麼有效。」

說到這裏，萬無憂忽然臉色一變。

因爲在這時候，飛泉軒外忽然衝進了一個黑衣人。

穿黑衣的人並不足以讓人側目。

令人側目的，是這黑衣人的臉上，戴着一副金光閃閃的面具。

這面具令人覺得有一種說不出詭秘之感。

他來的時候，幾乎就像是一支快箭。

他身形快，出手更快。

他下手的對象，居然是紅裙娘子。

（四）

紅裙娘子是飛泉軒的老闆娘。

她很有點錢。

但在大多數的男人眼中看來，令人垂涎的並不是她的財富，而是她的美色。

這黑衣人莫非是個採花淫賊？

萬無憂猛然一凜，忍不住問朱雀：「這厮是不是你故意安排的？」

朱雀搖頭。

「這絕不是我的把戲……」

萬無憂臉色一變。

這時候，紅裙娘子已被那個蒙面黑衣人抱起，從一個窗戶飛掠出長街。

萬無憂急展輕功，狂追不捨。

朱雀也待追上去，忽然一把寒光四射的七首，攔在他的面前。

朱雀神色一變。

只見一個肥肥胖胖的中年人，正在笑瞇瞇的瞧着自己。

這人微笑着，說：「我姓管，名一管，無論遇上任何不公平的事，都非要插手管一管不可！」

鬼臉女人

（一）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本來就是俠義中人應守的本份。

但朱雀看來看去，絕不認爲這個自稱「管一管」的中年人，會是個甚麼俠士。

他忍不住說：「你爲甚麼要擋住我的去路！」

管一管悠然道：「以一對一，是公平，以二對一，就是不公平。」

朱雀搖搖頭：「我還是不明白閣下的意思。」

管一管說道：「我的意思，是說由萬先生一個人去追那採花賊，那是公平，但若你也加入追捕採花賊的行動，那麼是以二對一！就不公平，所以，我只好放下好酒不喝，丟開佳餚不嚐，也要阻住你的去路。」

朱雀呆住。

他簡直從來都沒有聽過如此荒謬，如此混帳的說話。

管一管又在微笑道：「我知道你的武功不弱，而且你的七首，比我這一把更鋒利，更珍貴。」

朱雀忽然臉色一沉，厲聲道：「既已知道，還擋住朱少爺的去路，豈不是活膩了？」

管一管皮笑肉不笑地說：「你就當我已經活膩好了。」

朱雀怒道：「既然如此，休怪朱少爺手下無情。」

嗖！

他的七首已在刹那間亮出，而且向管一管的臉龐上疾刺過去。

管一管輕側身，閃開。

「身手果然不賴。」

朱雀陡然一凜。

從對方這輕輕一閃，即能閃過自己這

一招，足見這位管一管絕非泛泛之輩。

猛然地，背後傳過來一陣尖銳破空聲响。

朱雀急轉身。

但見一道青芒，其快如電般向自己射了過來。

這僅是一彈指間的事。

在這極短暫的時間裏，只要朱雀微一遲疑，他立刻就已經是個死人。

但他絕未遲疑。

「叮！」

朱雀以七首擊落了一枚暗器。

一看之下，那原來是一枚玉釵。

在此驚鴻一瞥間，他忽然心頭一陣窒息的感覺。

因爲他看見了一張恐怖已極的鬼臉！

（二）

朱雀從來都沒有見過鬼。

他也不相信世界上會有鬼的存在。

但倘若世間上眞的有鬼，那麼現在他所看見的這張臉，必然是屬於鬼的臉孔無疑。

那是一個女鬼。

只是一把灰白的頭髮，披散在她的肩頭上，臉龐上的一雙眼睛，其中一隻已經爆裂，而剩下的左眼，却像是死魚眼睛一般，毫無生氣。

她的鼻子，疤痕縱橫。

她的嘴唇，大半邊已爆裂，但下唇右角，却還吊着一枚已變綠的銅環。

這是甚麼玩意？居然會有人把銅環穿過嘴唇，吊着走來走去？

× × ×

飛泉軒原本還算很熱鬧，但接二連三發生變故後，現在已連小二都不知所踪。

尤其是這個女鬼，更是嚇破了不少人的胆子。

朱雀後退三尺。

他瞧着管一管：「你是仗着這個人不似人，鬼不似鬼的婆娘助拳，又算是一對一公平決鬥嗎？」

管一管搖搖頭：「你是誤會了，管某不認識她，她要殺你，與我無關！」

朱雀怒道：「她是誰？」

管一管道：「我早已說過，不認識她，又怎會知道她是誰？」

這「女鬼」却突然開口：「我是陰來來。」

朱雀道：「陰來來？」

他從來都沒有聽過陰來來這個女人的名字。

但管一管的臉色却已忽然變了。

他突然一聲不响，掉頭便走，就像是兔子忽然聽見了豺狼在嗥叫。

他的人雖然肥胖，但却溜得比兔子還快。

可是，他一動，陰來來也動了。

她雙肩似乎全未幌動，但一雙腿却像是奔馳中的豺狼般，幌眼間已攔在管一管的面前。

「郝鈞夫在哪裏？」

「不……不知道……」管一管叫道。

陰來來突地一聲沉喝：「你——找——死！」

叭！

她突然伸出黃蠟般的手，閃電般印在管一管的臉龐上。

朱雀的眼力一向自負不差。

但在這刹那間，他竟然沒有看出，這女鬼般的婦人究竟是怎樣出手的。

只聽得管一管發出一下失聲驚呼，人已全身顫抖。

他竟然全無還手之力。

陰來來終於緩緩地放開了手。

管一管的臉龐，沒有變成血肉模糊，但却彷彿像個乾癟了的柑子，既沒有半點血色甚至連頰上肥肥胖胖的肉也不見了。

朱雀神色一變。

這是甚麼掌力？竟然可以令人變成這副樣子？

管一管的臉上再也沒有半點表情。

他忽然仰天倒下去，發出「砰」然聲响。

朱雀連呼吸都屏息下來。

他從來都沒有遇上過這麼恐怖的女人，如此可怕的武功。

他只希望陰來來殺了管一管之後，就離開這裏。

但他失望了。

陰來來沒有走，而是迎面向着朱雀而來。

（三）

「你就是朱雀？」

「是的。」

「你可知道，剛才那支玉釵，價值多少？」

「不知道。」

「那麼我現在不妨告訴你，是黃金十萬両。」

朱雀呆住，忍不住瞧了瞧地上那支玉釵。

「這玉釵怎可能值十萬両金子？」他說。

陰來來冷冷一笑：「我說它值十萬両金子就是十萬両金子，誰敢說不值，誰就死！」

朱雀只好閉上嘴巴不說話。

只聽得陰來來又冷冷的接着說道：「現在這支玉釵已被你弄毁，這筆帳該怎樣算？」

朱雀差點沒跳了起來。

「剛才我若不把它擊落，現在還能站在這裏嗎？」

陰來來道：「你是站着還是躺着，我不管，但這支玉釵，你不賠就沒命。」

朱雀道：「我沒有十萬両金子。」

陰來來道：「我也知道你沒有十萬両金子。」

朱雀道：「那麼妳現在是不是要殺了我？」

陰來來搖搖頭：「那倒不一定，只要你肯聽我的說話，我可以饒你不死。」

朱雀連忙搖頭不迭。

「這個萬萬不能，甚麼人的說話都可以聽，妳的說話却是聽不得，依不得！」

陰來來怒道：「爲甚麼我的說話聽不得？依不得？」

朱雀眨了眨眼睛：「妳若要我跟你上床去，豈非比要我的腦袋還更要命？」

陰來來臉上的怒容突然消失，居然在微笑。

只不過她這種微笑，也未免是太恐怖

了，那簡直比鬼夜哭還更令人難受。

「別人說你胆色不凡，果然不錯，連在我面前，也敢說這種說話。」

朱雀一挺胸膛，大聲道：「拚將一死，又何懼於人？」

陰來來桀桀一笑：「有種！有種！」

朱雀道：「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何况朱少爺未必就見得不是妳敵手！」

陰來來怪笑一聲，忽然衣袖一揚。

朱雀急忙滴溜溜的打了一個轉，突然七首急刺陰來來的右腰。

這一着，有如天馬行空，又有如驟雨撲至，單是從七首散發出來的那股銳氣，已足以讓一般武林高手爲之心胆俱裂。

陰來來出手雖快，但身形却似乎畧嫌遲緩。

朱雀的七首已刺進陰來來的衣衫。

那知就在這刹那間，朱雀的右腕突然被人所制，就像是忽然給一隻巨蟹鉗住一樣。

一陣奇痛，使朱雀不得不鬆手。

七首已跌落在地上。

陰來來的手掌，也同時印在朱雀的臉上！

(四)

陰來來的樣貌恐怖，手掌更是腥臭無比，中人欲嘔。

朱雀在那刹那間，眞有魂飛魄散的感覺。

這種感受，可說是他自出娘胎以來，第一次遇上。

他想起了管一管慘死的形狀，不由暗嘆一聲，想不到自己也遭遇上同一命運，死在這妖婦之手。

陰來來這一掌，停放在朱雀的臉上的時間並不長久。但對於朱雀來說，這彷彿已是一段悠長的歲月。

陰來來的手掌終於放開了。

朱雀忍不住立刻彎下了腰，狼狽地嘔吐。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朱雀忽然發現了一件怪事。

這件怪事是——自己還沒有死！

× × ×

倘若管一管還能說話，他一定會大呼「不公平」。

他中了陰來來一掌，很快就掉進地獄裏。

朱雀同樣也是中了陰來來一掌，但却只是嘔吐一番，沒有步他的後塵。

朱雀停止了嘔吐之後，立刻摸摸自己的臉頰。

一摸之下，鬆了口氣。

他臉上的肌肉沒有少掉一兩。

他不禁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瞧着陰來來。

陰來來的目光却注視遠方，半晌才緩緩的說道：「我可以隨時殺了你，但却不想幹得這麼絕，因爲你還年輕。」

朱雀道：「就是因爲我年輕，所以妳不捨得殺我？」

陰來來道：「對於年輕人，只要他願意聽從我的話，我絕不會隨便結束他的生命。」

朱雀道：「原來妳的心腸還不算太狠毒。」

陰來來淡淡道：「還有一點，你是可以絕對放心的。」

朱雀奇道：「是甚麼事？」

陰來來的目光忽然一轉，盯在他的臉上：「除了我的丈夫，我絕不會跟任何男人上床！」

朱雀鬆了一口氣。

他担心的事似乎少了一件。

但他却又在担心另一個人。

他在担心剛才追了出去的萬無憂。

中原雙絕

(一)

毫無疑問，萬無憂平時給人的印象，是輕浮的花花公子。

這種靠表哥妓館維持自己生活的人，看來絕不會有甚麼專長的本領。

也許他最大的本領，是很能討女人的歡喜。

但倘若有人看見他的武功，就會發覺這位花花公子絕不是一般的紈袴子弟。

那蒙面的黑衣人，挾着紅裙娘子，直向開封府外疾馳而去。

這人輕功之高明，恐怕連開封府吳氏鏢局的總鏢頭飛君子吳鴻星也比不上。

換而言之，在這塊地方上，已幾乎沒有甚麼人能追得上這蒙面黑衣人。

但萬無憂却能跟得上。

爲了紅裙娘子，他就算跑斷了一雙腿，也一定要追上這神秘的黑衣人！

× × ×

在一爿草原上，黑衣人終於停下來。

他把紅裙娘子丟在草地上，那種姿勢就像是丟掉一個爛包袱。

萬無憂厲聲叱喝：「你是甚麼人？」

黑衣人冷冷一笑：「這句說話，正是我想問的。」

萬無憂面露笑容：「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敢在開封擄刦良家婦女，難道你不怕王法？」

黑衣人似是乾笑着：「武林中人，向來很少管到甚麼王法，尤其是在下，更加從來沒把王法這種滑稽的事放在心上。」

堂堂王法，在這種人的口中，居然變成了一種「滑稽的事」。

萬無憂冷冷一笑：「好一個不怕王法的淫賊！」

黑衣人似是在瞪着他。

「你在罵我是淫賊？」

「當然是在罵你！」

「你憑甚麼認定我是個淫賊？」

「擄刦良家婦女，還不是淫賊？」

黑衣人突然大笑。

「荒謬！荒天下之大謬！」

萬無憂冷冷道：「證據確鑿，豈容你否認？」

黑衣人笑聲陡落，道：「如此說來，丈夫帶着妻子出外，也算是淫賊了？」

萬無憂振振有辭：「但你却不是紅裙娘子的丈夫！」

黑衣人冷笑不語。

突聽一陣嬌笑之聲從草叢中傳出。

萬無憂一怔。

只見紅裙娘子像是搖風擺柳般，緩緩的站了起來。

「誰說我不是他的妻子？」她在笑，笑得很甜，很迷人。

但她的說話，却令萬無憂爲之嚇了一跳。

他看見紅裙娘子風情萬種的依偎在黑衣人的身旁，但一雙銷魂蝕骨的眼睛却直勾勾的盯在萬無憂臉上：「我知道你一向都對我很有點意思，可惜你家裏的女人太多了，妻妾如雲，我怎吃得消？」

萬無憂呆了一陣。

「他……究竟是誰？」

「他是誰，你管得着嗎？」

「他是一個採花盜，那是人人得而誅之……」

「甚麼採花盜？我已說得很清楚，他是我的丈夫！」

「妳在說謊！」

「我爲甚麼要說謊？」紅裙娘子吃吃一笑，「撒這種謊對我有甚麼好處？」

萬無憂的額上已淌出了汗。

「是……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

「既然妳這樣說，那麼剛才我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

黑衣人冷冷一笑：「說實在的一句，你並不像狗，但却像個採花淫盜。」

萬無憂臉色一變。

「你嘴裏乾淨一些好不好？」

黑衣人冷冷道：「在開封，有誰不知道萬公子風流成性，所謂風流，其實也就是下流，你老是跟着咱們夫婦，總不成是看上了我罷？」

萬無憂目光一閃，怒道：「我就算看上了一頭公牛，也絕不會看上你！」

黑衣人道：「這就是了，來來去去，你還是在打着我老婆的主意。」

紅裙娘子「唷」的一聲：「當家的，不知者不罪，他又不知道奴家原來已經名花有主，常言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就算他本來是個採花淫盜，看在奴家的臉上，這一次算了！算了！」

萬無憂吸了口氣，差點沒有給氣破了肺子。

他本來是在追拿採花淫盜，但弄到最後，却居然搖身一變，自己變成了淫盜！

(二)

萬無憂瞪了黑衣人一眼，忽然說：「我知道你絕不是紅裙娘子的丈夫，也絕對不會是個好東西，但現在本公子已沒有興趣理會你們的事，所以，再見！」

——「所以，再見！」

這是一句很玄妙的告辭說話。

它已代表了一切可以解釋或者是不可以解釋的理由。

無論如何，他現在總算是捱了一記悶棍，碰了一鼻子灰。

到了這種情況，再磨菇下去，只有更加自討沒趣。

一聲「再見」，他的身子已折回開封府而去。

但他才離開五六丈光景，就發覺想回到開封，實在並不容易。

因爲在這爿草原裏，早已經埋藏着伏兵！

十個灰衣人，十桿鐵槍，組成了一座陣法，攔住了萬無憂的去路。

× × ×

這本來就是個圈套。

紅裙娘子並不是個簡單的人物。

現在，萬無憂已墮進了這可怕的陷阱中。

(三)

天色已漸黯淡。

朱雀跟隨着陰來來，到處找尋萬無憂，但却遍尋不獲。

不知何故，陰來來居然也很關心萬無憂的下落。

直到夜幕已完全籠罩開封的時候，他們才知道了一個可怕的訊息。

在開封府外，發現了一個死人。

這死人的身上，還插着兩桿鐵槍。

這人正是風流成性，妻妾如雲的萬無憂！

萬無憂眞的死了。

朱雀很悲傷。

他沒有哭，沒有流淚，但却喝了不知多少杯酒。

陰來來居然沒有再跟着他，任由他喝得天昏地暗。

等到他清醒過來的時候，才發覺自己正躺着徐家客棧的房子裏。

他又看見了陰來來。

他躺在床上，幸好陰來來只是坐在門外而已。

看來，這可怕的女人眞的不會輕易和別的男人上床。

這當然是值得朱雀暗中吁一口氣。

× × ×

醉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現在，日月是長是短，朱雀已經不知曉。

乾坤有多大，他也茫然不知。他只知道自己的舌頭很長，又長又重。

他只知道自己的頭很大，也許比乾坤還大一萬倍。

他不是第一次喝酒，也不是第一次喝醉。

當他還是黃毛小子的時候，就已經常在唐武宮中偷偷喝，而且還醉過好幾次。

但他從來都沒有喝過這許多酒，也從來沒有醉得這麼厲害。

雖然這樣，他還是沒有後悔。

他只是後悔沒有及早找到萬無憂。

其實，這也是無可後悔的事，根本他已竭盡全力，但仍然找不着萬無憂！

算來算去，最可惡的，還是那個管一管！

若不是管一管出手阻攔……

但他才想到這裏，陰來來的聲音已在他耳朶邊響起：「若不是管一管，你現在也必已像萬無憂一樣，死得不明不白！」

朱雀楞住。

雖然他的頭又大又疼，但他仍然勉强從床上爬下來，問：「妳究竟是誰？」

「陰來來。」

「我從來都沒有聽過這名字。」

「那麼，你可曾聽過『中原雙絕』之名？」

「中原雙絕？」朱雀一凜，他知道，自己的外祖父中原帝君唐君武，就是中原雙絕之一。

但中原雙絕另一人，他却不知道究竟是誰。

陰來來的臉上籠罩着一層冷漠的神色，沉聲道：「我和你外祖父，就是中原雙絕。」

「外祖父年紀比妳大！」

「大六歲！」

「六歲？那麼妳現在的年紀豈不是已經超過七十？」

「難道你以爲我很年輕？」

「不，只是看來的確不像……」

陰來來嘆了口氣：「孩子，你還年輕，很多事情都不會明白。」

朱雀楞了一陣，忽然大胆的問：「聽說我外祖父曾經愛上一個江湖女飛盜，是不是眞的？」

陰來來聞言，陡地全身猛然一震。

她忽然瞪着獨眼怒道：「誰說的？」

朱雀給她臉上可怖的神態嚇了一跳，忙道：「我也不知道，這……這好像只是道聽途說，看來不大可靠……」

「當然不可靠！」陰來來喘着氣，「這些都是一派胡言，說這種謠言的人，一定不得好死！」

朱雀連連點頭。

但他却說：「妳好像太緊張了，有這種必要嗎？」

陰來來似是有點茫然：「我怎麼會緊張，我又不是那個女飛盜……」

說到這裏，她已有點前言不對後語。

朱雀沒有放鬆，立刻追問：「眞的有女飛盜這件事存在？」

陰來來沉默下來。

過了很久很久，她忽然長嘆一聲：「孩子，我就是那個女飛盜……」

朱雀怔住。

陰來來吸了口氣，慢慢的接道：「你外祖父是個好人，但我却是個壞女人，我們當然不可能在一起生活。」

朱雀好像已很瞭解：「前輩，我明白，世俗之見，本來就是那末殘酷，那末無情。」

陰來來瞧着他，忽然一笑：「你看我是不是一個壞女人？」

朱雀點點頭：「初時，我的確這樣想，那時候，我還暗中罵妳是個妖婦！」

陰來來似是淒然一笑：「看我現在這副樣子，簡直就比鬼還難看。」

朱雀道：「但我現在却認爲，妳的心腸一點也不壞，而且很有正義感。」

陰來來嘆息一聲，忽然問：「你父親呢？」

朱雀神色黯然：「死了。」

陰來來也是神色黯淡：「人總是難免一死，只要活着的時候，能有一些值得自豪之處，那麼死又何憾？」

朱雀道：「前輩，你可有值得自豪之處嗎？」

陰來來搖搖頭，說：「直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有任何事是值得自豪一番的。」

朱雀道：「將來呢？」

陰來來默然半晌，道：「我若能協助你外祖父消滅北聖門，那麼這件事就最值得自豪。」

朱雀長長吐出口氣，說：「前輩一定能消滅北聖門的！」

陰來來又沉默了很久，突然道：「你這一次到開封，最大的目的是甚麼？」

朱雀道：「找一個人。」

陰來來道：「找萬無憂？」

朱雀的眼睛忽然紅了。

他咬着牙：「我要找的並不是萬無憂，而是佟翔天！」

「佟翔天？是不是雲霄一劍佟飛鶴的兒子？」

「不錯。」

「他在開封？」

「聽說是的，有人說這個把月以來，他一直都和郝鈞夫在一起！」

「郝鈞夫是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

「前輩也想找他？」

「不錯，我要他死，慢慢的死，受盡痛苦才死！」陰來來的聲音，忽然變得充滿怨毒之意。

「前輩好像很痛恨這個人？」

陰來來的聲音更肅殺。

她說：「你若花了三十年時間，才栽培出一名弟子，但却給人用詭計毒殺，你會不會爲他報仇？」

朱雀立刻回答：「一定會！」

陰來來忽然用手一拉嘴唇下的銅環：「這是我自己穿上去的，郝鈞夫一日不死，它就絕不會被除下！」

天雷神斧

（一）

暮春雨綿綿。

在一座用白石砌成的水池旁，坐着了一個杏袍中年人。

這裏是錦冠台，是開封府裏最能讓男人花錢的地方。

這中年人，錦冠台的人都叫他雲大官人。

雲大官人是個富商，據說他產業之多，財帛之豐裕，連他自己都算不出來。

這種闊客，當然是錦冠台上上下下最受歡迎的人物。

× × ×

綿綿春雨，已沾濕了雲大官人一身華麗的衣裳。但他好像一點也不在乎，仍然呆坐如故。

昨夜陪伴着他的，是鶯玉兒。

她是錦冠台裏，最能討男人歡心的俏姐兒。

和她在一起時，無論你心裏有多大的憂愁，都會被她一顰一笑，拋諸九霄雲外去。

然而，雲大官人現在彷彿仍然是悶悶不樂。

鶯玉兒沒有打擾他。

她悄悄的退了出去。

（二）

鶯玉兒離去不久，忽然又出現了另一個女人。

鶯玉兒無疑已很令男人心動，這女人却似乎更具有別一種迷人的魅力。

她的確是個很美很美的女人。

她的眉像新月，彎彎的。

她的眼睛很靈，又圓又大又明亮。

她的嘴唇雖然略厚，但却充滿着一種成熟的風韻，整個人看來就像個熟透了的

紅桃子。

只要是生理機能正常的男人，恐怕都會很想一親香澤，甚至在她的臉上用力咬上一口。

她穿着一條很美麗的紅裙子。

她就是讓萬無憂掉進陷阱裏的紅裙娘子。

× × ×

雲大官人的眼睛沒有瞎，也沒有半點毛病。

他早已看見了這花枝招展、身材婀娜多姿的女人。

但他沒有動，彷彿走過來的不是一個活色生香的美女，而是一條母狗。

紅裙娘子在雲大官人的身旁，站了很久。

雲大官人還是一言不發。

到了最後，紅裙娘子忍不住首先說：「大官人，你是不是很煩悶？」

雲大官人終於轉過臉，凝視着紅裙娘子。

他終於輕嘆一口氣，說：「妳是不是已經把萬無憂弄掉了。」

紅裙娘子點點頭。

「這淫漢一直都在動我的腦筋，但他却不知道我的眞正身份。」

雲大官人道：「這件事妳雖然幹得不錯，但現在我們却遭遇到更大的麻煩。」

紅裙娘子目光閃動：「大官人言下之意，是不是指陰來來在開封出現？」

「不錯，」雲大官人吐出口氣，道：「陰來來是甚麼人，相信妳也曾經聽說過罷？」

紅裙娘子沉思着，道：「我只聽人說過，她年輕時很漂亮。」

雲大官人道：「但她現在已變得很難看。」

紅裙娘子道：「人老了，又有誰能把容貌永遠保存下來。」

雲大官人道：「但陰來來現在容貌奇醜，並不完全因爲年華老去。」

紅裙娘子目光一閃：「她被人毀去容貌？」

「不錯。」

「是誰下的辣手。」

「本門門主。」

紅裙娘子吸了一口氣，不敢再說半個字。

她是北聖門的一份子。

北聖門門主，在門下中人看來，是不可侵犯的。

他們甚至不敢胡亂提及門主的一切。

雲大官人嘆口氣：「我們一直以爲陰來來已經逝世，誰料到她還活到現在。」

紅裙娘子道：「她的容貌又不是大官人毀掉的，怕甚麼？」

她說出這一句話之後，也覺得大不對勁。

陰來來是心狠手辣的女魔頭，她若憎恨北聖門主，那麼北聖門所有的人，說不定都要大大的遭殃。」

雲大官人忽然嗆咳。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接道：「在兩年前，開封府曾經出現過一個神秘高手，他總是喜歡穿一襲白衣，唇上蓄着一撮小鬍子。」

紅裙娘子道：「這人和陰來來有關係嗎？」

雲大官人道：「不錯。」

紅裙娘子問道：「他是陰來來的什麼人？」

雲大官人道：「唯一的弟子。」

紅裙娘子道：「後來怎樣？」

雲大官人緩緩道：「我殺了他。」

聽到這裏，紅裙娘子的臉色也變了。

× × ×

這位雲大官人，其實並不姓雲。

他姓郝。

他就是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郝鈞夫！

（三）

殺氣瀰漫，開府封籠罩着一股不尋常的氣氛。

飛泉軒的紅裙娘子雖然「忽告失踪」，但却仍然照常營業。

現在主持業務的，並不是女人，而是一個兇神惡煞般的惡漢。他叫藍砍。

藍砍的父親是個樵夫，祖父也是個樵夫。他二十歲之前，也是和祖父，父親一樣，以砍柴爲生。

但這種工作，賺錢極其有限，而藍砍却比祖父和父親多了兩種嗜好。

那是賭和吃喝。

他喜歡豪賭。

他喜歡最好的美食，喝最香醇的陳年舊酒。

這全是最花錢的嗜好。

以砍柴爲生，當然是無法滿足他的慾望。

於是，他在友人的推薦下，轉業。

砍柴賺錢不多。

但砍人却剛好相反。

不到五年時間，藍砍已成爲一個很出色的殺手，每年死在他利斧的高手，爲數不少。

原來他在十五歲那年，在山上砍柴的時候，遇上了三十年前名噪天下的斧王艾若凡。

艾若凡的天雷十八斧，早已馳名武林，他能夠成爲一代斧王，當然絕非偶然。

艾若凡生性淡泊，不騖名利，雖然身懷絕藝，但却從不恃藝欺人。

那一次，也是合該有事，藍砍上山砍柴，不知如何，居然誤闖虎穴。

當時的情況，險極了。

藍砍遇虎，初時想跑，但又怎能和疾撲而至的猛虎相比。

他情急之下，只好揮斧，負隅頑抗。

然而，他根本就不是這頭猛虎的對手，只聽得一聲怒嘯，藍砍的斧頭已不知弄到那裏，而這頭比公牛還大的猛虎，已撲在他的身上。

藍砍自份必死。

但他却很幸運，恰巧艾若凡途經此地，見狀立刻揮動利斧，砍殺猛虎。

人虎惡戰，雙方鬥得難分難解。

但藍砍却看得很清楚，佔上風的並不是猛虎，而是這個不知從何而來的老者。

終於，猛虎被殺，藍砍檢回了一條性命。

艾若凡臨走之前，還傳授了他九式斧法。

當時藍砍還不知道這九式斧法是甚麼

來歷，直到二十歲那年，中秋，他多喝幾杯，在醉中舞斧，才給一個武林名宿認出，這九招斧法，正是斧王艾若凡十八式天雷神斧的上半闋。

這位武林名宿，見藍砍人材出衆，而且又巳有了武學根底，一時興起，於夜深時份，再教導藍砍練習內家氣功。

自此之後，藍砍武功大進，成爲一個出色的殺手。

× × ×

昔年艾若凡知道藍砍會變成一個冷血殺手，他一定不會傳授這九式斧法。

倘若他知道藍砍後來更加入北聖門，那麼他現在很可能馬上趕到開封，親手把藍砍除掉。

但現在，艾若凡的下落，巳沒有人知了！

他也不知道昔年一念之仁，其實是爲武林種下了禍根！

改邪歸正

（一）

藍砍在北聖門第九分舵中，地位僅次於舵主郝鈞夫。

至於紅裙娘子，她雖然是北聖門中人，但却是並不隸屬於第九分舵，而是直接由北聖門總壇調派到開封府的。

她負的任務，是協助郝鈞夫，鞏固他在開封府的地位和實力。

紅裙娘子幹得很出色。

她甚至兵不血刄，就把唐武宮的風流密使萬無憂除去。

其前萬無憂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材。

但貪花好色，却是他的致命傷。

對於萬無憂，藍砍一直恨之切骨。

因爲藍砍最喜愛的一個女人，現巳成爲萬無憂的妾侍。

他常在自怨自艾。

「老天太不公平，俺連一個老婆也沒有，但別人却像是唐伯虎一般，三妻六妾，還要到處拈花惹草。

他在吃醋。

他甚至快要給醋淹死了。

× × ×

藍砍沒有被醋淹死，但風流密使萬無憂却死在紅裙娘子的裙下。

萬無憂絕不會是任何一個女人的「裙下不二之臣」。

他一死，藍砍很高興。

他開懷暢飲，祝賀一番。

他實在是愉快極了。

現在，在飛泉軒裏，他代替了紅裙娘子的任務。

（二）

從西域白馬城運到開封的香麥小酒，你說該多珍貴？但藍砍却像是牛喝水般，一口氣就喝掉了三罎。

酒很香。

但他忽然在酒香之餘，嗅到了一陣又臭又腥的氣味。

藍砍放下巳差不多空空如也的酒罎。

他馬上看見一隻手掌。

陰來來的手掌。

× × ×

無論是誰，無論他的胆子有多大，倘若忽然間看見陰來來，都一定會吃一驚。

縱使只是看見她的手掌，也是一樣。

她的模樣固然可怕。

她的一雙手掌，更是代表着邪惡和死亡。

藍砍胆子不算細小，但仍然給這隻突如其來的手掌嚇了一跳。

他想避開這隻手掌。

但他避不開。

這手掌就像是經過鬼神的詛咒，緊纏着藍砍！

藍砍在驚怒中，忽然摸出一把利斧。

颯！

他揮斧，要把這隻可惡的手掌砍下。

可是，這一次他的九式斧法不靈了。

他的斧頭剛劈出，這隻又腥又臭的手掌巳揑在他的右腕上。

勒！一陣可怕的折骨聲響起，藍砍的斧頭掉在地上，他的右手也從此被廢。

藍砍神色大變。

他剛才所喝的酒，現在都巳化爲冰冷的汗水。

他額上滿是冷汗。

他全身都是冷汗。

「妳……妳就是陰來來？……」

「你看我像不像陰來來？」

「妳一定是陰來來……一定是……」

「你叫藍砍？」

「是的。」

「聽說管一管是你的老朋友。」

「是的。」

「你的老朋友，就是死在我手下的，你現在是不是很想爲他報仇？」

「不！絕不！」藍砍巳鬥志全消。

陰來來冷冷一笑：「我今日的心情很惡劣，只要有人在我面前說半句假話，就會動手殺人。」

藍砍面如土色。

「我不說假話，我說的每一句，都是眞話，絕對不假！」

陰來來皮笑肉不笑，忽然拉動着嘴唇下的銅環：「郝鈞夫在哪裏？」

藍砍眼色一變，似在遲疑着。

陰來來發出一聲獰笑：「你還有幾隻手掌？」

藍砍吃了一驚，忙道：「郝舵主在神鷹谷！」

陰來來盯着他：「是不是昔年神鷹七友的神鷹谷？」

藍砍連忙點頭：「正是哪裏。」

陰來來冷冷道：「你若敢騙我，你這顆腦袋遲早不保！」

藍砍道：「豈敢！豈敢！」

陰來來的眼角在跳動。

她目中的仇恨和殺氣更濃。

（三）

陰來來走了。

她沒有殺藍砍。

但當她離去後，藍砍又遇上了另一個煞星。

這是一個男人，一個肚皮像大酒罎，而手裏也捧着一個大酒罎的大胖子。

× × ×

藍砍一向怕胖。

他也很怕看見胖子。

他認爲太肥胖既不好看，也不可能會

練成一手好武功。

管一管雖然肥胖，但和眼前出現的這個大胖子相比，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藍砍斷了一手，心情欠佳，他沒有去理會這人。

但這人却像是一道闊牆，攔住了他的去路。

藍砍的臉色本來就很不好看，現在給人一攔，更不好看。

他忍不住怒吼道：「你滾開！」

大胖子淡淡一笑：「你的火氣太大，可惜武功却屬於第八流。」

藍砍的臉色又再變了。

他忽然冷靜下來，冷冷的打量着這個大胖子。

「老兄，你是來找岔子的？」

「兩樣都錯，」大胖子悠然道：「第一，老子並不是你的老兄，第二，老子並不是來找岔子，而是來打落水狗！」

藍砍怒道：「誰是落水狗？」

大胖子道：「閣下正是不折不扣的落水狗，你不但一身又濕又冷，而且連狗腿都斷了一隻，唉，眞是可憐！」

藍砍吸了口氣。

「好胖子，你找死！」

「找死」二字甫出口，他巳用剩下來的一隻手，一拳重擊在這胖子的胸膛上。

這一拳，他巳用了七成眞力。

蓬！

好响亮！

但更响亮的却是這個大胖子的笑聲。

「哈哈……哈哈……笑死老子了，你是不是在替老子搔癢？」

藍砍的冷汗又再向下滴。

這是甚麼日子，居然接二連三遇上這些可惡的瘟神？

一拳未奏膚功，藍砍巳知道再纏下去，絕難討好。

飛泉軒本是北聖門的地方，這裏本有不少北聖門的好手混在人叢裏。

但直到現在，藍砍才發覺，那些身經百戰的殺人好手，竟然連一個都不見了。

「你……你是誰？」

「老子是個醉鬼。」

聽見「醉鬼」這兩個字，再看看這胖得驚人的大胖子，藍砍忽然失聲叫道：「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大胖子微微一笑：「不錯，老子正是唐竹權，你的武功雖然不行，但一雙眼睛還沒有完全瞎掉。」

藍砍神色駭然。

只聽得唐竹權又緩緩接道：「你的伙伴不是怕了老子，而是怕了另一個人，所以不等閣下的指示，就巳紛紛溜得一個不剩。」

藍砍目光一轉，落在一個青袍公子的身上。

這青袍公子氣定神閑的坐在一副座頭上，臉上的神態好像對甚麼都不在乎，但又好像籠罩着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殺機。

他手裏有劍。

劍是凡品。

劍鞘也是凡品。

但這人的氣度却絕不尋常，也只有第一流的高手才會擁有他那股堅定的自信。

藍砍並不認識這人，但却巳猜出他是誰。

「偸腦袋大俠衞空空？」

青袍公子微笑着說道：「在下正是衞某。」

藍砍咽了口唾沫：「你們要怎樣？」

唐竹權喝道：「郝鈞夫在哪裏？」

藍砍神色一凜，道：「你們也要找郝舵主？」

唐竹權又問道：「剛才那醜怪婆娘是誰？」

藍砍道：「不知道。」

唐竹權冷冷道：「別敬酒不吃吃罰酒，老子的脾氣，一向不太好。」

藍砍吸一口氣，終於說：「她叫陰來來。」

「甚麼？」唐竹權臉色一變：「她就是昔年威震江湖，中原雙絕之一的陰來來嗎？」

藍砍點點頭：「如假包換。」

唐竹權怒道：「什麼如假包換？你又不是在賣膏藥！」

藍砍平時的威風和氣燄早巳被挫得一乾二淨，這時候再也不敢多說半句說話。

衞空空走了過來，沉聲道：「剛才你對陰來來說，郝鈞夫在神鷹谷，這話是不是眞的？」

藍砍道：「絕對不假。」

衞空空冷笑，長劍突然出鞘。

唐竹權淡淡道：「衞老弟的砍腦袋劍法，天下無雙，你是不是想領教兩手？」

藍砍臉色鐵青：「你們要剮要殺，我又還能怎樣？」

衞空空道：「神鷹谷是否巳佈下陷阱，等待陰來來跳進去？」

藍砍道：「這個我怎知道？」

唐竹權冷冷一笑：「不知如何，老子一看見你這種人，就會渾身的不舒服。」

藍砍昂首怒道：「我承認有些害怕面對死亡，但士可殺不可辱，你們若太過份，藍某寧願死在你們的手下！」

衞空空沉思片刻，忽然對唐竹權說：「看情況，他說的是實話。」

藍砍道：「本來就是實話。」

衞空空道：「好，咱們就相信你這一次，滾！」

但藍砍沒有走。

他忽然仰天長笑：「我還能滾到甚麼地方，倒不如死在這裏更加乾脆。」

語畢，突然向前狂衝，以頭碰壁。

一碰，血如流注。

再碰，脚步巳站不穩。

他再咬緊牙關，還要再碰一次。

這一碰的力道更兇猛，他果然眞的具有求死決心。

但這一次，他的頭顱並不是碰在牆上，而是碰在一塊又肥又厚的手掌上。

是唐竹權救了他一命。

「老弟，螻蟻尚且貪生，你這又何苦呢？」

藍砍淒然一笑：「俺武功不如人，走的又是邪途，而且又巳斷折一手，留在世間，又有何用？」

唐竹權嘆息一聲。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既然你巳知此路不通，何妨及早回頭，重登彼岸？」

藍砍忽然掩面痛哭。

「俺不是人，俺知道錯了！」

他哭得很傷心，就像個小孩子。

唐竹權輕撫其背，緩緩道：「北聖門是個邪教組織，你若決心脫離，那是一件上上大吉之事，你還年輕，何愁他日不成大器？」

他這些是衷心說話。

藍砍終於止住了哭聲。

他忽然挺起胸膛，大聲說：「唐大少爺說得對，從現在開始，俺決定洗心革面，不再與魅魑魍魎爲伍！」

藍砍現在所說的，也全是衷心說話。

誰說人不會變。

人會變壞，但也會變好，從岐途走入正途。藍砍就是其中一例。

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藍砍經此挫折，日後果然洗心革面，改邪歸正，並且成爲一代名俠，但這是後話暫且不提。

奸人毒計

(一)

霧迷離，神鷹谷外一片濘泥，又濕又滑。

陰來來獨闖神鷹谷。

她沒有帶着朱雀一起到這裏。

朱雀甚至已離開了開封，遠赴杭州。

這是陰來來的主意，她一定要朱雀這樣做。朱雀沒有違命。

因爲他現在的任務，也是極其重要。

他要通知萬無憂的表哥曾十，告訴他北聖門已經向唐武宮的人發動了可怕的侵襲。

曾十是富商。

但他也是唐武宮中人。

萬無憂已經被殺，杭州曾十萬萬不能有失，否則局勢將會對唐武宮更加不利。

× × ×

神鷹谷外，有一座竹舍。

這竹舍似乎是新建不久的。

竹舍門外，坐着了一個銀髮老道。

老道士閉着眼睛，口中唸唸有辭，似乎是在喃喃自語，又好像是在唸經。

陰來來脚步不停，一直向那老道士走去。

老道士仍然在喃喃唸誦。

但他說的，原來竟是：「他奶奶個熊，老婊子來了！老婊子來了……」

(二)

外貌岸然的出家人，口中唸唸有辭，原來竟是這種不堪入耳的說話。

但陰來來沒有生氣。

她甚至連看都不看這老道士一眼，脚步又繼續向前移動。

她要進入神鷹谷。

但老道士却在這時候睜開眼睛，大聲說：「這裏不是唐武宮，你要找男人，該去找唐君武！」

陰來來還是沒有生氣。

她只是輕輕把嘴唇下的銅環拉動。她的脚步終於停頓下來，冷冷瞧着老道士。

「無恥道長，想不到你還沒有死。」

老道士桀桀一笑。

「老婊子，彼此彼此。」

陰來來冷冷道：「你的無恥十三劍，是否又已更進一步？」

老道士道：「現在本道爺已把無恥十三劍再加三式，變成無恥十六劍。」

陰來來道：「武林中能接下這十六劍的人，你認爲會有多少？」

老道士道：「就算是能够接下這十六劍，但本道爺還有八種見血封喉的厲害暗器。」

陰來來道：「你認爲我一定接不下，擋不住？」

老道士道：「機會是微乎其微。」

陰來來嘆了口氣：「你以無恥爲號，的確是個無恥之人，但我還是想不到，你原來已加盟在北聖門門下。」

無恥道長淡淡道：「常言道，識時務者爲俊傑，看風駛𢃇那才是智者所爲。」

陰來來冷冷一笑。

「無恥老道，你已春秋多少？」

「七十二。」

「這把年紀，還要爲別人賣命，難道你不覺得自己實在太可憐嗎？」

無恥道長搖搖頭，輕咳兩聲才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昔年唐君武把本道爺欺負得太慘，難得有北聖門主願意爲本道爺出這一口氣，本道爺又豈可不追隨驥尾，給予唐老兒一個沉重的教訓？」

陰來來嘆道：「無恥老道，你不但無恥，而且冥頑不靈，睚眥必報，昔年的恩怨，唐君武早已淡忘，不再追問，但你却還是……」

話猶未了，無恥道長已疾聲喝道：「老婊子，不必老是爲唐老兒說盡好話，若不是他從中作梗，本道爺早已成爲武林盟主，此仇此恨，本道爺絕對忘不了。」

陰來來冷然道：「以你這種人，配得上成爲武林盟主嗎？」

無恥道長冷笑一聲：「老婊子，本道爺的事，妳還是少管的好。」

陰來來道：「現在並不是我管你的事，而是你阻攔着我，不讓我進神鷹谷。」

無恥道長冷冷道：「谷內高手如雲，妳闖進去必死無疑。」

陰來來嘿嘿一笑：「你從什麼時候開始關心到我的死活？」

無恥道長道：「本道爺的確不想妳死在別人的手上。」

陰來來「哦」的一聲：「我現在總算明白你的意思了，原來你守在這裏，就是要親手殺了我！」

無恥道長的眼睛忽然眯成了一條綫：「老婊子，妳還不算太笨。」

「笨」字出口，一道寒光已閃電般向陰來來的咽喉射至。

(三)

神鷹谷內，也是一片白霧迷茫。

霧中，只聽得有兩人在說話。

其中一人說：「無恥道長的十六式劍法，能不能殺掉陰來來？」

另一人說：「不是十六劍，而是十七劍。」

「十七劍？」

「不錯，第十七劍才是最致命的一劍，但他却從來都沒有向別人提及。」

「既未向人提及，舵主何以知道？」

「本舵主曾親眼見他用第十七招劍法殺掉一人！」

「那人是誰？」

「梧州神鞭韓木。」

「那一劍眞的具有驚人威力？」

「絕對不假。」

「既然如此，他是否可以憑這第十七式劍法殺掉陰來來？」

「不能，理由是因爲他的對手是陰來來。」

「道長是暗器能手，雙袖齊飛，能同時放出八種見血封喉的暗器。」

「你又錯了。」

「哦？」

「道長一袖飛揚，已可放出六種不同種類的暗器，倘若雙袖齊飛，那麼合共是十二種暗器，而每一種暗器，都是神妙絕倫，各具特點的。」

「這豈非穩操勝劵？」

「不一定。」

「舵主認爲陰來來能接下所有的暗器嗎？」

「也許。」

「也許，莫非還有另一種可能？」

「不錯，而且這一種可能性極高。」

「舵主言下之意，莫非是說道長可能根本沒有施放暗器的機會？」

「你是越來越聰明了。」

「陰來來的武功，眞的這麼厲害？」

「陰來來的武功若是平平無奇，那麼她也就不是陰來來了。」

「既然如此，一旦她進入這谷內，又將如何？」

「這裏是她的墳墓，你我將可親手把她埋葬！」

× × ×

這時候，谷外一陣沉重的腳步聲響起來。

這人的腳步聲，是故意弄得這樣沉重的。

霧中，一人慢步而來。

這人並非老道士，而是陰來來！

(四)

谷中似無人。

但在這殺機四伏的地方，又怎可能會無人。

陰來來忽然大笑。

「郝鈞夫，老娘一直以爲你是條好漢，原來却是一隻縮頭烏龜！」

谷中沒有人出聲。

陰來來笑聲漸止。

驀地，谷中傳出一人慘呼之聲。

陰來來怒道：「郝鈞夫，你在玩弄甚**麼把戲？」**



人虎惡戰，雙方鬥得難解難分。

話猶未了，一顆人頭挾着刺鼻的血腥氣味，飛射而來。

雖然霧中，陰來來仍可看出，那是一個女人的頭顱。

人頭滾動，一直滾到陰來來的腳下。

陰來來忽然捧起這顆人頭，驚呼：「倩倩！」

他忽覺一陣暈眩，天旋地轉。

倩倩是她的女兒。

倩倩是她和唐君武生下的私生女兒！

一直以來，陰來來絕對保持着這個秘密，唐君武亦然。

倩倩的年紀也不細小了。

她早已出嫁，遺憾的是，她嫁後十年，還是一無所出。

陰來來怎樣也想不到，這顆滾動而來的人頭，原來竟然是倩倩的項上首級。

但她才捧起這顆人頭，立刻就知道自己犯了一個極嚴重的錯誤。

她被騙了！

雖然剛才響起了一下慘呼聲，雖然這顆人頭挾着血腥氣味而來，但這顆人頭竟是僞造的！

這是攻心毒計。

這毒計很簡單，只要陰來來捧起這顆人頭，她就會給藏在人頭內的一尾毒蛇咬上一口。

紅裙娘子的首級

(一)

好厲害的毒計。

這條毒計厲害之處，並不在於那一尾

毒蛇，而是由於這一切的行動，都是那麼配合，可說天衣無縫，恰到好處。

藏在假人頭裏的那一尾毒蛇，黑白相間，雖然身體細小，但却奇毒無比。

陰來來已把毒力向外逼。

但毒氣仍然從她的右腕向上蔓延。

陰來來突然一咬牙，從身上拔出一口鋼刀，硬生生的把右臂齊肩卸斷！

× × ×

刀快如電！

也難爲陰來來能够在瞬息之間，下得了這種兇狠的心腸。

刹那間，陰來來的臉龐，就像是千年冰峯上的白雪一樣蒼白。

她從身上衣裳撕掉一塊布，緊緊裹纏着斷臂之處。

她可說是又驚又怒，也在暗罵自己一時大意，未免是太愚蠢！

大概這就是陰溝裏翻船罷。

陰來來嘶聲道：「郝鈞夫，你好卑汚的手段，有種的出來！出來！」

霧中，一株大樹後，終於緩緩地出現了一條人影。

人影朦朧。

這人的聲音也像是虛無飄緲，來自遠方。

「陰來來，這只能怪妳太頑固，直到現在，還是對唐君武念念不忘。」

陰來來咬牙，忽然飛身而起。

她以獨掌出擊，全力擊向這人。

砰！

一掌已擊中！

這人倒下！

陰來來却呆住。

她又上當了！

這人竟然不是甚麼郝鈞夫，而只是一個木頭人而已！

陰來來陡地發出了恐怖的叫聲。

「郝鈞夫！郝鈞夫……」

她狀若瘋子。

她也許眞的瘋了！

然而，最致命的還是她的右肩。

雖然她已不顧一切，果敢地把右肩卸了下來，但現在她斷臂處所流出來的血，竟然又已變成了黑色！

（二）

好歹毒的蛇鬼！

蛇巳不知所踪。

陰來來也彷彿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

就在這時候，她終於看見了郝鈞夫。

在郝鈞夫身旁，還有一個戴着金面具的黑衣人。

陰來來精神陡然一振。

她大聲尖叫，發掌。

但她的手掌才遞起，十二點寒星巳有如雨點般打在她的臉龐上、咽喉上！

她這一掌再也發不出去。

她的呼吸再也無法延續。

× × ×

霧未散。

陰來來已死在一條簡單而兇殘的毒計下！

（三）

霧，終於漸漸消散在陽光下。

唐竹權、衞空空在霧巳散盡的時候，才趕到神鷹谷。

他們來得遲，是因爲在半途上突然遇到襲擊。

襲擊他們的，當然是北聖門中人。

雖然這些人並非武功絕頂之輩，但由於他們人多勢衆，唐竹權與衞空空要殺出重圍，也並非易事。

最後，他們終於擺脫了北聖門的糾纏，來到了神鷹谷。

在谷外，他們發現了一個老道士的屍體。

這老道士的兩手，都巳扣着暗器。

然而，暗器尚未出手，這老道士巳臉龐中了一掌。

這一掌很可怕。

老道士臉上幾乎巳沒有半點肌肉。

唐竹權檢視了片刻，忽然問衞空空：「你可知道這牛鼻子是誰？」

衞空空苦笑。

「就算我以前認識他，但現在他的臉孔巳不成人形，又怎能認出來？」

唐竹權沉吟着，道：「你不知道，老子却知道。」

衞空空說道：「你以前曾見過這老道士？」

「不，」唐竹權搖搖頭，嘆道：「正如你所說，就算老子以前認識他，現在恐怕巳無法辨認出來。」

衞空空一怔：「那麼你是憑那一點知道這老道士是誰？」

唐竹權道：「憑他手裏的暗器。」

衞空空道：「你認爲他是誰？」

唐竹權說道：「這個老牛鼻子無恥之極。」

衞空空目光一亮，道：「他就是無恥道長？」

唐竹權道：「無恥道長的暗器，其中有四種是仿傚蜀中唐門的暗器製成的，老子對唐門暗器認識之深，相信你不會懷疑罷？」

衞空空微微一笑：「蜀中唐門與杭州唐門源出一脈，我怎會不相信。」

唐竹權冷冷瞧着無恥道長的屍體：「正是善惡到頭終有報，這個老牛鼻子也該有這種下場了。」

衞空空這時候巳進入神鷹谷內。

他臉上的表情也突然爲之僵硬！

× × ×

谷中傳來一陣刺鼻的血腥氣味。

衞空空皺眉直進。

他終於找到了陰來來。

但陰來來巳死，而且一臂折斷，屍體全身焦黑如炭！

一望而知，她是因爲劇毒攻心而斃命的。

衞空空的臉色很蒼白。

他喃喃地對唐竹權說：「你是不是又想喝酒了？」

唐竹權苦笑。

「你願意陪伴老子嗎？」

「陪！陪！一定奉陪到底。」衞空空忽然退開一旁。

他並不是退開一旁喝酒，而是退開一旁彎腰嘔吐！

（四）

開封府裏最豪華的一座巨宅，是屬於北聖門的。

但除了極少數人之外，沒有人知道，這宅院竟然就是北聖門的第九分舵。

北聖門在中原設有三十六分舵，但却並不表示每一個分舵的地位都完全相同。

三十六分舵之中，實力最雄厚的，正是開封府的第九分舵。

當然，知道這一點的人，是絕少絕少的。

× × ×

郝鈞夫能够成爲北聖門第九分舵舵主，自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連陰來來尚且難免爲他所算，此人心機之沉，手段之高强，實在不容漠視。

殺了陰來來後，郝鈞夫儘量讓自己輕鬆一點。

他喝了少量的酒，和一個黑衣人在對奕。

下棋，對於郝鈞夫來說，並不是一種緊張的玩藝兒。

因爲他從來都不重視棋局上的勝負。

他是抱着勝固可喜，敗亦欣然的心情對奕。

棋局輸了，不要緊，可以再下一局。

但對於性命的賭注，却絕不能掉以輕心。

那種賭注，一定要贏。

因爲誰若敗了，就再也沒有機會可以再賭一次。

× × ×

與郝鈞夫對奕的黑衣人很年輕。

但他的棋藝却一點也不嫩。

他吃掉了郝鈞夫不少棋子。

他把這些棋子一枚一枚的，放在一副金色的面具上。

× × ×

郝鈞夫連敗三局。

但他絕不介意。

他忽然問這年輕的黑衣人：「紅裙娘子是不是巳回到飛泉軒？」

黑衣人點頭。

郝鈞夫沉吟半晌，忽然又說：「藍砍那混蛋躲到甚麼地方去？」

黑衣人搖頭：「不知道。」

郝鈞夫拈起一枚棋子，皺眉道：「我覺得事情有點不對頭。」

黑衣人道：「舵主是在担心藍砍？」

郝鈞夫的呼吸彷彿停頓了一下子：「不，我並不是担心藍砍，而是在担心你的意中人。」

黑衣人淡淡道：「紅裙娘子很聰明，武功也不錯，無論是誰想傷害她一根毫髮，恐怕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說到這裏，郝鈞夫的弟子井宏匆匆走了進來。

井宏是郝鈞夫最寵信的弟子。

井宏的神色似乎有些緊張。

「師傅——」

「甚麼事？」郝鈞夫沉聲道。

井宏說：「門外來了一個乞丐。」

郝鈞夫道：「是不是丐帮中人？」

「是的。」

「他是誰？你可認識？」

「不認識，但是，他說自己就是丁黑狗。」

「丁黑狗？」聽見這名字，郝鈞夫的臉色很不好看，「把這叫化子轟出去。」

井宏吸了口氣：「但……」

郝鈞夫盯着他：「你練的九煞追魂掌，已足可對付他而有餘！」

「弟子並不是不敢趕走他，而是他的手裏捧着一個瓦傜子。」井宏的聲音似乎在顫抖，「瓦傜子裏還有顆人頭！」

他的說話還沒有完，那年輕的黑衣人巳迅速把面具上的棋子弄開，匆匆把面具戴上。

郝鈞夫也是面色一變。

「宏，拿刀來！」

井宏匆匆捧出了一個鐵匣子。

匣中有刀，刀柄鑲六金環，十二明珠，刀鋒呈青藍之色。

這是郝鈞夫平時不肯輕易動用的寶刀，也是他祖傳下來的傳家至寶。

× × ×

井宏沒有看錯。

門外的確有個叫化，叫化的手裏的確捧着一個瓦傜子。

而瓦傜子裏放着的人頭，也確實是紅裙娘子的螓首！

黑衣人原來是佟翔天

（一）

風情萬種的女人巳再無風情。

黑衣人戴着面具，沒有人能看見他現在臉上的表情如何。

但他的身子在顫抖。

他在驚怒交集之中！

但更令他吃驚的，是這乞丐的第一句說話：「閣下就是佟翔天？」

黑衣人的身子又是猛然一震。

× × ×

捧着人頭而來的乞丐，正是丁黑狗。

誰也不知道，他在甚麼時候來到了開封府。

黑衣人的喉嚨，似是在發出一陣低沉的怒吼。

他忽然把臉上的面具揭開，露出了一張憤怒得血紅的臉。

丁黑狗微微一笑：「江湖中人傳言，佟公子神采不凡，今日一見果然不錯。」

黑衣人冷笑：「不錯，我就是佟翔天，你找我很久了？」

丁黑狗搖搖頭：「我對你這個人沒有半點興趣，而且，你又沒有欠我的銀子，我爲甚麼要找你？」

佟翔天道：「你可知道瓦傜裏的人頭，是我的妻子？」

「你的妻子？」丁黑狗一怔，「大山莊的少莊主幾時娶妻？休說我不知道，恐怕連你老子佟飛鶴也懵然不知罷？」

佟翔天怒道：「這是我的事，誰都管不着。」

丁黑狗道：「這句話倒也不錯，只是你的妻子，現在巳丢掉了一顆腦袋，實在遺憾得很。」

佟翔天臉上泛起一層可怕的殺機：「這是不是你幹的？」

丁黑狗淡淡一笑。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我這個叫化不喜歡動手殺人，而且武功也是稀鬆平常之極，就算我想殺她，恐怕也力不從心。」

佟翔天厲聲喝道：「不是你又是誰幹

的？」

丁黑狗悠然道：「你可曾聽說過，江湖上有一個專門偷別人腦袋的劍俠？」

「是衞空空？」

「不錯，」不遠處忽然傳出了一個人平淡的聲音，緩緩道：「紅裙娘子是我殺的！」

× × ×

衞空空的眼睛是清澈的，明朗的。但佟翔天的眼睛却已變成了一片混濁，血絲滿佈。

他緩緩地拔出了劍。

「衞空空，想不到你竟然會動手殺一個弱質女流！」他的聲音充滿了怨毒的氣味。

衞空空瞳孔收縮，冷冷道：「虎狼當道，雄虎雄狼固然要除，雌虎雌狼也不能放過！」

佟翔天咆哮道：「她犯了甚麼錯？」

衞空空冷冷道：「罄竹難書！」

佟翔天指骨在作响：「即使罪犯天條，看在女人份上，你該給她一次機會！」

衞空空冷笑道：「你豈知在下未曾給予她洗心革面的機會？」

佟翔天怒道：「你巳殺了她！」

衞空空冷笑道：「在六年前，她刼殺長安鉅富顏錢伯，巳是死罪！」

佟翔天一怔。

衞空空緩緩接道：「但她很不幸，遇上了在下，當時我巳準備把她送往官府，但她苦苦哀求，而且恰巧天山南池老人顧秀庭也在塲，結果由他作保，硬要在下給予她一條活路！」

佟翔天啞然。

衞空空的聲音更冰冷：「可是，這位紅裙娘子居然恩將仇報，兩月後施用毒計暗殺南池老人，奪其武功寶典，到三年後武功大有進展後，又投入北聖門，助紂爲虐，殘害武林同道！」

丁黑狗嘿嘿一笑：「如此蛇蝎美人，佟公子迷戀於她，豈非作繭自斃？」

佟翔天的聲音巳嘶啞，目光却仍然充滿仇恨，直勾勾的盯着衞空空。

「你說的好像都是事實。」

「本來就是事實。」

「可是，你畢竟還是殺死了我妻之死敵！」

「所以，你要與衞某一戰？」

「形勢如此，你若不死，我死！」

衞空空沉聲道：「我並不想砍掉你的腦袋。」

佟翔天冷笑道：「休假慈悲。」

衞空空道：「我只想把你帶回大山莊，交給佟老英雄！」

佟翔天仰天一笑：「我這個兒子巳丢盡他老人家的臉，要我回去，倒不如死在這裏！」

衞空空道：「你不後悔？」

佟翔天道：「絕不後悔，而且就算死在你的砍腦袋劍法下，也不能算是一件很丢臉的事。」

衞空空無言。

他的長劍巳亮出。

（二）

「殺！」一聲霹靂般的暴喝突然响起來！

劍急落！

先出手的是佟翔天。

劍如飛虹，輝煌、燦爛！

這一劍迅急，銳利，無論是誰能發出這一劍，他的劍法也足可獨當一面。

衞空空的眼色微變。

他是劍法上的大行家。

佟翔天的父親，是劍中高手。

但衞空空却看出，旣使是佟飛鶴，也絕對使不出這麼凌厲的一劍！

這甚至不是佟飛鶴的劍法！

佟翔天是從哪裏學到這種劍法的？

衞空空巳無暇思考。

佟翔天的劍法，實在令他感到迷惑、意外。

× × ×

劍如電閃，一招緊接一招，猛撲衞空空！

佟翔天的劍法看似簡單，但却又像是劍中有劍，招中有招。

刷！刷！刷！

他凌空一擊，從高而下向衞空空猛攻三劍。

這三劍竟然又隱藏着十三種變化，而且其中最少有六下可以把對方斃於劍下的殺着。

衞空空若稍不留神，不難會被這幾下劍法砍開幾段！

幸好，衞空空沒有半點疏忽，而他的身形，也絕對不比佟翔天的劍稍慢半分。

佟翔天冷笑，忽然怒叱：「你是不敢還劍？還是巳經黔驢技窮？」

衞空空不理，仍然順着對方的劍勢，以守爲攻。

佟翔天眉心一緊，臉上殺機更濃。

他又再發五劍，每劍都追擊衞空空的致命要害。

衞空空的身形向後退。

他退到一株柳樹後。

佟翔天揮劍，暴喝！

一陣「刷刷刷」之聲，响個不停。

柳枝一一被劍鋒擊碎，柳絮亦隨着四處飛揚。

衞空空的人如飛燕，左穿右插，連閃對方九九八十一劍。

八十一劍之後，又是八十一劍。

直到第三次八十一劍使出後，佟翔天忽然停了下來。

他的臉色巳不再是血紅，而是變得一片蒼白。

「衞空空，你是不是巳經看得很清楚？巳經知道我使用的是甚麼劍法？」

衞空空望着他：「最少，我知道你現在的武功，並不是從父親哪裏學回來。」

佟翔天哈哈一笑，但笑聲却是充滿着苦澀：「大山莊的武功，本來就不是上乘的武功。」

衞空空沉聲道：「你可曾想到，你這種說話若給你父親聽進耳朶裏，那該多難受？」

佟翔天道：「但這却是事實，而事實往往就是如此殘酷、如此無情。」

衞空空道：「雖然許多事實都不能改變，但人却可以變。」

「我是不是巳經變得無可救藥？」

「不！只要及早回頭，你還是一個前

程無可限量的青年！」

「說得好動聽。」佟翔天深深的吸了口氣，「可是，我却覺得現在才後悔，未免是太遲了。」

他仰望着天空。

一片烏雲在他的頭上飄過。

他緩緩的接道：「剛才我巳說過，你若不死，我死！」

衞空空忙道：「不！你還可再……」

但他的話才說到這裏，佟翔天巳把自己的劍刺進心臟！

（三）

佟翔天自戕斃命，衞空空爲之黯然。

他們都是學劍的人。

佟翔天甚至比衞空空還年輕。

但他的生命還沒有發出燦爛的光輝，就巳像一顆黯淡的星辰，消失在黑暗的穹蒼裏。

衞空空與丁黑狗互望一眼，兩人的臉上都是木無表情。

他們在等候郝鈞夫。

他們認爲郝鈞夫一定會出現。

× × ×

郝鈞夫早巳握緊祖傳下來的寶刀，準備不惜與衞空空一戰。

但在最後關頭，他却突然改變主意。

他不但沒有上前與衞空空一較高下，而且馬上離開了開封府。

而且從這一天開始，開封府似乎再也沒有北聖門的人出現過。

他們是隱藏起來？還是全都離開了此地？

× × ×

唐竹權一直都和丁黑狗，衞空空在一起。

當衞空空與佟翔天惡戰得難分難解的時候，他正躺在一棵大樹上，悠然自得的在喝酒。

他巳兩年未到開封。

他忽然發覺，這裏的酒越來越香醇，但可惡的人和討厭的事却越來越多。

他們本是衝着郝鈞夫而來的。

但郝鈞夫不知所踪，倒是佟翔天，白白的在這地方上賠掉性命。

唐武宮武王神令

（一）

四月十五，杭州天晴。

這一天，無霧，無雨，只有微風和燦爛驕陽，天氣實在是好極了。

朱雀騎着白馬，從白月橋向東行，穿過田陌縱橫的曾家莊，來到一間茶葉莊。

掌櫃的是個頭髮灰白，長眉大耳的老頭，這裏的人都叫他曾九伯。

這時候，曾九伯正在打瞌睡。

但等到他忽然發覺自己的面前，出現一張馬臉的時候，一切睡意立刻全消。

朱雀居然連人帶馬，闖進茶葉莊內。

曾九伯大吃一驚。

他正想罵人，但等到他看清楚馬背上的人是誰之後，一大堆罵人的說話，馬上統統嚥進肚子裏。

不但如此，他還滿臉笑容的，從櫃枱裏走出來。

「朱少爺，你又長高了！」他笑瞇瞇的，臉上的表情很興奮，興奮得連眉毛都向上蹺起。

「九伯，看你的樣子，準是昨夜又喝多了酒。」朱雀翻身下馬。

曾九伯大笑：「好小子，居然連九伯的事都看得通通透透，來！咱們老少，再喝三杯！」

「三杯？」

「三杯不够，再來三杯！」

「只怕三百杯後，還再三杯，」朱雀嘆了口氣，「這種事，我巳領教過一次，萬萬不能再重蹈覆轍！」

曾九伯「唉」的一聲：「朱少爺，別這麼掃興好不好？」

「陪九伯喝酒，不成問題，但我有點事，非要先辦妥不可。」

「還有甚麼事比喝酒更重要？」

「我要找十爺。」

「曾十爺是我的堂弟，我是他的堂兄長，你該先陪我喝三杯，然後再去找他，亦未爲遲！」

朱雀眼珠子一轉。

「他不在茶葉莊？」

「平時是一定在這裏的，但今天却還未見面。」曾九伯磨拳擦掌，又說：「別多廢話，來！先喝三杯！別讓我這副老骨頭掃興！」

曾九伯興緻勃勃，朱雀委實無法推辭，只好說：「只喝三杯！」

「行！待你幹完正經事情之後，再喝他三百杯！三千杯！」

（二）

三杯女兒紅喝得一滴不剩。

朱雀吁了口氣：「告辭了。」

曾九伯笑問道：「你不是要去找十爺嗎？」

「嗯，他在家裏？」

「不。」曾九伯搖搖頭，伸手向茶葉莊內一指，「他在裏面哪！」

「剛才你不是說……」

「剛才是剛才，現在是現在，」曾九伯嘆息一聲，「你畢竟還是太嫩，容易相信別人的話。」

朱雀臉色一變。

他臉色一變並不是完全是因爲曾九伯這句說話，而是他忽然覺得視綫模糊，脚步也有點虛浮起來。

「九伯，那三杯酒……」

「那三杯酒沒有毒，絕對不會毒死朱少爺，但却有少許蒙汗藥，可以讓你舒舒服服的睡一覺。」曾九伯在微笑，笑得像頭老狐狸。

朱雀怔住。

他怎樣也想不到，這個看來醉醺醺的老人，原來竟然早有暗算自己之心。

他迸着一口氣，叫道：「十爺若知道，你一定會後悔……」

儘管他在叫嚷，但却巳於事無補。

曾十在哪裏，他不知道。

曾十是否會知道這件事，他也不會知道。

因爲藥力巳開始發作，他很快就甚麼事情都不再知道。

（三）

四月十六，仍然天朗氣清。

官道上，一輛馬車自北向南駛來。

車廂門閉得很緊，連窗子都垂下了厚厚的黑布。

趕車的是個彪形大漢。

他以右手控韁，左手揮鞭，臉上的神情就像個兇悍的馴獸師。

馬車一直向南駛，直到唐家大宅才停下來。

這大漢下車，向門房老僕遞上一份拜帖。

他要求見唐老人。

× × ×

唐老人沒有拒絕。

他甚至親自出迎。

趕車的大漢，看見唐老人，抱拳道：「敝上正在車中，等候唐老前輩。」

唐老人輕輕的點了點頭，登上馬車。

馬車裏的光綫很黯淡。

車裏坐着一個白袍老人。

這老人的確很老了，他的年紀看來甚至還在唐老人之上。

他很瘦，一雙枯瘦的手就像是鳥爪。

但他的目光却還是很明亮，明亮而銳利。

當他看見唐老人的時候，消瘦的臉龐忽然綻出一絲淡而親切的微笑。

他握着唐老人的手：「至德，你還認得四叔嗎？」

唐老人臉上的神色恭敬而誠懇：「四叔，侄兒怎會不認得您老人家？」

白袍老人目光閃動，說：「四叔是不是比以前瘦了？老了？」

唐老人道：「人總會老，侄兒也是一樣，但四叔的精神仍然很好。」

「唉！」白袍老人忽然嗆咳，「至德，你錯了，四叔現在正生病。」

唐老人目中掠過一絲黯然之色：「侄兒其實早已看出。」

白袍老人却反而笑了：「人老了，總該有些病痛，這是很正常的事。」

唐老人默然。

白袍老人又是一陣咳嗽。

這次他咳嗽得更爲劇烈，時間也更長久。

唐老人皺着眉。

「四叔，要不要煎一服藥……」

「不！沒有用處的，」白袍老人的咳聲勉强止住，「我的病，你不必管，要管也管不來。」

唐老人稽首說道：「四叔手下不少奇人異士，聽說宮中還有一位金手神醫，他的醫術甚至不在醫谷第一號神醫時九公之下……」

白袍老人嘆了口氣：「金手姚永道，的確是位良醫，可惜却能醫不能自醫。」

唐老人神情一凜。

「他已……」

「死了，臨死的時候，還在念念不忘學醫，手裏捧着一大堆醫書。」

白袍老人吁了口氣，揮手接道：「這些事，不要再提，四叔這次找你，是要你帮四叔一個忙。」

「四叔，別說這種說話，」唐老人恭敬而誠懇地說，「一直以來，侄兒都想爲您老人家幹點事，但却沒有這種機會。」

白袍老人又緊握着唐老人的手。

「至德，我沒有看錯你，現在這種機會已經來臨，希望你不要推辭。」

唐老人的聲音沉肅而堅定：「只要是四叔交待下來的事，侄兒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白袍老人莞爾一笑。

「很好，眞的很好！」

他忽然從車廂裏找出一隻比拳頭略大的錦盒子。

錦盒子打開，裏面立刻迸射出燦爛的光華。

唐老人看的連眼都花了。

他臉色陡地一變。

「這……這是……」他却說不下去。

「武王神令。」

「這是代表着唐武宮最高權力的一面令牌。」

「不錯。」白袍老人點點頭，沉聲說道：「從現在開始，你就是這面令牌的主人！」

唐老人的臉色陡地發白。

「四叔……」

「你要拒絕？」

「侄兒不是這個意思……」

白袍老人長長的嘆了口氣，忽然伸出雙腕：「至德，你也精於醫術，那麼你現在不妨爲四叔把脈，看看這種病是否還可以有救？」

唐老人楞住。

但他終於伸出了手，按在白袍老人的脈門上。

× × ×

車廂中的空氣是沉悶的。

唐老人的臉色忽然又變了，變得蒼白如雪。

他長長的吸了口氣，按在白袍老人右腕脈門的手終於鬆開。

「四叔……」他的聲音嘶啞而低沉。

白袍老人却微笑着：「別難過，四叔現在還很好，每天還可吃兩碗稀粥。」

唐老人胸膛起伏，臉上忽然悄悄的流下了兩行老淚。

× × ×

江湖上，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有人認爲唐老人是一塊頑石，是個沒有感情的老頑固。

這些人一定想不到，頑石也會有流淚的時候。

浪子在杭州

（一）

馬車已遠離而去。

唐老人目送它在遠方消失，手裏捧着一隻錦盒子。

這是武王神令！

它代表着一種巨大的權力。

對於有權力慾的人來說，它是令人垂涎的，令人夢寐以求的。

但唐老人却不費吹灰之力，就得到這面武王神令！

唐老人沒有拒絕，但也並不如別人般會感到興奮。

這並不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

這是一種壓力。

一種沉重的壓力。

但唐老人却願意承受。

他願意肩負起最沉重的担子，也願意面臨最兇險的挑戰。

（二）

四月十八，杭州城內，來了不少陌生人。

× × ×

在環南大街的大喜客棧，今天可說是生意滔滔，客似雲來。

這客棧的老闆是譚六。

譚六以前是一間鏢局的趟子手，到了三十六歲那年，才被晉升爲鏢師。

但他並不是第一流的鏢師，而是一間第八流鏢局的小鏢師而已。

但他只是當了兩年鏢師，就已躺在床上療傷三次，最後一次還幾乎返魂無術！

他知道自己實在不適合幹這一行。

於是，他把省儉下來的薪酬，在杭州城內開設了這間客棧。

他並不是個貪婪的人。

他從來都沒有甚麼奢望，他只想平平穩穩的做生意，賺點錢養妻活兒。

這一天雖然生意不錯，但譚六並不怎樣興奮，反而有點担心。

因爲他看出，今天在大喜客棧的，全是江湖黑道上的魅魑魍魎。

× × ×

「小二！小二！」吆喝的是一個黃衫大漢。

這大漢的年紀大概在四十歲左右，他腰間斜佩着一口五環刀，獨自坐在客棧店堂東方角落一副座頭上。

小二很快就巴巴的趕上去。

「大爺，有甚麼囑咐？」

黃衫大漢瞪着眼睛，吼叫道：「洒家要喝酒！」

小二陪笑：「是！是！小的這就去把酒拿來。」

黃衫大漢却說：「且慢！」

小二說：「大爺還有甚麼囑咐？是不是要些精美的小菜？」

黃衫大漢搖搖頭：「不，洒家只想喝酒，不想吃東西，洒家是要問一問，往曾家莊該怎樣走？」

小二向西一指：「從大腸路繞過觀音廟，直向西走便是曾家莊。」

黃衫大漢「唔」的一聲：「洒家知道了，快拿酒來！」

（三）

這黃衫大漢的酒量相當不錯。

兩罈烈酒，很快就被他喝個清光。

他付了帳，脚步浮浮的離開了大喜客棧。

× × ×

穿過大腸路，這黃衫大漢來到了一座觀音廟。

觀音廟前，一個衣衫破爛的乞丐，蹲在門外。

他手裏捧着一個砵子，門前斜放着一根打狗棒。

黃衫大漢嘴裏喃喃自語，也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

看樣子，他已有了五七分醉意。

那乞丐忽然嘻嘻一笑。

黃衫大漢立刻瞪了他一眼。

「笑甚麼鳥？」

乞丐道：「你走你的路，我笑我的事，你管得着嗎？」

黃衫大漢「呸」的一聲：「你是甚麼鳥物？竟敢對洒家如此無禮？」

乞丐微微一笑：「難道你竟然會看不出，我是個乞丐？」

「丐帮弟子？」

「非也。」

「既非丐帮弟子，洒家也省得與你多費唇舌，再見！」

黃衫大漢又向前行。

那知這乞丐居然身形一閃，攔在他的面前。

「走不得！」

「爲甚麼走不得？洒家沒有錢，而且就算腰纏萬貫，也絕不會給你一文錢！」

「我不是向你討錢！」

「難道你要索命？」

「不錯，」乞丐臉上忽然籠罩着一股可怕的殺氣，「凡是曾十的人，一律殺無赦！」

語音甫落，黃衫大漢身後已出現了十八個手持兵刃的漢子！

× × ×

乞丐手執打狗棒，殺氣騰騰的攔住黃衫大漢。

黃衫大漢冷冷一笑。

「你本來就不是乞丐。」

「你也本來不該到曾家莊。」

「你是顧影道長！」

「好眼力！」乞丐獰笑，忽然把打狗棒遠遠丟掉，手裏却亮出了一口鋒利的長劍。

黃衫大漢冷冷的瞧着他：「點蒼派近年來可說是多災多難，再加上你一任掌門，無廉無恥，竟甘願追隨邪教麾下，殘害武林同道，洒家眞爲點蒼派感到惋惜。」

語音微頓，接道：「堂堂一派掌門，居然變成觀音廟前的乞丐，難道你竟然一點也不覺得羞愧？」

顧影道長的臉色已變得很難看。

他沒有說話。

突聽觀音廟中一人大笑，接着大搖大擺的走出了一個叫化子。

這人赫然竟是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主風流神丐郭笑山！

（四）

郭笑山居然會在廟內，這實在是大大出乎顧影道長意料之外。

由於他現時正在僞裝乞丐，却乍然遇上丐帮帮主，他臉上的表情，又怎能不爲之尷尬萬分？

他本來是一派掌門，但現在却弄得異常難看。

郭笑山也沒有放棄揶揄這位掌門的機會。

他哈哈一笑，對黃衫大漢說：「丐帮近年來人數略減，聲勢也略減，但現在又不同啦，因爲連這位道爺掌門也變成乞丐，相信在不久之後，將會陸續有和尚、尼姑、道士、道姑紛紛變成乞丐，那麼丐帮到時又豈愁會寂寞？」

顧影道長氣得連臉都黃了。

他倏地大喝：「連這叫化也一起宰了再說！」

一聲吆喝，十八個手持兵刃的漢子，立刻發動了兇悍的襲擊。

他們都是北聖門的高手。

黃衫大漢以一口五環刀，力拚八人。

顧影道長則與郭笑山動上了手。

郭笑山似是未携兵器，只憑一雙肉掌，與顧影道長週旋。

只是顧影道長揮舞長劍，一股冷濛濛的劍氣，從他手中長劍閃爍而出。

劍鋒呼嘯作响。

颯！

一式快劍，化出光華片片，劍勢一挺一刺，又再幻上千百點奪目寒芒。

他這一手劍法，果然了得。

但郭笑山並未受到牽制。

只見他人影掠動，在顧影道長的劍網中左穿右插，時而暴喝，時而放聲大笑，竟然是輕鬆無比。

顧影道長並不是呆子，知道這一次遇上了勁敵。

但此刻他巳是勢成騎虎，萬萬不能示人以弱。

他只好咬緊牙關，全力施爲。

然而，武功這種事情，絕不是單憑戰意就可以扭轉乾坤的。

棋高一着，縛手縛脚。

顧影道長久攻不下，反而陷入捉肘見襟，狼狽巳極的局面。

郭笑山哈哈一笑：「道爺的劍法眞厲害，恐怕本帮的五袋弟子，很難有人可以與你戰成平手。」

顧影道長差點沒給他氣得吐血。

郭笑山居然把自己與丐帮的五袋弟子相比，這算是甚麼話兒？

但現在，他却連罵人的說話都不敢出口。

因爲他巳落了下風，稍一不愼，隨時都可能給對方所傷。

郭笑山能够在丐帮中出人頭地，接任帮主之職，絕非倖致。

同樣地，顧影道長也並非等閒之輩。

郭笑山把他與五袋弟子相比，其實是在故意把他氣得半死半活。

顧影道長若沉不住氣，他就死定了。

但顧影道長却是打掉牙齒和血吞，忍住怒氣，依然把一口長劍使的密不透風，縱然未能傷敵，一時之間却也力堪自保。

郭笑山又自一笑：「點蒼劍法，原來是與海龜一般，頭一縮，別人就傷他不着，倒是高明得很。」

顧影道長聽了還是不說話，也不開口罵人。

他還是可以保住這一陣。

倒是那黃衫大漢，以寡敵衆，情況漸漸有點不妙。

郭笑山叫道：「向兄弟，別怕，雪刀浪子來了！」

顧影道長終於忍不住，也大叫道：「別聽這個老叫化在胡言亂語，龍城壁不在杭州！」

他是在安定人心，這些話不能不說。

但就在這一瞬間，郭笑山眞的覷準了一個破綻，一掌劈在他的小腹上。

顧影道長急閃，卸退三尺。

饒是如此，這一掌却是把他打得嘴角淌血。

顧影道長怒道：「郭笑山，想不到你信口雌黃的本領，猶在武功之上！」

郭笑山笑道：「你以爲本帮主在虛張聲勢？錯了，雪刀浪子的確人在杭州，而且刀巳出鞘！」

顧影道長目光一轉，忽然看見廟外，正有一個藍衣人飄掠而來。

這人不是龍城壁又還是誰？

× × ×

浪子人在杭州。

雪刀果巳出鞘。

禿鷹三十六殺手

（一）

一見雪刀浪子，鐵霸刀精神大振。

那黃衫漢子就是鐵霸刀，也是曾十的生死之交。

曾十乃唐武宮中人。

鐵霸刀年紀比曾十爲輕，爲人重義，輕生死。

這一天，鐵霸刀是故意從大喜客棧中，引出北聖門的羽翼份子。

當然，這種行動，是獲得郭笑山所支持的。

但鐵霸刀却未料到，原來雪刀浪子也在杭州，而且更和郭笑山保持着密切的聯繫。

顧影道長初時以爲很容易就把鐵霸刀解決。

然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郭笑山的出現巳是不妙，再加上雪刀浪子龍城壁，顧影道長可要大賠老本了。

× × ×

顧影道長早巳想逃。

但郭笑山對這人的行爲，可說是深痛惡絕，又怎會讓他逃走？

顧影道長臉色發白。

「郭笑山，你好狠絕！」

「道爺，請恕本帮主饒你不得！」

冷笑聲中，郭笑山連環般掃出五掌。

五道巨大的內力，排山倒海般向顧影道長的身上湧撲。

掌勢如大刀猛切，殺傷力之强大，是絕對不用懷疑的。

顧影道長心知不妙。

他在怒嘯。

怒嘯聲中，他左足點地，陡地右腿直向郭笑山的咽喉踢了過來。

他棄劍用足，是要給予對方一個出其不意的反擊。

這一手「陰陽鎖喉腿」，是救命絕招，也是敗中求勝的殺手鐧。

刹那間，他反而似乎佔了優勢。

然而，那畢竟只是「似乎」而巳。

郭笑山並不是木頭人，顧影道長雖然使出了最後一招救命絕藝，但他也同樣奇招突出，使顧影道長大受重創。

他居然揮刀，一刀就把這位點蒼掌門的右腿齊膝砍斷！

（二）

這是令人大感意外的一刀。

刀從何來？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郭笑山並不是個用刀的人。

他也的確沒有刀。

但忽然間，他就像是在玩把戲似的，手裏出現一柄銀亮如雪的刀。

颯！

刀鋒輕掠，顧影道長賴以「救命」的一條右腿就不見了。

刀鋒依舊雪亮晶瑩，沒有染上半點血污。

「好刀！」連顧影道長也不禁在脫口稱讚。

但接着，他巳疼得連腰都挺不起來，全身顫抖，倒在地上亂爬亂叫。

這人似乎經不起這種劇痛。

× × ×

風雪之刀當然是好刀。

刀本在龍城壁的手上。

但當郭笑山需要這柄刀的時候，這柄無堅不摧的名刀，忽然就在千鈞一髮之際，閃電般落在他的手上。

一轉一接，其速度之迅速，簡直巳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顧影道長又怎能不敗？

他斷去一足，萬念俱灰。

終於，他橫劍自刎，提早結束自己的性命。

（三）

鐵霸刀很高興遇上龍城壁。

但接着，他却接到了一個令他很不高興的消息。

曾十巳變作階下之囚！

× × ×

背叛曾十的罪魁禍首，是曾九伯。

這個一直被認爲是曾十心腹親信的老人，原來竟然是包藏禍心，早有陰謀。

曾十本是唐武宮的杭州令主！

曾九伯敢對曾十背叛，自然又是北聖門在從中作祟。

郭笑山在安慰鐵霸刀：「他們絕不會在這時候殺了曾十爺，他們一定知道，活着的曾十，遠比死了的曾十更有利用的價值。」

鐵霸刀怒拍大腿：「十爺一世英雄，想不到竟然給自己人暗算，眞是此可忍，孰不可忍。」

「可忍則忍，不可忍也要忍，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勸你還是忍一忍的好。」

「忍！忍！忍！要忍到甚麼時候？」

「忍到連唐祖師都忍無可忍的時候，北聖門的兔崽子可就要遭殃了！」

「咱們要等到甚麼時候？唐武宮的人才會挺身而出？」

郭笑山搔了搔脖子，答不上。

但却有人代替回答：「不出三日，杭州就會變得比現在熱鬧百倍。」

鐵霸刀怔住，怔怔的瞧着這人。

這人是龍城壁。

（四）

四月二十，晨。

譚六剛從床上爬起，就巳看見黃豆般大小的雨點，在窗外打個不停。

他昨夜喝了點酒，睡意甚濃，連外面下着大雨都不知道。

他匆匆洗臉，穿上衣服，然後走出客棧店堂。

但他一出店堂，立刻就呆住了，就像隻剛吞了半斤蒙汗藥的呆鴨。

他揉了揉眼睛。

「媽啊！」他暗喊！

這裏究竟是大喜客棧？還是一座和尚廟？

只見店堂之內，顧客如雲，但除了小二之外，全部都是牛山濯濯，頭頂光禿禿的和尚。

「這些和尚是從哪裏來的？」譚六抓住小二問。

小二搔了搔鼻子：「從街上來的。」

譚六瞪着眼睛又問：「他們來這裏幹嗎？」

小二搖搖頭：「我怎知道？」

譚六怔住。

就在這時候，背後忽然有人輕輕拍了他一下。

譚六吃了一驚。

回頭一望，又再吃一驚。

他看見了一個身材比自己最少龐大四倍的大胖子。

在杭州城內，很少人不認識這個大胖子。

譚六當然也認識他，而且這大胖子更是大喜客棧的常客。

他每次來到大喜客棧，例必喝個天昏地暗，而客棧裏儲存的酒，也必將大量減少。

這人正是杭州唐門大少爺，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五）

唐竹權又再回到自己的故鄉。

譚六看清楚這大胖子是唐大少爺，總算鬆了一口氣。

這幾天以來，在大喜客棧出沒的邪魔妖怪實在是太多了，有唐竹權在此，最少證明唐門也在密切注視着這種不尋常的形勢。

他咽了一口唾沫，匆匆把唐竹權拉入店堂後的帳房裏。

唐竹權淡淡道：「譚老闆，你別太緊張！」

譚六苦着臉：「唐大少爺，你瞧，這客棧是越來越烏烟瘴氣了，這滿堂和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你以爲這些和尚是老子帶來的？」

「不！老朽絕不是這個意思，老朽的意思，是想知道一下，這裏怎會來了這許多和尚？」

唐竹權沉吟着，忽然嘆了口氣：「實不相瞞，這些和尚，本來都不是和尚。」

「不是和尚？那麼他們到底是甚麼東西？」

「江洋大盜，江湖黑道煞星，犯案纍纍的欽犯！」

「這……這怎辦？」譚六聽到這裏，差點沒昏倒過去。

「這還有甚麼怎辦的？正是君子不站危牆之下，這裏你暫時不能逗留。」

「不能在這裏逗留？」譚六一跺脚：「這是我的客棧，也是我的命根子，沒有了大喜客棧，老朽的一切都完了！」

「大喜客棧不會被拆掉的，但若干損失，恐怕却是在所難免。」

「他們要在這裏幹甚麼？」

「老子不知道。」唐竹權聳聳肩：「他們也許只是在這裏吃喝一頓，也許在這裏投店，也許會在這裏大開殺戒，弄得屍橫遍地！」

譚六連臉都青了。

「唐大少爺，你別唬嚇我好不好？」

「老子唬你作甚？」

「倘眞的如此，老朽現在馬上就去報官。」

「報官？你有幾條老命？」唐竹權冷冷一笑：「恐怕你還未踏進衙門，就已莫名其妙的給人在背後刺七八刀！」

譚六怔住，臉色發青。

「他們是甚麽人，這麽兇？」

「北聖門禿鷹堂的三十六殺手！」

譚六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他在很久以前，已聽人說過有關北聖門的暴行。

唐竹權嘆了口氣，道：「譚老闆，老子絕不會在這時候胡言亂語，你瞧老子今天還沒喝酒，所以說的都是清醒之言。」

譚六考慮了一會，終於決定依照唐竹權的說話，暫時離開大喜客棧。

× × ×

譚六走了。客棧裏的伙計，也都悄悄的溜走，溜得一個不剩。

但那些和尚，仍然賴在這裏，絲毫沒有離去之意。他們似有所待。

× × ×

正午，雨已停。

客棧外忽然傳來一陣狂歌之聲。

天竺邪神掌

（一）

在這肅殺的正午，環南大街可說是奇景迭出。

三十六個不明來歷的和尚佔據了整間大喜客棧，已是奇事。

到了正午時份，居然又有幾十個叫化，浩浩蕩蕩的來到了南環大街。

狂歌而來者，正是丐帮帮主風流神丐郭笑山。

郭笑山這位丐帮帮主，的確很特別。

近百年來，丐帮歷任丐帮帮主都以冷峻臉孔，威嚴十足的姿態出現。

尤其是上任帮主鐵面神丐，更是個人人望而生畏的人物。

但郭笑山却剛好相反。

他很少會光火，也絕不擺半點架子。

有人說他的確不愧是個風流神丐。

也有人說，他並不是風流，而是有點瘋了。

甚至有人說他不是有點瘋，而是瘋得很厲害。

但無論別人怎樣說，有一點事實是絕對不容否認的。

這位風流神丐，是近百年來最受帮中弟子擁戴的丐帮帮主。

× × ×

堂堂一帮之主，像個市井流氓般，左手携樽，右手舞動一根竹棒狂歌而來，在某種人的眼中看來，似乎是太不莊重了。

但這正也是郭笑山最令別人佩服的地方。

他根本不理會別人的看法怎樣，總之我行我素，我走我路。

他有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勇氣。

那三十六個和尚，却好像沒有聽見郭笑山的歌，也好像看不見正有幾十個叫化，向大喜客棧湧了過來。

郭笑山是羣丐之首。

他停止了歌聲，忽然在門外大聲說道：「丐帮帮主郭笑山的頭顱在此，誰敢拿去？」

那三十六個和尚還是沒有反應。

郭笑山大笑，忽然用竹棒指着其中一個臉上有青疤的和尚，厲聲喝道：「彭濳，你毒殺華山五老，奪劍盜經，銷聲匿跡八年，想不到原來已投入北聖門下，甘爲別人的走狗！」

這和尚果然正是彭濳。

他本是華山派俗家弟子，師傅是華山五老之一的青虹劍叟褚正豪。

郭笑山剛才所說的，全是確有其事。

彭濳終於忍耐不住，霍然站起。

「郭笑山，你太多管閒事了！」

一聲怒喝，彭濳伸出巨掌，疾撲郭笑山。

郭笑山從容揮掌接下。

「彭濳，你若與本帮主對掌，那是以己之弱，對敵之長，太愚蠢了，何不用五靈神劍，與本帮主一拚高下？」

彭濳冷笑道：「那是你自取其咎，看劍！」

他果然眞的亮出一口三尺長劍。

五靈神劍乃華山至寶，整整百年從未離開華山一步，但此際却落在叛徒之手，在杭州大喜客棧出現。

其他三十五個和尚却還是沒有半點異動。

（二）

彭濳力戰郭笑山，劍法一招比一招緊密，兇狠。

郭笑山却仍然是那末從容。

彭濳忽然一劍刺在地上。

劍峯沒入地底最少一尺。

彭濳以雙手緊握劍柄，身子却向地上仆去。

華山劍法並非平庸。

但以彭濳的武功，又怎能與天下第一大帮帮主相提並論。

雖然他一直都在搶攻，但郭笑山只是反擊一招，他已無法抵禦。

郭笑山的青竹，已疾點彭濳身上五個死穴。

彭濳在驚詫中倒下。

一羣叫化子在大聲喝采。

但其他三十五個和尚，却仍然若無其事，對於彭濳之死，並未有任何反應。

× × ×

郭笑山擊殺彭濳的情況，唐竹權看得很清楚。

但他絕對沒有輕視其餘三十五人的力量。

尤其是他們這份鎭定、沉着的表現，更加可以顯出他們絕非烏合之衆。

他們在等待些甚麽？

他們能等多久？

就算他們能等，丐帮的人會陪他們等下去嗎？

（三）

丐帮不會陪他們等。

郭笑山既已來了，就絕對不會讓敵人有喘息的機會。

戰爭是殘酷的。

江湖上的爭鬥也是一樣。

對豺狼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這種道理是每個江湖人都不能忘的。

郭笑山當然更加不會忘記這重要的原則。

他突然下令：「把這裏所有的和尚統統幹掉！」

× × ×

命令剛發出，丐帮已有六人飛身闖進大喜客棧的店堂。

他們都是六袋弟子，武功身手都相當不弱。

其餘叫化，也已紛紛準備展開一場激烈的拚搏。

但就在這時候，那六個六袋弟子忽然像是死狗一般，一個一個的給人從客棧裏扔出來。

郭笑山的臉色變了。

他扶起其中一人。

這叫化是丐帮六袋弟子中最年輕的一個，現在才十九歲。

他叫鄧宇雄，擅長輕功，十八式伏魔掌法。

當郭笑山扶起他的時候，這個年僅十九歲的丐帮弟子已然氣絕畢命。

他的胸前，中了一掌。

這一掌的掌印極深，而且連衣衫都被掌力灼焦！

「天竺邪神掌！」郭笑山臉色驟然突變。

驀地，客棧裏响起了一陣極刺耳的笑聲。

一個黃髮老人，突然在客棧內出現。

他穿着一件寬闊的繡花長袍，面色有如白雪，但一雙眼睛却是又紅又大，驟然看來，實在令人爲之不寒而慄。

像這樣的一個人，當然不會是等閒之輩。

那六個丐帮弟子，才一個照面，就已全數死在這黃髮老人的手下。

郭笑山臉上的表情，再也輕鬆不來。

「你不是中土人氏！」

「的確不是。」黃髮老人乾笑着，笑聲充滿着一種說不出的邪惡意味。

「你是血頭族的人？」

「不錯！」

「血頭族已和北聖門聯合在一起？」

「也不錯。」

「血頭族還有幾人在中土？」

「一人！」黃髮老人的聲音忽然變得充滿怨毒，充滿仇恨，「這個人就是魯薩班！」

「你也就是魯薩班？」

「正是血頭族最後之神魯薩班！」

郭笑山不由吸了口氣。

他眞想不到，昔年曾把中原武林弄得天翻地覆的血頭族，至今仍然有一人留在中土！

看魯薩班剛才輕而易舉的就把六個丐帮弟子解決，足見這惡魔的武功，比昔年又不知厲害了多少倍。

魯薩班的聲音生硬而呆木。

他說：「唐君武是罪人，北聖門，血頭族門下所有寃魂，都要他碎屍萬段，永不超生。」

郭笑山回答道：「本帮主並不是唐祖師。」

魯薩班忽然發出一聲獰笑：「郭帮主，你害怕了，想離開這裏？」

「不錯，」郭笑山忽然又笑了，神態居然又輕鬆起來，「我眞的很害怕，害怕得要命，而且很想一走了之，但却捨不得一件東西。」

魯薩班沉聲道：「甚麽東西？」

郭笑山笑笑道：「本帮主欠缺一個夜壺。」

魯薩班似是一怔，道：「夜壺是甚麽東西？」

一個和尚立刻在他的耳邊低聲說了幾句。

魯薩班恍然大悟，道：「這裏沒有夜壺這種東西！」

郭笑山搖搖頭。

「不，這裏有不少，但本帮主却只看上一個。」

「那一個？」

「你的腦袋！」郭笑山悠然一笑，「倘若把你的腦袋砍下來當夜壺，我一定會感到很愉快。」

（四）

郭笑山畢竟還是郭笑山。

雖然強敵當前，雖然他現在連一分擊敗對方的把握也沒有，但他還是那副老樣子。

他現在的表情，似乎眞的很愉快。

但魯薩班却吼叫起來。

「郭笑山，你敢與我拚一掌嗎？」

郭笑山朗聲一笑：「自當奉陪，死而無怨。」

× × ×

豪氣干雲，豈懼邪魔外道？

郭笑山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毫不猶豫，在羣邪與帮中弟子密切注視之下，與魯薩班拚了一掌。

唐竹權面露緊張之色。

他沒有阻止郭笑山，因爲他知道，郭笑山已決心要與魯薩班一拚，那麽無論是誰上前勸阻，都是多餘的。

× × ×

這一掌對拚，並不如想像中一般，具有一種駭人的聲勢。

兩隻手掌，緩緩遞出。

兩隻手掌，輕輕接合。

然後，是一陣無言，無聲的沉默。

不久，兩隻手掌分開。

魯薩班緩緩地退後三步，臉上木無表情。

郭笑山却屹立原處，淡淡一笑。

他還是那麽充滿着自信，那麽毫不在乎。

他彷彿仍然具有絕大的信心，可以把魯薩班的腦袋砍下來當作夜壺。

丐帮弟子甚至已經有人發出了一陣歡呼。

他們認爲帮主佔了上風，甚至已經擊敗了這個天竺老魔頭。

但唐竹權却已看出，雙方勝負已分，但勝利者却絕不是風流神丐！

× × ×

風流神丐忽然嘴角冒血。

這位丐帮帮主忽然在微笑中緩緩地倒下！

同歸於盡

（一）

郭笑山敗了。

丐帮弟子的歡呼聲，已變作驚惶的呼叫。

他們急急把郭帮主移到一旁。

四個和尚作勢衝出，魯薩班却揮了揮手：「讓他們走，這位郭帮主巳等於是個死人！」

郭笑山却在這時候睜開了眼睛。

他還沒死，但呼吸却越來越是微弱。

唐竹權匆匆趕到他身旁，掏出一顆碧血靈芝丸，塞進郭笑山的口中。

「郭帮主，你不會死！也不能死！」

郭笑山含笑點頭。

「唐胖子，你安心，我怎會這樣輕易就離開丐帮？」雖然他的聲音很微弱，但丐帮弟子却聽得很清楚。

唐竹權忽然跳了起來。

「老妖怪，老子也來領教領教天竺邪神掌的厲害！」

但他還沒有衝出去，就巳給一隻很穩定的手攔住去路。

× × ×

唐竹權很生氣。

他盯着這人，怒道：「龍城璧，休阻老子！」

攔住他的，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龍城璧沒有放開他的手。

「唐兄，說句不中聽的說話，你的五絕指法，絕不會比郭帮主的掌法强到甚麼地方去。」他的聲音就和他的手一樣穩定，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

唐竹權張大嘴巴，但却甚麼話都說不出來。

他沒有醉。

他也不是個蠻不講理的笨人。

龍城璧的說話是事實。

郭笑山之敗，確然是前車可鑑。

龍城璧凝視着唐竹權，緩緩接道：「你不能去。」

「老子不去，誰去？」

「老夫去！」在唐竹權的背後，突然響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

唐竹權一怔。

這聲音他很熟悉，但一時間却又想不起這個人是誰。

回頭一望，只見一個黑髮老人，昂然闊步，直向客棧而去。

「曾十爺！」

黑髮老人微笑，他的笑容就像是郭笑山一樣，充滿了堅定和自信。

唐竹權不但看見了曾十，也看見了朱雀。他忍不住問龍城璧：「這一老一少，豈不是巳經成爲曾九伯的階下囚嗎？」

龍城璧淡淡一笑。

「本來是的。」

「但現在——」

「但現在曾九伯巳無法囚禁得住這兩人。」

「爲甚麼？」

「死人又怎能囚禁得了活人？」

「曾九伯死了？」

「不錯。」

「是誰幹掉了他的？老子要去感謝他。」唐竹權目光一亮，忽然又說：「這人是不是你？」

「不是，是令尊大人。」龍城璧微笑着說。

（二）

曾十是個武林名宿，一身武功深不可測。

在杭州城，他的名氣也許比不上杭州老祖宗唐老人，但誰也不敢說，他的本領比不上唐老人。

但他還是栽了一個幾乎要了他老命的觔斗。

他最信任的曾九伯，居然勾結北聖門，謀害自己。

他被囚禁在一座堅固的石牢中。

不久，連朱雀也遭遇到同一命運。

他們都以爲，今生今世，再也難以重睹天日。

然而，唐老人却突然殺進茶葉莊，把他們救了出來。

世事本如棋。又有誰能够眞正及早預料未來的逆順？

（三）

魯薩班用一種森冷、詭異的目光，打量着曾十。

曾十却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魯薩班冷笑道：「你要跟我拚掌？」

曾十沒有回答，臉上的表情却更爲冷傲。

魯薩班凝視着他：「你有信心擊敗我嗎？」

曾十仍然默然不語，彷彿根本不屑與他談話。

魯薩班看着他，眼中巳露出了濃厚的殺機。

他忽然拍出一掌。

曾十却沒有還予對方一掌。

他竟然任由魯薩班一掌擊向自己的胸膛！

× × ×

沒有任何人能承受魯薩班這一掌。

即使是巳經練成金鐘罩、鐵布衫這一類護體奇功的絕頂高手，也同樣不能承受得起這一掌。

這是天竺邪神掌，能破護體內功！

曾十憑甚麼用自己的胸膛承受這掌？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怪事。

嗤！

一陣焦臭的氣味，巳從曾十的胸膛散開。

魯薩班的瞳孔巳瞇成一綫。

他有把握可以殺曾十，但却無法明白，曾十何故全不還手。

難道這人竟然是存心白白送死的？

不！

魯薩班不相信這回事。

他忽然收掌。

他似巳察覺到對方有點異動。

但就在他心念電轉之隣，曾十突然張開兩袖，向魯薩班擁抱過去。

他緊緊的擁抱着魯薩班，死也不肯放手！

（四）

要緊抱着魯薩班，並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

尤其是魯薩班的天竺邪神掌那麼厲害，要做到這一點就更加困難。

然而，曾十却很成功。

他緊抱着魯薩班，嘴裏同時大喝一聲：「朱——雀！」

× × ×

喝聲如雷，朱雀在刹那間，渾身感到一震。

沒有人在事前知道，曾十會緊抱着魯薩班。

只有朱雀例外。

因爲曾十早巳對他說出了一個殺魯薩班的計劃。

朱雀極力反對，但曾十却曉以大義。

「魯薩班此人不除，乃大禍！大患！十爺巳時日無多，死不足惜，能抓緊魯薩班相陪，本利俱在，何樂而不爲？」

曾十主意巳定。

朱雀夫復何言？

所以，當魯薩班被緊抱，曾十大喝之後，朱雀突然亮一支五尺巨劍，毫不留情地在曾十背後用力猛刺！

× × ×

這是壯烈的一劍！

也是可歌可泣的一劍！

魯薩班在曾十懷抱中，雙目怒凸。

他嘶聲嚎叫：「漢人……眞狡……」

話猶未盡，人巳氣絕。

曾十却居然還有一口氣。

他大笑：「魯薩班，咱們一塊兒走，誰也不愁會寂寞……」

朱雀在旁，一顆心似巳不再跳動。

那支五尺巨劍，巳同時貫穿過曾十和魯薩班兩人的心臟！

× × ×

血頭族最後一人，就在曾十緊抱下，心臟中了一劍而死。

朱雀終於拔出巨劍，喝道：「你們這些惡賊，統統都要死！」

那三十五個和尚巳無可等待，終於有如潮水般湧出，大戰羣雄。

但這裏僅是戰火的一端。

在曾家莊，形勢更是兇險萬分！

（五）

曾九伯本巳控制了曾家莊，曾十、朱雀都巳成爲他的階下囚。

但他躊躇滿志的日子並不長久。

唐老人突然從天而降，攻入茶葉莊，把曾九伯斃於松木紅纓槍下。

曾十、朱雀重獲自由。

唐老人坐陣於曾家莊，並且調動唐武宮中精英高手七十二人，在這片地方上嚴陣以待。

形勢有如利箭在弦，一觸即發。

果然，北聖門的報復很快就來臨。

本是開封府第九分舵舵主的郝鈞夫，突然在曾家莊外出現。

除此之外，還有六絕老叟！

× × ×

殺氣嚴霜。

雙方都是嚴陣以待。

但是唐老人一直期待着的北聖門主，却還是沒有在曾家莊出現。

× × ×

武王神令，使唐老人完全代替了唐君武的地位。

唐武宮中上上下下，沒有任何一人不遵從唐老人的命令。

對於行兵調陣，唐老人在這方面是老江湖，經驗豐富。

雖然北聖門來勢洶湧，但硬拚下來，他們却無法越雷池半步？

一仗功成戰將行

（一）

唐老人雖然年紀甚老，但一槍在手，却還是勇健非凡，雄風不減。

相反地，他的唐門槍法越來越老辣。

郝鈞夫集合了第二、第四、第六、第七分舵之力，猛攻茶葉莊。

但在茶葉莊裏的，全是唐武宮精英高手，郝鈞夫雖然發動了狂烈的攻擊，但仍然佔不到半點便宜。

六絕老叟突然大叫：「唐老人，老夫與你決一死戰！」

唐老人沒有逃避，旋風般飛來。

六絕老叟以一雙黑鋼環，與唐老人週旋。

十招未過，六絕老叟巳顯出了黑鋼環的威力。

只見環影閃動，烝氣迷漫，居然一上來就把唐老人迫的險象環生。

六絕老叟精神抖擻。他認爲只要把唐老人解決，大局巳定。

雙環招式更精絕，出手也更狠毒。

然而，唐老人雖然看來險象環生，但却始終沒有被傷害一根毛髮。

六絕老叟連續一口氣攻出百多招，但唐老人仍然只是穩守，沒有反攻。

直到六絕老叟看出情況不妙的時候，唐老人突然一聲大喝：「撤環！」

六絕老叟冷笑：「笑話。」

但話猶未了，雙手腕骨突然同時傳來一陣冰涼的感覺。

叮！噹！

六絕老叟神色慘然，冷汗如雨。

他怎樣也想不到，唐老人一反擊，松木紅纓槍便將自己的雙手廢掉。

唐老人冷笑。

「六絕，你還不認栽？」

六絕老叟想叫一聲，突然不要命的撲前，他巳豁了出去。

但這時候，唐老人巳是穩操勝券，就算他要拚命，也是無濟於事。

颯！

松木紅纓槍如魚入水般，滑入六絕老叟的胸膛。

六絕老叟臉上的表情完全僵硬。

「好一個唐老人……」這是他最後一句說話。

（二）

郝鈞夫目睹六絕老叟死在唐老人的槍下！他巳看出唐老人的槍法，異常厲害。

六絕老叟不是他的對手，這一點巳被證實。

即使是自己，仍然不是唐老人之敵！

而且北聖門在這一役中，巳漸漸處於不利的地位。

他心念電轉，知道再戰下去，凶多吉少。

在這種情況下，敲响退堂鼓乃是明智之擧，他終於下令撤退。

但他的撤退令剛發出，一把冷森森的長劍已向他迎面劈了過來。

× × ×

郝鈞夫的家傳寶刀早已出鞘，但却還未沾上半滴鮮血。他未傷人，却有一把可怕的長劍要砍掉他的腦袋。

郝鈞夫急以寶刀招架。刀勢一展，這一把長劍却又向左急移三尺。

這時候，郝鈞夫已知道對方是誰，也知道這是甚麼劍法。他已戰意全消。

那是衞空空，使出來的當然是砍腦袋劍法！

衞空空和唐竹權一起回到杭州的。至此，郝鈞夫大勢已去。

他雖然極力反抗，但衞空空最後還是把他的腦袋砍掉下來！

曾家莊之戰，比預料中結束得更快。而大喜客棧的激戰，羣雄也取得了勝利。

但曾十巳死，郭笑山也負傷不輕，性命岌岌可危。

那三十五個和尚，其實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湖煞星。但這一次，他們幾乎全都遭遇到應有的報應。

× × ×

這一戰北聖門敗了，而且敗得很慘。

但北聖門門主，還是沒有出現過，彷彿根本沒有這個人的存在。

（三）

他是誰？他在哪裏？

大戰後，每個人都難免會有疲倦的感覺。人，畢竟是血肉之軀。

唐老人也不例外。

這一夜，他睡得很酣。

直至夜深，忽然天降大雨。

唐老人仍在酣睡中。

但忽然間，他從夢中驚醒。

他斜倚在床上，竭力的在想。

他在想着剛才的夢。

夢境很模糊，他彷彿看見了兩個人在決門。這兩人的年紀都很老了，而且其中一人，正是他的四叔——唐祖師！

× × ×

夢境中，其中一人是唐祖師，但另外一人又是誰？

唐老人在想。這人的印象更模糊。

他想到不少武林中人，但却全皆似是而非。他忽然想到昔年雄霸長白山，不可一世的「北極暴君」。他曾經見過「北極暴君」，他是昔年北聖門主。

「北極暴君」是一個身材魁梧，孔武有力的大漢。但是夢境裏的人，絕不會是「北極暴君」。

而且「北極暴君」早巳死了。

唐老人一直思索下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天邊巳漸露曙光。

唐老人忽然霍然站起。「是北聖門主！一定是現在的北聖門主！」

但現在的北聖門主又是誰？

唐老人不知道。

他只是有個感兆，北聖門主一定會去找唐祖師，而且說不定巳經找到了他！

唐君武的武功，唐老人是絕對不會懷疑的。但唐君武此刻身患奇疾，唐老人却也很清楚。

倘若北聖門主眞的找到了唐祖師，那實在是一件不堪設想的事。

唐老人想到這裏，立刻就離開唐門。

他急不及待要去找四叔——唐君武。

（四）

黃昏。

一個穿着淡青長袍的人，像是流星般飛掠到一座荒山的峽谷下。

這人戴着一頂很奇特的竹笠。

竹笠很寬闊，四週還垂下一層黑紗。

沒有人能看見他的臉。

這附近也好像沒有人。

山荒凉，峽谷下更是連飛鳥走獸也絕跡不見。青袍人默默的站在谷中，左手緊緊按着一支劍的劍柄。

這把劍也很特別。

人邪門，劍也邪門。

人劍都同樣具有一種可怕的殺氣。

× × ×

日影更偏西。

青袍人站在谷中，動也不動。

驀地，一輛馬車，從一條不太寬闊的泥路，駛到谷中。

趕車的是個大漢。

車廂門緊閉，連窻子都垂下黑布。

馬車徐徐駛來，在青袍人兩丈之前停下。

青袍人仍然不動。

但那趕車的大漢却巳動了。

他動的是丈二長鞭。

他鞭的不是馬，而是人。

他向青袍人發出了凌厲的襲擊。

× × ×

大漢出手極快，這一鞭更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飛擊而下的。

但青袍人却還是紋風不動。

嗖！長鞭巳套住了青袍人的脖子。

大漢咬牙，用力一扯。

無論是誰，給這種馬鞭套住脖子一扯，恐怕立刻就要氣絕斃命。

但這青袍人却好像根本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塊堅硬的石頭。甚至連他的脖子，都是用石頭所造成的。

大漢這麼一扯，居然對青袍人毫無損傷。

青袍人終於出手了。

他伸出了手，也扯着馬鞭。

只見一隻蒼白的手輕輕一抖，大漢的人巳被帶動，凌空飛摔開去。

這一摔，力道奇猛。

大漢身不由主，迎頭撞向一塊嶙峋怪石。就算大漢曾經使過鐵頭功，但若被這麼一撞，恐怕仍然難免撞個腦袋開花，腦漿塗地。

但也在這一刹那間，一直緊閉着的車廂門突然被撞開。白影一閃，一隻枯瘦的手，閃電般抓住大漢的衣裳。

手雖枯瘦，但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力量，居然把去勢急勁的趕車大漢硬生生的揪了回來。大漢險死還生，但却還是勇氣十足，要再向青袍人撲擊。

但他却被主人喝止。

他的主人，就是唐祖師！

（五）

唐祖師穿一襲雪白長袍，神情嚴肅。

他對大漢說：「你回去。」

大漢搖頭。「不！」

唐祖師凝視着他，一字字緩緩的說：「公平的決鬥，永遠不能以多欺少。」

大漢忽然跪在地上，以首叩地：「主人，你有病，怎能跟這惡魔決戰？這豈非也是很不公平？」

唐祖師道：「我們不能要求天下間每一件事都絕對公平，尤其是對自己，縱然不公平，却又何妨？」

大漢不懂。他正想開口，唐祖師又揮了揮手：「你回去，這是命令。」

大漢神色慘然。

唐祖師接道：「你不走，帮不了老夫半點忙，你留下，老夫反而要分神照顧，那豈非更連累了我這個老人家？」

大漢無言。

他終於依言退出峽谷。

× × ×

趕車大漢巳消失了踪影。

唐祖師遙注着遠方晚霞，夕陽把他的臉龐染成金黃色。

青袍人這才開口說話。

「唐君武，你終於出現在我眼前！」

青袍人的聲音很乾澀，他的漢語也極是生硬。

唐祖師乾笑。

乾笑之後，又是一陣咳嗽。

「昔年北聖門主，是個粗暴狂徒，他叫『北極暴君』。」

青袍人道：「他巳死。」

唐祖師說道：「你本來不是北聖門的人。」

青袍人道：「昔年我與北聖門全無關係。」

唐祖師道：「但現在尊駕巳是北聖門主。」

青袍人道：「大勢如此，不得不勉爲其難。」

唐祖師嘆了口氣。

「恐怕中原武林人物，誰都想不到，今日統領北聖門的，並不是個漢人。」

青袍人沉默了許久，才慢慢的說道：「你巳知道我是誰？」

唐祖師的目光遙注遠方，說：「老夫雖然看不見你的臉，但却看見你的劍。」

青袍人冷冷道：「這許多年了，你還沒有忘記我的劍？」

唐祖師道：「東贏落月劍，只要看過一次，就一輩子也不會忘掉。」

青袍人默然。

他忽然緩緩地拔出了腰間佩劍。

劍出鞘，劍光流動。

劍氣森寒，逼人眉睫。

唐祖師微笑：「好劍！」

青袍人一劍在手，氣勢凜然。

唐祖師又說：「老夫也曾學劍。」

青袍人道：「劍在何方？」

唐祖師道：「馬車上。」

青袍人道：「你去取劍，我等你。」

唐祖師咳嗽一聲：「好。」

仲重回馬車。

然而，過了很久很久，他還是沒有從車廂裏出來。

（六）

夜色巳臨。唐祖師仍然在車中。

青袍人沒有催促，他在等待。高手相爭，先發制人者未必就是佔了優勢。

能等、能忍、能把握最重要一刹那一擊致勝者，才是眞正的高手。青袍人不着急。

反正他巳等了許多許多年，也不急在這一時。他知道，唐祖師絕不會逃避，否則他根本不必來。

他相信，唐祖師一定會從車廂裏，持着寶劍接受自己的挑戰。

× × ×

他想的不錯，但世間上有很多事情，往往是人類腦袋無法想像得到的。

（七）

夜色從黃昏裏靜靜而來，却又在晨曦中悄悄逝去。

長空巳蔚藍，旭日斜照在青袍人身上。他巳等了一個晚上。他仍在等。

他仍未有半點焦躁的擧動。

倏地，谷中來了一個灰袍老人。

這老人鬚髮皆白，唯獨手中一槍紅纓，鮮紅如血，是松木紅纓槍。

是唐門老祖宗唐老人來了。

青袍人的姿勢仍未變。他等的不是唐老人，而是車廂內的唐祖師！

× × ×

唐老人臉色如冰。

他的一雙手也冷如冰。

他沒有看那青袍人一眼；既似是看不見，又似是根本不屑看他一眼。

他把松木紅纓槍插在地上。

他用一雙冰冷的手，打開車廂門。

唐祖師在車中，他盤膝而坐。

他身上袍白如雪。

× × ×

袍雖雪白，但在襟前却有一縷鮮紅、巳乾血漬！

血是從唐祖師嘴角流下的。

（八）

山風吹來，一羣烏鴉在遠方飛起。

一縷紅血淌下。

一代宗師赫然巳在夜中坐化。

唐老人抱着他敬愛的四叔離開馬車。

馬忽嘶鳴，唐老人却是無言。

他似無半點悲慟。

他似早巳知道這一刻的來臨。

他只是漠然，他只是寂寞。

眞正悲慟的，是那等待出劍一擊巳久的神秘青袍人。

× × ×

吹了整夜山風的落月劍，被主人用沉痛的力量插入泥土中。

「唐君武！你好狠！你好絕！你讓我等了無數歲月，却在這時候離我而去！你一死，我去哪裏找對手？我去哪裏爲九個死去的弟兄復仇？……嗚……嗚……」

他伏地狂哭！

他巳不像是高手，而是像個瘋子。

× × ×

唐老人抱着唐祖師，木然佇立。

他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他不知道青袍人是否會向自己攻擊。

他只知道，敬愛的四叔巳離人世。

日漸高昇。青袍人哭聲漸止。

他忽然拋掉笠帽，又從地上拔劍，把竹笠下的黑紗擊成粉碎。

「中原人！統統都要殺！」

竹笠一除，青袍人露出了本來面目。

他頭上白髮如銀，兩眼深陷，容顏瘦削，鷹鼻闊嘴。

唐老人這時才看了他一眼。

他木然道：「你果然是扶桑島國十大浪人唯一生存者——錦兵中衞！」

青袍人大笑。「不錯，正是錦兵中衞！」他狂笑着，「你是唐老人？」

「正是唐老人！」

「唐君武既死，你來！你來！你來會一會落月劍法！」

唐老人沒有回答。

錦兵中衞又在狂吼：「咱們東洋會十大浪人，有九個死在唐君武手下，現在只剩下錦兵中衞了，爲甚麼沒人殺了我？」

他繞到唐老人面前大聲道：「唐老人，你不敢？你不敢會一會東瀛落月劍？」

唐老人還是沒有回答。

他只是把唐祖師抱得更緊。

錦兵中衞突然雙手舉劍。

劍在空中，似欲一劈而下。

但忽然間，他又把劍收回，身子一擰，目光落在馬車背後。

車後有人。一個帶刀而來的藍衣人。

（九）

唐老人能找到的地方，龍城壁也能。

唐老人能接得下的一劍龍城壁也能。

但唐老人能否接得下錦兵中衞的落月劍？沒有人知道。

甚至連唐老人和錦兵中衞都不知道。

龍城壁更不知道。

但世間上有種人，絕不會在面臨不知道後果事情的時候，就臨陣退縮。

龍城壁無疑就是這種人。

他神態恭謹地，面對着這位在多年前就已來到中土的東瀛高手。

「我是龍城壁。」他一字一字的說。

「雪刀浪子？」

「正是。」

「好！你現在是在替唐君武受我一劍！」錦兵中衞突然厲聲大喝！

「劍」字出口，可怕的一劍已擊下！

劍光耀眼！雖然只是一劍擊下，但卻是無數劍影在閃動。

每一道光影，都似是虛招。

但每一道光影，都可以在瞬息之間，把對手斬殺於跟前。

面對這種劍法，絕對不能猶豫。

只要有一分猶豫，立刻就死！

× × ×

龍城壁沒有猶豫。

雪刀在同一時間發招。

龍捲西風！

飛龍鑽海！

龍遊八荒！

龍翔宇外！

錦兵中衞只發一劍，他却以四刀相迎。四刀拚一劍，那只是電光石火間的事。

唰！落月劍忽然回入劍鞘。

颯！風雪之刀却橫架於兩人中央，刀鋒光華映目生寒。

錦兵中衞一笑，笑意淒然。

他回頭，無言離去。

一步！兩步！

三步……九步！十步！

噗！

這位東瀛高手，只走了十步就倒下。

龍城壁沒有感到興奮，只是默默回刃入鞘。

這一戰，江湖中人評：「雪刀比落月劍快，錦兵中衞身中四刀而亡。」

但唐老人的評語却並不是這樣。

他說：「落月劍法本勝一籌，然而久候一夜，錦兵中衞精銳之劍招已化爲急躁、平庸，是故勝敗不足論英雄。」

（十）

同年，中秋夜。雨綿綿，無月無星。

一輛馬車，緩緩駛到此峽谷。

趕車者乃一大漢，他是舊地重遊。

車廂門雖閉上，但窗子却沒有垂下黑布。車中有二人，一人奇胖，另一人似已有七八分醉意。

奇胖之人，正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帶着七八分醉意者，是雪刀浪子龍城壁。

馬車後，尚有一人，騎驢而來。

他人正少年，英姿颯爽。他是朱雀。

× × ×

朱雀在驢背上吹笛。

笛音單調、肅殺。韻律悲昂、壯烈。

本是月圓之夜，却是適逢綿綿秋雨。

這不是一個好中秋。

笛越吹，風雨似越寒涼。

驀地，不遠處傳來「錚錚」聲响。

是琴聲。

在這荒僻之地，誰在奏琴？

朱雀笛聲仍然繼續。

他這一闕笛曲，是從陰來來遺體上找出來的。陰來來已死。

但這時候，朱雀所聽琴聲，居然曲調與自己所吹的一模一樣。

他不禁暗問：「這是誰的曲？這曲是誰所奏？」

朱雀很快就獲得了答案。

荒谷有人，而這人竟然是唐老人。

唐竹權怔住。他從來都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居然也會奏得一首好琴音。

他忍不住問唐老人。

「此曲何名？」

「戰將行。」

「是誰所譜？」

唐老人不答。

唐竹權鱉着一肚子悶氣，忍不住問龍城壁：「你可知道？」

龍城壁緩緩道：「此曲乃二人合力共譜，乃唐祖師與陰來來前輩。」

唐竹權吁了口氣。

「原來如此。」

朱雀忽然問道：「甚麼原來如此？」

唐竹權微微一笑，說：「原來如此的意思，就是原來是這樣的！」

朱雀怔住。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發現這峽谷中還有另一個人。他上前仔細一看。「郭帮主！你的傷勢……」朱雀忽然驚呼。

「好小子，」黑夜中傳來風流神丐郭笑山的聲音：「江湖上許多人都以爲我已經死了，但你瞧，本帮主現在不是神龍活現嗎？」郭笑山突然出現，立刻使這愁悶的中秋夜，忽然變得熱鬧、高興起來……

—完—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盧令・圖

英雄、美人、長白參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赫連容若六十大壽，派了大紅請帖給翟天星，邀翟天星到杭州垂柳山莊一聚，翟天星欣然前往，垂柳山莊中一片蕭條景象，並無喜慶氣氛，翟天星心中奇怪，當主人赫連容若開門相迎，並告訴翟天星說還有八位長白山參帮帮主到來參加壽筵之時，翟天星心中更疑，不知這主人家有何怪事發生……晚上，翟天星在客房中歇息，突見窗外有一人影閃過，翟天星忙縱身追出，原來是赫連容若的女兒，她在赫連夫人的指示下向翟天星施出香氣，暗器等，最後更逼翟天星施出天星掌，至此翟天星明白原來赫連夫人在試他的武功……

午夜傳怪聲　頻頻出兇案

僕人已爲赫連翠韻預備椅子，坐在她父親身旁。

只見廚房已送上各種菜式。

赫連容若道：「衆位兄弟，這餐洗塵粗菜，後日賤辰，當再爲諸位預備精美菜式！」

紫旗牌傳仲達夾起一箸西湖醋魚說道：「二哥客氣，這味西湖醋魚已是天下美味！」

衆人紛紛舉箸，都爲這味西湖醋魚讚不絕口。

又是酒過三巡，衆人都十分高興。

忽然，一陣環珮叮噹之聲，自外面傳入。

衆人正在詫異，門外已站了一個雍容華貴的婦人，身旁有兩個丫環攙扶着。

赫連翠韻連忙站了起來，奔向那婦人，道：「娘親，爲什麼你不好好休息？」

這婦人正是赫連夫人。

八旗牌立即站了起來，齊聲道：「夫人！」

赫連容若道：「夫人你……」

赫連夫人道：「我沒有什麼！」

翟天星打量這位赫連夫人，只見她臉上薄施脂粉，一身淡素衣裳，頭髮似是經過悉心梳理。

她的臉孔略帶紅潤，看來不似一個久病之人，也許是脂粉在燭光之下，看不到她的蒼白。

赫連夫人襝衽道：「衆位叔叔，久別多年，大夥兒可好？」

衆人道：「托大哥之福！」

翟天星感到有些奇怪，爲什麼八個旗牌不說托二哥之福，而說托大哥之福。

正在狐疑之際，赫連夫人嗆咳了兩聲，兩個丫環連忙攙扶，可是，赫連夫人卻拂開她們。

赫連容若連忙上前道：「夫人你還是歇歇！」

赫連夫人止住咳嗽，道：「衆位叔叔都到齊了，難得有這良機，我定要與衆人一聚！」

赫連容若親自搬了一張椅子，放在夫人身旁。

赫連夫人却沒有坐下，續道：「各位遠道而來，請多喝幾杯！」

衆人道：「夫人美意，在下等定必遵命！」

赫連夫人道：「那好極了！」說罷臉露笑容，可是嗆咳又起。

翟天星看在眼裏，知道赫連夫人並不是假裝有病，而且，她實在十分虛弱，這點，翟天星並不覺得奇怪，最奇怪的是，那八位旗牌，而今都是北國參帮之中，獨當一面，可是，對這位赫連夫人却是十分尊敬，似乎對赫連容若也沒有那麼尊敬。

還有一點最令翟天星奇怪的，赫連容若與這位夫人，似乎並不投機！

赫連翠韻扶着娘親，道：「娘親，你休息一下！」

赫連夫人道：「孩兒，我說多一句，便回去歇息！衆位叔叔，垂柳山莊待慢之處，尚請各位包涵！」

衆人道：「夫人言重！」

赫連夫人道：「假若垂柳山莊之中，發生了什麼事，請各位好好住下，解決之後才可回去！」

赫連翠韻道：「娘親，我們山莊豈會發生什麼事？」

赫連夫人道：「孩兒不懂事！衆位叔叔，你們可答應我這一言？」

衆人毫不猶豫，道：「垂柳山莊之事，便是八旗牌之事，那會未決而退！」

赫連夫人對這答話，似乎極感滿意，又嗆咳了幾聲。

赫連容若道：「夫人……」

赫連夫人並不理會，續道：「翟大俠，你也不能例外，對嗎？」

這話明明是要留着翟天星，就在這時，翟天星忽然想起，小樓之內傳出的聲音，正是赫連夫人的聲音。

翟天星回答道：「在下豈是慣於袖手之人？」

赫連夫人道：「我知！」然後十分滿意地笑了一下。

赫連容若終於忍不住道：「垂柳山莊之內，有八位兄弟，還有翟大俠在，又豈會發生什麼事！」

赫連翠韻也道：「爹爹說得對，娘親還是回去休息！」

赫連夫人向各人施禮，緩緩地由丫環攙扶，出了偏廳，衆人重新坐下。

可是，衆人却沒有了剛才的興緻。

赫連容若說道：「衆位兄弟，賤內可能一時興奮，見衆位遠道而來，才放任說話！」

這番解釋，更令衆人滿腹懷疑，任誰也曉得赫連夫人是話裏有因。

但是，赫連夫人所指要發生的事，又是什麼事？連翟天星也感到摸不着頭腦。

赫連容若頻勸衆人喝酒，這席酒終於在二更時份才完，衆人各自回房休息。

翟天星心中比各人有更多疑問，因為他所遇到的事，八位旗牌並沒有遇到。

究竟垂柳山莊之內，將有什麼事故發生？

翟天星觀人於微，他知道甚至赫連容若本身也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如果他知道，他不可能在這喝酒的兩個時辰之內，全無破綻！

那麼，知道快要發生什麼事的，只有赫連夫人一人，究竟將要發生什麼事情，翟天星心中嘀咕。

他當然不能去問赫連夫人！

五更鼓响，翟天星已朦朧入睡。

× × ×

翌日清晨，春日的陽光洒滿了院子。

翟天星盥洗之後，披衣而出。

垂柳山莊佔地頗廣，差不多每一處地方，都是遍植垂柳，可惜而今只是初春，如果是夏天，垂柳迎風，定有一番清幽雅緻的景象。

翟天星沿着小徑，漫無目的行着。

忽然，院子盡頭之處，站着一人。

那人垂手而立，背向翟天星，一時之間，翟天星也看不清楚他是誰人！

翟天星正想回身，却傳來一聲沉重的嘆息！

鬱悶的嘆息與春日的陽光，顯得極其不諧調，翟天星忍不住停下步來。

「翟兄！」那人已發現了翟天星，聽他口音，竟是垂柳山莊的主人赫連容若。

翟天星道：「赫連兄，你早！」

赫連容若答道：「你早！昨夜可曾安睡？」

翟天星道：「很好！赫連兄，你似乎在嘆息！」

赫連容若並不掩飾，又嘆了一口氣道：「翟兄，你認為我不該嘆氣？」

翟天星道：「我猜不到你有什麼值得嘆息！」

赫連容若低首不語，半晌才昂起頭來，臉上出現了笑意，但笑容却是苦澀的。

翟天星道：「赫連兄，這垂柳山莊，恰似世外桃源，而且你擁有美好家庭，一個賢慧妻子，一個善侍親心的女兒，很多人連羨慕也來不及！」

赫連容若道：「表面的確如此！」

翟天星沒有答話，因為這到底是別人的家事。

赫連容若道：「翟兄，我與你分別之後，轉眼已是十年，這十年之內，變遷令人不敢置信！」

翟天星道：「赫連兄，你似乎是滿懷心事！」

赫連容若道：「一腔愁絮，滿懷落寞向誰訴……」頓了一頓，忽然，他把話題岔開了，道：「翟兄，你還沒有吃過早點，我們還是回去！」

翟天星道：「赫連兄，難道你不信任在下？」

赫連容若道：「不，我相信你，這裏不是談話之所，還是回到垂柳軒再談！」

翟天星跟隨着赫連容若，向着西面而去。

垂柳軒外，所植的楊柳更是綿密，如果在夏天，這些楊柳定會把這小小的垂柳軒蓋着。

赫連容若道：「翟兄請！」

軒內並不是想像中那麼豪華，只有簡陋的幾件傢俱。

赫連容若道：「這便是蝸居！」

翟天星有點奇怪，道：「嫂夫人也住在此處？」

赫連容若道：「不，她住在東廂過處那邊小樓。」

翟天星道：「這垂柳軒是你清修之處嗎？」

赫連容若道：「不，我日夕生活，便在此處！」

翟天星更是奇怪，偌大的垂柳山莊，為什麼山莊主人却是住在這簡陋的小軒？

赫連容若道：「你覺得奇怪嗎？」

翟天星點首不語。

赫連容若正想解釋，外面却傳來一陣急速步聲，接着便是赫連善喘氣的聲聲：「老爺！」

赫連容若道：「進來！」

赫連善急步入來，滿臉緊張神色，道：「老爺，夫人死了！」

赫連容若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問道：「你說什麼？」

赫連善重覆地說了一遍，聲音充滿了顫慄。

翟天星也大大地吃了一驚。

赫連容若呆呆的站着。

翟天星道：「我們立即去看看！」

赫連容若如夢初醒地道：「去……」

他們隨着赫連善，經過東廂，直趨小樓。

剛近小樓，便聽見一陣哭聲。

赫連善搶先推門進了小樓，道：「小姐，老爺來了！」

赫連容若急步入了赫連夫人的閨房，道：「翠韻，娘親怎麼了？」

赫連翠韻正在伏於床沿，低聲飲泣，她見了父親，便站了起來，撲向父親懷中，哭道：「娘親去了！」

赫連容若輕輕拍着女兒肩部，道：「昨夜，她還是好好的，為什麼……」

赫連翠韻道：「娘親今早喝了一碗稀粥，躺在床上歇了一會，便突然嗆咳起來，剛巧我進來向娘親請安，她不停地咳嗽，我正要叫人入來之時，她便喘氣……」

赫連容若道：「快請大夫！」

赫連翠韻激動地道：「太遲了！」

赫連容若走近床沿，用手探探夫人鼻息，實在是太遲了，他呆呆地望着床上的夫人。

翟天星見事態嚴重，也走上前來，只見赫連夫人臉如枯槁，與他昨晚所見的赫連夫人，簡直判若兩人。

他輕輕地把着夫人脈門，脈搏已完全停止，而且手部已開始冰冷。

翟天星覺得有點奇怪，假如赫連夫人剛剛死去，她的手沒有道理那麼快便冰冷如此。

赫連容若道：「翠韻，娘親彌留之際，對你說過些什麼？」

赫連翠韻冷冷地道：「沒說什麼！」

翟天星鑑貌辨色，便知道這話兒是個謊言！

赫連容若又道：「半句也沒有說？」

赫連翠韻仍是冷冷的道：「半句也沒有！」

赫連容若似乎如釋重負地道：「夫人病了這麼久，去了也許使她免却更多的苦痛！」

赫連翠韻忽然尖叫地道：「不——娘親是給人謀害而死的！」

這時，八位旗牌已來到，他們剛進門時，便聽到赫連翠韻最後一句話。

金旗牌饒勇夫第一個道：「是誰害死了夫人？」

赫連容若道：「孩兒，你為什麼如此說？」

赫連翠韻並沒有回答，反身撲向赫連夫人屍身，哀號道：「娘親，娘親……」

翟天星也覺得赫連翠韻這話，話裏有因，輕聲地對赫連容若道：「赫連兄，你扶起小姐，讓我看看！」

赫連容若扶起了女兒。

翟天星走近床沿，首先揭開赫連夫人的眼皮，並沒有中毒的痕跡，再看看指甲，也沒有什麼異樣的顏色。

床上被舖，也沒有掙扎過的跡象，一切看來，赫連夫人應該是壽終正寢的。

為什麼赫連翠韻會如此說？

赫連容若吩咐丫環道：「你們先扶小姐去休息！」

兩個丫環應命，可是赫連翠韻却把兩人推開，哭道：「我要陪着娘親……」

赫連容若道：「孩兒，你又何必苦了自己？」

赫連翠韻哭着道：「我又何必苦了自己？」

翟天星也道：「小姐，你還是先去歇歇，這裏的事，有你父親和八位叔叔，自會打點一切！」

赫連翠韻望着翟天星。

兩個丫環又再扶着赫連翠韻，她不再反抗，緩緩地步出了臥房。

可是，她的哭聲還沒有止住，喃喃自語地道：「娘親，你死得可苦……」

孤女喚母，聲聲淒楚，使在房內的人，都忍不住的鼻子一酸。

赫連容若仍是呆呆的站着。

此時，八位旗牌也走近床前，仔細看看各處。

赫連容若說道：「真想不到莊中遇此大變，還望各位原諒，夫人久病，我也知她……」

饒勇夫道：「副帮主……」他一時情急，竟然又把赫連容若喚作副帮主！頓了一頓，又道：「為什麼翠韻姑娘竟會說夫人是給人謀害的？」

赫連容若道：「孩子一時激動……」

紫旗牌傅仲達道：「夫人患的是什麼病？」

赫連容若道：「夫人自從與我隱居垂柳山莊，一直是落落寡歡，大夫說她是抑鬱成病！」

傅仲達道：「病了多久？」

赫連容若道：「已有八年了！」

衆人輕輕地嘆息。

翟天星見衆人並無主意，便道：「赫連兄，節哀順變，早日為夫人料理後事為要！」

赫連容若昂起頭來，兩眼淚水有如江河下瀉，原來他一直在忍着淚水。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傷心處。

八旗牌也紛紛慰言，赫連容若吩咐莊中家人，打點夫人後事。

× × ×

轉眼已是三天。

垂柳山莊之內，一片苦愁。

大廳之內，已設置了夫人靈位，赫連容若已請了一班尼姑，誦經超渡。

赫連容若與女兒，守在靈前，兩人是出奇的冷靜，赫連容若在靈前不語，連翠韻姑娘也再沒有哭聲。

翟天星與八位參帮旗牌，祭奠完畢，各自回到居處。翟天星心中有無數狐疑，可是，却無法找到半點解釋。

赫連翠韻在激動中說話，母親是被人謀害而死，這話雖然經過赫連容若的解釋，但他並不信服。

從種種跡象看來，赫連夫人並沒有被人謀害的可能，然而，這話表示什麼？

赫連容若獨居於垂柳軒內，並不與夫人同樓，內中似乎另有奧妙之處！也許，夫人久病，赫連容若不想打擾她，可是，看她對夫人情深一片，沒有道理要住在那簡陋的垂柳軒內。

而且，他有滿懷心事，太來要向翟天星傾吐，但忽然傳來夫人死訊，翟天星當然不能在他悲苦之際而向他詢問。

赫連翠韻是唯一親侍在夫人跟前的人，那麼，赫連夫人究竟向她說了些什麼？雖然，她一再向父親否認母親在彌留之時，說過半句話，可是，翟天星可以肯定，赫連夫人一定有向女兒作臨終囑咐。但囑咐什麼？

只有赫連翠韻一人知道，翟天星當然不能直接問她，而且，連父親也不願意說的話，又怎會說給翟天星聽？

垂柳山莊之內，人口十分簡單，但赫連容若與夫人，女兒三人，却並不簡單。

翟天星在這三天之內，並沒有閒下來，他走遍了垂柳山莊之內每一角落，但完全沒有發現。

他也暗中觀察，八位遠道而來的旗牌，對赫連夫人的逝世，都感到異常的悲哀，他們對赫連夫人那份感情，並不是同情，而是一份崇敬！

翟天星有點不明白，赫連夫人與這八位旗牌，分別已有十多年，究竟這種崇敬之心，從何而起？難道赫連夫人，在未來西湖垂柳山莊隱居之前，在參帮的地位不比尋常？可能性是有，但並不大，最多她只是副帮主的夫人！

今天正是赫連容若的壽辰，當然，翟天星與八位旗牌都沒有吃到壽酒，只吃了一頓素筵。

入夜之後，靈堂之內又有一堂法事。

衆人意興闌珊，都提早入睡。

翟天星居處的東廂，離開靈堂十分遠，但微風吹送，送來陣陣誦經與木魚聲。

低沉的梵音，迴盪在微風，倍令人愁思縈懷，翟天星提早入睡。

夜半，一陣低沉的嘆息聲使翟天星從夢中驚醒。

他不動聲息，仍躺在床上！

那陣歎息之聲又起！

翟天星一躍而起，破窗而出。

可是，外面聲沉影寂，那裏有半個人影？

以翟天聲的武功，三十丈之內，無論有何聲息，甚至是低微的呼吸之聲，也難逃過他的耳目！

天空烏雲密佈，一片黑沉沉！

翟天星正想轉回身，却瞥見了一個人影。

一個女子的身影，在那片假山閃過。

翟天星縱身一躍，撲向假山。

可是，那女子身影閃過，並沒有在假山之後。

假山之後，是一片常綠的矮樹叢。

翟天星心中一凛，難道是赫連夫人回魂？但隨即推翻了這個荒謬的推想！

假如眞有回魂之事，赫連夫人也沒有理由來到東廂，可是，自己並沒有眼花。

垂柳山莊之內，只剩下一個女子，難道是赫連翠韻？

是的，一定是赫連翠韻！

她一定有事要向自己傾吐，但自己是一個陌生的男子漢，因此便在假山之處留連，她究竟有什麼事？

正在胡思亂想，左推右測之際，靈堂之處却傳來一陣人聲！

人聲嘈雜異常，彷彿有極其嚴重之事發生。

翟天星立刻回房，披上衣裳，趕赴靈堂。

靈堂之內，却是大放光明！

進了靈堂，只見赫連夫人棺木之上，伏了一人！

八位旗牌與赫連翠韻都圍着伏在棺上之人。

饒勇夫第一個便看到翟天星，道：「好了！翟大俠也來了！」

翟天星忙道：「發生了什麼事？」

衆人讓開，翟天星可以清楚地看到伏在棺上之人！

赫連容若！

赫連翠韻哀道：「我爹爹……」

翟天星走近一步，看見赫連容若擁着棺木，背上却隱隱可見呼吸起伏，他的心才稍爲安定，赫連容若並沒有死去！

饒勇夫道：「翟大俠，赫連兄愛妻情重，竟然……」

翟天星忙道：「他並沒有死去！」

衆人正在擾攘之際，並沒有翟天星那麼精明。

赫連翠韻連忙扶起父親，其他人也帮着她。

赫連容若全身癱瘓，臉孔呆滯。

當他們放赫連容若在偏廳一張長椅之上，翟天星便發覺有點不大對勁。

赫連容若是個學武之人，也許，他隱居在垂柳山莊，已把武功放下，可是，他全身有如一堆爛泥，就算他受了什麼嚴重劍傷，也不至于如此。

燈光之下，赫連容若的臉孔，畧呈微紫！

翟天星道：「快請大夫！」隨即在懷內，拿出一個小小的瓷瓶，那是他常帶在身上的解毒之藥。

赫連翠韻已經吩咐了家人，急往找大夫。

翟天星道：「我不知他中了什麼毒，不過，我這瓶解藥，也能暫時止住毒性蔓延！」

饒勇夫扶起了赫連容若，掀開了他的咀巴。

就在這時，饒勇夫狂叫一聲，差點兒把手中的赫連容若抛在地下！

衆人不知他發生了什麼事，不禁也同

時驚呼！

翟天星眼明手快，一手托着赫連容若頭部，這樣才沒有使赫連容若被抛起！

饒勇夫吃驚地道：「副……帮主的舌頭……」

翟天星不待他說完，便伸手揑開赫連容若的口腔，翟天星一看，也呆了一呆！

衆人都已看得清楚，赫連容若口腔之內，竟然沒有了舌頭！

赫連容若頭向右側，一口鮮血便立即淌下。

隨即，赫連容若已然甦醒，口中發出一陣咯咯之聲，聲音異常刺耳而恐怖！

饒勇夫悲聲道：「副帮主，是誰割去你的舌根？」

赫連容若張大了咀巴，咿咿呀呀的不知說什麼，然後，又噴出一口鮮血。

翟天星道：「先把他放下，看看身上有沒有其他傷痕！」他首先搭着他雙臂。

翟天星彷如觸電，突然放手。

赫連容若雙手墮下！

翟天星又再提起他右脚，又突然放手，赫連容若右腿同時下墮！

翟天星臉上立時變色。

赫連翠韻急道：「他怎麼了？」

翟天星說道：「他全身主要經脈已斷了！」

赫連翠韻驚異道：「什麼？」

八位旗牌立時又再查驗，翟天星並沒有說錯，赫連容若身上主要經脈也斷了！

饒勇夫歎道：「副帮主爲何要自絕經脈而死？」

翟天星道：「他並不是自絕經脈！」

衆人有點詫異，但立時也明白過來！假如他是自絕經脈，他又何苦要先斷自己舌根？

赫連翠韻道：「有人謀害我爹爹！」

衆人面面相覷。

忽然，綠旗牌鄔克指着翟天星道：「是你！」

翟天星錯愕地看着他那驕傲的神色。

鄔克續道：「你看，我們各人都是衣衫不整，只有他——」

衆人看着翟天星，靈堂內各人，除了赫連翠韻之外，只有翟天星一人，是衣衫齊整的。

赫連翠韻是赫連容若的女兒，她定然不會是兇手。

翟天星並沒有解釋，他是一個不喜歡解釋的人。

藍旗牌龐傳鼎道：「這個可能性不大，殺人也並不一定要衣衫齊整！」

剪一刀也接口道：「翟大俠是垂柳山莊唯一外來貴客，他沒有道理這樣做！」

紅旗牌閔子毅冷然說道：「人心不可測！」

傅仲達道：「挑斷赫連副帮主經脈之人，定是個心狠手辣之輩，以翟大俠行事之磊落……」

銀旗牌寇弘道：「你認識翟天星有多久？」言下之意，他也有點懷疑！

臉孔慈祥的黃旗牌巫澤道：「你又認識翟大俠多久？」這反問令寇弘一時爲之語塞。

翟天星道：「你們不用爭辯，垂柳山莊之內，只有我們九個客人，如果要懷疑，我們九個人也都有可能。」

衆人聽了，一時也默然下來。

赫連翠韻瞟了翟天星一眼，似乎有嘉許之意。

躺在長椅上的赫連容若，忽又呀的一聲，看他的神情，似乎他是知道謀害他的人，可是，他舌根已斷，並不能把心中之話說出來。

翟天星道：「快拿文房用具！」

一個家人不用吩咐，已往裏走。

同時，一個大夫模樣的人，提着一個藥囊進來。

「大夫來了！」

這位大夫，只不過是一位普通的大夫，他仔細地看了一會，道：「我……」

赫連翠韻道：「大夫，我爹爹……」

大夫道：「老爺全身主要經脈已斷，生命並沒有什麼危險，只不過他已成了廢人！」

赫連翠韻哭道：「大夫你救救他！」

大夫道：「我只能開藥方，先把他體內毒物消去，止了舌根的血而已！」

翟天星道：「他中的是什麼毒？」

大夫道：「是柳梗！」

「柳梗？」

大夫解釋地道：「柳梗含微毒，如果吞下，會暫時昏迷，但害不了性命！」

衆人心中不斷嘀咕，假如赫連容若中的是其他毒物，也許會顯示出殺人者，可是他中的是柳梗之毒，垂柳山莊之內，遍植楊柳，任誰也可以採得柳梗！

大夫開了藥方，便立即離去。

翟天星道：「紙筆！」

那家人早已備了文房四寶。

翟天星扶起赫連容若，把筆插在他掌中，可是，一放開手，筆便跌在地上。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他右手十指俱廢！這個殺人者，眞想得週到！」

饒勇夫道：「再試試左手。」

結果仍是與右手一般！

衆人均是十分失望。

赫連翠韻道：「翟大俠，你有什麼主意？」

翟天星道：「今夜有沒有人發現有外來人跡？」

衆人互相望了一眼，道：「沒有！」

翟天星道：「旣然沒有！——翠韻姑娘，你爹爹有沒有仇人？」

赫連翠韻想了一想，才道：「我從來沒聽說過。」

翟天星道：「翠韻姑娘，你還是先扶你爹爹回垂柳軒休息，我會跟各位叔伯商量！」

赫連翠韻與幾個家人，攙扶着赫連容若，赫連容若似乎有點不大願意，却又無能爲力。

翟天星看着他們離開了靈堂，道：「諸位，你們與赫連副帮主有過一段時期相處，可知道他有沒有仇人？」

剪一刀搶着道：「沒有，我可以肯定，赫連副帮主爲人忠厚，是個忍讓謙和的君子！」

傅仲達道：「我也可以保證，而且，這垂柳山莊，外人並不知道，甚至連我們也不知道！」

翟天星道：「那麼，你們怎麼來？」

饒勇夫道：「是副帮主專誠派人接我們來！」

翟天星道：「外面旣沒有仇人，那麼，謀害赫連容若的，只有是垂柳山莊內的人！」頓了一頓，看着各人神色，又道：「因此，宅中任何一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有謀害赫連容若的可能！」

衆人沒有說話，只瞪着翟天星。

饒勇夫道：「你打算怎樣？」

翟天星道：「事情未明白之前，任何人也不能離開垂柳山莊！」

衆人異口同聲道：「赫連副帮主之事，也就是我們之事，我們決不會離去！」

× × ×

一夜無話。

經過昨夜一番擾攘，衆人都睡至日上三竿。

忽然，垂柳山莊的大門，有人輕叩門環。

八旗牌住近大門，因此他們首先知道但並沒開門，只派剪一刀往通知翟天星。

翟天星走到大門，八位旗牌正屛息以侍。

翟天星吩咐赫連健開門。

門外站着一老者，手上捧着一個墨色石盒，極其恭謹地說道：「這可是垂柳山莊？」

赫連健道：「正是，你要找誰人？」來人道：「赫連小姐！」

赫連健回自向翟天星示意。

翟天星道：「請他進來！」

那人躬身而進，翟天星一看，原來是西冷印社的刻印老者，老者跟着衆人往偏廳。

翟天星道：「快請小姐。」

赫連健應命，不一會，赫連翠韻進入偏廳，只見她臉色蒼白，雙目無神。

老者道：「小姐，這是你購的鷄血紅章，因爲刻章費工，我遲送來一天。」

赫連翠韻接過了那石盒，道：「你跟這位小哥，往收取銀票！」

老者便跟着赫連健出去。

剛走到門檻，只聽到「噗」的一聲，赫連翠韻手中的石盒，已然墮在地上。

石盒落在石板地上，立刻破裂，連那盒中的兩個印章，也斷成四截。

那老者驚駭道：「小姐，你爲什麼不小心？」

赫連翠韻道：「你去收銀票吧！」

那老者看着地上一堆碎石，搖頭道：「可惜，可惜！」

饒勇夫道：「有什麼可惜？」

老者瞪了饒勇夫一眼，道：「什麼可惜？這雙鷄血紅是印中極品，還有我三夜兩日的刻工！」

赫連翠韻道：「不用多言！」

翟天星心中也覺得十分奇怪，這石盒並不重，而且是赫連翠韻選購祝賀父親生辰的禮物，爲什麼她竟會這麼不小心，摔在地上？

難道是她知道父親無望，故意如此？

衆旗牌對這事並不在意，只有翟天星心中有說不出的懷疑，他心中似乎抓着什麼，但一時之間，意念十分模糊，又想不出所以然。

雖有男女避忌之嫌，翟天星仍決定親自問問赫連翠韻，相信對這件事一定有帮助！

可是，赫連翠韻整天躲在那小樓之內，翟天星叫丫環通傳，却仍不得要領，那些丫環道：「小姐心情極壞，不願見任何人！」

翟天星心中十分疑惑，赫連翠韻拒而不見，定有莫大苦衷。

其中苦處，定是她父親被害關鍵。

她是受人要脅，隱瞞其中內情？

翟天星忽然有一個怪異的念頭——赫連翠韻摔碎鷄血紅印章，是一種示意！

這示意只是針對一人，是他的父親！

她是否爲了表示對父親的憤慨而摔碎印章呢？

如果這個猜測正確，赫連翠韻也有可能是謀害她父親的人——可是，這個念頭實在太荒謬，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來，都沒有這個可能！

翟天星越想越糊塗，足足想了一個下午，仍然不能找出半絲頭緒！

唯一可靠而踏實的方法，便是親自詰問赫連翠韻！

晚飯之時，仍沒有見到赫連翠韻。

初更已過，翟天星無法入睡。

就在這時，小樓傳來一陣琴聲。

琴音飄來，音調似是聽過，對了，遊湖之時，豈不是聽過？不過，這時的琴音，却有點凌亂而動盪，赫連翠韻一定是心神俱碎，才彈出此種旣有悲哀而又激動的琴音，翟天星情不自禁地嘆了一口氣！

嘆息未定，忽然是「錚」的一聲。

翟天星雖不是個精通音律之人，但對琴弦之聲，倒也十分熟悉。

這不是彈琴之聲，而是斷弦之音！

接着，又是「錚」的一聲。

第二支弦又斷！

斷弦是一種極不佳的預兆，難道今夜垂柳山莊，又要發生一件可怖之事？

第三支弦又斷！

翟天星終於忍不住　也忘了男女有嫌的世俗禮節　直趨小樓而去。

再沒有琴聲傳來。

小院寂寂，樓內燈光掩映。

翟天星輕身一縱，已到小樓門前，輕聲道：「翠韻姑娘！」

沒有應聲。

翟天星再喚兩聲。

仍沒有應聲！

翟天星感到有點寒意。

他輕輕地推開小門，門竟是虛掩的，他又喚了一遍：「翠韻姑娘！」

他索性推開了小門。

翟天星放眼一看，大吃一驚！

赫連翠韻竟伏在古琴之上。

翟天星急嚷：「翠韻姑娘！」這聲音在寂夜裏，特別响亮，幾個丫環已被驚醒，紛紛走來。

翟天星也不再避忌什麼，直入小樓之內。

赫連翠韻的頭部，竟是纏在琴弦之上，滿臉是痛苦神色，翟天星連忙把琴弦扯開。

那時，八位旗牌也聞了訊息，奔來小樓。

一個丫環驚呼道：「小姐死了！」

翟天星撥開琴弦，按手在赫連翠韻額上，只覺一片冰涼，再按鼻息已無呼吸。

赫連翠韻已死了，翟天星實在無法相信。

半晌之前，他仍聽見琴聲琤琮。

可是，擺在面前的，却是鐵一般的事實！

最先到達小樓的是綠旗牌鄔克，他一眼看到翟天星撥開琴弦，便道：「果然是你！」

饒勇夫也到，看到此中情景，駭然道：「小姐她怎會……」

鄔克道：「我的猜測並沒有錯！」

翟天星有點怒意，道：「你是指我殺死了她？」

鄔克冷笑道：「證據俱在，你還要狡辯？」

翟天星略爲移動身體，鄔克雙掌立時挺出，翟天星反應極爲靈敏，閃身避過。

小樓面積並不大，已擁滿了人。

鄔克見翟天星避開了他雙掌，怒道：「快抓着這殺人兇手！」

翟天星冷笑。

鄔克見沒有人動手，喝道：「你們旣然怕他，就讓我親自擒下這殺人兇手！」左拳右掌，向着翟天星胸前而來。

翟天星並沒有還手，只是連連退後。

鄔克見他閃避，朗聲喝道：「賊人休走！」

翟天星避開了他八招，但也被迫退至小窗之前。

鄔克並沒有停手之意，突然雙腿一蹬，一招「飛仙踢腿」，向着翟天星胸前踢去。

太來，翟天星已接過了鄔克十多招，早已對他武功了然於胸，可是，他並不想還手，因爲在這個時候，無論有意或無意傷到了他，自己更是百詞莫辯！

小窗之後，再沒有迴旋餘地，翟天星唯一能避開這雙腿的猛然來勢，只有翻身出小窗之外！

他沒有猶豫，撲身閃開，身如疾矢，穿窗而出。

鄔克雙腿，勁道十分凌厲，竟然把小窗上的花雕欄杆，完全踢碎，而且身體控制不住，也從窗中衝出。

鄔克大聲道：「衆兄弟，快來抓着此人！」

衆旗牌聽了，無論是認爲翟天星是否兇手，也只好急步而出。

小窗外面，正是一空曠院子，也是翟天星被赫連翠韻試武功之地！

鄔克剛穩身於地，便道：「翟天星你不用逃走！」

翟天星道：「我爲什麼要逃走？」

鄔克道：「衆兄弟，上！」他自己明白，翟天星可以連續躲開他十招有餘，武功定在自己之上，因此他才喚起各人，希望合各人之力，可以生擒翟天星！

應聲而上的只有兩人，一個是饒勇夫，另外一個是閔子毅！

翟天星也不覺得意外，因爲在赫連容若伏在棺上之日，也是這三個人對自己有所懷疑。

饒勇夫身如巨獅，撲向翟天星，「青獅張口」「餓虎撲食」「剜心側胆」三招使出，隱隱有雷霆萬鈞之勢。

翟天星不慌不忙，施展天星步，避開了來勢，身仍未定，閔子毅又已攻來。

他忽掌忽指的攻向翟天星，原來這閔子毅，爲人冷峻異常，練的功夫也十分怪異，「飛鳥囚泳」「游魚翔空」兩招反其道的指掌功夫，實是陰險異常！

翟天星斜身橫阻，「移宮換羽」「批風抹月」，輕輕地化解了這兩招。

鄔克也不甘後人，矮身伸腿橫掃，「鐵鎖星橋」，攔腰掃向翟天星腰間。

翟天星倏忽一指彈起，向着他的小腿「承筋」穴上戳去，只聽見「呀」的一聲，鄔克已倒在地上。

鄔克練的是腿上功夫，在北國一帶，早已有「寒鑌腿」之稱，寒是指寒鐵，鑌是指鑌鐵，兩者都是鑄劍最佳材料，可想而知，他的腿功已有一定造詣。

可是，翟天星的一指，却已點着他「承筋」之穴，這實在是一大諷刺。

鄔克老羞成惱，可是自己又無能爲力，半臥在地上，返身道：「你們四人爲什麼不上？」

傅仲達挺身而出，道：「兩位大哥，請暫時停手，聽小弟一言！」

饒勇夫與閔子毅向翟天星連攻多招，早已明白並不是翟天星對手，但二人爲了顏面，一時無法退下，聽到傅仲達之言，立時向後躍去。

傅仲達說道：「三位，這不是動手時刻！」

鄔克以爲傅仲達顧全參帮義氣，想不到竟然叫人停手，忍不住罵道：「你這吃裏扒外……」

傅仲達爲人一向淡薄而有智謀，對他的漫罵並沒有介意，淡然說道：「鄔旗牌，如果不是翟大俠手下留情，你的右腿已廢！」

鄔克怒道：「我只是一個不小心。」

傅仲達道：「鄔克，假如翟大俠不是爲了免傷和氣，反手一彈，向你脚板湧泉之穴彈去……」

鄔克是個練腿功之人，那會不知道湧泉穴對腿部如何重要，可是，他爲了顏面，仍是不斷漫罵，但聲調已變爲軟弱！

剪一刀忽然開口道：「指腿雙絕，各擅勝場！」

衆人聽了，都發出會心微笑，立時之間，院子的氣氛也和緩下來。

傅仲達道：「我們還是再入小樓，看看那殺人者有沒有留下痕跡！」

衆人再無異議。

赫連翠韻已不在琴上，丫環已把她扶上床上，並圍在她床前哭泣。

衆人看了一遍，並沒有任何發現。

翟天星異常小心，也找不着半點可疑之處，這個兇手實在是個高人！

忽然，饒勇夫走近翟天星處，低聲道：「翟大俠，剛才手下留情，在下不知如何感激！」

翟天星笑着道：「老兄，是你手下留情！」

饒勇夫感激地望了翟天星一眼，沒有再說下去，饒勇夫爲人十分勇悍，但智計却是普通之極，他知道自己剛才使出三招，如果翟天星狠心硬接，自己性命不知能

否保存，他雖是勇悍，却是仁心厚道，所以才向翟天星說出此話，翟天星也感到此人剛直可敬！

與此成强烈相反的却是鄔克的目光，他仍然有意無意之間瞪視着翟天星，目光隱隱含有怨恨之色！

閔子毅臉色木然，他爲人本是十分冷峻，在這個情况之下，沒有人會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麼！

赫連翠韻生前有幾個知心丫環，因此喪事一切打點，都不用翟天星與八位旗牌費心！

×　×　×

靈堂之內，又多放了一副棺木！

香烟縈繞，靈堂寂寂，微風吹過，撩起靈前薄紗，有說不出的陰森與詭異！

翟天星望着兩副簇新的靈柩，心中勇起一陣悲哀！

遊湖聽琴，岳王廟內喟歎，西冷印社之內偶遇，黃夜小樓院子試武，都一一再現目前……

赫連翠韻的三次笑容，竟變得那麼飄渺！

人生如朝露，對於這一個美麗的姑娘，上天實在太殘忍了！

翟天星心中除了悲哀之外，還感到一陣頹喪，假如自己不是爲了世俗的禮節，早一步到小樓之內，豈不是可以救回翠韻姑娘一命，而且還可能得知赫連容若經脈被挑的眞相，就算赫連翠韻不知道其中眞相，也一定知道其中多少內情！

究竟赫連翠韻那夜在假山閃現，要告訴自己一些什麼？難道她也是爲了男女之嫌而不敢現身？

可咒的禮法！

這件事由始至今，粗看來是混亂不已，其實是脈路分明，一切都似乎是依照一個計劃而行，行兇者當然是這個計劃的策劃者，也是計劃的執行人。

這個狠毒的行兇者，下一個步驟又會如何？

突然，一陣尖叫聲打亂了翟天星的思維。

尖叫聲來自西北，凄厲而恐怖！

難道行兇者又再實行計劃中的另一步驟？

翟天星搶步出了靈堂，向着西北方奔去。

路經院子，傳來一陣人聲。

七位旗牌亦已聞到尖叫之聲。

饒勇夫問道：「又發生了什麼事？」

翟天星不語，繼續前奔。

轉瞬之間，他們已經來到尖聲發出之處。

垂柳軒！

發出尖叫聲之處竟然是赫連容若的垂柳軒！

衆人正想搶進，翟天星突然回首道：「慢着！」

衆人停下！翟天星看看衆人，道：「鄔克呢？」

他們互相望了一眼，果然沒有鄔克的影踪！

饒勇夫道：「我以爲他一直在我們當中！」

翟天星道：「這次我們要小心一點，入軒之後，不要擁在一堆，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都要力持鎭定！」

衆人領首。

翟天星首先進了軒內。

那簡陋的客廳並沒有人影。

臥房門出，有兩個傭僕模樣的人倒在地上。

翟天星一看，原來是赫連健與赫連善二人，他們還有氣息，似乎是被人用重手點了要穴，暫時並沒有生命危險，因此翟天星再踏入臥房。

臥房之內，第一眼便見到赫連容若躺在床上。

他的臉孔扭曲，雙目發光，發出極其可怖的神情。

翟天星沿着他目光看去，不禁「呀」的一聲，叫了起來。

鄔克龐大的身軀，竟貼在木牆之上，胸前一柄長劍，直揷心胸，只留劍柄在胸前。

說得確切一些，鄔克是被那長劍釘在木牆之上。

閔子毅驚駭聲叫道：「鄔賢弟！」

地上是一灘鮮血，而且還有鮮血不斷在他身後淌下。

翟天星道：「快追！」

衆人應聲，出了垂柳軒，分別向四方而去。

翟天星縱身一躍，上了垂柳軒屋頂。

那時已是入夜，一彎眉月懸空，却沒有什麼光采，放眼看去，只見樹影叢叢，那裏有人的踪影？

翟天星是個不易放棄的人，還是向着赫連夫人生前所居的小樓而去。

小樓聲沉影寂，渺無人跡。

翟天星只好失望而回。

其他人等亦已到了垂柳軒內，不發一言。

行兇者身手的迅速，連翟天星也感到意外。

剪一刀突然叫了一聲，衆人被他嚇了一跳。

饒勇夫道：「什麼事？」

剪一刀道：「你數一數！」

翟天星一眼射去，立時發現又少了一人。

「閔旗牌呢？」不知是誰的發問。

傅仲達道：「他是奔向大門之處！」

饒勇夫道：「也許他有所發現？」

翟天星道：「不要中了行兇者調虎離山之計，饒兄，你與傅兄守在這處，我與衆位往大門一看！」

饒勇夫點首，剪一刀，龐傳鼎，巫澤，寇弘與翟天星同時飛向大門。

翟天星輕功最好，首先到達大門。

大門之處，躺着一個人影，此人一身烏衣，是看守大門的老僕！翟天星走進一看，也是被人用重手法點了要穴，昏迷在地。

大門之旁，有一個烟台！

這種烟台，很多古老大宅都有，本是用來燒去宅中枯草廢物之用，烟台之上，有一個小窗，又可作守護莊院，向外眺望之用。

烟台之頂，有一個小小烟窗，正冒出白烟。

這白烟氣味濃烈，衆人均要掩鼻。

這個時候，根本沒有人會生火，爲什麼烟窗之處，竟有白烟洩出？

翟天星輕聲道：「各位暫時屏着氣息，剪兄，你身材較矮，隨我入烟台！」

剪一刀領首，衆人在外分別佔了有利位置，假若烟台之內有敵人彈出，也可克服制勝。

翟天星第一個進入烟台之內，僅可容四人併肩站立。

牆壁之處，有一小梯，翟天星示意剪一刀沿梯而上，自己却運功凝氣，一個縱身，施展了壁虎遊牆之功，向着烟台之頂而上。

到了牆壁一半，便是那個用作眺望之窗。

翟天星極目眺望，莊外漆黑一遍。

再運功遊身，向着台頂而上。

台頂是一個僅可容二人之小室。

這小室正是烟起之處。

翟天星屏住呼吸，衝向烟霧之處，他全身運勁，只要敵人一出手，那股驟力便會自然發出，敵人出手越强，反彈之力越是威猛。

烟霧之內，並沒有人出擊，角落之處却躺着一個人，翟天星連忙上前，把那人抱起。

剪一刀巳從梯階爬上。

翟天星道：「快下去！」

剪一刀道：「用不用我帮忙？」

翟天星道：「不用了！」

烟霧越來越濃，翟天星幾乎也忍不住了。

剪一刀功力較弱，立時嗆咳不止。

翟天星懷中的人正是閔子毅，他遍體冰凉，似是沒有了氣息。

突然，「呀」的一聲，接着便是「砰」的一聲，烟台之下傳來一陣重物下墮的聲音。

翟天星在烟霧之中，揚聲喝道：「剪一刀！」

沒有應聲。

聲音甫停，烟台之下，便傳來一聲慘叫！

烟台之內，地方窄小，這聲音在烟台內迴響不已，震耳欲聾。

翟天星不知下面發生了什麼事，又喚：「剪一刀！」

仍然沒有應聲。

翟天星心中一急，索性從烟台內的小窗衝出，雖然他懷中擁着閔子毅，却能身如枯葉，墮地無聲。

剛穩身於地，却不見了在烟台之下守候的龐傳鼎、巫澤與寇弘三人。

翟天星先放下了閔子毅，閃身入了烟台進口。

只見地上躺着一人！

烟台之內，漆黑一遍，根本不能看清楚。

翟天星從懷中抽出火摺。

火摺一亮，翟天星也嚇了一跳，躺在地上的正是剪一刀，他的身體本巳是十分矮小，而今蜷縮在一角，有如一團爛泥。

翟天星用火摺子照亮他的臉孔，只見他面目浮腫，四肢脫臼，看來他是突然遇到了一陣震驚，失足墮下烟台。

本來剪一刀武功也不弱，爲什麼竟然會抓不住階梯，而下墮於台底？

他究竟看見了些什麼？

翟天星抱起了剪一刀，低頭走出烟台，剪一刀巳完全沒有了氣息！

在這短短的一柱香時間之內，竟然連續死了二人，這行兇者的確是神出鬼沒。

翟天星又再亮起火摺子，細心察看躺在地上的兩個死人，閔子毅臉孔發紫，他一定中了烟霧之毒而死。

剪一刀呢？下墜是他致命之傷，不過，他的臉孔也略呈紫灰，相信他也是中了烟霧之毒，加上見到一些詭異的情景，一時措手不及，才會墮下烟台。

翟天星心中有些不安，假如他沒有叫剪一刀隨着他入烟台，也許剪一刀不會遇害。

就在翟天星沉思之際，五條人影巳倏忽而至。

來者正是五位旗牌。

饒勇夫第一個奔至，喝道：「原來竟是你幹的好事！」

翟天星道：「什麼？」

龐傳鼎接口道：「翟天星，你還想抵賴？」

翟天星心中明白，這個誤會實在太大了。

本是滿臉慈祥的巫澤，竟然也鐵青着臉道：「翟天星，我們與你究竟有什麼仇怨？」

翟天星道：「五位——」

寇弘並不讓他說下去，搶着道：「你故意撇下饒大哥與傅七哥，引我們到此，可憐剪老弟……」

饒勇夫巳忍不住氣，喝道：「多說無益，上！」

五人一擁而上，手中兵器齊亮！

饒勇夫使的是一雙日月輪，虎虎生風，向着翟天星斜斜劈去。

翟天星昂首避過，寇弘一雙判官筆巳至，向着他胸前七大要穴點去！

翟天星並不想誤會加深，盡量騰移幌閃。

巫澤手中金算盤，攔腰殺來，翟天星一個縱身，騰起五丈，當身在半空之際，八顆金光閃耀的算盤子巳疾射而來，翟天星雙袖同拂，把八顆算盤子拂下。

身未着地，龐傳鼎的一雙狠牙棒又向着他腰際揮來，翟天星看得眞切，迎着狠牙棒來勢，雙腿一蹴，借勁使力，飄身向後退了五丈。

五人同至，只有傅仲達沒有出手。

四人並沒有慢下來，又是一擁而上！

日星輪，判官筆，金算盤與狼牙棒揮舞着，四件兵器從十六個不同的角度刺向翟天星！

翟天星知道，這樣糾纏下去，不但不能使其中誤會冰釋，反會招致更不可解的誤會，可是，自己又不能用强，假如施展「天星掌」，這四人定被震開。

翟天星竟然一個矮身，龐傳鼎的狼牙棒先至，此人的臂力雄渾，劈下之勢，有若雷焦轟頂，翟天星不再猶豫，雙掌挺起，眼看便要用一雙肉掌，去接了這根狠牙棒！

（未完）

江湖無處不風險故事

決鬥黃埔江

文·龍令 圖·王盧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雁在上海受了幾番挫折之後，決定糾集舊日伙伴，把上海的張玉簫和老大富兩帮人馬搞垮，王雁施計使張玉簫和老大富兩帮人馬發生火併，自己則坐收漁利，虹口是以前唐超的一塊肥肉，現在唐超已死，手下也多星散，張玉簫和老大富為了爭奪這塊肥肉，雙方搏鬥起來，結果雙方死傷慘重，張玉簫的得力助手游堅人手較多，戰勝了老大富的手下，正退至小巷，忽然王雁小包等人猝然發難；游堅等人在毫無準備之下，全部倒在血泊中……游堅之死使張玉簫十分悲痛，他的左右良將均失，變成一個無臂司令……

美人空設計　英雄巧定謀

上海是座不夜城，雖是午夜，大街上燈火依然發出醉人的光芒。

王雁一直走到「七重天」舞廳這才停下來。

「大哥，你原來……」小包聳聳肩笑笑。

「逢場作興！」王雁輕輕說了一句，推開了門，裏面光綫暗淡，舞池上一對對的男女輕擁着，依着音樂的節拍慢慢地舞動。

「兩位請坐，先生，可有相熟的小姐嗎？」

「隨便叫兩個來。」

那個舞女大班應了一聲，不一會兒兩位小姐來坐枱子。

那兩個妞兒見過不少世面，一眼看出王雁是個頭兒。小包只是隨從，兩對眼睛，四道秋波齊往王雁那邊送去。

「老闆貴姓，怎地不常來捧捧場？」

另一個穿着紅色緞旗袍的說：「人家老闆生意忙嘛，您說是不是？」

王雁輕輕一笑。「以前來過你們還不在，近來因為生意忙所以少來一點，嗯，你兩位叫啥芳名？」

「阿拉叫小紅。」

「阿拉叫小翠。」穿綠旗袍的說，「阿拉看儂也不像常出來白相的，以後多點來嘛！」

王雁又是輕輕一笑。「儂叫點什麼的喝吧，不用客氣！」

小紅連忙把王雁輕輕一拉。「儂請小翠喝酒，阿拉請儂跳舞！」

王雁欣然同意，他人長得帥，衣着又着時，加上腿筋靈活，雖然已有好一段時間沒來舞廳裏泡，但跳了半支舞後步子已十分輕鬆熟練，小紅把身子靠得更緊。「儂還未告訴阿拉貴姓。」

「阿拉姓王。」

「王先生做啥生意，阿拉見你滿面紅光，最近一定發了大財啦！」

「說小財嘛，阿拉心中弗高興，說是大財那又自家弗好意思！」

「那也弗錯嘛！」小紅把堅實的酥胸一挺，幾乎撞痛了王雁。「王先生，像你這種人一定有很多女人了！」

「你錯了，我一個也沒有！」王雁盡量使自己保持笑容。

「儂騙阿拉，阿拉弗信！」小紅的聲音越來越酥，身子也越來越軟。

王雁擁着她的小腰轉了一個圈。「儂弗信，阿拉也弗法子！」

剛說到這裏，音樂恰好告了段落，王雁便拉着她回座位，入了座王雁才發現小包實在也頗有兩下子，跟小翠說得十分入港。

四人談談笑笑，時間過得很快，眨眼已到了舞廳打烊的時候了，小紅突然問道：「王先生，儂住在啥地方？」

「很遠。」王雁察言辨色說，「不過儂要是方便的話，阿拉送儂回去！」

小翠接口說：「阿拉跟伊共同一座房子！」

「這更好！」小包拉着她出門。四人坐了兩架黃包車飛赴小紅的香閨。

上了樓，王雁看房裏的佈置便知道她們兩個在七重天必是個紅牌，却不知怎的會這麼快便肯讓自己及小包進她香閨。

難道眞的是姐兒愛俏又愛鈔？王雁心中暗暗生疑，他稍稍向小包打了個眼色，沒等他倆來得及商量已被小紅及小翠推入寢室。

寢室內，只亮着一盞昏暗的床頭燈，小紅迅速解下外套。「儂先坐一下，阿拉換件衣服就來！」說罷出房而去，接着隨

手把房門關上。

相差半分鐘，小翠的房也發出關閉的聲音。王雁心頭又是一動，莫非小翠也去了浴室？她兩人在攪什麼鬼？

王雁心念轉了一會，倏地生了一個念頭：「這個妞兒難道是張玉簫的人？還是讓張玉簫收買了？」

正想開門出去看個究竟，房門倏地又打開了，只見小紅穿一件薄如蟬翼的睡袍扭着腰走了進來。「儂還不脫下長袍？」

王雁見她來得快，疑念頓時稍減，他連忙背着身說：「阿拉弗慣在人面前脫衣，儂別見笑！」說罷熄去床頭燈，隨即先掏出手鎗壓在枕頭底下。

「儂又不是頭一遭還怕個啥？阿拉都弗怕！」小紅隨又把燈開了。

王雁眉頭一皺，腦子隨之一轉，輕笑一聲。「儂說得有理！」解下了衣衫。

小紅的嬌軀立時貼了上來。「儂身體眞棒！阿拉一見到你就神不守舍！」

王雁咭地一聲笑了出來，一雙鐵掌立即自她袍底伸了入去。

小紅立即嬌喘起來。王雁再也不浪費春光，翻身上去……

紅帳不斷地搖幌着，粗濁的呼吸聲此起彼落，床頭燈突然被人熄去。可是隨之又亮着。只見王雁說道：「開着燈才有意思！」

「阿拉弗要，怪羞人的！」小紅撒着嬌又伸手去按燈掣，王雁左手把她按住。「聽大爺的話，別惹火了大爺！敗了大爺的興！」

紅帳搖得更急更劇烈，終于又漸漸靜止了下來。

「王爺，儂真像一頭老虎……現在可以關燈了吧，阿拉睏死啦！」

「等一等！」

接着只聞小紅半聲「唔唔」的叫聲，不久王雁穿好衣服下了床，他在鏡前整理了一下頭髮，偷偷向街上望下去。

對面街角人影閃動，透露出一片殺機，王雁冷哼一聲，跑到小翠的房門敲起門來。

「啥事？」小包在那裏問了一句，「走啦？」

「老包，你有捲烟沒有？」

小包穿着一條底褲把門打開，王雁輕輕把他推開，立即竄上床上，紅帳一陣掙扎，接着靜止了，王雁噓了一口氣反身下床。

「這兩個臭婆娘是張玉簫的人！」

「吓？他媽的，難怪剛才又騷又勁，九成是要把咱老包的命賣掉！」小包臉色一變。「大哥，如今如何？」

「別怕，咱有辦法，你跟咱出來！」

王雁隨手熄去了燈，接着又到小紅的寢室把燈關掉，然後跟小包伏在門後。

不一陣，梯口上傳來一陣輕微的步履聲，聽聲音人數還不少。王雁及小包連大氣不敢喘一口。

門柄「得」地一响，鎖給開了，大門吱地一聲打開，立即湧入了幾條大漢，這羣大漢自王雁及小包身邊經過，黑暗之中，一方是憑聽覺認出對方，一方却覺沒所覺。

聲音在小紅及小翠的寢室門口停住，只見一個破鑼般的聲音喝着：「姓王的出

來受死吧！不要累了女人！」

王雁立即自大門後竄出，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已有好一段時間，經能適應環境，聽聲辨影，手臂一抬，食指猛扣，盒子炮「叭叭叭」地吐了一大串火光！緊接着小包的鎗也叫響了。

鎗聲中傳出一連串的慘呼聲。

王雁後脚一蹬把大門關上，隨即身子在地上一滾，又再射了一枚子彈。

估計已沒有生還者，小包才把燈亮開，兩間寢室門邊共倒了九個大漢，這干人身上都中了好幾鎗。

王雁跨過大漢的屍體走到床前揭開紅帳。

只見帳裏床上小紅像一條白鯊般赤裸裸被縛着，櫻桃小咀被一塊手帕塞得滿滿，一張臉比死了四十九日的屍體還難看。

王雁把鎗管抵在她腦門上，冷聲地說：「你答應不大聲呼叫，我便把你口中的手帕拿出來！」

小紅驚恐地點頭，王雁把她口中的手帕拉了出來。「誰叫你這樣做的？」

「王爺饒命……阿拉……是，是被劉大爺迫……阿拉……」

「那一個劉大爺？」王雁聲音更冷。

「劉……劉……人家都叫他劉師傅，阿拉也不曉得！」小紅聲音抖得好像大冷天赤身臥在雪地上般。

「你知道的只這些？」

「他……他好像是張……張老闆的保鑣！」

「張玉簫？他是劉培元！」

「是……」小紅哀求地說：「剛才你們一入舞廳他剛好也在裏面尋樂子，他便迫阿拉兩個……要……」

「他叫你關燈？這是個通知他上樓的暗號？」

小紅臉色比雪還白。「是……阿拉吃的是那口飯不敢反抗！」

王雁放下了她，回頭一望，地上倒的並沒有劉培元。「今日我暫且放過你倆，以後別再讓我碰見！你說，今夜咱睡了你要多少錢？」

「阿拉……阿拉不要錢……何況王爺剛才又弄得阿拉好生舒服……阿拉寧願給錢你……」

小包在後面聽着「咭」地一聲笑了出來！

「媽的，你給咱錢老子那成了什麼？不成老子是男妓？」王雁沒好氣地罵了一句，他隨即拉着小包離開。

他故意把脚步放得很重，把大門打開，隨之把它用力關上，却拉着小包躡手躡足走向後頭。

這座樓子共有兩道樓梯，一道在前，一道在後。王雁兩人輕輕自後樓梯走了下去。

走了幾步，小包輕聲說：「大哥，我先下去探探路，你在上面把風，劉培元那像伙不好對付！」

王雁沉吟一下，說：「也好，你小心一點，不要逞强！」

小包應了一聲狸貓般躍下樓梯，梯間有個氣窗，王雁站在窗前把鎗取了出來。

一會，只見小包走出後巷，他走了好幾步，左右觀看了一下，又向前走了幾步，昏暗的小巷四處靜幽幽黑黝黝，沒見一個人影。

小包一顆心這才放下，他轉身向王雁那裏打了個手勢，就在這時候，巷角水溝裏突然竄起一條人影，聲音比冰還冷地說：「別動！否則老子的鎗可要吃菓子！」

小包背後沒長眼睛，不知情況立時站着不敢動。

「快說，王雁那小子呢？」

王雁認得他正是劉培元，心中倒抽了一口冷氣。

「你不說，老子便不敢開鎗麼？」劉培元這次語氣更冷。

小包人急智生向左指了一指：「他在那邊！」

王雁的名頭畢竟不同凡响，劉培元下意識地轉了個身，剛好在王雁鎗管射程範圍之內，為求保障小包的安全他食指立時一扣，「叭！」地一鎗，把劉培元手中的鎗擊飛。

與此同時小包立即一個風車大轉身，飛起一脚蹬向劉培元的腰際！

劉培元手掌一痲，手鎗脫手飛出，他便知道危險已至，這時刻小包的腿已至身前，他先求自保略退一步，右臂揮起劈下，切向小包的脛骨！

小包學的是猴拳，身手十分靈活，收回脚，上身一長猛地一拳搗出！

王雁見兩人已糾纏在一起不便開鎗，只好急速地自樓梯走下。

劉培元見小包的拳頭來得勢猛，不閃不避，一拳跟着擊出。

小包身子滴溜溜一轉，改打為掃，同時左腿蹬向劉培元的小腿，這幾下變化不能說不快，可是劉培元比他更快，身子一偏，右臂一橫，以肘架住他的手腕，接着右臂飛劈而下！

「啪！」劉培元的堅硬的手刀切在小包的小臂上，痛得小包眼淚水幾乎滴了出來。

原來劉培元那個「鐵臂鋼刀」外號，指的便是他的手刀（掌緣）堅硬如鋼。

說時遲那時快，劉培元右腿暴長，飛踢小包的心窩！

小包一伏身，左脚尖點地，右脚一掃，把劉培元迫退一步！他一退即進，一拳望小包頭頂砸下，小包不敢再與之硬碰，足尖一用力，躍開一步。

劉培元早已把這一切料到，左脚輕輕一勾，小包霍地摔倒，劉培元獰笑一聲，如猛虎向他撲去，千鈞一髮之際，倏地聽到一聲輕微的拉動鎗膛的聲音，劉培元身子霍地一慢，一個冰凉的聲音適時傳來：「劉培元，請站穩點！咱手中的鎗一向不聽使喚，千萬別讓它走火！」

這句話比什麼都有威脅力，劉培元猛地站住，一張臉如同死灰，大冷天時額角沁出汗珠像黃豆般大小。

王雁迫前一步，說道：「劉師傅設下美人計，不想眞的應了那句賠了夫人又折兵的話！」

劉培元强自鎮定。「王雁，你躲在暗處發鎗算得了什麼英雄？」

「你何嘗不是躲在暗處用鎗指嚇小包？」王雁「嗤」地一聲冷笑。「安排美人

計也不見得是英雄所爲吧！」

劉培元突然大聲地說：「王雁，你有胆的便跟咱以拳脚見個高低。姓劉的如果輸了，甘願自殺！」

「劉師傅的激將法果然不錯！」王雁冷冷地說：「不過姓王在道上也混了不少時日了，對不起，現在就送你上路！」

王雁的食指立即放在扳機之上，劉培元汗流滿臉，嘴角的肌肉不斷抽搐！

「得！」扳機一動，撞針猛力擊上，可是子彈並沒有射出來，這刹那，王雁及小包都是不由自主地一愕，料不到鎗膛內的子彈經已用光。

劉培元彷似從地獄歸來般，像頭飢餓的豹子向王雁飛撲過去！

王雁無暇細想，隨手把鎗拋掉，同時左拳猛向劉培元的胸膛搗出！

劉培元的手臂一沉，使了一招封閉手，把那一拳格住了，刹那雙脚經已着地，劉培元右腿一匝又狠狠地使了招「老樹盤根」。

王雁一躍避過，食中二指探出勾向對方雙眼，同時左掌斜劈劉培元手腕！

劉培元頭一低，左掌一豎迎向對方。「啪！」雙掌互碰，兩人各退一步。

王雁心中忖思：「這傢伙的掌沿竟然如此堅硬，難怪有『鐵臂鋼刀』之稱，這身外功在上海確是數一數二！」

劉培元一退之後，猛地吸了一口氣，全身佈滿了勁，左右雙手虛擊兩招，霍地開聲凝氣大喝一聲，一招右鑽拳倏地擊出去！

這一拳力蘊千鈞，勢如奔雷，眨眼即至。王雁沉身坐馬，左手一封，右手斜撥，這是內家拳的四兩撥千斤之法。

劉培元又是一聲大喝，拳法一變，左拳右掌霍地使了鷹爪功的一招拗步殺腰掌，一招四式使得乾凈俐落。

王雁立即偏身一閃，雙手搭向對方雙臂。

劉培元認得對方這式擒拿手的厲害，立時又再變招，不讓對方的手纏上。

雙方一來一往，一時難分勝負，王雁突聽見一陣步履之聲傳來，急叫：「小包，快把他的鎗拾起來，準備迎擊對方的援兵！」

小包應了一聲，竄前幾步，俯身拾起劉培元的棄鎗，接着奔向巷口。

劉培元趁王雁說話分神，倏地擊出一拳，王雁慌忙以左臂格之，劉培元的左腿陡地使了招「蹬心眼」，以足跟蹬向對方的心窩！

王雁右手幽靈般抓向劉培元的足踝，這一爪快如閃電，劉培元本能閃開，可是他反應十分之快，脚一圈一掃，王雁的五指登時鬆開！

再一拳搗出，王雁也同時使了招「直搗黃龍」，「拍！」兩人又各自退了一步，不分勝負。

「小紅剛才沒有消耗你的體力？」

「很多謝她，使我的神經得以鬆弛，更多謝你的安排，使王某苦悶的心情得以寬解！」

劉培元更怒，一掌切向王雁肩頭。王雁沉肩坐馬，左掌反劈其小臂關節，這是連消帶打。劉培元又再一腿蹬出，這次却是踢向王雁的顏面。

王雁頭一低，右手一招「猴子偸桃」摘向其下陰！

不料劉培元那一脚竟是虛招，腿蹬了一半倏地一沉，蹬其膝頭。

王雁立時一個後躍，劉培元猛喝一聲，左右脚連飛，這招連環腿使王雁退得倉促，不覺倒在地上！

劉培元獰笑一聲，右腿直向他小腹蹬下！

王雁一滾左右腿齊出，挾在劉培元的左脚上，接着一扣一絞，劉培元登時摔倒地上。

王雁如一頭豹子般向其撲去，劉培元立時使了招蹬腿，飛踢其頭部！

王雁頭一偏，雙手奇快無比地握住其足踝，接着猛一拽拉，劉培元肩部離地飛起，王雁手腕一沉，右脚同時踏上其膝頭，手脚同時猛一使力，「拍」一聲，膝頭已碎！

劉培元怪叫一聲，臉上的汗珠如小河般淌下來！

恰在此時，巷口突然响起一陣清脆的鎗聲。王雁不知情況如何，速戰速決，雙臂一掄，劉培元的身子如風車般轉了一個圈，落地時臉部向地！王雁竄前一步，雙手猛握向其頸脖。

劉培元臉部向地反抗無力，不一會兒，一切掙扎便漸漸靜止，王雁鬆開雙手，接着又一拳擊在其太陽穴上。

「噗！」鮮血立即迸出，劉培元連吭也沒吭一聲。

王雁解決了他却也不敢稍停，立時奔向巷口，小包聽見聲音，回頭一望，順手拋了一把鎗給他。「大哥小心，鎗膛裏只剩下三顆子彈！」

「對方援兵有多少個？」

「不是援兵，可能是剛才跟劉培元來的人，他們必是守在前街，而劉培元心思靈活却跑來後巷等候咱們！」小包伏在牆邊，雙眼注視着前方，輕聲地說：「剛才已給我解決了兩個，看情況最多只剩下兩個！」

王雁回身入巷內，拉起劉培元的屍體奔回巷口，他向小包打了個眼色，倏地把劉培元的屍體向後拋出去！

「砰！」對面街口立時有人探頭發了一鎗！小包緊跟着對方發了一鎗，「叭！」那人立時倒在街道上，另一人見勢頭不對，立即隱入街角裏。

王雁一拉小包的手，向前竄去，只幾步，已消失在黑暗中。

× × ×

王雁輕輕推開那座木屋的木門，一抬頭，不由嚇了一跳，只見黑暗中一對眸子閃着異光望着自己。

「大哥，你，你去……我，我怕你發生……」

「秀姑娘你還未睡？」王雁訥訥地說：「我跟小包出去走了一趟！」

小包接口說：「咱到『七重天』舞廳伏擊劉培元，唏，大哥硬是要得，幾下子便把他解決掉了！」

「是嗎？大哥眞令人欽佩！」蘇秀的聲音有點空洞，「你們入房吧，我去拿水來讓你們燙燙脚！」

「不必啦，秀姑娘你自去睡吧，咱出了一身汗，要洗個澡！」小包低聲地說。

「隨你，反正鍋內有熱水。」

王雁低着頭，不敢觸及她的目光，他像是一個做錯了事的小孩子，怔怔地拿着面盆到鍋裏勺水。

蘇秀在黑暗中，視力仍然十分之準，玉手一伸拿走他的水瓢，替他在鍋裏勺起水來。

「大哥，你們怎知道劉培元在『七重天』舞廳？」

王雁訥訥說不出話來，一顆心怦怦地亂跳。

小包接口說：「他媽的，劉培元那種人會不去那種地方麼？憑他今日的地位，不去七重天難道去那種不入流的地方混？這道理咱大哥一想便想出來啦！」

「對對……秀姑娘你先去睡吧！」

蘇秀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返身入房。

王雁及小包連忙胡亂地洗淨了身子，也連忙爬上床。

這座木屋只兩個睡房，隔隣的幾棟住的也是自己兄弟，蘇秀住一個房間，王雁住一間，因此小包洗了澡便到隔隣的房子去。

王雁關好了大門，吹着口哨鑽入自己的房間，他把外衣解了拋在椅上，接着鑽入了棉被。

一躺下去，王雁驀地覺得有異，被窩內暖暖的，好似有人睡過，王雁把棉被一揭，被上尚有一絲若隱若現的幽香。

王雁一顆心登時亂了起來，他猜出是誰在這裏睡過，但，那是爲什麼？

他胡思亂想了一陣，才矇矇朧朧地睡去。

王雁是在蘇秀的一聲開飯啦的叫聲吵醒的，他揉揉雙眼，窗縫裏透入了亮光，天巳不早了。

王雁伸一伸懶腰披衣出房，小廳中巳坐了七八條大漢。「大哥吃油條！」

王雁盥了口，盛了一碗稀飯，點着油條吃了起來。

「大哥，聽小包說昨夜你跟他把劉培元放倒，可有這回事？」萬源塞下了油條問他。

「眞的，那傢伙的拳脚着實不錯，我贏得他好險！」

「大哥沒帶鎗去？」一個大漢訝然而問。

小包大聲嚷着：「子彈用光哩！」

「如今張玉簫的左右雙臂都巳被斬斷，咱們下一步又如何打算？」

王雁把稀飯一口喝乾，沉毅地說：「有二件事咱們要先辦好！」

「什麼事兒這般重要？」

「咱這個窩遲早一日必被人發覺，俗語說狡兔三窟，又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想咱還得多找一個，並派一些兄弟搬到那邊住，萬一有什麼意外，也不致被人一網打盡。」

「第二件事呢？」小包問。

「現在張玉簫的兩個心腹大將都巳死了，他會重用誰？」

「鄭清！」小包第一個嚷着。「還有，可能也會重用蕭志成！」

王雁沉吟了一下，說：「這兩個都有可能，小包，你把鄭清的底及他的一切生活習慣查回來，至於蕭志成的，那位兄弟肯去查一下？」

一個大漢說：「咱去！」

「好，就是如此，這二件事越快越好，一定要趕在老大富跟張玉簫的糾紛未了之前辦好！」

「大哥，我昨天聽見人說張玉簫把蔣南幹掉了，他們的恩怨沒有可能在短時間裏解決！」一個大漢喜孜孜地說。

蔣南在白虎堂內坐第三把坐椅，是老大富的一員驍將，王雁聽後大喜：「這樣對咱們可就更加有利了！」

× × ×

四天之後，有關鄭清及蕭志成的一切資料巳經收集齊全。

王雁便下令手下放出消息，說準備跟老大富合作合擊張玉簫，而且派人伏擊了金龍帮的幾個頭目。

在這種情況之下，老大富的白虎堂頻頻得手，唐超留下來的幾塊地盤大多巳落在他們手上。

張玉簫連連受挫之後，心情十分惡劣，他決定把策略改變一下。

他想暫時還難以與老大富作正面的衝突，不如讓他一步，而空出手來全力對付王雁。

他把他的失敗全部歸咎於王雁身上，因爲假如不是王雁的搗亂，他起碼不致於連失幾個地盤，也因此他覺得王雁實在比老大富更加可恨。

他躺在沙發上再把計劃想了一遍，然後抓起了電話，叫總機替他駁到老大富的大本營。

接電話仍然是那個姓徐的軍師。「喂，找誰？」

「老徐，我是金龍的張老闆，你們老闆回來了沒有？」張玉簫此刻有求於人，語氣不得不放軟。

「啊，是張老闆，恭喜張老闆新春大吉，發大財！」姓徐的却跟他虛應着。

張玉簫心中罵娘，嘴上却客氣起來：「恭喜恭喜，請叫你們老闆來聽電話，咱有要事要跟他商量！」

「張老闆眞善忘，今天還不到初十哩，上次咱巳告訴您說咱老闆要過了十五才回來嘛！有什麼事？張老闆可以交代下來嗎？」

「老徐，咱這樣想，咱們金龍跟白虎堂本是兩兄弟嘛，何必爲了區區小利而弄到兵戎相見呢？」張玉簫說到這裏故意頓了一頓，看看對方有什麼反應。

可是聽筒裏只傳來幾聲「嗯嗯」的聲音，張玉簫心中又罵娘了，他咳了一聲才續說下去。「不知老徐您的看法怎樣？」

「咱只是伙計，老闆不在，咱可不敢作主！」

張玉簫幾乎想摔下電話，但終於忍着：「咱意思是不如咱們暫且住手，大家和和氣氣……咳，唐超留下來的七個地盤大家對分了吧，這不是比兵戎相見好麼？」

對方傳來了一陣大笑。「張老闆，唐超的地盤咱們巳拿下了四個，你嘛拿了一塊，剩下的二個花落誰家還是未知之數，咱老闆會答應你的條件麼？」

「這樣吧，咱拿三塊，四塊歸你們，你看怎麼樣？老徐你不要欺人太甚，需知狗急跳牆可也不是好玩的事，姓張的可也不是省油的燈！」

「張老闆說得實在太難聽了，咱們的事嘛，俺怎能拿得主意，不如待老闆回來再說吧！」

張玉簫怒火高昇，沉聲說：「老徐，你們老闆在什麼地方住在那裏你總知道吧，煩你打個電話向他請示一下行不行？」

「但咱老闆住的那裏沒有電話。」

張玉簫輕罵了一聲：「那麼打電報總能收到吧！」

「好吧，咱便替張老闆效勞一次，待咱老闆回了電報便給你電話！」

「要快！」

「明天。」

× × ×

第二天黃昏，傭人剛擺飯菜，放在廳內的電話突然响了。

傭人接聽了之後說：「老爺，您的電話！」

張玉簫抓起電話，唔了一聲，聽筒裏立即傳來一陣尖細的聲音：「張老闆，您好！」

張玉簫精神一振。「老徐，是你？你們老闆回電啦？」

「咱老闆來電說，張老闆的提議他十分贊成！」對方故意頓了一頓：「不過，老闆說小節方面他另有看法。」

「哦？」張玉簫有點緊張：「他怎樣說？」

「他說張老闆似乎獅子開大口，咱巳爭了四塊地盤，而您只有一塊，剩下的兩塊咱老闆提議平分秋色，每人分一塊！」

張玉簫不禁自沙發上跳了起來。「什麼？這樣你們不是有五塊，咱才兩塊？」

「正是。」對方不爲所動。「張老闆可否同意？」

「哼，你們可眞是欺人太甚呀！」

聽筒裏傳來「嗤」地一聲冷笑。「咱老闆說，他素來主張公平競爭，他絕不敢硬要您答允！」

這句話外柔內剛，張玉簫豈會聽不出來，他呻吟了一聲，說道：「暫時如此，待你老闆回來再說。」

「好！」對方說：「剩下的那二塊地盤，讓您先挑！」

「隨便。大爺索性讓你們多佔點便宜，」張玉簫冷峻地說：「你們先挑吧！」

× × ×

這一夜，張公館燈火通明，大門口人來人往，川流不息，直至凌晨燈才熄去。

張玉簫果然不出王雁所料，擢用了鄭清及蕭志成作其副手。

不過，有一件使王雁出乎意料的却是張玉簫暫時與老大富取得協議，轉移方向全力對付他。

這一夜，王雁及小包沒有到「七重天」舞廳，他倆直接到小紅的香閨外等她。

今夜到七重天捧場的火山孝子出奇地冷落。小紅及小翠自個僱車回來。

當小紅把門匙取了出來時，王雁及小包便在她面前出現。

小紅及小翠嚇了一跳。「儂……」

「歡迎嗎？」王雁臉上不動聲色地問道。

「歡迎……歡迎……」小紅及小翠在那個地方混豹，自然知道這種人絕對不能得罪。她把門打開後，便請他兩人進去。

入了屋，小紅及小翠刻意招呼，斟酒遞烟，寬衣搥骨比妻子還溫柔體貼。

上了床之後，王雁突然問小紅道：「小紅，你老實告訴我，你是不是張玉簫的人？」

「阿拉根本弗見過張老闆。」

「眞的？」王雁臉色一沉，「那麼你是怎樣搭上劉培元的？」

「阿拉……」

「小紅，你歡迎我經常來麼？假如歡迎的話，你便得把情況老實告訴我。」

「他捧了阿拉好一段時間啦，每到七重天必叫阿拉坐枱子。」小紅嚅嚅地說：「如此彼便跟阿拉相熟了。」

「就這些？」

「嗯，他連這裏也沒來過！」

王雁輕輕一笑。「這倒沒問題，要緊的是以後。」

小紅把臉貼在他胸膛上。「以後怎麼樣？」

「以後我不許你再跟他們來往，更不許任何人來這裏！」王雁突然一個翻身把小紅壓倒。

這一夜，王雁及小包索性在這裏過夜。直至日上三竿才帶着輕鬆的心情離開。

剛穿過了幾條街道，只見前面有個大漢倉惶地奔過來，小包驚異地說：「那不是小生子嗎？」

王雁心中也是驚詫異常，迎上幾步。「小生子，是不是有事找我？」

小生子氣急敗壞地說：「大哥……你，你去那裏……我們找了一夜……」他跑得急喘得很厲害。

小包性急，大聲地問：「到底發生了啥事？」

「昨夜金龍帮的人突然偷襲咱們，好在咱還有點準備，否則不堪設想！」

「損失如何？」王雁心頭大急，「弟兄們可安全？」

「有十多個受傷，死了四五個，那些木屋也被他們放火燒光啦！」

小包咬牙切齒地說：「操他奶奶的！張玉簫選對時機，趁老子不在才來！大哥，咱立即找上他，跟他拚個明白！」

王雁不爲所動地問：「小生子，如今弟兄們在那裏安歇？」

「都搬去新居啦！受傷的弟兄也有秀姑娘料理！萬源哥怕大哥會中埋伏，派人四處打探！」小生子一口氣說來：「大哥，幸好你看出這批豺狼的嘴臉先有準備，要不然只怕弟兄們的損傷會不止此數！」

「帶頭的是誰？」

「鄭清！」

「那矮子？」小包大怒：「這小子蜀中無大將，竟然當起先鋒來啦！」

「先回去再說！這一筆帳咱們記着，以後總有機會跟他們算！」王雁拉着小包跑回去。

× × ×

「新居」比較偏僻，也是在貧民窟裏面，這地方木屋星羅棋佈，密密麻麻，不熟識路徑的人入去不難迷路。

這地方是王雁精心選擇的，因爲利守

不利攻，只要把暗哨設在邊緣，外面的動靜便看得清清楚楚。

一推開門，一股草藥味道便衝鼻而來，蘇秀正在爲傷者換藥，她見到王雁，臉上綻開一絲笑容。「大哥你回來啦！」

「情況我已知道！你快替他們上藥吧！萬……萬兄弟呢？」

「他帶了幾個人去辦理那幾個被殺的弟兄的身後事！」蘇秀頭也不回地說。

王雁出去在附近走了一個圈，腦子不斷地動着。他重新估計了形勢，以及對張玉簫的行動作了新的揣測。

到了黃昏，他已有了一個計劃，他決定走險着，跟張玉簫來個正面拚鬥！

晚飯之後，他召集了萬源、小包及幾個得力的助手圍在燈前研究了他擬想的計劃。

最後王雁決定這計劃在正月十五日夜實施，又吩咐各人去準備一切。

濺血黃埔江　伏屍火車站

正月十五日，下午。

春寒料峭，雪霽無風。王雁及小包一身整齊地坐着黃包車去找小紅及小翠。

入了屋，小紅及小翠正盛裝準備去上班。她打開門見到王雁十分驚愕。「王爺，儂……儂怎得空閑來瞧阿拉？」

「小紅，今天是元宵佳節，你倆不要上班啦，陪咱兩個吧！」王雁輕鬆地說：「你打個電話到舞廳請個假吧，多少錢我付！」

小紅遲遲沒有抓起電話，她瞪着一對鳳眼說：「王爺今日可有什麼安排？」

王雁把手上的一大包食物放在桌上，「咱先吃點東西，然後到外面去欣賞一下雪景，晚上回來麼，嘻嘻，那就不用再描出來啦！」說着伸手在她臉上揑了一把。

「王爺既然如此賞面，阿拉自然得捨命陪君子啦！」小紅抓起電話接到七重天舞廳。不一會兒，大概電話經已接通。「馮先生，阿拉是小紅。今日王爺來請阿拉出去吃飯，阿拉跟小翠今晚不上班啦！」

……………

「王爺就是王爺嘛，你問這許多幹嘛？人家又不是不補償儂的損失！」大概是對方問她誰是王爺，小紅半撒嬌地說：「就這樣吧！什麼？哎呀，小翠要陪他的朋友嘛，她也弗法子上班。」

王雁臉露笑容，對她的答話十分滿意。小紅收了綫後便忙着拿出洋酒捲烟，小包也取了四副筷子及碗碟回來。

四人邊喝邊吃，才吃了一半，王雁突然放下杯筷。「時間差不多啦，走吧！」

小紅忙說：「阿拉還未吃飽，吃完再走吧！」

王雁按住她的手。「等下還有好東西吃，咱買點送酒的拿到黃浦江畔邊看邊吃吧！」說着便把她拉了起來。

「哎呀，阿拉還沒洗手哩！」小紅連忙跑到浴室。

王雁走到小紅寢室，把一扇窗子打開一縫，向下張望。街道上人來人往，倒不見有扎眼的人，他返身入廳，對小包打了個眼色。

小包忙說：「大哥，我先下樓去找車子！」說罷開門下樓。

王雁却忙又去敲浴室的門：「小紅快點！」

「就來！」小紅在裏頭應着。

王雁回頭看看小翠，只見她坐立不安，一副焦急的樣子。他心頭冷笑一聲，大力拍起門來。「快點！」這次他的語氣頗硬。

小紅這才把門打開。「哎呀，王爺你眞是急性子，人家姑娘嘛……」

「好了不要再說了，快下樓吧，小包已叫了車子呢。」王雁不由分說拉着她倆下樓。

到了樓下，果見小包坐着一輛黃包車，後頭還跟着一輛空車，這兩輛都是嶄新的洋車，細脖銅喇叭擦得閃閃生光。

王雁拉着小紅坐了上去，墊子寬，弓子軟，坐了上去挺舒服的，車伕年輕氣力大，功夫也在行，跑起來又快又穩。

「先兜去南京路！」

「到南京路幹什麼？」小紅把頭靠在王雁肩膊上。

「買點好吃東西。」王雁輕輕揑着她的腰肢。

車子很快便在南京路的一家食物舖子停了下來，小包連忙跳下車入店購買，他順便打了個電話，電話剛打完，食物也已弄好，小包提着包包上車。

當她經過小紅的車子時他發現地上有一塊粉紅色的手帕。小包眉頭一掀，悄悄上車。

車子一直向南駛，王雁不停地指點方向，停車的地方頗爲荒凉。不過却有座小亭臨江而立。四周有頗多的積雪，江內的冰雪尚未消融。

小紅看了小亭一眼，有點着惱地問：「這地方有什麼好看？」

小翠也忙說：「是呀，風又大，連人都沒多一個，不如回南京路隨便找家舖子吃飯吧！」

小包說道：「你怎能敗大哥的興！」回頭對車伕說：「兩位大哥請多呆一會兒，等下咱仍然坐你們的車子回去！車資三倍！」

小翠使着性子。「不，阿拉現在就要走！」

「既來之則安之嘛，坐一會兒再走！」王雁從旁勸着。

「不行，阿拉要走！」小翠跳上一輛車子大聲嚷着。

小包着急地說：「這怎可以……」

「算了，小包，她既然沒興趣讓她走吧！」小紅勸他。

王雁忙說：「那請翠姑娘先到大上海飯店訂個位子，咱在這裏呆一個鐘頭就去，小包把東西拿出來！」

亭子裏有張石桌，三人邊吃邊談，說的都是些不着邊際的話兒。

過了將近半個鐘頭，小紅神情開始焦急起來。

「小紅，你身子不舒服？」

「不，阿拉有點內急，但這裏……」小紅惶急地說。

王雁一皺眉頭，冷冷地說：「就在亭子下面吧！咱不看便是！」

「那怎麼行！」小紅急得直搓手。

「小紅，別再裝蒜啦！」王雁臉色一沉，「你的底細咱早就掏出來了，你以前是劉培元的情婦，現在又勾上了鄭清，你還想溜開？」

「王爺你說什麼？阿拉可聽不懂！」

「放你媽的屁！聽懂聽不懂都得給我乖乖坐着！」小包拍着桌子吼着：「剛才你在南京路上丟了塊手帕，又支開小翠還不是要去通知金龍幫的人！」

「包爺寃枉，阿拉可是一個善良的人呀！」

王雁冷喝一聲：「住口！乖乖地吃東西，否則老子先斃了你！」說着把槍掏了出來放在石桌上。

時間一秒一秒地逝去，桌上的食物早已不剩一塊，王雁仍沒離開的樣子。

小紅嚅嚅地說：「王爺，您……您是有意把阿拉帶來這裏的？」

小包接口說：「這叫做將計就計，他們利用你掏咱們的情報，咱也利用你……」

王雁截口說：「小心，他們來了！」

×　×　×

電話响起，鄭清抓起一聽，是七重天馮大班打來的。「鄭爺，今天姓王的跟那個姓包的小子又到小紅小翠那裏。」

鄭清哦了一聲。「是小紅打電話出來的？」

「嗯，她說姓王的要帶她回去。鄭爺要快點，要不然他們就離開！」

鄭清沉吟了一下。「我知道了。」他放下電話，立即決定不在小紅家裏動他，因爲那裏形勢對他們不利，而且要調動大批人馬，可能又趕不及。

他立即派了兩個精悍仔細的手下出去探聽及跟踪，自己却趕回張公館。

張玉簫聽了他的報告之後，咬牙切齒地說：「今日便是姓王的死期，立即調一百個弟兄分頭追擊，四面包圍，一定要把王雁放倒！」

「大哥，要一百個人這麼多？」

「要，一定要，假如他停在大街小巷裏，人少可不容易堵截到他！」

「但咱們可以不在那種地方動手，而且在街頭上……巡捕房那裏不好說話！」

「要是讓王雁看出苗頭呢？」張玉簫反問他：「你們就不動手啦？哼！」

他在廳中踱了兩圈方步，揮手說：「快去，事情就這樣決定，巡捕房的事我會有辦法擺平！」

鄭清連忙下樓，且派人去找人。

不一會兒，一個手下跑回來報告：「鄭二哥，小紅在南京路上失了一塊手帕，不知是什麼意思？」

「哦？」劉清再急問一句：「什麼顏色的？」

「粉紅色的！」

「再去追，這是表示對方還沒有停下來的意思。」鄭清連忙點起人馬，持械携槍出發。

他把手下分成四隊，每隊有個隊長，每兩隊又設一個指揮，他自任左指揮，右指揮則由蕭志成担任！

四隊人馬分四個方向趕往南京路，在那家食物店前碰頭！

到了那裏，只見小翠一臉惶急地站在那裏！

鄭清急問：「小翠，小紅和那個姓王的小子呢？」

「他們在黃浦江畔的臨江亭，鄭爺快去，他們只打算逗留一小時哩！」

鄭清心中大喜，暗道：「那裏更好，省得驚動巡捕房的人！」他向蕭志成打了眼色！

蕭志成忙說：「弟兄們準備，等下打死那個姓王的，大家都有賞！要是再讓他逃脫，大家回去都不好交待！」

鄭清對小翠說：「快帶路！」

小翠跌跌撞撞地跑着，迎面又奔來一個探子，大聲說：「鄭爺，那小子跟小紅還在那裏！」

「附近有沒有人？」

「沒有！鬼影都不見一個，只有那個姓包陪着他！」

蕭志成說：「這正是良機，快走！」

鄭清嫌小翠走得慢，忙說：「大揚，你揹着她跑！」

一個壯健的大漢立即蹲下揹上小翠走在前頭。

×　×　×

小包回頭一望，果然見到遠處出現了不少人影，深褐色的人影在雪白的雪地輝映下，黑白分明。

「好啊！來得越多越好，讓老子過足癮頭！」

小紅聽出情況，詫異地說：「王爺，你們還不快跑？你們不跑阿拉可就……」

說着正想站起身，冷不防被王雁按下！

「臭婆娘，你乖乖給我坐着，不要叫不要駡，也不要回頭，否則老子便立即請你吃一枚『黑棗』！」

「王爺，你……阿拉是迫於無可奈何之下才叫他們擺佈的，可怪不得我……你饒了我這一趟吧！」

王雁雙眼一睜。「由現在起，你再說一句話，老子就把你先給斃了。」他眼角一瞥，只見那羣人逐漸走近了。

鄭清把四隊人馬分成四個方向前進，背後便是黃浦江，雖然江面還結冰，但其厚度已不足於涉足過河，因此鄭清的信心提到十足十，只要一到射程之內，王雁三人的身上都得如蜂巢般洞穿。

眼看那三人仍無所覺，依然談笑甚歡，鄭清冷笑一聲：「死到臨頭還不知！」回頭對手下說：「快上前！」

他手下便立即蜂湧上前，鄭清反而停止了前進，雖然經已十拿九穩，他又何必像游堅那樣事事奮不顧死！

看來再上前一丈餘，射程便已能及，鄭清把手槍握在手上，準備下令開槍！

就在他滿肚密圈之際，前面突然轟隆的一聲，只見雪花飄揚，人翻馬仰，緊接着傳來陣陣的慘呼聲！

這下變化突然，鄭清尚摸不清頭腦之際，槍聲突然「叭叭叭」地响了起來。前面的人隨着槍聲倒下了一大片。

鄭清連忙伏在雪地上，游目四顧，原來前頭地上被人挖了個大坑，上面蓋以柴草草蓆之類的東西，雪一下便把一切僞裝掩蓋了，這當然是對方伏下的，他心中陡地一慌：「難道是王雁佈下魚餌等我們上釣！」舉目一望，前面臨江亭空空如也，王雁及小包已不知去了何方。

左右兩側的手下因爲中路發生意外便停止了前進，但前頭雪地突然冒出了不少人，這些人手上都有槍，在情況凌亂，雪花蔽目之際，一陣冷槍掃過來，水牛般壯健的大漢便像紙紮人似的倒下。

這個變化之後，金龍帮的人才醒起應該還擊了，他們便舉槍向前盲目的掃射起來。

第一陣接觸，金龍帮因爲中了暗算損傷頗大，跌下陷阱的人大多不能爬上來，因爲坑裏佈滿了刺刀及利器！

鄭清腦際突然昇起了張玉簫的影子，張玉簫的話也好像在他耳畔响起來：「不拿王雁的頭回來，你不用再來見我。」

他咬牙大叫：「弟兄們殺呀，殺死一個賞大洋十枚，殺死王雁賞一百！」目光一瞥，只見潔白的雪地上有件紅色的東西在爬動，他吃了一驚，閃到一棵光禿禿的樹後注視着。

不久鄭清已看出那是個穿紅衣的人，而且一頭鬈髮飄舞，還是個女的！

「他媽的，是你這個臭婊子！」他怒火陡地升起，大叫一聲：「小紅！」

那女人果然是小紅，她聽到鄭清的叫聲，心頭大喜，上身一抬：「鄭爺，是阿拉小紅！」

「砰！」一顆子彈立即穿過她的胸膛，鮮血濺落在雪地上，像桃花般鮮艷，小紅臉上突然現出一絲令人難解的痛苦，接着撲在地上。

鄭清擦一擦額頭上的汗，轉身向側望去，只見他的手下大都已找到隱蔽物舉槍還擊，他心頭略爲一寬：「現在鹿死誰手尚未知，只要我守得穩，困也把你們困死！」他立即命令一個手下跑回去向張玉簫討取救兵。

槍聲如炒豆般响着，雪花在離地三尺之地飛舞。鄭清這個地方好似比較隱蔽，竟然沒有人發覺，他心中盤算了一下，覺得己方槍多彈足，勝算較大，更加放心。

既然沒有掉命及失敗的顧慮，他便雄心大起，一雙賊目溜溜地向左右視看，他希望能够找出王雁的藏身之所，奇怪，不但找不到王雁，連小包也不見人影。

鄭清心頭一動。「他們去了那裏？」他匐伏地上，向前猛爬前幾尺，舉手射了幾槍，蕭志成離他不過三四丈，他也是藏在一棵樹後。

「快找找王雁，這小子不知又跑去了那裏！」鄭清話音剛落，冷不防後面又响了一陣槍聲，這槍聲來得奇怪又突然，他嚇了一跳，連忙向蕭志成滾過去。

「他媽的，後面還有人哩，咱們這下可眞的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蕭志成大吼一聲：「王雁就在這裏！」

「在那裏？」鄭清大驚急問，他隨着蕭志成的手望過去，只見王雁不知何時自內溜了出去，反兜在他們後頭，他旁邊還有十來個持槍的大漢。

這時刻王雁發現了鄭清及蕭志成，立即舉槍向這邊射擊。

鄭清十分機警，他猛地推開蕭志成，自己取了他的位置伏在樹後，「叭叭叭！」一連三槍全射在蕭志成的身上！

鄭清驚魂甫定，反手之槍自樹後伸出一點，吸引對方的注意。

左手在腰上一拔，又抽出一柄盒子炮，他猛吸一口氣，伸出左手食指連扣，「颼颼颼」掃了一梭子彈！

這下果然奏效，只聽哎唷之聲四起，鄭清認得其中有個聲音是發自王雁之口，心頭一陣大喜，不由探出頭顱去張看。

「砰！」一顆子彈在他耳邊擦過，嚇得他忙不迭縮回樹後，他摸一摸耳朵，暗罵一聲：「好狡滑的小子！」

回頭一望，背後槍聲早巳停了，金龍帮及王雁的弟兄正在用刺刀格鬥，他看了一下，覺得對方雖然人人驍勇，但人數却少，己方並未受到太大的威脅。

至於王雁那邊，因爲尚有子彈便不斷抽冷子以槍遠擊其手下，鄭清不敢探頭出去，生怕像蕭志成那樣成了蜂巢，可是又苦思沒計脫身。

王雁突然大聲叫道：「金龍的人聽着，假如你們放下武器，咱們便放過你們一條生命！」

鄭清忙說：「不可聽他胡言，他們把你們弄成殘廢，豈不是生不如死。」

王雁冷笑一聲：「我王雁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假如你們放下武器，我們絕對不動你們分毫。」

這句話比仙丹符咒還靈，立即有幾個金龍的人放下刺刀跪在地上。

鄭清大怒，右手連抬，「砰砰」兩聲斃了兩個棄械投誠的人。「你們今日即使能够逃過一死，但日後將永無安寧之日，大哥幾時放過一個叛徒？」

這兩槍及那句話又鼓起那些棄械的大漢，立即重新拾起刀斧斷殺起來。

「兄弟們聽着，咱們打赢了，回去後每人都有重賞，足够大家樂上好一陣子，但是如果……」鄭清在樹後不斷打氣。

打鬥更爲激烈，潔白的雪地上佈滿了血花，慘呼聲此起彼落，王雁十分心焦，又因鄭清擋在路中衝不過去，無法支援手足，眼看對方在以衆凌寡的情況下逐漸佔了上風，他更是連連跺脚！

小包也是急得不停地搓手。「大哥，我衝過去，你掩護！」他不待王雁答話便向前竄去。

王雁沒可奈何只得舉槍掩護，他仍不斷地用話勸告對方，以便轉移鄭清的注意力。

眼看小包離鄭清那棵樹巳不足一丈，鄭清的右手槍又自樹後伸了出來，這次王雁早巳一貶不貶地注視着，那槍還未發射，王雁巳先他一步發射。

「噹」子彈擊在鄭清的槍管上，手槍立即脫手飛出，這時候小包立即一個急伏，在地上滾去。

鄭清聽見聲音，另一柄槍立即端出，這次他不再貿貿然伸出去開槍，屏息靜聽，希望一擊即中。

小包慢慢爬動，積雪很厚，爬得不快，但也沒發出聲音，鄭清聽不到聲音，首先沉不住氣，手槍暗自地向外掃了一梭子彈！

這一次他行動快捷，再沒有被王雁的槍擊着，可是那一陣密集的槍聲却使他心驚胆跳。

頭上突然一涼，嚇了他一跳，不由伸手向上一摸，就在這個時候巳經握着槍撲向他！

鄭清反應也十分快，身子一仰肩頭落地，雙脚一上一下蹬出，小包冷不及防，手中槍被踢個正着，飛出丈餘。

原來小包終於爬至樹後，他揑了一團雪塊向上抛射出去，雪團穿過光禿禿的樹枝剛好跌落在鄭清頭上！

此時鄭清巳空出手來，把槍拾起，小包來不及退，立時撲了上去，把鄭清壓住，他一隻膝頭抵在鄭清小腹，一膝抵在臂彎，接着伸手切在鄭清握槍的手腕上！

也就在同一時刻，鄭清的雙腿巳反蹬在小包的肩後，力量雖不大，但小包也不由自主地向前一俯，鄭清的左拳巳狠狠地擊在他胸膛上！

同時他拚命擰腰翻倒，小包立即被抛落地上，鄭清右手迅即抓向落在雪地上的手槍！

小包雖然翻倒，頭腦依然十分冷靜，右腿貼地一掃，把手槍踢飛！

鄭清大吼一聲，立即向他撲過去，小包雙脚一曲一張使了一式反蹬腿，飛踢鄭清的胸膛，鄭清急退兩步，小包一個鯉魚打挺直得身來，兩人立即糾纏在一起！

王雁見樹後沒有槍聲，連忙率着手下趕來，只見小包跟對方貼身厮鬥，又不便開槍，王雁只得向前面衝去，食指連扣，立即撂倒幾個金龍的大漢。

王雁連那七個生力軍投入戰場，由於手中槍子彈尚未用完，形勢立即改觀，擊倒了十來個大漢之後，子彈用光，王雁立即赤手飛向一個大漢，那大漢斧頭一横，劈向王雁的胸膛，王雁略退半步，左脚一掃迫退對方一步，同時又踏前一步！

那個大漢一見他手上沒有武器，胆氣頓壯，大喝一聲，斧頭直劈下來，又快又沉！

王雁閃身一閃，左手揮處，拳頭擊在其小臂上，右拳奇準無比地擊在他鼻樑上，「啪」地一聲，鮮血登時迸裂而出！

大漢只覺一陣昏眩，接着心窩一陣劇痛，登時蹩住，抛下斧頭，撲倒在地。

王雁立即又向另一個大漢撲過去。

× × ×

天色漸晚，北風又緊。

地上的積雪不斷被北風吹飛揚起，風聲中挾雜着呼喝聲，刀斧碰撞聲以及慘呼聲，激鬥依然未息。

小包跟鄭清的拚鬥也未分勝負，一個是兇狠勇猛對一切邪惡痛心疾首，恨不得把其剷盡，一個是困獸猶鬥，不甘心其失敗，因此鬥得十分激烈。

兩人的身裁差不多，拳脚功夫所走的路子也都偏於輕靈快速，故而只一陣便拳來脚往鬥了好幾十招。

激鬥中，小包故意賣了個破綻，躍退兩步，鄭清立即竄前一拳搗向其小腹。

小包突然不退，左手切向其手臂，右脚跟着飛蹬對方腹際，這一招只要鄭清不退，由於腿比手長，小包有把握後發先至把對方擊倒。

只要鄭清一退，他也有把握扳回先機，攻個對方無力反擊，不料，鄭清並沒後退，他的右脚也同時飛起，反踢小包的大腿。

小包猛喝一聲，左脚一沉落地，左蓋隨之飛蹬對方頭顱，這招連環腿使得又疾又重，正是小包的得意絕招。

鄭清頭一低，霍地竄前一步，一拳飛擊其胸膛，左手如爪抓向小包的下腹，這一招更毒！

小包求勝心切，左脚一翻，人隨之滾倒地上，鄭清那兩招自然落空，說時遲那時快，小包的雙脚如毒蛇般纏向鄭清的一對小腿，這是小包的另一絕技「飛剪」。

好個鄭清，一躍而起，欲避開被剪倒的厄運，可是小包比他快，足板一勾，鄭清在離地兩尺之處撲倒地上。

小包立即自地上竄起向鄭清壓下，人在半空，雙手巳蘊滿勁力。

鄭清不避不閃，獰笑一聲，突然自懷中抽出一把小刀向飛撲過來的小包戳去。

小包這一驚非同小可，人在半空不能避開，只好咬牙用手迎向鄭清的手腕。

鄭清手腕一翻削向其手指，小包突然縮手，雙手剛好落下，踩在其大腿上。

鄭清痛得哎唷地叫了一聲，身子一側一滾，小包登時倒在地上。

鄭清反客爲主向他撲去！

小包人急智生，大叫一聲：「他媽的！」雙手抓起地上的積雪向他抛去。

變生肘腋，鄭清冷不防被積雪沾上眼睛，脚步不由一頓，小包雙脚一個反蹬把他踢倒。

這次他倒精巧，立時滾開去，抓起地上鄭清那柄手槍，同時立即扳下扣機：「砰！」清脆的槍聲一响，鄭清立即應聲倒下！

這响槍聲，也驚動了在場上殺紅眼的人，不由一齊住了手。

小包一槍解決了鄭清，又飛前一步拾起地上一把槍，立即把槍膛拉下，向前走去。

他雙條槍管在金龍帮的帮徒臉上移過，那些人的勇氣在這刹那間好似猝然消失了般。

「乖乖放下武器，否則包爺便一槍一個，絕不客氣！快！」

王雁也接腔道：「鄭清及蕭志成亦巳死了，你們還爲他拚命，告訴你們，張玉簫的命也不太長久了，我姓王的絕不放過他，既然撕破了臉皮，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那夥大漢彷似鬥敗了的公鷄，低下頭，一齊把手上的斧頭抛在地上，不知那一個先開口：「王爺饒命，小的以後一定安安份份做個良民！」這話之後，衆人都爭相效尤，紛紛求饒命。

王雁眉頭一皺，沉聲地說：「這些可是你們自己說的，以後要是讓我看見你們依然爲非作歹，可別怪我心狠手辣，不過，現在你們還不能離開，小生子你帶幾個兄弟用槍看着他們，過了午夜才可以放他們離開！」

王雁又點了五個手子敏捷的兄弟，以及小包和萬源奔向黑暗之中。

× × ×

王雁不敢掉以輕心，他先帶着人奔到永安百貨公司後面的那間金龍車行去。

制服了裏面的幾個伙計，他便立即搜索起來，找出了兩柄槍及一些子彈，這才離開。

八個人每人都有一柄槍，可是子彈却不足够，不過總比完全沒有槍强得多。

這八個人像一支箭似的向張公館急馳過去。

張公館的附近比較偏僻，這時候附近的店舖早已關上門，即使在家的也很多已熄燈躺在溫暖的被窩裏了。

街上一片黑暗，昏淡的路燈老遠才有一盞，張公館却似是地獄的十王殿般，路燈照之不及，溶化在黑暗中。

王雁有了上次夜襲唐超家的經驗，因此信心頗大，那一次他們只有三個人尚能凱旋而歸，這次却有八個，只要冷靜行事，智勇兼行成功的機會十分之大。

張公館前後左右，不見一個人影，王雁中十分詫異：「這是張玉簫佈下的圈套還是他今夜不住在此地？」

一時之間不能委決，萬源說：「大哥，我上去瞧一瞧動靜？」

「好，不過一切要小心！」王雁點點頭。

萬源竄前幾步，身形已不見，不一會兒他奔了回來報告：「大哥，房前房後都沒有人，裏面亦好似沒有動靜，不過房後却躺着三四具屍體，看情況好似是張玉簫的人。」

「哦？是誰早咱們一步來此？」王雁沉吟了一下，毅然地說：「進去看看，不過還是那句話，小心爲上，提防這是張玉簫佈下的詭計。」

大門終於被弄開，小包第一個竄了入去，偌大的庭院只有狂風在那裏迴旋，別無他物，他不敢張聲，又躡手躡足走入大聽。

到了這裏他不敢再動，因爲黑暗中很容易踢翻傢俬或其他東西，這樣便會成了狙擊手的目標。

他靜伏了好一陣，連呼吸聲都聽不到一聲，肯定大廳之內沒有人這才劃亮了一根火柴。

火柴的光綫雖然微弱，却足够令他證實了看法，第二根火柴亮起時，他已找着了電燈的開關，隨即把燈開亮。

大廳裏的傢俬有點凌亂，王雁及萬源也在這時入來。「搜一搜他的睡房及其他地方。」頓了一頓，他又說：「不，由樓下開始，逐間搜查！咱三人帶着人分三組進行，一定要快。」

萬源說：「假如他不在此，一便是去了他親家袁慶祥家，要不便是跑到租界那邊去了。」

「很有可能，」王雁點點頭，「大概是老大富聽到了什麼消息，派人來此偷襲，張玉簫猝不及防，只好倉惶離開。」

房門逐間被打開，裏面都沒有人。

王雁推開了書房之門，看到書桌上東西擺放十分凌亂，他忍不住走前一望，只見玻璃上放着一張白紙，這張紙抄了很多火車到各地的開行時間。

王雁取起一看，紙上有一行字被人用紅筆劃了一個圓圈，圓圈裏的字是：到南京的火車最後一班車二十一點二十三分。

王雁抬頭望一望牆上的掛鐘，時間已指向八時卅分，距離火車開行的時間已不到一個鐘頭，他立即像一陣風般衝了出去，大聲嚷道：「小包，萬兄弟，快走，張玉簫可能要坐火車離開這裏！」

× × ×

火車站候車室燈火通明，長長的板櫈上坐滿了人，烟霧嬝嬝，人聲吵雜。

靠牆角，坐着兩個人，一個戴着一頂黑色的毡帽，低着頭像在打瞌睡，旁後的一人長得肩圓臂闊，咀中叨着一根香烟，一頂破毡帽歪搭在腦袋上。這人一對眼睛骨碌碌地轉動着，好似獵人在找尋獵物。

大堂的掛鐘已指向九時零五分，通往月台的閘口打開了，前頭的人羣已開始移動。

叨烟的大漢緩緩站了起來，回頭一望，他旁邊那人仍然沒動，他只好再坐下。

此刻候車室是十分凌亂，火車的汽笛聲，小孩的哭聲，送別的大人們泣啜聲，加上人羣鑽動，場面十分凌亂，難怪那人寧願坐在角落打瞌睡也不與人爭先恐後。

大漢正在焦急中，眼前突然出現一個斯文白淨的青年，一件藏青色長袍，一條純白的羊毛圍巾，模樣兒十分瀟洒斯文。

他昂直地走向大漢，大漢雙眼瞪着他，他揚一揚手中的捲烟，道：「先生，借個火用一下。」

大漢十分機警雙眼一眨不眨地注視着他，把手上的烟遞了過去，那個青年放下籐篋把烟接來點燃了自己的烟。「謝謝！」他把烟交回給大漢。

大漢一顆懸起的心，此時才略爲放鬆下來，剛接回捲烟，只見那個青年口中的捲烟突然向他噴射過來，大漢剛一怔，猛覺腰上一陣劇痛，那青年已一拳抵在他腰上。

他哦地叫了一聲，青年的左右手已抓住了他的右手，伸起一腿抵着他的小腹，把他推到牆角。

那個打瞌睡的人一見青年走過來借火，便已「醒」了，他悄悄拿起了皮篋奔向閘口。

後腰上突然一痛，一塊硬物抵上了他的後腰，這人反應十分之快，立時反身一拳向後搗出。

背後那人正是王雁，在人叢之中不敢開槍，只好偏身一閃避過那一拳，也在這一刻，王雁已清楚地看到那張臉龐，這人果然是金龍帮的老大張玉簫。

張玉簫一拳擊退王雁，立即鑽入人叢中飛向月台，王雁舉槍大聲呼喝，搭客嘩然大叫紛紛閃開，連稽查也不敢叫他把票子拿出來。

月台像一條沒有尾巴的長龍，張玉簫亡命地飛奔，王雁在後急追，背後還有幾個人持械的大漢，跑得最快的却是身裁矮小的小包。

「張玉簫，你逃不了啦，快站着！」小包持槍急喝。

張玉簫突然把皮篋向他拋過去，立即拔出手槍，回身發射。

「砰！」子彈在小包旁邊的一條柱子開花，小包立即藏在柱後，同時把槍膛拉下。

清脆的槍聲嚇得一干搭客亡命飛奔，尖呼聲此起彼落，彷彿世界末日。

張玉簫發了一槍之後立即躲在一條柱子之後，王雁等人亦各自貼在柱後監視着他。

（以下轉入80頁）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溫凉玉·文
盧 令·圖

大俠傳奇（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全「東南霸主」江傷陽麾下的五名「五方太歲」，聲勢洶洶的來到梁王府門前，出言不遜，要見公子襄，却被公子襄兩名男僕女婢各自露了一手武功，把五名「太歲」嚇住了。其後，江傷陽突然現身求見，也被拒絕。雙方正在爭持之際，仲孫湫由府內走出，聲言代表公子襄，於是江傷陽即道達來意，要求公子襄交出「忘情天書」，仲孫湫自然不允。就在這時，東北、西北、西南三位霸主先後到達，目的均在這部書。東北霸主辜倖村排衆而前，要求仲孫湫通報引見公子襄，仲孫湫正待回話，突傳來「請他們進來」之聲，仲孫湫聞言，只好答應……

不忘一飯恩　必報千金諾

白天賣寶劍

在一家野集的歇舖裏，稀稀落落地坐有幾個趕路歇脚的人，其中有一桌，兩個男，兩個女。

那四人當中，其中一男一女，尤惹人注意。那男的長得高大英挺，額角高，笑起來的時候，一排白牙齒，像在陽光下的刀尖一般耀眼。

但最吸引人的，當然是那女子，不管看的人是男是女的，都喜歡看女子，不太喜歡看男子，男的看女的，當然是「食色性也」，至於男的看男的，就是「同性相斥」了，而女的也喜歡看女的，看看對方有多美，跟自己能不能比，有什麼了不起，要是真的好看，氣量大的女子，也會以讚美的眼光，更加多看幾眼，女子看女子，因爲比男子看女子不用顧忌，所以更可以看得放肆。

而這女的，看了讓人想吞了一服蜜蘸糖花兒，祇在舌上便融入心坎裏去了。

好甜。

唐甜。

× × ×

唐甜知道很多雙眼睛在看她，所以她就越發笑得甜，蕭七看得眼睛發呆，發覺自己好像掉入了糖湖去了。可是，鐵恨秋好像什麼都看不見，因爲他也是掉進「湖」裏去了。——他掉的是「酒壺」。

唐甜膩聲道：「鐵二哥，你有黃疸病，這酒，是萬萬不能喝太多的。」

可惜鐵恨秋不能不飲酒，他只是咧嘴向唐甜笑了一笑，表示無奈，聳了聳肩，又埋首喝他的酒去了，宛似沒把唐甜看成一個女子。

鐵恨秋越沒把唐甜看成女子，唐甜就越是要跟他說話，但是蕭七却要跟唐甜講話：「我不明白。」

唐甜甜甜一笑道：「我知道，你是不明白我在一路上替武林同道做的幾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時，所說的那些話。」

蕭七緩緩地道：「咱們剷平了『九九

峯』牛八德的股匪，又掃蕩『笑裏藏刀』李九妹的黨羽，更助『劍試鏢局』掀開了皮老闆就是黑白道兩吃的『人狠』波叔，這幾事都做得極爲漂亮，也使我們的『剛極柔至盟』大享名聲……」

唐甜笑眯眯地道：「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走兩面得靠人的路──要快竄起，必定要討好勢力大的一面，另外擇實力較弱的黑道人物下手，就可享有俠名。」她笑笑又道：「從前蕭秋水就不懂這『順天則昌』，結果四面不討好，部下衆叛親離者有之，胡裏胡塗喪失性命更不計其數。」

蕭七點點頭，他點了頭，却忽然覺得好似失去了什麼似的，可是又說不上是什麼東西來。

「但我還是不瞭解，爲什麼要說那些話……要找『忘情天書』，咱們捷足先登，不是更好嗎？」

唐甜又笑了，她的甜笑足可把人融化，但她的語鋒像刀冷靜清楚。

「捷足先登？固然是好，但公子襄不是死人，別說公子襄他本人武功深不可測，單止他手下『歌衫氣伯正人君』三人，是武林中享有盛名的『正氣歌』之傑，單憑我、你、鐵二哥、唐三千，還眞闖不過去……所以，我們要武林豪傑先替咱們闖。首先要把公子襄攪得頭暈暈！咱們要漁人得利，就不難窺出時機了。……何況，我倒眞認爲公子襄貓哭耗子，難說『忘情天書』巳早在他手裏，只是捂着不說來罷了。」

蕭七道：「如果不在他手裏呢？」

唐甜道：「那麼這一遍，至少迫得公子襄全力去找。以他的實力，加上七十一子弟，只要發了狠，沒有找不到的，省了咱們費工夫在尋尋覓覓上。」

蕭七又問：「如果這下找到了，却給『十方霸主』等人攫走了呢？」

唐甜展顏一笑道：「你心急要去是不是？別急躁，公子襄不是易與的角色，不會那末快三扒兩撥給人擺倒的。」

蕭七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一口把盃酒乾盡，道：「好厲害，妳都算準了。」

唐甜也一口把酒飲盡，兩頰即刻現出淡淡酡紅色來，蕭七看了，比喝酒還醉：

「當然，我以唐方妹妹的名義，有意無意間地透露，公子襄巳找到蕭秋水了，正在學『忘情天書』，研究『天下英雄令』，你想，這一干武林豪傑，加上什麼『十方霸主』、『九面龍王』的，那有不爭先恐後去找公子襄麻煩的道理，如此拚下去，公子襄的實力，必定大爲折損，這干餓虎擒羊的，也啃着了石頭──到時候，咱們『剛極柔至盟』，就可以出來幹一番大事了。」

蕭七喝了一口酒，嘆了一口氣，又呷了一口酒，再嘆一口氣，斜睨着唐甜。

「然後就是引出唐門實力，稱霸武林的時候了。」

唐甜甜眯眯地笑道：「那你嘆什麼氣啊？」

蕭七盯着她，好一會，才緩緩吐出幾個字：──

「老實說，我不知因何要帮妳？」

唐甜淡淡地笑道：「因爲你也是唐家的人。」唐甜臉上的酡紅似桃花一樣醉人，她的聲音更溫柔若夢。「近三百年來，入贅唐門，而飲譽江湖的一流高手，如江南霹靂堂的雷震天，大風堂的上官刃，都是名震天下的好手……你……你當然不會嫌棄罷？」

蕭七一聽，心跳加快，握住酒盃的手，也拿揑不穩了，却去想握住唐甜的柔荑。

唐甜却別過臉去叫鐵恨秋道：「喂。」

鐵恨秋也「喂」了一聲，仍然只管飲酒。

唐甜笑了：「你爲什麼叫鐵恨秋？」

鐵恨秋沒好氣地瞪了唐甜一眼，道：「我是鐵星月的弟弟，當然姓鐵，恨秋是恨我自己一生人還沒見過蕭秋水。」

唐甜「噗嗤」一笑道：「你跟我們一道，創『剛極柔至盟』，却只顧飲酒……足可君臨天下的『英雄令』，足可雄霸武林的『忘情天書』，以及足可號令江湖的『蜀中唐門』，你揀那一樣有興趣？」

鐵恨秋放下了酒盃，一雙大眼，瞪住唐甜，慢慢地說，說了好久，才把話說完，一反他平常含糊亂說話的態度：「我是鐵恨秋，我不懂什麼武林紛爭，也不要什麼江湖名利。我跟蕭七，近廿年朋友，他去那，要咱去，咱就去，何況沿路他供我喝酒，而且還可能見着蕭秋水蕭大俠……所以我才來的，妳懂了沒有？」

唐甜居然依然甜笑：「我懂。」

「砰！」地一聲，唐三千一捶桌面，「霍」地站起來，跳到鐵恨秋面前，她長得比牛高馬大的男子漢還高大，站在鐵恨秋面前，宛如一座山似的，戟指罵道：「你是什麼東西？敢對咱小姐這般說話？」

桌子上的東西全給她一拳播得蹦跳起來，在地上摔得箇稀巴粉碎，乒乒乓乓的，客店的人都吃驚地看見一個熊腰虎背的女人在大發脾氣。

鐵恨秋却眼明手快，一把撈住酒罈子，咕嚕咕嚕地喝了三四口酒，才擦擦嘴巴沾的酒沫子，道：「好酒──」然後抬頭看看這個身裁比他還高，眼睛比他還大的女人，同行這許多時日，彷彿還是第一次正式看到她，道：「妳就是唐三千？」

唐三千道：「怎樣？」

鐵恨秋忽然大聲道：「好！」

沒有人知道跟着下去會怎樣，兩人惺惺相惜，還是大打出手？沒有人知道，因爲蕭七在這時說了一聲：「來了。」

他們等的人來了。

他們等的人是誰？

× × ×

「賣劍啊。」

× × ×

他們等的是一個賣劍的人。

一個人，賣兩把劍。

× × ×

人是落魄的人，但他落魄得一點也不在乎。

他皮膚很白，個子很高，但瘦削，鼻子很挺，身上的衣服雖巳洗得發白又將破，但他還是不在乎。

他一進來，叫了聲：「賣劍啊。」

就大模大樣，而且十分閒適的坐下來，彷彿落魄賣劍的不是人，而他只是在這裏安居樂業，正在吟詩作對的文人。

× × ×

他放在桌上的劍，有兩把。

一把全墨，一把純白，劍鞘如此，劍身不知如何。

唐甜見了，全身一震，失聲道：「這不是……」

蕭七點了點頭，唐甜沒有再說下去。

而且在這時候已不能再說下去，店子裏的人，都已悄悄的走得一乾二淨，因爲在東，西、南、北四方，都出現一些人。

這些人一出現，也沒什麼，只是天地間彷彿風都不吹了，樹上鳥都不叫了，連守門的狗，都夾着尾巴一聲不响逃走了。

只有一身充滿殺氣的人，才有這種魔力。

而這些人少說也有三四十個。

但是這三四十個人，到了這茶館前，便自四面八方站住，雙脚似樁子釘入土裏般，再也沒有誰移前一步。

除了兩人。

這兩人穿得甚爲光鮮，人中有痣，大步踏入店來，一個人在櫃枱換了個熱茶壺，一個人拿了三個盃子，老實不客氣地往那文士的桌子邊一坐。

一個把三個盃子擺着。

一個倒茶。

茶立刻倒滿。

一個將茶盃推到三人面前。

一個拿起茶盃，說：「請。」

那文士絲毫沒有錯愕，也沒有吃驚，好像一個人看到自己一隻手有五隻手指一般正常，好像理所當然似的，拎起茶盃，飲茶。

三人都把茶一口喝乾淨。

鐵恨秋在旁，禁不住喝了聲：「好內力。」

× × ×

那人中有痣的兩人，都稍稍回頭，對鐵恨秋掃了一眼，那文士依然毫不在乎。

那三盃茶是盪熱的茶，就算在瓷杯外拎着，也教人受不了，三人却都隨隨便便的灌到肚子裏去了。

左邊人中有痣的人指指桌上的　，道：「我們要買劍。」

文士淡淡地道：「我的劍要賣給識貨的人。」

右邊人中有痣的人說：「多少？」

文士豎起了三隻手指。

左邊的人略略皺起了眉頭，然後又是一展，道：「三千兩？」

右邊的人使個眼色，道：「昔年蕭開雁蕭二俠的『陰陽雙劍』，有這個份量，有這個價值。」

文士搖搖首，淡淡地道：「三兩，或三百兩。」

那二人斷未料到，如此便宜，左邊額繫紅巾的道：「一千兩罷，我們買了。」

右邊額繫藍巾的道：「小兄弟，我們就算是交個朋友。」

文士淡淡地道：「三兩，或三百兩，多了，或少了。我都不賣。」

兩人相顧愕然，文士道：「我爹欠人賭債三百兩，我家欠柴米三兩，我賣劍，爲的只是先還一樁。」

紅巾漢笑道：「兄弟規矩奇怪！那究竟是三兩？還是三百？」

文士斜乜着眼，他的鼻子着實又挺又高：「那要看人。」

藍巾漢頗有自信地大笑道：「小兄弟，你知道你的劍賣給的是誰？便是威震四方武林的『十方霸主』之『四方霸主』，汪逼威汪大俠！」

那文士淡淡地抬頭，掃了二人一眼，道：「汪大俠？」

兩個眉心有痣的人，一齊點頭，「九雷重手」汪逼威的大名，抬出來壓不死人，也可以壓彎人腰脊的。

那文士却抓起兩把劍，拍拍身上的灰塵，小心得就好像他的袍子是金絲織的一般，便起身要走了。

兩人相顧一眼，迅速站起來，脚步稍一移動，那文士便顯得前進不得，後退無路了，這等配合的天衣無縫，令在旁的蕭七，也皺了皺眉頭。

紅巾大漢伸手作勢一攔道：「怎麼？不賣了？」

那文士宛似完全不知險境，從容地說了一個字：「賣。」

然後伸出了三隻指頭。

兩條大漢，略爲鬆了一口氣，藍巾漢要伸手拍那文士的肩膀，賣交情地道：「怎麼？還是三兩，或是三百？」

那文士淡淡地道：「三萬。」

藍巾漢的大手，僵在半空，文士繼續道：「汪逼威這種人，不出三萬，休想碰一碰劍鞘。」他的鼻子翹得高高地：「我是說，他出三萬，我只賣給他劍鞘。」

藍巾人僵在半空的手，突然佈滿了青筋。

晚上卸新裝

這野店並不十分乾淨，蒼蠅嗡嗡地盤旋飛着。

衆人入店已一段時間，却在此時才對蒼蠅的聲音清晰可聞。

因爲這是唯一的聲音。

隔了好半晌，才有人說話。紅巾漢說話，他說：「收回你的話。」

藍巾漢冷冷地加上了一句：「否則躺下。」

那文士坐下，慢條斯理的說道：「仲長九，仲長十，你們兩人，替汪逼威爲虎作倀已久，七年前『打鼓嶺』上的姦殺慘案，『銅鑼棚』的鷄犬不留，你們作的好事。」

紅巾漢、藍巾漢兩人的臉上，都現出十分詫異的神情來，紅巾漢臉色一沉，喝道：「你究竟是誰？」

紅巾漢喝問的同時，藍巾漢已下了殺手。

紅巾漢的叱聲如雷，完全掩蓋了藍巾漢下殺着的風聲。

× × ×

戰鬥在驟然間發動。

戰鬥在驟然間結束。

× × ×

藍巾、紅巾兩條大漢，分左右兩邊倒下去，咽喉處各冒出一股血泉。

現在他們相同處，除了眉心印堂處的一顆紅痣外，便是致死不信的大眼睛。

× × ×

那文士彷彿沒有動。

那兩柄劍仍在桌上。

只是他的手也平放在桌子上。

唐甜低聲向蕭七道：「好快的劍法！他，正是我們需要的人。」

蕭七冷冷地道：「黑劍鞘內的是白劍，白劍鞘內的是黑劍，他以左手使白劍，右手使黑劍，以右劍刺殺左邊的紅巾漢，以左劍刺殺右邊的藍巾漢。」

唐甜偸偸地瞄了蕭七繃起的臉孔一瞥，這次她沒有把笑容堆在臉上。

× × ×

文士殺了兩人之後，慢慢的把盃中的粗茶，品嚐似的飲完，然後起身付下兩文錢，拍拍身上塵埃，靜靜地要離開。

他喝了茶，就要付賬，就算一兩文錢，彷彿他也從不欠人賬。

但茶店外的人羣，並沒有散去。

文士的步履，走到門口，忽然淡淡地說：「你可以下來了，九月天的太陽，並不好晒。」

只聽茅棚頂上，一個聲音大笑道：「好耳力！只是我汪某人，向來喜歡騎在別人的頭上，包括閣下的頭上！」

聲音是這樣說着，人已飄然躍下。

一個又矮又肥的肉團，人不到四尺半高，但是有百來斤重，一身金衣熠熠，手中拄了一根鐵枴。

唐甜忽然明白門外那些人爲什麼不走了。

因爲他們的頭頭在這裏。

他們的憑藉還在！

× × ×

這時茶店外又走進來一個人。

一個背上掛了搖鼓，咚咚作响，帶油紙傘的書生。

他彷彿是路過鑽進頭來看熱鬧的，但當三四個「神秘人物」皺着眉頭要把他摔出去的當兒——那三四個人都莫名其妙的被扔了出去。

這之後就沒人再敢動這個傻憨憨的書生了。

× × ×

汪逼威比那文士矮一個頭，但至少粗肥三倍有餘。

但他手裏的拐杖，却比文士還長上一倍。

他笑着問：「你就這樣走了？」

文士淡淡地道：「我沒錢替他們買棺材。」

「哦。」汪逼威笑笑道：「你殺了我兩個得力助手，就這樣便溜之大吉了！」

文士道：「不必相送。」

汪逼威拎了拎他的鐵枴杖，那枴杖合兩人高度，純鐵打造，手臂兒粗，在他左手拎來，就像拈起一支鵝毛也似的。

「也好，至少你要賜告名號，好讓老夫向下屬的家人交代。」

文士道：「我在江湖上，沒字沒號，說了，你也不知道。」

「這樣吧。」汪逼威也表示無奈：「你把兩把劍留下，勉强算抵『仲長雙雄』的兩條命罷。」

文士淡淡地道：「三條命。」

汪逼威奇道：「三條命？」又問：「誰的命？」

「你的。」文士冷冷地道：「十七年前，你陷害結義老大方墨洲全家，又勾結官府，將師門殺得一人不剩，鷄犬不留，來造就你的一方獨尊，……你這種人，早該死了。」

汪逼威大笑。他的長杖忽裂爲二。左右手各執一，一攻一守，發出破空的尖嘯：「你不把劍留下，就連命也得留下。」

× × ×

但留在地上的是他沒有生命的軀體。

沒有人敢相信。

名震四方，九霄重手汪逼威，竟忽然死了。

只三劍。

第一劍是白光。

第二劍是黑芒。

到了第三劍，黑白合一，雙枴飛起，落下時，已在丈外，而它們的主人，已喪失了性命。

× × ×

那些包圍的人，來得快，退得也快。

他們的信心已然失去：誰都不敢跟那一雙「魔劍」拚命。

唐甜的眼睛發着亮：「『王展梅』的『一笑傾城』、『福慧雙修』、『陽關三疊』！趙師容的遺學，已經好久未現江湖了！」她奮慨地低呼：「我們『剛極柔至盟』有這個人，不愁不得天下。」唐甜的上齒輕咬下唇：「只有這一雙劍，才是公子襄的勁敵！」

她甜笑的走過去，可是不管她笑得如何甜蜜、純眞、可愛，那文士眼睛發了亮，但却不是因爲看見她。

他眼裏只有那剛從外面進來的携油紙傘的書生。

「你來了。」

那文士的眸子裏，發出友善祥和的光芒。

「我來了。」

那書生笑態可掬。

他們倆緊緊握着對方手腕，然後面對面坐下來，唐甜就楞在那邊：文士沒有招呼唐甜坐，那書生却趕忙鬆了手，騰出一張櫈子給唐甜。唐甜帶着含蓄的甜笑，盈盈坐下，誰都看得出來，她是一個名門淑女，大家閨秀。

可是那文士的一雙眼睛，就像他鼻尖一樣，朝上翹得高高地，除了看那書生的眼神像個看放鞭炮的小孩子一般外，唐甜那麼一個可口的女孩子坐在那兒，他就當茶壺擺在桌子上沒什麼兩樣。

那書生介紹道：「她就是蜀中唐門，唐甜，近來創立『剛極柔至盟』，跟兄弟我、蕭兄、鐵二哥、唐三千等一起闖……您也是我們借重的人物。」

唐甜正在等接話頭，那文士却只熱切在那書生身上道：「你近來可好？」

那書生笑道：「好。」生恐唐甜尷尬，便又道：「這位就是方小哥兒，方覺閒，他是當年趙師容的入室弟子，權力帮李、趙、柳潰倒後，他傷心失望，從此遁跡山林，不問江湖世事……」

唐甜笑語晏晏地道：「其實倒了權力帮，江湖上可以再起個……」

方覺閒打斷道：「容兄若沒有什麼事，兄弟我要走了。」

方覺閒淡然站起，那書生也只得站了

起來。唐甜可急了，道：「方小哥兒，『剛極柔至盟』留你來行俠仗義，替天行道……憑你武功，是武林一把黃羅大傘，咱們都靠您的庇蔭呢……這番打天下，不愁沒名兒，俗語說的好：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方覺閒淡淡地道：「我要出名，早就不必賣劍了。」隨後向那容姓書生一拱手道：「容兄，我告辭了。」

「打鼓書生」容肇祖一時僵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唐甜粉臉一寒，叫道：「蕭七！」

蕭七站起，向容肇祖一拱手，道：「容兄，多有拜託了。」

容肇祖臉上一陣陰晴不定，終於咬了咬牙，趨前說道：「方小哥兒。」

方覺閒一直往前走，他聽到了叫聲，仍然走了幾步，越走越慢，終於停了下來，沒有回頭，他的聲音出奇的低沉：「容兄，我這一停下來，可以感覺到，我一生不涉世事的修爲，全給毀了……容兄，您眞的要叫我嗎？」

容肇祖沉默了半晌，終於道：「是。我叫你。你答應過——」

方覺閒回頭，長吸一口氣，接道：「我曾欠你一個情，答應替你做一件事。」

容肇祖勉强笑了笑，想把氣氛弄好：「您放心，在『剛極柔至盟』，不會是壞事。」

方覺閒定定地道：「你只要說，是什麼事，而且，我只答應，做一件事，只一件事。」

容肇祖望向蕭七。蕭七望向唐甜。唐甜笑得好像狐狸太太蔽着了小鷄的門，笑道：「不管何事何地，答應我們，出一次手。」

方覺閒根本不理，只是平平直視容肇祖。容肇祖乾咳一聲，望向蕭七。唐甜也望向蕭七。蕭七痴痴地看了唐甜一會，終於歎了一口氣，向容肇祖道：「容三郎，你知道，我從來不要人報恩……」

容肇祖趕忙道：「六年前，你冒死救我的大恩大德，是當然要報的。」

蕭七長吸一口氣，毅然道：「那請你代求方小哥兒一次，要他出一次手，無論何時何地。」

「好。」容肇祖轉向方覺閒，眼睛却沒敢與對方直接接觸，道：「方小哥兒，請答允我們出一次手，無論何時何地。」

方覺閒緩緩地，緩緩地點頭，然後問：「對象是什麼人？」

容肇祖又望向蕭七，蕭七轉望向唐甜，唐甜眼珠兒一轉：蕭秋水麼？跟老太爺子和老奶奶之戰，那還活得了？「十方霸主」、「九面龍王」麼，沒什麼應付不了的！公子襄……對！公子襄！

她笑得又像一滴蜜糖，輕輕吐出三個字：「公子襄。」

蕭七又長吸一口氣，擰首向容肇祖說：「公子襄。」

容肇祖聽了，臉色一變，他垂下了頭，看着自己雙手，彷彿每一個字都有千鈞之力的聲音，沉重地道：「公子襄。」

聲音低沉得就像是弔唁。

「公子襄？」方覺閒眼睛矇矓了，他悠悠的憶起，在那黃土的沙原上，當晚霞滿天，那個教子弟練劍的人……而今，竟也無可避免的，自己眞要和他決生死麼？……他想着，鼻子又高高地翹起，像瓣玉葫蘆一樣：「我答應你，不過，我此生就陷進去了。」

容肇祖依然垂着頭，他的脖子也如有無形的千斤壓力，方覺閒笑笑又說：「也罷，聽說最近唐方唐女俠正跟公子襄在一起……唐方一戰，爲蕭秋水，名動天下……如果我有什麼不測，能見唐女俠才死，也算不枉此生了！」他忽然豪爽的以手拍擊木門，高聲歌起來：「生盡歡，死無憾……憑熱血一腔，不惜去闖一闖……」

沒有人注意到，唐甜這時臉色變了。她本來正得意地笑着，一剎那間，她臉上的甜，都宛似封了霜、下了毒似的，她低下首去，仔細看去，可以瞥見她顴骨顯有兩道青筋。

這時蕭七正向容肇祖悄聲問道：「容三郎，敢問一事。」

容肇祖黯然道：「蕭兄您說。」

蕭七道：「方小哥兒跟你是……」

容肇祖嘆了一口氣，道：「其實只是隣居……我家境比較富裕，而且練武比他早……他是很遲才得趙師容所傳的……他家境壞，有次屋被風刮走，差點凍死，我把他和他老爹接到家裏來，住了幾天……就這樣，他自認爲欠我一個情……」

容肇祖越說越感到臉上無光，但說到最後，終於也抬起頭來，望定蕭七，道：「有些人，有恩必報，已諾必然的。」

蕭七也望定了他沉重地道：「是。」

（以下轉入第八十頁）

武俠中篇故事

飛龍引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方浪終於說服連雲寨寨主金虎，率領全寨嘍囉改邪歸正，隨祖驚虹、方浪、秋霞三人，浩浩蕩蕩前赴景王府護駕。到達王府，參見王爺及徐階後，祖驚虹請示情況，由於大隊人馬尚在途中，深恐裕王方面派人攔途截擊，因此乃由方浪、秋霞留守王府，祖驚虹即與金虎趕往途中接應。果然，裕王方面派出南宮絕率衆迎擊連雲寨人馬，雙方在松林展開遭遇戰。劇鬥之際，祖驚虹、金虎及時趕至，兩人立即加入戰圈，奮力斷殺，結果，南宮絕不敵，率餘衆潰退，祖驚虹亦不予追殺，他判斷南宮絕經此一敗，不會捲土重來，遂率隊而回……

伊賀七忍者　効忠裕王爺

將近正午，一頂裝飾得甚華麗的轎子在一羣太監侍候下，來到了景王府門前。

從轎子出來的，也是一個太監，矮矮胖胖，樣子有些滑稽，尤其是笑起來的時候。

他的笑聲更惹人發笑，就像是懷春的小母鷄，陰陽怪氣。

那些侍衞都忍着沒有笑出來，他們雖然都已經豁出了性命，不在乎這個人，但是在景王還沒有命令下來之前，他們都不想再替景王惹麻煩。

這個人事實也麻煩得很，他也就是太監總管馬永，一向甚得皇帝寵信。

據說他五歲便已進宮，但能够在衆多太監中脫穎而出，做到「秉筆司禮監」，實在不簡單，總有其過人之處。

太監有大有小，職位最高的就是「秉筆司禮監」，可以爲皇帝代批奏疏，參與軍國大計。

眞人府事發，徐階一走，那些小太監便慌忙走去告訴馬永，好像他這種聰明人，當然立即明白這到底是什麼回事，景王與裕王之間的明爭暗鬥，沒有人比他清楚的了，他也知道早晚必有事發生，却是怎也想不到他們竟然斗胆將皇帝刦去。

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他用手猛捏人中，才能够保持清醒。

第一件他要做的事是封鎖眞人府，連夜將藍田玉送到秘密的地方，嚴禁將事情洩漏出去，否則，本已分成兩派的朝廷大臣勢必先引起動亂，到時候，這件事就不容他控制的了。

跟着他與藍田玉詳談了一個時辰，一直到他認爲藍田玉說的全都是事實。

皇帝到底落在那一方手中，他當然也很清楚的了，以後的幾個時辰，全都是用在考慮應該投向那一方。

到現在他仍然拿不定主意，所以他非得親自走一趟，探清楚雙方的口氣。

第一個他要去的地方，也就是這景王府。

他也已考慮到裕王府的人已經將景王府重重包圍起來，不敢要太多的人跟隨，以免惹起太大的誤會。

亦爲了好讓裕王府的人看清楚，來的是什麼人，他選擇這個時候進去景王府。

進入景王府的在裕王方面也許就是敵人，裕王甚至已經有命令吩咐下來，格殺勿論。

馬永當然知道，這一次進入景王府實在是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只是他現在已經在鬼門關之前徘徊，進不進去景王府，在他來說，也沒有多大分別的了。

裕王府的人並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聽由他們一行人經過。

轎子到了景王府門前，馬永才鬆一口氣。

× × ×

景王也沒有要馬永等多久，在大堂召見馬永，徐階張九成侍候在景王左右，神態安詳，特別是徐階，完全就沒有事的一樣。

看見徐階，馬永也沒有驚訝的表示，這早已在他的意料之內。

景王的神態也是與平日並無分別，只是眼神透着三分不屑，對於太監，他從來就沒有多大好感。

雙方並沒有轉彎抹角，說話直截了當，景王張九成都沒有作聲，一切由徐階應付。

馬永看見徐階，便已覺得頭痛，他已經不止一次想動這個人，但始終動不了。

「皇上不錯在這裏，馬總管也大可以會同各王公大臣來將皇上接回去。」徐階神態始終保持冷靜。

馬永也始終一臉笑容。「小的那有這本領，但小的却有一個很不錯的計劃，可以解決這件事。」

徐階笑笑。「洗耳恭聽。」

馬永開門見山，道：「在說之前，小的很想弄清楚一件事。」

「是什麼事？」徐階其實明白。

馬永也知道徐階明知故問，仍然回答道：「那就是王爺登基之後，如何處置小的。」

徐階反問：「你要如何？」

馬永笑了笑。「小的一向很知足，一向都甘於現狀。」

徐階道：「你還要做這個秉筆司禮監麼？」

馬永道：「小的已做了這個職位這麼多年，除此之外不懂得做別的了。」

徐階目光轉落在景王面上，這件事，也只有景王能够作主。

景王盯着馬永，道：「據說秉筆司禮監可以代批奏疏，參與軍國大計。」

「這方面，奴才經驗豐富，請王爺放心。」馬永的笑容更盛。

景王冷笑道：「你做了這麼多年的秉筆司禮監，一切當然駕輕就熟，對於你的才能本王也絕不懷疑──」

「王爺見笑了……」馬永以手掩住了半邊嘴巴，垂下頭去，樂不可支。

景王還有話。「這些年來一共有多少人壞在你手下，本王雖然不全都清楚，知道的也已經很足够。」

馬永一怔，景王接道：「以你這種聰明人，當然有辦法要本王答應之後非要履行諾言不可，本王也不是那種反口覆舌的人。」

馬永笑起來，笑得有些兒虛假，景王隨又道：「你罪大惡極，但若是眞心悔改，肯助本王一臂之力，本王也許會考慮饒你一命，再看你表現如何，重新錄用。」

馬永只是笑，景王繼續道：「本王話就是這許多，你可以回去考慮清楚。」

馬永欠身道：「是，奴才一定會考慮清楚。」

張九成不禁插口道：「你那個計劃是怎樣的？」

馬永狡猾的道：「很不錯，只是只適用於今天，也許我回去想想，會有一個更不錯的計劃。」

張九成也是一個聰明人，當然明白馬永的話，景王同樣明白，冷冷道：「你這是威脅。」

馬永道：「奴才豈敢──」

張九成道：「我們這兒也很安靜，何不就請馬總管在這兒考慮？」

景王點點頭，道：「這個主意不錯，馬永──」

馬永道：「不是不可以，問題在今天日落之前，小的仍然留在王府這兒，又沒有消息回去，小的就是想到了什麼好辦法，只怕也沒有用處的了。」

張九成怔住，景王冷笑道：「人說你狡猾，果然是狡猾。」

徐階插口道：「也許根本就沒有什麼安排。」

「也許是的。」馬永神態不變。「可惜徐大人根本不能够肯定。」

徐階冷笑道：「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張九成道：「我看馬總管一出這兒，就不會再回來的了。」

景王道：「回來與否，本王倒不太在乎。」

馬永忽然歎息。「看來奴才這一次來錯了，只是奴才以爲這是用人的時候，王爺對於奴才的印象，也許會有些改變。」

「這不錯是用人的時候。」景王笑了笑。「可惜你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馬永恍然。「王爺意思是，座下已經够人用了，用不着奴才來賣命。」

景王深以爲樂的。「本王所用的，也全都是忠貞俠義之士，沒有一個是卑鄙小人。」

「奴才這眞的來錯了。」馬永長歎。「奴才看來也眞的並不是個聰明人，連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說什麼好計劃？」

景王冷冷道：「你能够想到的，本王的人也一樣能够想到。」

「如此奴才還有什麼勇氣獻醜？還有什麼面目留在這兒？」馬永一些也不動氣，而且顯得有些垂頭喪氣的，長揖到地。

景王道：「你要走，本王也不會難爲你，但你若願意悔改，本王也不會不給你悔改的機會。」

「王爺海量汪涵，奴才衷心感激。」

「但你若是投靠裕王府，那就很難說了。」

「奴才不敢。」馬永恭恭敬敬。

景王冷笑：「你眞的不敢？」

馬永道：「王爺不相信，奴才也無話可說。」

「去——」景王揮手，到現在仍然是毫不在乎的樣子。

徐階看在眼內，面上陰晴不定，好像有什麼事情，一時間也拿不定主意。

馬永再拜，倒退了出去，一切合乎禮節，始終都是恭恭敬敬。

徐階目送馬永去遠，一聲輕歎。「也許他眞的有一個好辦法。」

景王還未說什麼，徐階說話已接上。「那也許不是我們所能够想得到。」

景王搖頭道：「這等卑鄙小人，想出來的你道還不是毒計？」

徐階笑了笑，方待說什麼，景王已接道：「本王也絕不相信，你們想不出更好的計劃。」

徐階沒有回答，張九成插口道：「只怕這廝離開之後，轉投裕王府那邊。」

「他們本就是一丘之貉，走在一起原就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件。」景王坐正了身子。「我們若是將他留下來，說不定反而會影响我們的士氣。」

徐階仍然不作聲，張九成接道：「這也是的，而且即使他眞的想出了什麼好辦法，適用於我們，亦未必適用於裕王府那邊。」

徐階聽到這裏，終於道：「馬永這個人一向有如牆頭之草，首竄兩端，既然爲我們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也當然不會忘記替裕王府那邊想一個，以便失意於這邊之後，立即就可以轉投那邊。」

景王道：「其實他應該先到那邊走一趟的。」

「可不是。」張九成一皺眉。「他怎麼跑來這裏？」

徐階笑笑。「因爲皇上在這兒，也許他以爲皇上已經被我們說服了。」

張九成恍然頷首，又問：「怎麼裕王府的人會放他進來？」

徐階道：「那相信只有一個解釋，就是他們看準了我們不會收容這個人，讓他先吃些苦頭，殺掉他的威風，那到他轉投他們的時候，就容易應付了。」

張九成連連點頭，對徐階衷心佩服，徐階却歎息在心中，他一直以爲張九成是一個很聰明的人，現在總算明白這個人非獨沒有傳說中的聰明，而且顯然比不上裕王座下的歐陽易。

但景王在他的協助下，却能够與裕王相峙到現在，難道這個人的聰明才智在太平盛世才能够表露出來，面臨生死關頭，便變得六神無主，方寸大亂？

到底怎樣，徐階沒有問，這個時候他並不以爲有必須要弄清楚這件事，清楚了又有什麼好處？

× × ×

馬永出了景王府，果然就是要往找裕王，儘管怎樣生氣，他始終都一面笑容，尤其是當他看見裕王府的人，笑容更盛。

裕王沒有要他找，而且派了人在路上恭候，將他護送到裕王的臨時行莊。

那座莊院原就是裕王所有，在他未到來之前，只是一座普通的莊院，住在那兒的也只是一個普通人，只不過在生意方面甚有成就，在那座小鎭甚有體面。

那座小鎭只有百來戶人家，這百來戶人家在一個月之前，已完全爲裕王府的人取代，他們所用的方法非常溫柔，不着形跡，出的價錢也不低，所有人家都很樂意將屋子賣給他們，只有四戶人家是例外。

這四戶人家在一個月前終於被弄走，却是被埋在一間破屋的廢井裏，也是負責這件事的人深感遺憾的一件事，在這件事中他原是不準備用暴力的，到底是事與願違。

莊院的陳設本來也甚簡單，在裕王到來之前三天才重新加以佈置，雖然不能够與裕王府的華麗相提並論，但也佈置得甚有氣勢，裕王那之上一坐，眞令人有些如高不可攀的感覺。

馬永也沒有例外，可是當他發現裕王竟然是忍不住要下來迎接的時候，那種高不可攀的感覺，一下子便消掉大半。

歐陽易及時將裕王拉住，裕王也這才知道失態，忙自坐回去。

馬永施過禮，問過安，裕王連隨請他坐下來，一個恭恭敬敬，一個客客氣氣，大家看來都有相逢恨晚之意。

馬永一顆心安下來，突然有一種自信，憑自己的手段，絕對可以控制住這個裕王。對於這個裕王爲人怎樣，他本來就已經很清楚，既沒有景王的深得人心，也沒有景王的精明能幹，若非有歐陽易南宮絕等人相助，只怕早已倒下去。

好像這樣的一個庸人，竟能够得到歐陽易南宮絕這種助手，除了庸人多厚福這個解釋，只怕沒有第二個解釋的了。

他不知道南宮絕的武功到什麼地步，却是深信原出於名門正派的人，即使怎樣狠辣總也有一段距離，而對於歐陽易他却是完全不敢輕視。

這一條連環計如何惡毒，他當然不會看不出，但他却自信，絕不會與這個人發生衝突，裕王一旦得天下，朝中他仍然能够呼風喚雨。

可是他仍然比較看好景王，否則也不會多此一舉，他也事實想到了一個很不錯的計劃，景王却令他無趣之極。

幸好他沒有厚此薄彼，亦已替裕王作好安排，所以裕王請他到來，他一些也不慌張，現在當然更加鎭定了。

裕王隨即道：「能够在這兒見到公公，太好了，方才有報說公公進了景王府，本王也不知怎樣担心。」

「奴才該死。」馬永慌忙解釋。「奴才去景王府目的也只是叩問皇上聖安。」

裕王看似竟信以爲眞，接問：「公公可也見到父王？」

「沒有——」馬永歎息。「他們根本瞧不起奴才，沒有幾句說話，便將奴才趕了出來。」

裕王亦自歎息。「吾弟還是這個脾氣，公公爲國事鞠躬盡瘁，又是秉筆司禮監，焉能對公公如此無禮？」

馬永大樂，試探着詢道：「有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奴才這個秉筆司禮監，相信也不會做得多久的了。」

裕王驚問：「公公這樣說，莫非……父王……」

「皇上精神日漸不足，奴才以前聽皇上的口氣，似有退位之意。」

這不管是否事實，總較說皇帝離死不遠好聽得多。

裕王顯然明白馬永的意思，道：「若是由本王繼位，要借助公公之處甚多，只不知公公……」

馬永立即道：「奴才早已決定爲王爺効命，這一點，王爺倒不必懷疑。」

裕王一笑道：「有公公相助，何事不成？」

馬永不忘道：「其實長幼有別，這個王位不傳給王爺還傳給那一個？」

裕王笑問道：「公公難道不知道，父王現正在吾弟府中？」

馬永道：「該知道的奴才都已知道得很清楚。」

裕王點頭道：「吾弟若非如此，公公想必已替吾弟想到了一個好辦法。」

馬永也不再轉彎抹角，道：「那也不算得是一個好辦法。」

裕王接問道：「現在公公知道了本王的心意，又不知有何妙計以教本王？」

馬永笑笑道：「奴才現在只想推薦一個人給王爺。」

裕王道：「那個人武功智謀……」

馬永道：「王爺座下歐陽先生，人盡皆知，智謀非凡，有甚於臥龍鳳雛。」

歐陽易那邊連忙道：「公公見笑了，歐陽易只是一個庸人，要公公賜教之處正多。」

馬永連聲：「客氣客氣。」

「那是說，公公要推薦給本王的，乃是一個武功高强的高手。」裕王接問：「不知道——」

馬永看了看站在裕王另一邊的南宮絕，到現在南宮絕仍然不發一言，面上也無任何表情。

裕王順着他的目光一轉，道：「公公放心，本王一切自有妥善安排。」

馬永點頭。「這個人武功如何，還是請王爺當面一試。」

南宮絕終於忍不住開口：「天下所有門派的高手，姓南宮的雖然不全認識，他們的武功如何，姓南宮的亦心中有數。」

馬永很冷靜的道：「南宮公子說的是中原武林？」

南宮絕一怔。「那難道不是中原武林的人？」

「正是。」馬永笑了笑。「這個人來自東瀛伊賀谷，乃是伊賀派的掌門人。」

南宮絕一皺眉。「旁門左道。」

裕王詫異地問：「何以見得？」

「以屬下所知，伊賀乃忍術流派之一，門下弟子全都是忍者。」

「忍者？」裕王更奇怪。

南宮絕解釋道：「所謂忍者，在中原武林很難有一個明確解釋，他們所學習的所謂忍術，部份類似茅山，但却比茅山實在，大都是一些易容變裝，暗器火藥，刺探敵情，暗殺敵人的伎倆，有人研究過，乃揉合中原過去的武術與雜技而成。」

裕王道：「這豈非有些類似你替本王訓練的殺手。」

南宮絕點頭，馬永隨即道：「不同的是，他們大都是自孩童開始便已苦練，有異常人，六親不認，視死如歸。」

南宮絕不能不承認馬永所說的是事實，裕王却問道：「他們六親不認，那認什麼？」

馬永笑顧裕王。「利益——譬如金錢地位……」

裕王道：「這倒也簡單。」

「他們亦極重信諾，至死不渝，這一點，王爺盡可以放心。」

裕王頷首道：「人在什麼地方？」

「離此不遠，一接到奴才的消息，便會立即趕來。」馬永接下去。「王爺若是同意，奴才這就吩咐手下去發訊號通知這個人。」

裕王揮手，馬永方待退下，南宮絕突然道：「且慢！」

馬永應聲回首。「南宮公子不知道還有何見教？」

「公公言重。」南宮絕冷冷地道：「公公既然說得這個人如此本領，要進來這兒，應該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公子要一試這個人的本領。」

南宮絕道：「這附近一帶都有我們的人看守，他若是有本領，應該能够避過所有人的耳目進來。」

馬永微微一怔，南宮絕道：「若是連這一點本領也沒有，嘿嘿……」他沒有說下去，只是冷笑兩聲。

馬永點點頭，退出了珠簾之外，南宮絕隨即揮手，一下尖銳的竹哨聲從手中發出來。

堂外隨即傳來了同樣的竹哨聲，一下急接一下，遠遠傳了開去。

裕王知道那是通知守衞周圍的侍衞殺手，有敵人接近，要他們打醒精神，小心防範。

南宮絕雖然兩次失敗，殺不了皇帝，也未能殲滅連雲寨的人，他始終都沒有加以怪責，反而好言安慰。

這是因爲他知道對手實在太强，南宮絕也實在已盡了力，所以他並不反對南宮絕現在這樣做。

馬永推薦的這個人，若是連南宮絕所訓練的殺手的耳目也瞞不過，武功再好不到那裏去，要不要也沒有多大關係的了。

竹哨從馬永頭上飛過，馬永當然聽得很清楚，不由亦有些不安，他雖然知道那個人的身手非凡，可是也不敢輕視南宮絕所訓練的殺手，而且裕王在這兒，莊院周圍必定禁衞森嚴，在夜間倒還罷了，光天化日之下，要瞞過那些殺手的耳目偷進來，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他現在已有如弦上之箭，不能不發的了。

到了堂外，他在一個太監耳旁吩咐了

幾句，那太監隨即從袖中取出了一隻碧綠色的鳥兒，雙手往上空一送，放了出去。

那隻鳥兒雙翅一展，眨眼已飛過院子高牆，消失不見。

馬永這才退回來，退返堂內，南宮絕目光落在他面上，嘴角綻着冷笑，在周圍守衛的殺手雖然不能够稱得上高手，但耳目敏銳，又豈是一般人可比，這座莊院的環境他亦經過詳細研究，應該安排守衛的地方他都已安排妥當，無一遺漏。

他雖然沒有作聲，面上的表情已等如告訴馬永：「倒要看你那個人如何混進來了。」

馬永看得出，也沒有作聲，因為他一樣不知道那個人這一次又會用什麼辦法。

這之前，他先後已經試過那個人幾次，每一次，那個人都能够找到他藏身的地方，都能够在很快的時間走到去，神出鬼沒的出現在他眼前。

不同的是，這一次的環境完全不同，那個人雖然知道這個地方，却要經過百數十重監視。

若是那個人能够成功，非獨對裕王，對他也有很大的好處。

裕王目光也是在馬永面上，突然道：「不知道本王要等上多久？」

「應該不會太久的。」馬永硬着頭皮這樣回答。

「如此最好，」裕王笑了笑。「本王也就趁這個時間聽聽公公的高見。」

歐陽易那邊隨即轉身過去拿來一個銅壺滴漏，放在裕王旁邊的几上，亦自笑了笑。

馬永看見這個銅壺滴漏，心裏頭更不舒服，面上却仍然沒有任何的表示，保持相當的笑容。

裕王始終是那麼的客客氣氣，很用心，很誠意的聽馬永提出他的意見，只有南宮絕，始終沒有表示多大好感。

時間也就在這種情形下消逝。

× × ×

半個時辰過去。

馬永的話越來越多，滔滔不絕，說得不無道理，只是稍嫌累贅，甚至歐陽易亦已瞧出，馬永是要藉說話來拖延時間，來掩飾自己心裏的不安。

裕王的耐性出奇地好，這到底是他的反應與理解比一般人遲鈍還是什麼，只有他才明白了。

歐陽易看見裕王這樣，當然不會破壞他的興緻，南宮絕也不會，只是面上的神情越來越冷，也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變。

「誰？」一聲輕叱，南宮絕頎長的身子突然離椅飛出，一射三丈，落在裕王旁邊一道屏風的前面。

裕王輕「哦」一聲，馬永喜形於色，歐陽易目光落在滴漏上，然後所有的視綫，都集中向南宮絕。

南宮絕擋在裕王之前，拔劍，左手接一翻，將那扇屏風推過一旁。

屏風後跪着一個裕王府的侍衛，只是跪着的姿勢有異於那些侍衛，雙掌相對，額頭幾乎抵在雙掌之上。

「紅葉叩見王爺。」是男人的聲音，陰沉之極。

「紅葉？」裕王目光落在馬永面上。

「這就是奴才推薦給王爺的人。」馬永走到裕王身旁，恭恭敬敬。

裕王點點頭。「好，你抬起頭來。」

那個侍衛將頭抬起，唇紅齒白，姣好如女子，裕王看着不由一怔，馬永隨即道：「王爺，他是個女孩子。」

裕王又一怔，紅葉隨即站起來，衣衫迅速卸落，裏頭是一襲柿紅色的緊身衣裳，身材窈窕，帽子脫下，一頭黑髮，瀑布也似瀉下來，長幾及腰，更見嫵媚。

「是個女孩子？」裕王上下打量了紅葉一遍。

「彫虫小技。王爺見笑了。」紅葉的聲音也一變，有如出谷黃鶯，悅耳動人。

裕王道：「你是弄倒了本王的侍衛，換上他的服裝混進來？」

紅葉道：「這附近禁衛森嚴，又是光天化日之下，不出此着，要進來實在不容易。」

裕王接問道：「本王那個侍衛現在怎樣了。」

紅葉道：「我只是將他擊昏，這時候，也應該醒來——」

語聲甫落，竹哨聲已然在堂外傳來，裕王笑了笑，道：「南宮，通知他們不要搜索了。」

南宮絕轉身揮手，又是一下竹哨聲響起，這一次竹哨聲尖銳而短促。

堂外隨即響起同樣的竹哨聲，不過片刻，所有的竹哨聲完全滅絕，裕王點點頭，接又問南宮絕：「南宮，你看這位紅葉姑娘如何？」

南宮絕沉聲道：「屬下斗胆說一句，化裝易容，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作用！」

歐陽易接道：「對，能够混進去而不能够將人殺掉，進去也只是白費氣力。」

裕王頷首，轉對紅葉。「本王想看看你殺人的本領。」

紅葉神態冷靜。「我能够殺人麼？」

南宮絕冷冷的道：「只要你殺得了，盡可以將我殺掉。」

紅葉看看南宮絕，笑了笑，裕王連隨道：「南宮是本王的得力助手，武功是本王座下最好的一個，你們不妨切磋一下，點到即止，莫要傷了和氣。」

紅葉只是笑，馬永忙插口道：「王爺的意思其實是要看看你如何殺掉景王府的人。」

裕王點頭道：「方今正是用人之際，自傷殘殺損失的只是本王。」

「對極了！」馬永隨即幫上一把口。

裕王微微頷首，坐向原位，南宮絕接口道：「王爺放心，屬下手上自會留上分寸。」

「很好——」裕王悠然揮手，馬永忙自退了回去。

南宮絕脚步橫移，到了堂中，紅葉仍然跪坐在原地，一動也都不動。

「請——」南宮絕伸手，完全是高手風範。

紅葉緩緩站起身來，道：「得罪——」窈窕的身子一動，縱身向南宮絕撲去。

她的動作非常奇怪，有如一隻貓兒也似，姿勢之美妙，却又非貓兒能及。

南宮絕劍已在手，身形木立不動，冷然盯着紅葉撲來。

紅葉在南宮絕身前三尺處落下，才落到一半，南宮絕的劍已刺出，這一劍論速度角度都是到了他用劍的極限，他也是有意一劍之下將紅葉擊傷，一挫馬永銳氣。

那刹那紅葉的身形突然倒退了回去，而他的雙脚竟然還未接觸到地面，看來她早已算準了南宮絕有此一劍，一口眞氣並沒有吐盡，所以才能够及時提 倒退，這似乎並不困難，事實可也不簡單，尤其是紅葉倒退的速度，竟然在南宮絕一劍追擊之上。

南宮絕顯然也算準了紅葉必定會留力倒退，劍一出，身形亦展開，馭劍疾擊三丈，但竟然還是追不及紅葉倒退的身形。

所有人齊皆一聲喝采，南宮絕却一些驚訝的神色也沒有，他已經發現紅葉的背後曳着一條綫香也似的粗細，接近透明的繩子。紅葉也就是借這條繩子的幫助，以超出常人體能的速度倒掠開去，一隻紅色的大蜘蛛也似倒掠上一條柱子上，然後壁虎般貼在那兒。

南宮絕半空中猛提一口眞氣，本來要落下的身形突然又拔起來，劍再刺紅葉。

紅葉嬌笑，身形一轉已到了柱後，到她從柱後轉出來，已立足地上，仰首揮手，十數枚十字形的暗器先後射向南宮絕。

那刹那南宮絕却已伸脚往柱上一蹴，倒飛了出去，那些暗器簡直就追着他的身形射在承塵上，相距都是半尺，有如量度出來。

紅葉窈窕的身子緊接一折，手再揮，十數枚佈滿了尖刺的鐵球飛滾在南宮絕要着足的地面。

南宮絕却一個風車大翻身，劍先着地，身形藉這劍尖一點之力，翻滾着回斬向紅葉。

紅葉一轉，又退回柱後，一角衣衫在柱旁悠然飄揚，南宮絕人劍在柱前一頓，反而往上拔起來，接一劍刺出。

即時他頭上一塊承塵一開，紅葉探頭而出，南宮絕一劍正向紅葉面門刺到。

紅葉嬌呼一聲，承塵上一滾而沒，南宮絕一劍刺空，身形落下，滴溜溜一轉。

他的身形方回到原來那個方向，後面一條柱子後紅葉一閃而出，欺向南宮絕，掌中一個圓圓的鐵球，嗤的一聲，一道閃光突然從球中射出，射向南宮絕後心。

那些一枝闊不到半寸，尖端鋒利已極的鋼條，一射竟逾一丈。

南宮絕腦後彷佛長着眼睛，半身猛一轉，「嗤」地一聲，鋼條從身旁射空，隨即縮回去，縮進那個圓球內。

這一出一進，快如閃電，武功目力不佳如歐陽易之輩，那刹那只看見一道銀光從紅葉手裏射出來，又突然縮回去。

「這是傳說中的飛劍！」歐陽易脫口一聲，目光轉向馬永。

馬永只是笑了笑，裕王亦仍然保持一面笑容，一些變化也沒有。

鋼條才回球內，紅葉身形又拔起，雙脚竟就踏着旁邊的一條柱子走上去，其快無比。

南宮絕看在眼內，冷笑揮劍，匹鍊也似的劍光一閃，凌空飛射向紅葉。

紅葉身子一翻，不等劍刺到，人已在一塊承塵後消失。

南宮絕直飛到那條柱子前，左手一探，五指如鈎，抓住了那條柱子，整個身子亦虛空懸起來，劍突然刺上去，「奪奪」兩聲，穿破兩塊承塵。

承塵後沒有聲響，兩股白烟却從劍洞射出，南宮絕兩劍落空，身形却已落下。

另一般白烟旋即在他身旁丈許處的地面冒起來，迅速散開。

南宮絕冷笑一聲，袖一揮，「獵」地一下急響，白烟往後飛捲。

紅葉赫然已立在白烟中，輕笑一聲，身形倒飛，又混進白烟內，「嗤」的那條鋼條即時又從白烟中飛出，射向南宮絕胸膛。南宮絕劍一拔，身形風車轉動，貼着那條鋼條飛斬向那團白烟，身形的迅速，竟然與那條鋼條一樣。

白烟這片刻散得更開，南宮絕剎那在白烟中消失，一下金鐵交擊聲接起。

白烟應聲一裂，一紅一白兩條人影從烟中飛出，左右飛出了三丈。

左是紅葉，神態看來並無變化，「格格」一笑，右手一枝短劍護在胸前。

南宮絕右邊身形甫落即射回，劍一抖，「嗡」的一團劍光罩向紅葉。

那刹那，又一股白烟冒起。

南宮絕劍出如閃電，與身形落下同時飛旋，斜斬了出去。

白烟迎劍一裂為二，紅葉已不在烟中，衆人不由自主抬頭望去，只有南宮絕例外。

這一次，紅葉也不是在承塵下，相反貼伏在地上，飛滾過來，劍斬南宮絕雙脚，南宮絕雙脚交替，一隻螃蟹也似移開。

紅葉一彈而起，人劍一快，南宮絕身形亦快起來，劍同時反擊。

紅葉短劍一接，「錚錚錚」三聲，一尺不到的短劍突然一長再長，暴長二尺多，變成一柄長劍，這一着實在大出南宮絕意料之外，但他的反應也實在敏銳，偏身急閃，劍同時劃出。

一聲裂帛，南宮絕衣袖穿了一個洞，但他的劍那刹那亦一絞，紅葉那枝劍被震成三截斷落。

紅葉棄劍，暴退，鋼條迅速從球中射出，南宮絕劍一抹，錚地封開。

正當此際——

「住手——」裕王倏的一聲暴喝。

紅葉南宮絕蓄勢待發，聞聲齊暫停下，裕王隨即站起來，撫掌道：「好，好身手！」

南宮絕道：「我們還未分出勝負。」

「這樣已經足够了，再拚下去不難就會拚出命來，那是本王的損失。」

南宮絕無言收劍，事實這一番接觸下來，他不能不承認紅葉亦是一個高手，也沒有把握將紅葉擊殺全身而退。

紅葉亦自將兵器收回，拜伏地上，向裕王施禮，再轉向南宮絕，一聲：「多謝指教。」

南宮絕一偏身。「不敢當。」

紅葉轉回原位，裕王隨即問：「你還未告訴本王，要的是什麼報酬。」

「事成之後，只請王爺在皇城中賜一府邸，讓我派在中原發揚光大。」紅葉恭恭敬敬。

裕王詫異道：「這對你本人好像並無

多大好處。」

紅葉道：「這是家父多年的心願，家父素仰中原地大物博，能夠在中原蒙受皇恩，設立門戶，乃是至高無上的榮耀。」

裕王一怔，問：「令尊是……」

「家父白雲齋。」

裕王看看南宮絕，南宮絕沉吟着道：「據說十五年前，有一個東瀛劍客就是叫白雲齋前來中原，挑戰中原武林各派，為少林無憂大師所挫，不知所踪。」

紅葉道：「那就是家父。」

南宮絕冷笑。「在中原武林爭一席位並不是件容易事。但若是朝廷許可，也沒有人敢反對，令尊這一着，亦可謂老謀深算。」

「這無疑是你們的機會了。」裕王笑笑。「却還要看看你們的本領。」

紅葉拜伏道：「我們一共來了七個人。」一頓隨又接道：「都是伊賀派中的高手。」

裕王大喜。「其餘六人現在那兒？」

紅葉道：「離此不到十里，王爺若是願意用他們，我立即召他們到來。」

裕王點頭。「本王既然用你，又怎會捨棄他們？」

「多謝王爺。」紅葉再拜伏，語聲却沒有任何的變化。

據說做忍者的無論男女，感情都已經麻木，惟一能夠打動他們的，就只有功名利祿。

他們若是在中原設立門戶，對中原武林多少難免有些影响，裕王看來並沒有考慮到這問題，這也是難怪，畢竟他出身帝王之家，對於武林並不太熟悉。

南宮絕那會子亦沒有任何表示，好像他這種深沉的人，縱然有什麼不滿，也不會說出來，又何況在這個時候。

歐陽易更就不會理會這許多，只有馬永，待紅葉抬頭，忽然道：「你們一共來了七個人？」

紅葉應道：「因為一直都到處在找機會，未便對公公言明，隱瞞之處，尚祈恕罪。」

「不要緊——」馬永皮笑肉不笑。「只是王爺既然答應了用你們，也就不要再多心，專心一意為王爺做事才好。」

「一定的。」紅葉冷冷的一笑。

× × ×

伊賀派來的七個人絕無疑問都是伊賀派的精銳，紅葉的武功，有目共睹，其他六人，從他們的進來，已可以看出本領絕不在紅葉之下。

他們到來的時候已接近二更，堂內燈光輝煌，突然燈火齊動，裕王馬永歐陽易不覺眼前一花，到他們視力恢復正常的時候，一個白衣老人已出現在堂中。

南宮絕清楚看出，這個老人是悠然從堂外跨進來，身形有如流水行雲，快得很詭異。

紅葉一旁隨即道：「家父白雲齋——」

這句話入耳，衆人齊皆動容，南宮絕也不例外。

白雲齋當年一劍東來連戰七省，最後為無憂大師挫敗，武功之高強可想得知。

「伊賀派掌門白雲齋見過王爺。」白雲齋隨即拜伏施禮，他的年紀看來已不輕，鬚髮俱白，滿面皺紋有如刀削，急風吹過，披肩白髮飛揚，氣勢不凡。

他手中握着一柄無鞘古劍，長竟達五尺。

一分短，一分險，一寸長，一寸強，劍長達五尺，施展開來，威勢可想得知，而內外功沒有相當造詣，要使動一柄這麼長的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掌門人不必多禮，請坐——」裕王忙擺手。

白雲齋再施禮，移身在紅葉之旁膝跪下來。

紅葉仍然是一身柿紅色的衣衫，與白雲齋的一身白衣一並，份外觸目。

白雲齋才坐下，一個手策木杖的老婦人就在堂中出現，有如幽靈一樣，擁着淡淡的烟霧，令人疑幻疑眞。

紅葉卽道：「伊賀忍者——阿幻。」

老婦人施禮，在紅葉之下跪坐下來，燈火同時又晃動，「獵」地一聲，從窗外飄進了一個中年和尙。

「風天坊——」紅葉跟着介紹。「朱絹——」

語聲甫落，衆人眼前一亮，一個衣衫七色，嫵媚動人的女人悠然從門外掠進。

二人相繼在阿幻旁邊坐下，一個老人又出現，這個老人一身淡碧色的衣衫，秃頂，面如滿月，身材亦是肥胖胖，水桶一般。

他也就像水桶一樣從門外滾進來，目光一掃，衆人的心頭不禁一陣茫然，也這才發現，這個老人的眼瞳也是淡碧色。

「碧翁——」紅葉悠然接着介紹。

最後走進來的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人，一身黑衣，上下滿縛刀囊，插着囊內的都是長只七寸的飛刀，那些飛刀的形狀有異一般，一柄柄有如柳葉，却絕不像中原武林常見的柳葉飛刀。

紅葉道：「這是左源太。」

黑衣青年施禮，在碧翁身旁坐下，態度冷傲。

裕王目光一再從這七個伊賀忍者面上掃過，實在難掩那一份喜悅，連聲：「很好，很好！」

紅葉七人一齊拜伏，裕王接道：「事成之後，本王一定會格外厚賜。」

「謝王爺——」七人齊應一聲，語聲竟好像只從一個人的口內發出來。

裕王隨卽仰首又道：「本王有南宮歐陽為助，再加上伊賀派七個高手，又何愁大事不成？」

歐陽易一旁點頭哈腰連隨一聲：「恭喜王爺。」完全是一派奴才模樣。

南宮絕並無反應，面上亦無任何表情，一雙眼睛彷彿已凝成冰石，這片刻之間，他已經對那七個伊賀忍者有一個大約的認識。

白雲齋當年一劍東來，以劍挑戰中原武林，在劍術方面的成就當然高得很，而這一次再出現，拿着一柄那麼長的劍，不待言在劍術上又有所突破，但可以肯定，成就不會很大，否則早已再上少林，一雪當年恥辱。

紅葉的武功方才他更已親身領教過，他絕對有信心將之擊敗，至於那個阿幻他却是看不出是擅長什麼。

（未完）

精選中篇俠義故事

雲劍飛・文
盧令・圖

盤龍刀（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孤松山莊」莊主莊公超已退隱在「孤松山莊」十多年了，沒想到這位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莊公超今日竟被兇手殺死了，老猴王本是應莊公超之邀趕往孤松山莊去的，半途却被燕仲行截停，述說了莊公超遇害的事。他們決定探查殺死莊公超的兇手……胡一夫是莊公超的知交，接到莊公超的死訊十分悲痛，正自暗下決心查出殺害的朋友兇手時，忽然接到一封恐嚇信，警告他少管閒事……燕仲行受老猴王之托去拜訪胡一夫，以便共商對策，見面之後，才知雙方都曾受敵方的警告，却想不出兇手是誰……

伏擊老猴王　誘殺刀中龍

老猴王站在一大片瓦礫殘垣前，默然不語。

猴奴站在馬車旁，眼睛朝四外亂轉。

這一大片瓦礫殘垣，在未被燒毀前，原是一座頗為雅緻的莊院——孤松山莊，如今，隨着莊公超的被殺，亦被燒毀！

老猴王黯然神傷不已。剛才他已在這些廢墟中搜尋了一遍，結果，一無發現，就只有眼前這滿目的蒼凉。

時已入夜，老猴王站在廢墟前，足有半個時辰。

猴奴幾次想開口催促老猴王離去，話到口邊，見老猴王那個樣子，又吞回了肚中。

冷月孤星下，眼前景物更見悽凉，老猴王垂着的頭，慢慢抬起，愴聲道：「老莊，老猴誓必為你找出兇手！」

語聲未落，黯黑的夜色中，嗖嗖連响，幽靈般出現了十多條人影，將馬車與人包圍起來。

猴奴乍見人影閃現，驚得尖叫出聲。

老猴王却視如不見，自語般道：「見不得人的東西，終於被老夫引出來了！」

原來老猴王逗留在廢墟中不走，是有意將這批人引出。

「老猴王，你太愛多管閒事了，猴王谷中好好的猴王不做，却要巴巴的趕來追查死人的事，上次在官道上已放過你，想不到你却不知趣，今次，你死定了！」圍着他的人影中，有人陰惻惻地發話。

老猴王循聲向話聲傳來處望去，可惜今夜夜色太黑，老猴王運足了目力，也看不清發話人的面目。

老猴王先不理會發話的人，關照猴奴道：「猴奴，你先上馬車！」

猴奴尖應了一聲，一躍上車。

沒有人攔阻猴奴。看來，這批人要對付的是老猴王。

「莊公超是否你們所殺？」老猴王冷聲問。

仍是先前發話的人影作答：「這還用說！」

「好像伙！」老猴王尖吼一聲，足下像裝了彈簧般，也不見他怎樣作勢，就那樣站着，人却嗖的一聲，躍射向那個發話的人影。

那人影估不到老猴王來勢這樣驟快，閃避已然不及，只好疾出一掌，迎向老猴王凌空擊來的一掌。

「隆」然震響聲中，老猴王凌空的身形去勢不停，射撲向那被震得向後連退四大步的人影，伸出的右手已改掌爲抓。抓向那人影的左肩膊骨！

那人影想不到老猴王竟然在雙掌交擊之後，身形毫不阻窒地向他撲抓落，脚才站穩，老猴王一只看來像鬼爪一樣的右手，指尖已沾及他的肩衣。

那人被剛才一掌震得翻湧不已的血氣還未平息，如何閃躲得了老猴王那已觸及肩衣的五指，驚慌之中，不由發出了一聲驚叫。

老猴王眼看右手五指就要抓實在那人肩頭，驀的兩道寒光自右閃劃起，一齊砍劈向他右手腕臂。

老猴王見來勢兇猛，若然不縮避，雖然能抓碎那人肩頭，但，自己一隻右手，勢非被兩道寒光砍斷，無奈中只好縮手。

手剛縮，兩道寒光交互着在他面前閃劃過，老猴王是何等樣人，身手靈捷無比，疾縮的右手於寒光閃劃過的刹那，倏的再次暴伸出，一把抓了個實。但聽一陣骨碎聲，同時響起那人痛極難忍發出的一聲悽叫。

老猴王一把抓實那人肩頭，閑着的左手亦同時向左一擊，但聽「啪喀」一聲脆響，一道寒光衝天而起，跟着響起另一個人的慘嚎聲。

原來，老猴王左手一拳，擊在那個自左邊劈砍出一刀的人影右手臂上，老猴王內勁如此深厚，那人被一拳擊中，立時臂骨碎裂，手中刀脫手甩射向夜空。

第一聲慘叫響起，散站在四周的人影，立時如鬼魅般撲射向老猴王，到老猴王一拳將一人手臂打折，起碼有六七道寒光分從幾個方向，攻襲向老猴王週身上下。

老猴王眼見六七道寒光將要臨身，右手五指一緊，運勁一提，硬生生將那個受制的人提起，順手一掄，將那人當作兵器，迎擊向那環身攻到的寒光。

寒光縱橫閃劃中，被老猴王抓掄起的人，發出幾聲慘厲的嚎叫，叫聲突然戛止，想是被自己人砍劈死了。

老猴王不管抓着的人是否死了，仍然將他掄動着，以擋架着那十多條人影的狂攻。

那十多條人影可眞狠得下心，也不管此人是同伴，瘋狂地衝殺向老猴王，閃劃起的寒光不斷砍劈在那人身上，濺射出大蓬血雨。

老猴王一面掄動那人的屍體，一面乘虛發出一掌，擊向那些人影，有幾個，被他冷不防的擊得倒飛而出，仆跌在地，再沒有起身。突的，夜空中響起一聲銳烈的尖哨聲，狂攻他的人影，於尖哨聲乍響，立時向四外一退，同時伸手入懷。

老猴王眼利手快，更不怠慢，將手中屍體一掄，倏的手一鬆，那屍體打着旋，飛向正面的那條人影，老猴王同時雙脚在地上一蹬，整個人恍如跳蚤般一下子彈躍而起，筆直地躍射向空中，一躍竟然五丈有奇！

就在他身形衝空躍騰起的同時，夜色中，七八道烏光分從那些人影中投擲出，落在他立身的地上，一連串猛烈的爆響聲在空中暴響起，火光與硝烟炸閃瀰漫，火是從四外濺射，如星火流螢，滿空流閃。

老猴王人在空，也不禁被那連串爆響聲震得耳鼓嗡鳴，心驚不已，他若不是見機早一步躍騰在半空中，此刻，怕不早已粉身碎骨！

夜色本已黯黑，被這一炸，硝烟瀰漫籠罩，更難視物，老猴王就於這時，身在空中，一個俯衝，衝撲向那個被旋飛而至的屍體逼得閃避不迭的人影，嗖的撲臨那人上空。

人未到，手已伸出，只一抓，一把抓住了那個人的衣領，另一手往那人胸前疾點。那人才驚覺衣領被抓，剛想有所動作，胸前大穴已被點，霎時動彈不得。

老猴王身形落地，手一抄，將那人抄起，兩步躍向馬車。

馬車上的猴奴，乍聞連串炸響，又瞧不見老猴王，只道老猴王被炸死了，驚得他心胆俱碎，呆在車上，一時不知怎好。

及見老猴王一躍上車，才驚喜得回過神來，歡叫着，在車上跳起來。

「快趕車！」老猴王疾喝。

七八條人影這時正向馬車撲來。

猴奴尖應一聲，「啪」聲甩了個響鞭，轠繩一控，三匹馬拉着車廂狂奔而去。

不一會，就將那七八條人影拋入黯黑深沉的夜色中。

× × ×

老猴王喘了口氣。「好厲害的『滅形神火彈』，要是慢那麼一點點，嘿嘿，老夫休矣。」

猴奴邊咳喝着，邊道：「主人，猴奴剛才還以爲你被炸死了，驚得不知怎辦才好。」

老猴王瞪眼罵道：「蠢兒，若老夫死了，你不就不用替老夫趕車了！」

猴奴道：「不趕車，你叫猴奴做什麼啊？」

老猴王笑罵道：「蠢東西！」

接着一摸放在車廂前，被點了穴的傢伙，觸手之下，不由尖聲道：「不好，怎會死了！」

接着將那人劈胸抓拉起，就着夜色，依稀看到那人搭拉着一顆腦袋，臉色比夜色還要黑幾分，伸手在他鼻前一探，氣息全無，瞧那比夜色還要黑的臉色，眼耳口鼻淌流出的血漬，就知吞毒死了，不由懊悔得將那人屍體用力甩摔出車外。

「主人，咱們現在去哪裏？」猴奴問。

「是不是回猴王谷？」

老猴王沒好氣地道：「什麼地方也不去，去太原第一堡！」

× × ×

太原第一堡中，由於昨夜泮湖樓被人放火燒了，已加緊了戒備。

泮湖樓不但被燒毀，堡中第二天還發現了第二張飛刀留字的紙條！

字條上寫着：「速殺燕仲行，否則，泮湖樓就是第一堡的榜樣！」

胡一夫接到手下送來的這張紙條後，略一過目，不禁氣怒得渾身戰抖起來，對方兩次飛刀留字，堡中百多名好手，包括自己，竟然連對方的一點影跡也見不到，說出去，豈不有損第一堡的威名？丟了自已的臉，對方這樣做，明是不將第一堡放在眼內——等於不將他胡一夫放在眼內。

是可忍，孰不可忍，胡一夫氣怒得一拳捶碎了一張楠木八仙桌。

燕仲行一早起身，就聽見堡中人在談說泮湖樓被燒毀的事，及至進入前廳，瞧見碎毀的八仙桌，臉色鐵青的胡一夫，知道來得不是時候，剛想轉身退出，胡一夫已叫道：「燕少俠，請進來，老夫有點東西給你瞧瞧。」

燕仲行只好走進廳中。

見過禮，胡一夫手一伸：「燕少俠，你瞧瞧這張紙條。」

燕仲行伸手接過，打開匆匆一瞥，交還胡一夫。「前輩，在下此來，連累了貴堡，在下深感不安，在下就此告辭！」

「慢着！」胡一夫伸手阻攔！

「前輩不是想將在下殺死吧？」燕仲行沉聲問。

「燕少俠，老夫若要殺你，怎會給紙條你看！」胡一夫急忙解釋道：「老夫只想告訴你，你不用走，老夫不會怕，爲了死去的朋友，漫說是一座泮湖樓，就算賠上老夫的命，也要將兇手查出，爲老莊報仇雪恨！」

燕仲行連忙謝罪道：「在下孟浪，誤會了前輩，請前輩莫怪！」

胡一夫淡淡一笑，道：「這也難怪你，是老夫不將話說明在先！」

「前輩，這人敢放火燒泮湖樓，看來，堡中要加緊戒備才好。」燕仲行提議。

「老夫早已吩咐他們加强警戒，日夜巡防，那賊子只要敢再來，保他出不了堡門！」

「前輩，來人兩次飛刀留字，看來身手不弱，只怕他爲了令前輩你撒手不理莊前輩被殺的事，眞會潛入堡中搗亂！」燕仲行皺眉道：「前輩，在下想到太原城內外查緝一下。」

胡一夫頷首道：「你說得不無道理，城內外老夫已派了很多人手，留意形跡可疑的人，你若要去探查，也好。」

燕仲行辭別了胡一夫，出堡去了！

× × ×

塵土蔽空中，一輛三匹馬拉着的馬車，正狂奔急馳在一條荒僻的泥土道上。

蹲坐在車轅上的猴奴，馬鞭甩得「劈啪」作響，驅趕着三匹經已全力奔馳的健馬。

至於老猴王，大概又窩在那密封的車廂中。

奔馳中的三匹健馬，倏的前蹄揚踢，人立而起，硬生生收煞了奔衝的去勢，發出一陣驚嘶聲。

奔馬驟然頓窒，車廂猛烈一陣震晃，蹲坐在車轅上的猴奴，由於事出驟然，整個人被頓窒震晃得拋離車轅，朝車外摔跌出去。

倏的車廂中閃電般伸出一條手臂，只一抓，就將猴奴拋摔出車外的身軀一把抓住，接一縮，將猴奴整個人抓入車廂內。

猴奴的身體剛進入車廂，弓弦聲驟響，嗖嗖聲中，三匹健馬在車廂外悲鳴跳動掙扎，令到車廂再次猛烈震晃，有兩次差點向一旁傾側翻倒。

終於弓弦聲止，車廂也停止了震晃傾側，車廂外一片寂然。

老猴王端坐在車廂內，沒事人一樣，雙目微閉，對於外面的情況毫無所聞。

但，當猴奴忍不住想伸頭出車廂帘外窺看時，老猴王這時一聲低喝：「你想不要命！」

嚇得猴奴趕緊一縮頭，不敢再往外窺看。

車廂外久久沒有動靜，老猴王亦端坐車內，一動不動。

終於，車廂外傳來語聲：「老猴王，幾時你變成了縮頭烏龜，窩在車廂內不敢出來！」

老猴王對傳入車廂內的嘲侮話語，充耳不聞。

猴奴却忍不住，剛想張口回罵，被老猴王一手掩住了咀巴，作聲不得，直巴眨着雙眼。

「老猴王，有道是擒賊先擒王，射人先射馬，上兩次都被你仗着馬快，逃了，今次，你的馬全被射死了，看你還能逃得了？」車廂外有人哈哈大笑起來。

老猴王仍然是悶聲不出，一任那人嘲侮。

沉寂了一會，又有語聲傳入車廂：「老猴子！你以爲龜縮在車廂內，就奈何不得，老子放火燒，看你窩不窩得住！」

一聽見用火燒，猴奴可着了慌，掙扎着道：「主人，他們若眞的放火燒，咱們豈不成了燒豬？」

老猴王低聲叱罵道：「蠢猴，他們若要放火燒，早就燒了，還等到現在，他們只不過想誘激咱們出去，好讓他們像射死那三匹馬一樣射殺咱們，你明了吧？」

猴奴給老猴王解說，總算明白了老猴王爲何剛才一任那人嘲侮，始終不出聲的原因。

又等了一會，車廂外有人怒吼道：「殺千刀的老猴子，再不出來，眞的放火燒了！」

老猴王依然對車廂外的怒吼，不理不睬。

這一來，車廂外，可能隱蔽在土道兩旁，雜草樹叢中的埋伏者，再也忍受不住了，一陣弓弦聲中，兩旁車廂板壁上，密如珠串般響起一聲「篤篤篤」暴響聲，車廂亦起了一陣輕微震動。

寸多兩寸厚，紅木做成的壁板，竟然被幾枝勁矢射裂，銳利閃亮的矢頭，穿進板壁，露出光亮的箭頭。

原本靠坐在板壁上的老猴，像有先知先覺般，箭頭透穿入車廂的刹那，他已挪坐在車廂正中，耳聽着爆豆一樣的脆響聲，聲色不動。

「篤篤」爆響終於停下，老猴王終於吐了口長氣，自語道：「不知他們又要什麼把戲了！」

「老猴王，想不到以你一個堂堂猴王谷的主宰，竟然胆小到不敢走出車廂，別以爲你不出車廂，老子們就奈何不了你！好！咱們就耗下去，老子不相信你能三日

三夜不吃不喝不拉屎！」

猴奴一聽，又心慌了。「主人，咱們豈不是要餓死？」

老猴王安慰道：「不用慌，天一黑，咱們就可乘黑突圍溜走！」

「他們若乘咱們不覺，偷偷掩過來，怎辦？」猴奴担憂地說。

「只要他們掩近車廂一丈，他們都逃不過我的雙耳，你少担心。」老王猴豎起雙耳，「別再說話分了我的精神！」

猴奴閉咀不敢再說什麼。

× × ×

大概過了有半個時辰有多，外面一點動靜也沒有，伏擊老猴王的人，似乎眞的要和老猴王耗下去。

聽不到對方的動靜，老猴王開始不像先前那鎮定，開始有點不安起來，不時將耳朶貼在車壁上，凝神靜聽對方的動靜。

猴奴就只有巴眨着雙眼，望着老猴王，想從他的表情去窺測出他們處境的安危程度。

差不多有一個時辰了，外面連一點動靜也沒有，老猴王也察覺不到，這加深了老猴的不安。他寧願對方大吵大嚷，再放一輪箭，這樣，最少可以知道對方的動靜，好對付。但，現在這樣沉寂，沉寂得令人感到如置身地獄，死寂得叫人心虛發慌，難受得緊。

對方不出聲，老猴王今回出聲了。「喃！你們到底是誰？爲何三番四次襲殺老夫？」

等了一會，外面聲沉影寂，沒有人回答。

「王八羔子龜孫子，你們啞了不成，怎不回答老夫？」今回到老猴王放聲嘲罵了。

依然聽不到一點反應，就像那批人忽然死光了，從地上消失了那樣。

老猴王聽不到對方回答，心內越加不安，暗中斷定對方之所以這樣，一定在耍甚麼陰謀詭計，他暗暗下了決定，這次再聽不到對方的回應，決定冒險一下，溜出車廂窺看一下。

「王八烏龜灰孫子，再不出聲，老夫就在你們頭上撒尿了！」老猴王爲了激怒對方，什麼話也說了出來。

依然和先前一樣，對方一點反應也沒有，老猴王恨得咬牙不已。

這情形眞是滑稽，剛才，對方嘲侮，老猴王來個不瞅不睬，現在老猴王這般嘲罵，對方也一聲不吭，眞是一報還一報。

挪開身體，老猴王在車底板上摸索了一陣，手一起，立有一綫天光從車底透射入來。原來，車底有一塊活板。

掀起活板，老猴王從板洞中小心地將腦袋倒伸出去，雙手撐着板洞邊沿，預防一有動靜，好將腦袋迅速縮回。

腦袋伸出板洞下面，左右打量着，穿過車輪空隙，目光迅速地往路兩旁掃視，連一個人影也看不到，只有草樹在風中搖曳。老猴王心裏暗罵一聲：「好狡猾的賊子，居然連老夫也騙了！」將腦袋縮回。

「主人，情況怎樣？」猴奴急不及待地問。

「沒事了，那班龜兒子原來早就走了，現在可以出去。」老猴王在車內摸到一樣東西，放入懷中。

猴奴一聽可以出去，滿心歡喜，說實在的，他在車廂這一會，鱉悶得他頭昏腦脹，他不明白，老猴王爲何要將車廂密封，難爲他受得了。

猴奴一手掀開厚重的車帘，就要往外鑽出去。

却被老猴王一把抓住。「冒失鬼，你想死？我可不想你死，來，讓我先試探一下，看他們是否全走了？」

說完，身形如蛇般迅捷地從板洞中鑽溜出車底，輕輕倒身在車底地上。

身才沾地，左右手同時揚抖，兩蓬黃光從他手中散射開，射向路兩旁的野草雜樹叢中。

「噗拉拉」一陣碎响，野草雜樹被擊射得葉落草折，過後聲沉影寂。

至是，老猴王確定伏擊他的人全撤走了，身形在車底地上一彈一竄，從車底竄出，脚沾地，身形風車般疾轉一圈，目光飛快地再次打量了四外一次，拍掉手上的泥土。「猴奴，你可以出來了！」原來他剛才抖手散射出的不是暗器，是泥土道上的散碎黃土。

嗖的，猴奴如脫繩馬騮般從車廂內竄躍出，凌空一個觔斗，輕靈地落在地上。

「嘩，車廂差點變了刺蝟！」猴奴望着車廂板壁上密麻麻的箭桿，吐舌不已。

三匹業已倒地死去的馬，每匹身上少說也射插了不下二三十枝箭桿，地上亦斜插着不少長箭，由此可知，伏擊的人，目的不在和他們拚鬥，而是想用密集的箭雨射殺老猴王與猴奴。

三匹死馬的前面，是個深淺足有二丈，寬廣足有一丈的深坑，要不是三匹馬久經訓練，能夠臨坑倏頓驟停，後果不堪設想。

簡直不用想，眼前的三匹馬就是一個最好的「樣版」。

猴奴看得有點呆了——他是想起，若不是老猴王及時一把將他從車外抓回車廂中，現在，他和地上三匹馬沒什麼分別。

老猴王有點捨不得地看了看蜂巢一樣密插着箭桿的馬車和地上死去的三匹馬，搖搖頭。「猴奴，走吧，那班賊子，居然將我心愛的馬車毀了，老夫發誓爲被毀的馬車報仇！」當先繞過那個土坑，往前路快步奔去。

猴奴哀憐地看了看地上的死馬，悶聲不吭，緊跟在老猴王身後。

× × ×

燕仲行自從在被燒毀的泮湖樓前竚立察看的一刻起，就感覺到有一雙眼睛時刻在盯視着他，令他感到很不舒服。他試了兩次驀然回首，希望監視他的人，猝然之下，不及掩避，被他發覺，但兩次都教他失望，他察覺不出是誰在暗中監視着他。

他不由暗暗稱讚監視他的人的高明身手。

長街上人來人往，要查察出監視的人，確實不大容易。燕仲行於是一思忖下，心裏有了主意。

信步走在長街上，燕仲行有一種如芒在背的感覺，因爲他仍然感覺到那雙「眼」緊盯在他背上。

他裝作漫不經心地在長街上東逛西看，漸漸，從人多的地方逛到人稀的地方，從大街逛向小巷。

不論他走到那裏，他仍然感覺到那雙「眼」毫不放鬆地盯視着他。

穿插於靜僻的小巷中，燕仲行逐漸將脚步加快。

前面是一個彎角，燕仲行一閃身，拐貼在彎角另一面的牆上，屏息不動。

有輕悄如飄絮的脚步聲入耳，燕仲行雙眼一眨不眨地凝視着彎角處。

只要有人影出現，他敢寫包單，準能一把將他抓住。

輕悄的步聲來到轉角處，却停了下來，燕仲行不禁罵了聲：「狡猾！」

步聲終於猶疑着從彎角的那面轉到彎角的這面，燕仲行疾抓出的手驟然停住，臉上是哭笑不得的表情。

從他走來的彎角處，走出一條不時將鼻子拱嗅向地的大黃狗！

黃狗一見燕仲行貼身站在彎角處，先是漫不經心地抬頭望了燕仲行一眼，跟着低下頭，伸長脖子，朝燕仲行脚上嗅了嗅，大概覺得氣味不大熟悉，「汪」一聲，張口吠叫起來。

燕仲行直恨不得一脚將身前這條大黃狗踢死，無奈牠只是畜牲，人是不能和畜牲計較的，故此，當狗吠聲一起，身形一個閃轉縱躍，從那條仍在吠叫的黃狗身上躍過，閃轉過拐角，一眼就瞥見前面小巷盡頭有人影一閃。

他也不理會那條街尾追吠的大黃狗，發足追奔向小巷的那一頭。

× × ×

老猴王與猴奴兩人，一身是汗，奔上一個小山崗。

抹一下臉上汗水，抬頭瞧一下猛烈晒射下的陽光，猴奴有點眼花，閉了一下眼，嘀咕道：「要是那輛馬車不被那些龜兒子毀了，咱們就不會受這勞苦。」

猴王吐了口氣，沒好氣地說道：「走吧，不然，天黑也走不到太原城。」

「啊哈哈，老猴子，你還想走到太原城？這個黃土崗，就是你們的埋屍之地！」隨着話聲，崗腰處冒起一個身材高大的半百老者。

隨着那在崗腰冒起的半百老者之後，悄沒聲的，沿崗腰處，幽靈般冒挺起二十多條灰衣漢子，將站在崗頂的老猴王兩人包圍起來。

老猴王略一環顧正在漸漸向崗頂移動的二十多名灰衣人，然後注視着那個身材高大，身穿土黃長衣，唇上長了幾根鼠鬚的半百老者，一字字道：「惡梟岑木，原來是你！」

惡梟岑木，不是無名之輩，是西北道上，有名心狠手辣的獨行大盜，今次率衆圍截老猴王，與他的一向作風大異。

「老猴子，你終於鑽出那破車廂，今次，就算你有幾條命，也要一一留下！」「惡梟」岑木得意地嘿嘿笑着。

「老小子，你別得意，誰留下，待會動過手才知，老夫問你，你我素無仇隙，因何率衆圍截老夫？這不像你一向的行事作風！」老猴王一手執着猴奴，不讓他亂來。

「老猴子，告訴你一個秘密，讓你死得眼閉！」岑木冷冷道：「老子已改變了作風，你我毫無仇隙，但恩主要你死，老子我只好送你歸天！」

「恩主？」老猴王有點不明白地問：「你那個恩主是誰？」

「這個不能告訴你，待你在閻老五處見到莊公超，他自會告訴你！」「惡梟」岑木惡毒地望着老猴王。

「莊公超是你那個恩主殺的？」老猴王尖銳地問。

「老子不會答覆你，你自己去想吧？」岑木得意地笑着。

「然則，爲何要殺老夫？」老猴王想明白原因，雖則他已猜到幾分。

「因爲你和莊公超是知交，而你又不肯安份地躭在猴王谷，到處去追查莊公超的死，所以一定要殺你！」岑木對這個問題，回答得明明白白。

這正與老猴王心中的猜想脗合。

「這道上的截殺，與及孤松山莊的圍殺，還有晌午前的伏擊，都是你們幹的？」老猴王肅聲問。

「不錯！」岑木答：「兩次都被你走脫，只因你有那輛馬車，今次毀了你那輛馬車，看你怎樣逃！」

老猴王恍然明白了，晌午前因何他們亂箭將馬射死後，想誘他和猴奴出車廂不果，後來悄沒聲地撤走了，原來就是想他倆離開車廂，埋伏在這山崗，圍截他和猴奴。

「好陰毒的手段！」老猴王心裏暗罵一聲，表面却不動聲息。

「老小子，你眞的要殺老夫？」老猴王明知故問。

「老猴王，你是自己動手，還是要老子們動手？」岑木一飄身，躍至距老猴王不到二丈處，停下來，手中已多了把鬼頭鈎。

老猴王嗞牙一笑。「老小子，發你的清秋大夢，老夫就算嫌命長，也不會自己動手了斷自己，有本事的，就將老夫留在這個土崗上吧！」

話未說完，手一掄，「呼」一聲，手中已多了一條丈長的猴皮軟鞭，抽擊向岑木頭胸。

這條猴皮軟鞭，就是老猴王仗以成名的猴王鞭，這條鞭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鞭梢上，繫着一個有無數尖刺的小鋼球，若被其一鞭抽中，莫不肉爛皮掀。

岑木想不到以老猴王的名聲身份，居然說打就打，招呼也不打一聲，差點着了老猴王一鞭，幸虧他眼明手快，就在那刺亮的鋼球堪堪抽擊在他面門的刹那，疾忙一拗腰，避過老猴王致命的一鞭。

吃了個啞巴虧，不由惱怒起來，於拗腰的刹那，手中鬼頭鈎直取老猴王腰際，直恨不得將老猴王鈎到個腰穿腸臟流。

老猴王不待岑木鬼頭鈎刺到，手中鞭一抖一沉，抽了個空的長鞭鞭背去勢一頓，鞭梢上的鋼球隕星飛墜般墜向拗腰仰臉向天的岑木鼻樑。

岑木萬想不到老猴王長鞭使得如此出神入化，心頭一凜，百忙中只好勉强將頭摔側。

「呼」的一下急响，鋼球從他耳際頸側擦過，岑木只覺耳垂處一凉，繼之一陣

火辣辣般發痛，連忙一個側滾，順着崗腰向下滾了幾轉。

腰身一個彈挺，從地上挺躍起，一手掩着被鋼球尖刺擦傷的耳朵，一邊急吼：

「給老子射！」

散圍在崗腰處的二十多名大漢，聽到岑木一聲令下，急忙張弓搭箭，朝老猴王與猴奴兩人立身處攢射。

老猴王一招得手，正想乘機制服岑木，耳聽岑木一聲「射」！道聲：「不好！」不進反退，一個倒縱，躍落猴奴身邊，一把抱着猴奴，滾身倒在地上。

身才沾地，耳聽弓弦崩响，嗖嗖連响，二十多枝箭從他兩人身上激射過，只要慢那麼一點點，就會被射中。

老猴王身形才沾地，放手鬆開猴奴，身形却往前疾滾而去，兩三個翻滾，疾滾到兩名大漢脚前，猴王鞭如靈蛇般貼地竄纏向那兩名剛搭箭在弦的大漢足踝上，右手猛一運勁，一抖一抽，猴王鞭毒蛇一樣纏繞上兩名大漢的足踝上，被他一抽，兩名大漢身軀向前一傾，接向後一交摔跌在地，「崩崩」兩响，兩枝長箭脫手離弦射向天空。

老猴王見一鞭抽纏向兩名大漢，更不怠慢，鞭梢一抖，鞭梢上的鋼球像長了眼睛般，分別準確地敲點在兩名大漢的丹田穴上。

兩名大漢悶哼一聲，身一抖，眞氣渙散，癱在地上，起不了身。

那一面，猴奴也不輸蝕，仗着身軀瘦小，行動靈敏快捷，輕捷如猴般，左縱右躍，閃過幾枝冷箭，一個躍縱，跳竄到一名正自往空弦上搭箭的大漢身前，往上彈跳起，右手二指一曲，直取那大漢雙目。

那大漢想不到猴奴身子如此輕靈快捷，來不及搭箭，揚弓遮擋猴奴直取雙目的右手，拿箭的左手，箭鏃朝外一送，戳向猴奴小腹。

那知兩皆落空，猴奴躍起的身形忽然在他眼前不見了，下陰却一陣蝕骨難受的劇痛，痛得他殺豬般張口嘶叫，人亦不由自主彎下腰，眼中有淚水溢出。

原來猴奴在他揚弓遮擋的刹那，却縮手墜回地上，來了一招「猴子偷桃」，從那漢子下陰伸手抓揑。

那漢子如何禁受得起，只痛得站身不住，弓箭掉落，彎着腰，雙手掩向受創的下陰。

猴奴見機不可失，雙手一伸，一把抓揑住那漢子喉頸，雙手十指一緊，「喀勒」一陣碎响，那大漢半聲也叫不出，口中溢出鮮血，頭一垂，咽了氣。

猴奴一下揑碎那大漢喉管，足下蹬彈，整個人借勢倒翻躍落那業已咽氣的大漢身後，一轉身，雙手撐持着那大漢的身體，由於他身軀瘦小，故此，那大漢的軀體將他整個人遮蔽了。做了他的擋箭牌，他不用再怕那些弓箭了。

而猴王亦恰於這時，左右手各執起一名巳渾身癱軟的大漢，遮擋在身前，不怕長箭再向他攢射過來。

這一切，都發生在極短的時間，短得令岑木眼睜睜看着老猴王兩人各自找到擋箭牌，而他連搶救，攔阻也來不及。

那些箭手更是只有乾瞪眼的份兒，因爲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他們第一箭射出，第二箭還來不及上弦的刹那間。到他們將箭搭在弦上，老猴王與猴奴巳各自找到了擋箭牌——他們的同伴。

他們猶豫着不敢射，恐誤傷了同伴。箭在弦上，就是射不出。

而且，老猴王與猴奴兩人都巳脫出了他們的包圍，不再是腹背左右受敵，而是擋在他倆身前的同伴面向他們，有了擋箭牌，令到兩人有恃無恐。

岑木眼見形勢刹那轉逆，剛才已方還是佔盡優勢，想不到晃眼間，優劣之勢各半，一點上風也佔不到。

只氣怒得他臉色鐵青，鬼頭鈎一揮，砍折一棵野樹，狂吼：「射！」

那二十多名弓箭手，雖說都是兇殘之人，但却未曾殺過自己人，如今一聽岑木下令發射，那豈不是活生生的射殺自己同伴？不由有點猶豫起來。

岑木見手下不聽他命令，不禁暴跳如雷，暴吼道：「給我射！射！射！」

只可憐那兩個執在老猴王手上，動彈不得的大漢，於聽到岑木下令發箭的刹那，一張臉嚇得血色全無，一雙眼驚怖萬分地睜瞪着。豆大的汗珠從兩人頭上冒滾落，大張着口，却叫不出聲。

那些弓箭手迫不得已，只好一齊朝老猴王與猴奴立身處攢射。

兩名執在老猴王手中的大漢，身軀猛然抽搐了幾下，被亂箭攢體而死。

三個做了老猴王與猴奴擋箭牌的大漢，身上少說也插着五六枝箭。

老猴王與猴奴却毫髮無損。

不等那些弓箭手第二次箭到，老猴王大吼一聲，將兩具屍體掄起，脫手飛擲出去，一具飛擲向岑木，一具飛擲向那羣站在一起的弓箭手。

猴奴有樣學樣，奮起全身勁力，將手上的屍體擲向弓箭手，不等老猴王呼喝，早巳轉身朝山崗下飛奔下去。

老猴王兩具屍體擲出，看也不看，掉頭就往崗下竄躍。

岑木與那羣弓箭手都料不到老猴王兩人會來上這一手，被飛擲至的屍體弄得手忙脚亂，閃避不迭。

及至閃避過後，老猴王兩人巳竄躍至山崗下，身形隱現在崗下草樹間。

岑木雙目冒火，直恨得七竅生烟。一股恨怒之氣充塞在胸臆間，無處發洩。猛一聲暴吼，「射——！」

那羣弓箭手只好追着老猴王兩人竄躍隱現的身形，亂射一氣。

射了一會，那羣弓箭手皆自動停下來。他們不是不想射，而是沒有了目標——老猴王兩人巳踪影不見。

× × ×

無論燕仲行怎樣拚盡全力追趕，始終追不上前面那人影，始終隔那麼三四丈距離，無法縮短。

燕仲行不得不佩服前面那人的輕功了得，自愧不如。

其實，以燕仲行的輕功身法，巳屬一流身手，如今，竟然追趕不上前面兩人。

由窮巷短街追到郊外，燕仲行幾次想放棄追逐，但又不甘心，他不想輕易放棄這條綫索，如能將這人擒下，或許能探查

到對方多少虛實。

前面捷如飛鳥一樣向前飛馳的人，本來有幾次可以輕易地甩脫燕仲行的追逐，可能是爲了將燕仲行引入陷阱，故意保持一定的距離，不讓燕仲行追上，也不將燕仲行甩脫。

不經不覺，燕仲行追離太原城巳有十多里，前面的人仍向前飛馳。

地方越來越荒僻，連燕仲行也有點感到不對勁，但既巳追到這裏，就算前面有刀阱劍陣等着他，他也顧不了！

前面是一道河灣，河灣的一面是一個稀疏的樹林子，那人不往樹林子跑去，却往河灣那裏跑。燕仲行追在後面，見了不覺暗自好笑，但他暗自提高了警惕。

凡是一個想擺脫追踪的人，最好就是鑽入樹林子中，藉着林子的掩護，份外容易脫身。但，眼前這人，可說天堂有路不走，地獄無門偏闖！河灣那面無路可走，就只有水，要知道，燕仲行於黃海之濱，憑着一把盤龍刀。斬殺雄霸黃海的七名海盜——黃海七蛟，其中三蛟，就是在海上逐浪蹈波斬殺的，若沒有一身高明水性，如何能在水中將稱霸黃海的海寇斬殺！

這人往海灣水邊跑，若沒有一身精熟水性，就是另有居心。燕仲行頭腦靈活，早巳想到了這點，故此邊追邊戒備地留意着四周的環境，提防有突發的意外發生。

那人一個勁地朝河灣馳去，活像前面是條康莊大道，看也不看，眼看着就要一頭衝進水裏，他却猝然頓停，只差一步就衝進河水中。

那人在水邊停步，快速地摔轉身，面向奔馳來的燕仲行，不言不動，雙目死死地盯注在逐漸逼近的燕仲行身上。

燕仲行於心生戒意時，自動將速度減慢，逼近到那人身前二丈多處，遂停步不前，拿眼打量着眼前這個由城內追到城外，輕功勝他一籌的人。

眼前這個漢子，三十多四十不到年紀，一臉精悍之色，穿一身緊身勁裝，身材瘦削結實，一雙精光閃射的眸子，亦在打量着燕仲行。

燕仲行不認識這個精壯漢子。精壯漢子却認識他。「你就是一刀斬七蛟的『刀中龍』燕仲行？」

燕仲行雖不認識此人，但感覺到此人決不是江湖上的無名之輩，就憑他那一身高明的輕功，在江湖上一定大有名頭。

「正是燕某！」燕仲行點頭。「朋友高姓大名？」

「趙驥。」

「原來是『千里追風』趙朋友，趙朋友好俊的輕功。」燕仲行想起了此人的外號，覺得他當之無愧。果然是江湖上有名頭的人。

趙驥沉着臉，對燕仲行的讚語，不作表示。

「趙朋友可算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人物，何以先是跟踪燕某，復又將燕某引來此地，是何用意？」燕仲行問。

「殺你！」趙驥斬截地說。

「有仇？」燕仲行問。

「無！」這個趙驥眞是個妙人，用一個字可以答覆的，從不用兩個字。

「那麼爲了什麼原因，可否說明？好讓燕某死得明白。」燕仲行望着趙驥，希望能從他臉上表情的變化，窺測到一點此人的心意。

「不能！」趙驥目光忽然從燕仲行臉上移注到他背後。

燕仲行見他目光從自己臉上往旁一移，注視着他身後的地方，心內忽然一動。一道尖風就在他心內一動的同時，襲向他腦後。

燕仲行心知不妙，身軀猝然往前傾伏，嗖一响，尖風自他腦後上空掠過，堪堪閃避過背後的暗襲。

身形一擰一挺，燕仲行人巳挺立起，面向半路，背對趙驥。

他不但將整個後背讓給趙驥，而且毫不加以提防，從剛才趙驥以眼示意，他知道趙驥對他沒有惡意。

要不是趙驥剛才及時以眼示意，令他心生警惕，只怕他如今很難還能活着挺立在地上。

也不知他用的什麼手法，總之，就在他挺立起的同時，盤龍刀巳脫鞘而出，斜豎在胸，作勢戒備。

盤龍刀果然是把好刀，刀身金黃閃爍，漾起一蓬淡淡的金芒，刀鋒如雪似霜，一絲肅殺之氣從刀鋒上漾發出，站在一丈距離內的人，都可以感受到。

面對面站在燕仲行身前一丈處的一個身穿苧麻長衣的人，就感受到了，不由脫口讚道：「好森冷的殺氣！盤龍刀果然是刀中極品！」

燕仲行冷冷望着不知何時來到他身後一丈處，施放暗器欲將他殺死，身穿苧麻長衣，年約五十多歲，馬臉鼠眼鷹鼻的人，凝神戒備。

這個麻衣馬臉人，能逼近他一丈之內，令他毫不察覺，他知道此人是個扎手人物，一個勁敵。

從來人一身苧麻長衣，一張馬面，他巳猜到來人是誰。

他正想問，背後的趙驥巳然開聲道：「席拙，煩上復貴東，趙驥恩義巳還，從此各不相欠，他是他，我是我，兩不相干，告辭了！」

話說完，從燕仲行身後一閃，飛馳而去。

燕仲行與那名被趙驥喚作席拙的麻衣馬面人，都沒有理會趙驥的離去，互相盯視着，都沒有動。

燕仲行沒有猜錯，眼前這個相貌醜惡的麻衣馬臉老者，正是江湖上有名的魔頭，人稱「麻衣馬面勾魂客」的席拙！

此人自出道江湖，就以殺人爲樂，不管黑白兩道，只要他喜歡，他就會大開殺戒，殺個不亦樂乎，由於他武功高，黑白兩道都沒奈他何，只好對他遠而避之，近兩年巳很少在江湖上走動，有的甚至說他巳遠遁深山，永不出世，想不到他却在太原城外出現，並且要殺燕仲行。

燕仲行雖然出道較晚，但對於「麻衣馬面勾魂客」席拙的惡行劣跡，聽聞不少，故此一見他，就猜想到他的身份來歷。

從剛才趙驥臨走所說的話，燕仲行知道席拙是被人指使來殺他的，以席拙的名頭身份，指使他的人，一定是個不簡單的人物，否則，怎能指使像席拙這樣兇名昭

著的大魔頭來殺他？

他腦中閃電般閃轉着各種念頭，就是想不出，當今武林中，有誰有能力、資格去指使席抽殺人。

想不出就不想，以免分了神。這是燕仲行的一貫行事準則。

事實上也不容他多想。因為席抽這個魔頭，已將插在腰帶上的勾魂刺抽出。

陰森森一笑，席抽鼠眼眨動。「燕仲行，剛才你僥倖躲過老子的追魂釘，今番你嚐嚐老子勾魂刺的厲害！」

說着，踏前一步。

燕仲行持刀在胸，不言不動。

席抽握在手中的勾魂刺只有五尺七寸長短，通體烏黑，粗如槍桿。刺尖修銳。有一條尺長的凹槽，是一件極為歹毒的兵器。

可能是殺得人多的關係，刺尖不見光澤，黯黑一片。

席抽見燕仲行不言不動，又再踏前一步。「老子今天一定要殺死你！」

燕仲行仍然不動，刀鋒上散發出的森寒殺氣，突然強烈了幾近一倍，就像一堵牆，瀰佈在他身前。

「因何要殺我？」燕仲行終於開聲。

「因為你是最後一個接觸莊老鬼的人，同時，你多管閒事！」席抽冷森森地說：「所以我要你死！」

「泮湖樓是不是你們放火燒的？」燕仲行突然問。

「無錯，確是老子派人去燒的！」席抽直認不諱。「兩次飛刀留字，都是老夫所為，怎麼？你要為胡一夫討回公道？」

燕仲行長吸了口氣。「你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今天，燕某要為武林除害！」

「哈哈……」席抽仰天乾嚎幾聲，獰聲道：「好狂的小子，今天讓你嚐嚐老子的勾魂手段！」

手中指筆直刺向燕仲行心胸。

莫小看了席抽這平平無奇的當胸一刺，燕仲行瀰佈在身前的森寒殺氣，硬是被他刺破！

燕仲行仍然卓立不動，待到刺尖離胸不足一寸，斜豎在胸前的盤龍刀一側一豎，「叮」一聲脆響。堪堪用刀身擋煞了席抽刺來一刺。

燕仲行乘刀身擋煞刺尖，席抽勾魂刺頓窒的刹那，身形一側，盤龍刀一錯，「刷刷刷」金光閃劃中，一連向席抽肩臂劈出三刀。

這三刀，雖然簡單，但勝在快疾，快到連席抽這樣的高手，也分不清一刀還是三刀，故此他不敢硬接，側身閃退一步。

燕仲行見席抽退避，先機不可失，刀勢一轉，金光暴閃，一刀攔腰向席抽腰間揮去！

席抽先機已失，怪叫一聲，身形急速飄退，一退九尺，閃避過燕仲行攔腰揮斬的一刀！

燕仲行一刀揮斬空，刀勢一迴，隨着欺進的身形，刀勢往下一沉，削斬席抽雙腿。

席抽雙足一頓，整個人如跳蚤般彈躍起，盤龍刀從他足底削劃過。

人在空中，「嗤」一响，席抽終於可以反擊，勾魂刺疾刺燕仲行眉心。

燕仲行拗腰仰臉，席抽勾魂刺從他面門上擦過，刺了個空。

席抽不等燕仲行有所動作，藉着刺空之勢，在空中一個翻滾，嗖的落在燕仲行身後。

足在沾地，身形不轉，手中勾魂刺倒迴，從脅下穿出，毒蛇出洞般刺向燕仲行腰背。

燕仲行於拗腰仰面避過席抽一刺，正想揮刀還擊，席抽已然先他一步翻躍在他背後，燕仲行心內一懍，疾忙一擰腰，身形如旋風般一旋，盤龍刀環身繞劃，「鏗」一聲脆響，刀刺相擊在一起。

席抽却於刀刺相擊的刹那，左手疾出，一掌向燕仲行右腰處電閃般擊去！

燕仲行在猝然之下，藉着刀刺相擊的一震之力，盤龍刀反彈，以刀背砍擊向席抽手腕。

這一招用得妙到毫巔，借力反彈，快逾流星，席抽如不縮手，雖可一掌擊傷燕仲行，但他一隻手腕，亦非被燕仲行刀背擊碎敲折不可。

兩敗俱傷，席抽所不為，故此，席抽只好縮手。

左手縮，右手伸，席抽勾魂刺「嗤嗤」聲中，一連向燕仲行環胸刺出十六刺！

席抽已使出了他的絕招：「勾魂十六刺」！

燕仲行料不到席抽出手如此之快，迴刀封擋，未必能一下子擋得十六刺，只要一刺封擋不了，就會當場喪命！

要知道，席抽這十六刺刺出，不是無目的而發，而是每一刺，都是刺向燕仲行身前要害大穴，故此，若被他刺中一刺，都非死不可，否則何謂「勾魂十六刺」！

燕仲行足下向後一蹬，向後彈退。

席抽刺出的十六刺招勢不變，隨着他躍進的身形，追刺燕仲行！

燕仲行一退八尺，再退丈二，席抽十六刺竟然緊追不捨，離他胸前要害大穴不足一寸。燕仲行見一退再退，仍然擺脫不了席抽的追刺，一咬牙，三退！

這一退，已退二丈，不知怎的，已退到水中。

席抽依然追刺不捨，十六刺倏的化作一刺，星渡虹飛般刺向燕仲行心臟！

這一刺，速度比原來的十六刺，快了幾近一倍。

燕仲行眼見席抽這一刺如天外飛虹般刺到，速度之快，大出他意料之外，疾忙將身形一個擰側，「噗」一响，心臟要害是避過了，胸肩處却被席抽這疾如流星的一刺，刺了個對穿。

一陣錐心的劇痛令到燕仲行臉色煞白，強忍着，足下蹴揚起——他本已立足於水中，一大蓬水珠，泥沙濺擊向正在獰笑的席抽。

席抽一刺刺入燕仲行的胸肩處，雖然未能將燕仲行置於死地，只要再來一下，燕仲行非死不可。

他正想將刺拔出，冷不防一蓬泥沙水漿兜頭兜臉向他濺擊到，左手袍袖一揚，掩擊濺射向頭臉的泥沙水漿。

這一回他可上了當，但見金光乍閃，燕仲行盤龍刀一刀砍劃在他胸腹上，胸裂腹破，血濺腸流！

（未完）

大俠傳奇

・本文承自64頁・

這一瞬間，蕭七、容肇祖、和方覺聞，這三個性格、出身、武功都完全不同的人，心裏都有一陣忽然的激動，不管這激動是來自對別人還是對自己的，都是一個武林中人、江湖好漢所珍視的，「有恩必報，一諾千金」，在方覺聞，也許是指他對容肇祖的一飯之恩，在容肇祖，也許是在他對蕭七的感恩圖報，在蕭七，也許是為他對唐甜的「情」字勘不破……這頃刻間，三人心裏不約而同的，都有些感動。

×　×　×

——唐女俠！唐方。

又是唐方！江湖上，人人都知道，「唐女俠」只有一個，而且就是唐方。

唐甜實在不明白知道那裏比不上她的小姨。但是她確實知道，她不如唐方。唐方雖名份上是她的阿姨，可是在年齡上，並不比她大多少。她記得，有次唐方在外面回來的時候，整個人都變了，那時她是跟幾個姊妹在她房間裏，唐方輕快的唱着歌，走進來，對着銅鏡子，卸她束起如雲烏髮，「瀑」地垂掉下來，就連唐甜是女孩子，也一陣心動。只聽唐方那末旁若無人的輕唱：「姑娘我生來愛唱歌呀一唱就是幾大籮……」

唱着又抿嘴笑，忽又「花」地一笑，貝齒都露出來了，齊齊白白的，酒渦深深的，在房檐的走馬燈下，唐甜瞥了這一眼，很清楚地知道，這小阿姨，不但比自己快樂，而且比自己好看，更比自己年輕。

這小姨雙頰俏白，但又紅酡酡的兩朵飛上了靨，只見她自己又神秘的一笑，輕快的歌聲輕而低哼：「郎在一鄉妹一鄉……有朝一日山水變……」

唐甜不知道這首歌是浣花蕭家蕭秋水唱的，可是誰都知道，這小姨戀愛了。戀愛得那麼動心，連名震天下的唐門規矩，都不顧慮了。連武林中也是唐家裏最有威望的女人：唐老太太的垂愛也無動於衷了。她那麼不經意的唱歌，自己笑，甚至忘了在房裏羨妒的姊妹。她卸下了常着的勁裝，穿上水色羅裙，讓烏髮重新梳妝，飾上玉簪，笑着說，那麼快樂：「他，還沒見過不是勁裝的我呢。」

那個「他」，便是日後名動武林，聲遛八表的蕭秋水！這更使唐甜妒忌。於是她把事情，用巧妙的方法，讓唐老太太知曉。唐老太太囚住了唐方。唐方不快樂了，可是蕭秋水不遠千里，歷盡艱險來找她，以至唐方出蜀，在武林中掀起「唐方一戰」，而蕭秋水入川，橫掃唐家堡，與唐老太太及唐老太爺子作出一場迄今尚未知勝負生死的殊死戰……

唐方終於失去了蕭秋水……就算比她美，比她年輕，也不如她快樂了……

——可是竟又有了個公子襄！

而且唐方還要公子襄去找蕭秋水！

難道天下間的美的好的，都讓唐方佔盡了麼？……連這野店裏一個懶散閒人，也是為見唐方，而不惜與公子襄一戰！

——而她自己呢？她也是唐門的人，她是唐甜啊！

（未完）

決鬥黃埔江

・本文承自59頁・

他看一看周圍環境，決定速戰速決，否則巡捕房的人很快便會到來，他立即向前竄出，跳到另一條柱子後面，其他人亦紛紛效尤。

張玉簫大驚伸頭出柱舉槍向王雁發了一槍，王雁在地上打了滾，子彈嵌入了小泥地。小包不讓他第二槍再叫响，「嗖」地回敬了一槍，迫得張玉簫又縮入柱後。

王雁向前迫近。「張玉簫，你逃到天涯海角，老子都要你的命。」

張玉簫不吭一聲，只急促地呼吸，他腦門又是一陣發脹，心頭大驚，連忙長長吸了一口氣，盡量使自己鎮定下來。

此刻王雁的手下已紛紛迫近，把張玉簫包圍起來。柱子不很粗，側身剛好容下肩膊，張玉簫剛一移動身子，「颼颼」兩槍便在他肩膊旁邊擦過！

這兩槍好似強烈的刺激針藥般，使他完全失去了鎮定，他霍地躍了出來，舉槍還擊，「砰砰砰」連發數槍，王雁不為所動地匿着，他心中細細地數着。

張玉簫最後的一顆子彈射了之後，他也自柱後竄了出來，槍管指向他的心窩。

「這下你該心息了吧。」

張玉簫臉上冷汗像小河般淌下，食指不由自主再一扣，「得！」撞針擊空，槍管並沒有子彈射了出來。

「好啦，你去跟唐超及鄭元龍相聚吧。」王雁迫前一步，手腕一抬，食指尚未扣動，張玉簫的身子突然如軟泥般癱下。

小包飛躍上前伸手在他鼻端一摸，叫道：「這個無用的傢伙竟然嚇死了！唔！好臭好臭，他媽的，敢情他把屎尿也撒了出來啦。」

張玉簫本就有高血壓及心臟病，在極度驚恐之下，心臟抵受不住刺激結果被嚇死了。

小包看了周圍一眼說：「大哥，快走吧，要不然巡捕房的人來後可就麻煩。」

七個人立即奔向閘口，才跑了三步，王雁突然大叫一聲：「且慢！」住了腳低頭沉思。

小包急得跺腳：「大哥，快嘛！」

「不好，張玉簫桌上的那張火車時刻表為何會被人用紅筆圈住？是誰圈的？」

王雁喃喃地說：「一定是老大富的人幹的，張玉簫也是被他迫走的，九成是老大富跟金龍幫決鬥的事而乘虛襲擊張玉簫。」

小包一急問：「那咱怎麼辦？」

「好一條老狐狸，他故意留下張玉簫一命，又向咱們暗示張玉簫的逃命方向：哼，此刻火車站之外可能已有不少老大富的人在等着咱們，不能出去。」正猶疑間，只見穿藏青色長袍的青年快跑過來。

小包急問：「老萬外頭是不是……」

萬源說：「火車外面已給巡捕房包圍了，咱們快上車，我已買了票子。」

「好毒辣！」王雁急聲道：「快上火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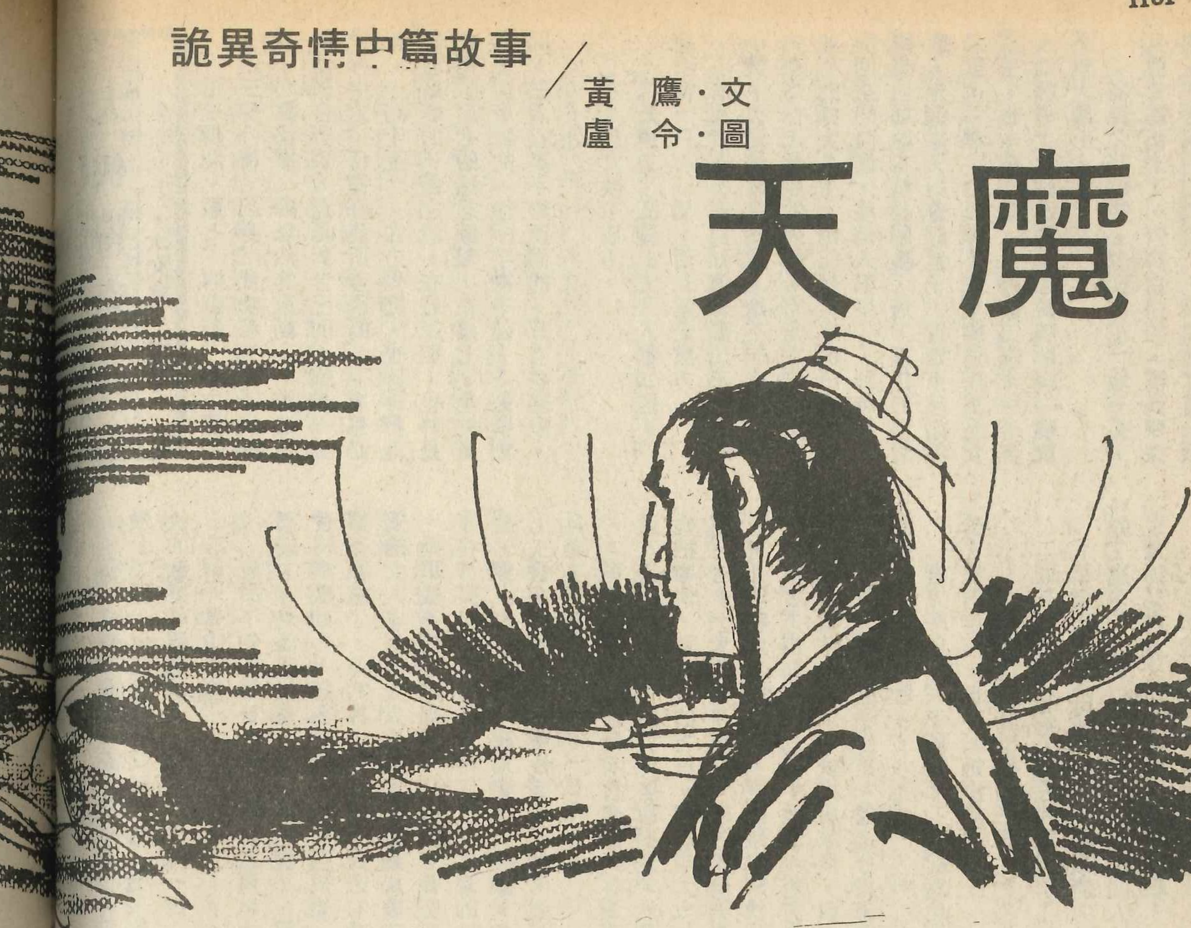
「嗚——」火車長鳴一聲緩緩開動了，王雁等人立即飛躍上去，握住樓梯的扶手翻入車廂。

（續完）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天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執綠林牛耳的鳳生，於率衆夜襲胡家莊時，身負重傷，慘敗而歸，幸得鳳棲梧及時趕至，先將敵方埋兵殲滅，鳥帮餘衆始得安然通過峽道，繼續撤退。歸途中，鳳生躺在担架上昏迷不醒，鳳棲梧一見，急走近去，鳳生悠然甦醒，張口卻不能言，旋即氣絕。鳥帮餘衆匆匆趕回鳥王府，隨即治喪。鳳棲梧及鐵雁探討鳳生與中原五義結怨的因由，並共商復仇大計。這時，突聞曹廷親率百餘衆來犯，鳳棲梧當機立斷，部署迎敵，並與鐵雁躍上高牆，果見曹廷，胡子玉及鴿組等人立於牆下，鴿組的人一見鳳棲梧及鳥帮弟兄等人，個個俯首，不敢仰視……

艷鬼借女屍

曹廷亦自歎息。「鳥帮能執綠林牛耳，威震天下，事實有他們成功的地方，她利用鳥帮向我們報復，也選正了對象。」

「叛徒」之聲仍然不絕於耳，曹廷胡子玉的對話也只有燕南才聽得到。

到現在爲止，他還是不明白那到底什麼回事，頭才抬起來，就發現鳳棲梧正在盯着他。

鳳棲梧的目光是那麼冷酷，只看這目光，燕南絕不相信這一次鳳棲梧仍然會對自己刀下留情。

胡子玉接道：「鳳生可不在，難道眞的已倒下？」

曹廷道：「他到底怎樣，我們很快就會知道的了。」

胡子玉道：「鳳棲梧看來很冷靜，這對我們多少也許有些帮助。」

曹廷淡然一笑，勒穩胯下已被驚嚇着的坐騎。

喝罵聲終於逐漸停下來，曹廷這才一抱拳，振聲道：「中原五義曹廷胡子玉率

還魂祟仇人

領門下弟子到來拜訪鳳帮主……」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喝罵聲又起，鳥帮一衆顯得更激動。

曹廷胡子玉燕南總算清楚他們喝罵什麼，那十二個鴿子亦惶然抬起頭來，一個失聲道：「帮主死了？」

胡子玉看了曹廷一眼，只是笑了笑，卻笑得那麼苦澀，曹廷並沒有作聲，只是望着鳳棲梧。

儘管喝罵，那些鳥帮的弟子沒有一個將箭射下來，雖然他們表現得巳恨不得射出那麼一箭。

他們絕無疑問都受過嚴格訓練，也絕無疑問，對鳳棲梧絕對服從，在未得鳳棲梧命令之前，不會輕舉妄動。

鳳棲梧出奇的冷靜，一直到那些鳥帮弟子停止了喝罵，才應道：「家兄巳去世，有什麼話跟我說也是一樣。」

曹廷看了胡子玉一眼，胡子玉鬆過一口氣，只要鳳棲梧肯跟他們說話，事情便有希望了。

「難得鳳公子如此胸襟——」曹廷目光一抬，話才說到這裏，巳給鳳棲梧截住：「這是廢話，我只要你們說清楚，此來是戰是降。」

曹廷一怔，道：「中原五義絕不會降服任何人，戰與否，只決定在公子。」

鳳棲梧道：「江湖人以血還血，何須再問？」

鳥帮弟子轟然齊應，曹廷高聲道：「公子難道不想知道何以有這種事發生？」

鳳棲梧劍眉一揚，道：「不是不想知道，只是在未明白你們的來意之前……」

曹廷道：「我們的來意，就是要說清楚……」

鳳棲梧截道：「你們一共來了百多人，其他的那裏去了？」

曹廷道：「等在路上，我們只是不希望再有不必要的傷亡。」目光轉向那十二個鴿子。「他們所以跟來，只因爲非來不可。」

鳳棲梧道：「他們本來就是你們的弟子。」

鴿首插口道：「因爲佩服帮主的爲人，才投到鳥帮，那知帮主竟然偷襲……」

鳳棲梧截道：「這件事是我大哥不對還是怎樣且不說，你們加入鳥帮，並沒坦白說出你們的本來身份，則絕無疑問。」

「那是因爲我們恐怕傳出去……」

鳳棲梧喝道：「你們若是一片誠意投靠我大哥，又怎會在乎別人說話，鳥帮之中，不乏名門弟子出身，卻不見他們像你們這樣。」

「我們承認是……」

「牆頭之草，首鼠兩端，你們若眞的是佩服帮主，如何忍心看着他與一羣兄弟踏入死亡陷阱？」

「帮主夜襲我們五師叔……」

「你們巳知道誰是誰非的了？」

「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通知胡子玉暫避一時就是。」

曹廷插口道：「這倒不能完全怪責他們，是我們兄弟會商決定……」

鳳棲梧冷笑道：「那他們怎麼不阻止帮主與一羣兄弟的前去，只要那一戰能夠避免，大家總有機會坐下來談清楚。」

曹廷歎息道：「我們承認當時都非常激憤，完全沒有考慮到這方面，所以現在才……」

鳳棲梧道：「你們現在要談，只因爲不能不談，這之前不談眼看形勢不利才來談，那有這麼便宜的事。」

胡子玉悶哼一聲。「那你到底打算怎樣？」

鳳棲梧道：「只是要看清楚你們是否有誠意？」

胡子玉道：「要怎樣看。」

鐵雁忍不住道：「先讓我們處決叛徒，以慰帮主與死難諸兄弟在天之靈。」

胡子玉尙未作答，鳥帮各人又叫嚷起來了，鳳棲梧等他們稍靜才道：「帮有帮規……」

胡子玉道：「可是我們也有我們的門規。」

鳳棲梧冷笑道：「我只知道他們是鳥帮的人，不依帮規處置，難息衆怒，就是

我願意談，鳥帮的人也會反對。」

帮衆又轟然齊應，爲首的鴿子面色灰敗，上前道：「二爺要怎樣處置我們？」

鳳棲梧道：「我不是鳥帮的人，我不知道。」

鐵雁厲聲道：「你們加入的時候唸的帮規難道完全忘掉？」

鴿首搖頭道：「我們死不要緊，只是我們的妻兒……」

鐵雁道：「你當我們是什麼東西，你們反叛了，到現在爲止，我們何嘗有片言遷怒你們的妻兒。」

鴿首道：「只要他們平安，我們便已經放心。」轉對羣鴿道：「你們聽到了，這件事我們並沒有做錯，只錯在我們不該既爲中原五義門徒，又是鳥帮的一員。」

羣鴿無言垂下頭，鴿首又道：「事既至此，我們也只有依照帮規自行了斷。」

羣鴿尚未有反應，燕南已嘶叫起來：「你們並沒有做錯，爲什麼……」

鴿首截道：「燕師弟不必爲我們說話，我們未得師長許可，擅投鳥帮，已是該死，身爲鳥帮一員，竟然出賣鳥帮龍頭帮主，更是罪無可恕……」

燕南道：「你們都是血性漢子，大師伯——」

曹廷揮手道：「我明白——」接問鳳棲梧：「鳳公子能否等……」

話口未完，一枝箭已「颼」地射向鴿首，快而狠準，但以鴿首的武功，要避開要擊下這枝箭却是絕不成問題，所以曹廷胡子玉沒有飛身去撲救，到他們發覺鴿首木立不動，靜待死神降臨的時候，已經來不及。

箭直射入鴿首的眉心，鴿首慘叫中倒墜馬下。

鳳棲梧霍地回頭，望向箭射處，道：「那一個？」

一個漢子應聲躍上牆頭，嘶聲道：「不是他們反叛，帮主不會死，我三弟也不會死，趙勇未得命令，擅自放箭殺叛徒，也是該死！」左手拋弓，右手一柄短刀已反插進心窩，悶哼一聲，倒墮下高牆，「通」的掉進壕水裏。

沒有人作聲，鳳棲梧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好！好漢子！」語聲一落，帮衆齊皆怒吼，羣情洶湧。

剩下那十一個鴿子也就在怒吼中一個個拔刀或刺進心胸，或抹進咽喉，濺血倒在坐騎下。

燕南一旁看得眞切，要救，却不知該救那一個，怔在那裏，目眦迸裂，血淚奔流。

胡子玉偏過頭，不忍目睹。

曹廷鬚髮皆顫，嘶聲道：「好，他們都是好漢子。」

燕南咬牙切齒道：「大師伯——」右手已按在劍柄之上。

曹廷斷喝道：「你是要他們十二個就這樣死去，一些價值也沒有？」

燕南如晴天霹靂，怔住在當場。

曹廷接仰首，一字一頓道：「現在可以談的了……」

鳳棲梧頷首，振吭道：「放下吊橋！」一頓，再吩咐：「鐵雁跟我來，其餘人緊守崗位！」身形倒翻，掠下高牆，躍回坐騎。

鐵雁亦躍了下來，上馬緊跟着鳳棲梧，也就在這時候，「軋軋」聲响，那道吊橋緩緩放下。

牆頭上的帮衆箭弩紛紛上弦，集中向着曹廷胡子玉燕南等三人。

曹廷的身子挺得筆直，胡子玉顯得有些無可奈何，燕南仍然一面的悲憤之色。

吊橋落下，鳳棲梧飛騎奔出，鐵雁緊緊相隨。兩騎先後在曹廷之前停下，鳳棲梧右手按着刀柄，雖然沒有拔刀，但絕對可以應付任何突然的襲擊。

鐵雁的手緊握在雁翎刀柄上。

曹廷看在眼內，搖頭道：「鳳公子還是不信任我們？」

鳳棲梧冷冷的道：「只憑十二條人命就要我們信任，那有這麼容易……」

燕南叫出來：「姓鳳的——」

曹廷斷喝截道：「住口！」

燕南恨恨的咬着嘴唇，雙拳緊握，鳳棲梧冷冷的看了他一眼，沒有說什麼。

曹廷接道：「在我們到來之前，鳳公子相信亦已問清楚，就算鳳帮主的親信，也不知道鳳帮主到底是爲了什麼要攻擊我們。」

鳳棲梧默認，曹廷又道：「兩位乃同胞兄弟，自小在一起，鳳公子當然亦清楚，我們與兩位的長輩亦無任何的仇怨。」

鳳棲梧點頭。「以我們所知，這之前家兄與你也曾見過面，拉過交情，家兄私底下也曾對我說及，中原五義都是好漢子，可以交朋友。」

燕南冷笑道：「那就是他交朋友的方式？」

鐵雁冷笑道：「帮主從來沒有枉殺過一個人。」

燕南方待回話，曹廷已厲聲道：「南兒若再多說這種廢話，我便將你趕掉。」

燕南一聽便知道曹廷動了眞怒，垂下頭，不敢再作聲。曹廷轉對鳳棲梧道：「令兄快人快語，在你面前當然更不會作違心之言，可見得這之前，他對我們兄弟五人並無惡感。」

鳳棲梧道：「那是爲了什麼？」

曹廷道：「在胡家莊一戰之前，我們也仍然不知道到底是什麼回事，一直到聽了令兄那一番話。」

「也是說，你們眞的做過那件事。」

曹廷道：「是眞的，那也是我們兄弟五人有生以來所做的最糟的一件事。」

鳳棲梧道：「那到底是什麼人，你們爲什麼要那麼殘忍？」

曹廷却道：「鳳公子首先得明白，我們五兄弟都不是沽名釣譽之輩，俠義之名，完全是行俠仗義得來。」

鳳棲梧冷截道：「我只是要知道，那到底是什麼人？」

曹廷反問：「以鳳公子的見識廣闊，可知道有什麼人在挨了十三槍，十七劍，二十三刀，再給扇骨痛扎，流星鎚亂撞，仍然能够活下來？」

鳳棲梧沉默了一會，問道：「有什麼人？」

「沒有——」曹廷搖頭。

鳳棲梧道：「那個人當然是死定了，但是你們的惡行却給別人看見，告訴我大

哥……」

曹廷道：「那件事發生在一人村。」

鳳棲梧詫異的重複了這一句：「一人村？」

曹廷緩緩道：「出蘭州經永登上烏鞘嶺，沿莊浪河前行，古浪後便是武威。」

胡子玉接道：「那也就是薛平貴所謂一馬離了西凉界的古凉州，最出名的一樣產品就是王蝦蟆家傳的狗皮膏藥，遠近馳譽，專治風濕。」

曹廷繼續道：「再西進永昌，即古沙陀國，更過，到山丹，便可以看見祁連雪峯，胭脂小山，霍去病大破匈奴於祁連，匈奴有歌：『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奪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鳳棲梧道：「我知道你們說的是什麼地方。」

「然後就是張掖，漢書所謂『斷匈奴之臂，張中國之腋』的張掖，西魏時更名甘州，出張掖西門，是流沙地帶，過高台便是酒泉，穿越大戈壁，就是塞上第一雄關嘉峪關，再西進抵玉門，安西，疏勒河，便可看見瓜州古城，四周皆沙，堆積之問，幾與城齊，再進才是甜水井。」曹廷一頓才接道：「一人村就是在甜水井。」

鳳棲梧沉吟不語，曹廷看看他又道：「一人村只有一人，乃敦煌縣府所派，除了不必納糧之外，尚有一院平房可住，職責却非常重要，非獨要供給旅人飲水管理住宿，還要警戒馬賊，負有放哨使命。」

「你們到那兒幹什麼？」鳳棲梧忍不住問。

曹廷道：「我們是追一個人追到那兒去。」

「就是那個人？」鳳棲梧追問。

曹廷搖頭。「我們追的是一個採花賊，千里獨行。」

鳳棲梧對千里獨行這個人並無印象。

曹廷接道：「這個千里獨行在不足百里之內，先後姦污了二十七個女孩子，殺了四十六個人，其中三男一女，是我們的弟子。」

「我們由中原西追至安西，幾次差不多要將他抓住，但都給他逃掉，到了瓜州古城附近，更就完全失去他的踪跡，再過那附近只有甜水井有水可飲，所以我們追到了一人村。」曹廷歎了一口氣。「那條一人村，的確只有一個人。」

胡子玉補充道：「我們說的那個人就是這個人。」

「一個女人。」曹廷又歎了一口氣。「一個既年青，又美麗，身材又動人的女人。」

鳳棲梧一怔。「怎會是一個女人？」

曹廷道：「是一個女人本來不足爲怪，却怪在這個女人年青美麗動人。」

胡子玉道：「若是給千里獨行遇上，一定不會放過這個女人，我們在驚訝之餘，不禁爲之捏一把冷汗。」

「她告訴我們，她叫做依依，看守那條一人村的人，是她的爹爹，早些時病逝，官府還沒有找到繼任的人，所以暫時由她來看着。」曹廷搖頭道：「我們當時都沒有考慮到這是否謊話，只覺得這個女人很可憐，當時已入夜，我們也就在那兒住下來。」

胡子玉接道：「我們給了她一些錢，叫她弄一些吃的。」語聲甫落，他突然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

鳳棲梧看在眼內，一皺眉。

曹廷隨即道：「她給我們弄來了一盤肉，味道很鮮甜，很可口，她告訴我那是兎肉，我們却從來沒有吃過那樣的兎肉，却只以爲那是關外的烹調手法不同，怎也想不到，那竟是人肉……」

胡子玉的表情變得更奇怪，曹廷的說話亦在寒噤下中斷。

「人肉？」鳳棲梧看看曹廷，看看胡子玉，看不出半點說謊的樣子。

曹廷點點頭道：「也就是千里獨行的肉。」

胡子玉苦笑接道：「他殺了我們心愛的弟子，我們雖然有言恨不得寢他的皮，吃他的肉，但只是說說而已，做夢也想不到，竟然眞的吃到了。」

鳳棲梧不禁道：「那你們是怎會知道的？」

曹廷歎息道：「我們吃光了那盤人肉，仍然不知道，因爲飽着肚子，索性四面逡巡一下，我因爲是老大，給留下來。」

胡子玉道：「這主要因爲大哥不服水土，途中曾感染風寒，而我們亦只是打算四個人從不同方向四面隨便看看。」

曹廷接道：「我一個人留在屋子裏，攤開地圖，正要推算千里獨行將會逃到那兒去，那個叫做依依的女人就來了，送來了一杯茶，她本來就是一個很動人的女人，那會子更加動人。」

鳳棲梧方待問，曹廷已說道：「她的領子敞得很開，俯身將茶放下的時候，甚至可以完全看見她整個胸膛，我年輕的時候曾經荒唐過一段日子，成家立室之後，已沒有在外面胡混，可是，我竟然禁受不住她的誘惑，貪婪的盯着她的胸膛。」

曹廷垂下頭，鳳棲梧鐵雁這時候巳開始相信曹廷他們的誠意，好像這種話，本不是曹廷這種身份的人還會說出口的。

「然後她突然抱着我痛哭，懇求我帶她離開一人村，帶她到中原。」曹廷說下去。「好像她那樣美麗的女孩子，留在那樣的地方，絕無疑問是一件很令人可惜的事，跟着她說只要我答應，她願意一輩子侍候我，在我還沒有答應之前，她身上的衣服巳經完全卸下來，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美麗的胴體，竟就與她立即在床上幹了那回事，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跟着就整個人都迷失了。」

胡子玉接道：「我闖進去的時候，大哥就像是一個白痴。」

鳳棲梧追問道：「你幹什麼闖進去，瘋了？」

鐵雁冷笑道：「也許他是瞧上了那個依依，想不到却給老大佔先。」

胡子玉不以爲意，自顧道：「我走了一段路，看見並無發現，回到那口甜水井旁邊，覺得有些渴，本待打一桶水上來喝幾口，我知道桶子是那麼沉重，我還以爲那個桶子必定很大，水載得多了，那知道越拉越覺得不對勁，及至拉上來，才發覺桶子上倒着一個屍體，其他三個人那時候都巳回來，聽得我驚呼，一齊走過來。」

鳳棲梧道：「一具屍體便將你嚇成那

樣了。」

胡子玉又打了一個寒噤，道：「那具屍體一絲血色也沒有，背上的肌肉不見了老大一片，那顯然是用刀割下來，割口亦毫無血跡，若是已死去多時的人，肌肉絕不會那樣鮮，若不是，怎可能沒有血？」

鳳棲梧皺眉道：「會不會給井水浸洗乾淨。」

胡子玉道：「屍體只有頭脚部份濕水，而更令我們震驚的是那竟然就是千里獨行的屍體，然後我們想到了吃的那些肉，每個人都想吐，再想到大哥，怎麼我們那麼嘈吵也不見他走出來一看究竟？」

鳳棲梧忍不住追問：「你們闖進去，除了發現白痴般的老大之外，還有什麼發現？」

胡子玉道：「那個叫做依依的女人赤裸着身子，怪可憐的偎在大哥身旁，當時我們都很尷尬，若非大哥神態有異，眞的會先退出去，我們叫了幾聲，大哥都沒有反應，問那個依依，却只是流淚，三哥着急起來，衝出去拿了一桶水，依依要阻止，三哥已然將那桶水盡潑在大哥身上，大哥這才突然清醒過來。」

曹廷道：「我醒來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不悅，大家不錯是兄弟，但這種情形之下，他們也應該知道迴避才是，但到他們說吃的竟然是人肉，才轉爲驚訝。」

「依依仍然說那是兔肉，但兔骨頭却拿不出來，還有井裏的屍體，還有好像千里獨行這種高手，竟然會倒在她手中，這所有的問題她都不能够答覆我們，她也顯然不習慣這種被人喝問，終於生氣了。」

胡子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若非目睹，絕沒有人會相信一個那麼漂亮的女孩子生氣起來，竟變得那麼可怕。」

「是怎樣？」鳳棲梧急急追問。

「她的眼睛變成了血紅色，本來白玉一樣的肌膚亦變得通紅，那給我們的感覺已不是美麗，而是恐怖。」胡子玉搖頭接道：「人怎會變成那樣？」

曹廷道：「當時我認爲是一種邪門內功，他們却認爲她不是人，老五在惶恐中劈出第一刀，一場惡戰就那樣展開了。」

胡子玉道：「她全身赤裸，沒有兵器，只是用她的指甲將我們一一弄傷，那到底是她眞的那麼厲害，還是因爲她混身赤裸，我們下不了手，只有挨打，到現在我們仍然想不透，就是五弟，也不知怎會砍出那一刀，事後他告訴我們，當時他實在很想殺人，而奇怪的是，我們也都有那種感覺。」

曹廷苦笑道：「那也許是因爲吃了人肉的影响，總之，我們很想很想殺人，到全都傷在依依指甲之下，殺機更濃，依依當時不住笑，好像覺得很有趣，那又給我們一種被戲弄的感覺，大概因此，那一份憐香惜肉之心沒有了。」

胡子玉道：「當時大家都顯得有些瘋狂，也不知是怎的，她的一隻脚給我抓了一個結實，然後大哥的槍就刺進了她的身子。」

「十三槍，老二刴了她十七劍，老五砍了她二十三刀，還有老三的流星鎚。」

胡子玉接道：「還有我的扇。」

曹廷苦笑道：「我們當時大概都瘋了，竟然會對一個女人這樣做。」

「然後我們看到了亮光。」胡子玉半瞇起眼睛。「那種亮光好像由那個女人的身上射出來，光亮得令人目眩，一閃即逝，到我們看清楚的時候，那個女人已經倒下。」

鳳棲梧奇怪問道：「你們是眞的看到亮光？」

曹廷道：「一個人也許會看錯，可是五個人……」

胡子玉截道：「我們却也不敢太肯定，那刹那，我們的腦袋完全空白。會不會是錯覺，誰也不敢說，而更可怕的事情也就在這時候發生了。」

鳳棲梧目光一緊，鐵雁亦呆視着胡子玉。

「那是血。」胡子玉的聲音陡然高起來。「大量的血由依依的身上流出來，很快便染紅了整塊地面，她的肌膚同時逐漸蒼白起來，最後變成死魚肉一樣，那些血繼續流過不休，一個人竟然會流那麼多血，實在難以想像，也是我們生平僅見。」

鳳棲梧目光更緊，面色沉下來，一顆心亦同時沉下去，他想起了連雲莊密室內安順那個寵妾的屍體。胡子玉說的情形，不正是那樣？

「她就像是血做的，血流盡了之後，肌膚便皺摺起來，豐滿的乳房甚至乾癟萎縮。」

鳳棲梧脫口道：「肌膚跟着也失去光澤，就像是蛆蟲，剛取出來的骨髓？」

胡子玉曹廷齊皆一怔，曹廷道：「我們的確有那種感覺，你……」

鳳棲梧截口接問道：「那之後又怎樣了？」

曹廷道：「我們呆到了天亮，屍體再沒有變化，之後我們遍搜屋內一個角落，也沒有任何可疑物件發現，倒是從那口井裏再撈出了六具屍體，裝束雖然不一樣，死狀都並無不同，混身的鮮血好像都給放盡。」

鳳棲梧劍眉深鎖。

曹廷跟着道：「之後，我們翻開了屋後兩個沙堆，發現了兩具馬屍，也是滴血無存，我們開始懷疑那個女人依依……」

胡子玉道：「那七個人與兩匹馬的血都是給她吸進了體內，所以她體內才有那麼多的血。」

「吸血的女人……」鳳棲梧倒抽了一口冷氣。

鐵雁再也忍不住悄聲道：「二爺，那兩條牛，還有我們那些不見了的兄弟。」

他雖然放低了聲音，曹廷胡子玉仍聽得眞切，一齊望着鐵雁。

鳳棲梧突然問：「五位可記得，到達一人村是不是月圓前後？」

曹廷道：「那是七月的十五。」

鳳棲梧沉默了下去，鐵雁驚訝的看看曹廷三人又看看鳳棲梧，雖然沒有說出口，這表情已無疑告訴曹廷等人月圓前後烏帮也曾出過怪事，與他們所說的有些相似。兩條牛，失踪了的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曹廷正要問，鳳棲梧已道：「那之後又怎樣了？」

曹廷道：「我們帶着疑惑的心情回中原，之後雖然沒有任何事發生，也經過多年才將之忘掉，想不到二十年後的今日那個女人才向我們報復。」

鳳棲梧又沉默下去，胡子玉接着說道：「令兄問我們，有沒有忘掉我們做過的那件事，他是問最糟的一件，也只有這件了。」

曹廷道：「但他若不提及那十三槍，十七劍，二十三刀，我們還省不起來。」

胡子玉呻吟着道：「當時即使有他人在一旁，但除了我們，除了她本人，有誰會清楚？」

鳳棲梧不由點頭。「怎麼你們不跟我大哥說清楚？」

胡子玉苦笑。「令兄若非已迷失，相信也不會做出這種事情，既然迷失了，在當時那種環境，還有什麼話能說得動他，相信就是閣下趕到來，亦難以令他改變主意。」

鳳棲梧仰首向天，沒有作聲，胡子玉接道：「站在我們的立場，雖然知道是怎麼回事，除了一戰之外，亦無選擇。」

曹廷歎息道：「這種事無疑難以令人置信，却是事實。」

鳳棲梧接問道：「你們要說的只是這些？」

曹廷道：「令兄是怎樣的一個人，閣下應該比我們更明白，令兄什麼時候變成這樣，烏帮之中發生過什麼事情，與我說的是否有關係，閣下亦應該清楚，這件事雖然怪異一些，我們似乎只有接受。」

鳳棲梧冷笑道：「應否接受，有待事實證明。」

曹廷道：「在我們來說這是報復，對其他人來說却是一場災禍，我們何妨先將這場災禍中止，待事了之後，才了斷彼此間的恩怨？」

鳳棲梧道：「我們需要考慮。」

曹廷道：「我們可以等。」

鳳棲梧沉吟道：「那邊不遠有一座空置的農莊，你們可以暫時留在這裏。」

曹廷毫不猶疑的道：「好，我們就等在那兒。」

「請——」鳳棲梧伸手送客。

曹廷一抱拳，勒轉馬頭，燕南旁邊急問道：「這十二個師兄弟……」

「他們的家人都在烏帮，留他們在這裏，不是更適合？」曹廷神色黯然，策騎緩緩離開。

胡子玉無言跟着離開，燕南看在眼內，亦只好跟在後面。

鳳棲梧目送他們離開，沒有動，腦海却沒有平靜過，不住翻騰，鐵雁呆望着鳳棲梧，亦沒有作聲。

×　　×　　×

走出了老遠，曹廷仍是頭也不回，也沒有作聲，胡子玉終於忍不住道：「老大，你看姓鳳的會不會相信我們的話？」

曹廷道：「一定會。」

胡子玉輕「哦」一聲，曹廷接道：「你難道看不出，就是他們也不清楚鳳生與我們之間有何仇怨？而且烏帮之中顯然也曾發生一些極不尋常，也不能够解釋的事，那與我們所說的，也顯然大有關係？」

胡子玉忽然發出了一聲苦笑。

曹廷當然明白胡子玉的心情，歎息道：「這種事，我們雖然是當事人，仍然是滿肚子疑惑，其他的更就不在話下。」

胡子玉道：「大哥眞的相信依依那樣子仍能够活下來？」

曹廷道：「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能够解釋這些事？」

燕南脫口道：「怎會有這樣的人？」

「那是什麼東西，現在有誰能够肯定？」曹廷亦苦笑起來。

燕南歎了一口氣，道：「那種事，眞的有？」

曹廷道：「自古以來，不少人說過一些令人難以相信的遭遇，我們雖然不知道那是否完全出於胡謅，却也不能够完全否定，因爲，不見過並不等於不存在。」

燕南不能不同意。

曹廷接道：「我們當時吃的是人肉，是絕不會錯的，既然有吃人肉的人，就是有吸人血的人亦不足爲怪。」

燕南沒有作聲，只是搖頭。

再前行，那幢農莊已在望，曹廷突然勒住了坐騎，一羣人立時從前面林子裏奔出來，正是他們的弟子。

看見這些忠心的弟子，曹廷胡子玉無不感慨之極。

他們都是無辜的人，只因爲一片忠心，被牽入這件事之內。

這眞的是一場災禍，到什麼時候才終結。

×　　×　　×

目送曹廷三人消失，鳳棲梧仍然呆在那兒沒有移動。鐵雁看出他是在沉思，不敢驚擾，幾個要出來的壇主都被他揮手示意回去。

鳳棲梧其實是在將鳳生性情大變前後的事情反覆細想。

開始是由婷婷被擄，他獨闖連雲莊，那之前，並沒有任何特別的地方。

入了連雲莊之後，也沒有，一直到他押着安富步出密室，當時他只是想尋回婷婷的屍體。

到他進入了密室，下了石階，碎去珠簾，看到了地上的血，那具倒在血中的女屍。

血都是由那具女屍流出來，而那具女屍的情形與曹廷胡子玉說的並沒有不同。

萎縮皺摺的肌肉，乾癟得有如個兩空布袋的乳房，那麼年輕的女人，死後肌膚怎會變成那樣子？

安順曾說過婷婷已經嚼舌自盡，當時似乎並沒有說謊的必要，那只有令鳳棲梧更憤怒。

死的應該是婷婷，然而他們看見的却是憐憐的屍體。

安富說憐憐是一個女妖精，既可愛，又可怕，「小妖精」這三個字與「淫婦」那兩個字似乎已沒有多大分別。

他甚至默認與憐憐私下勾搭上，安家兄弟雖然是黑道中人，對於這種事，相信他也不會那麼隨便，而他言下的意思，顯然那是由於憐憐挑逗。

鳳棲梧不由想到去年中秋發生的事。

鳳生極少會醉酒，但那天夜裏竟然會醉到與婷婷發生關係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奇怪？而鳳生更不是那種重色輕義的人。

鳳棲梧也清楚記得鳳生當時並不像醉得那麼厲害，正如他在連雲莊大堂看見安

順。

這兩件事是不是太巧合？

然後鳳棲梧想起婷婷當時的話。

她說的若全都是事實，那個憐憐的行動非獨有些瘋狂，而且邪得很。

安順既然與憐憐幹了那回事，似乎沒有殺她的必要。

婷婷跟着的說話，却似乎不像說謊，可是以平日胆小的她，怎敢看下去？

到他們離開的時候，安富的神態擧止也是妖異，那種像貓叫，像狼嗥的聲音，像野獸的爬行，現在想起來，一樣令人毛骨悚然。

婷婷當時對自己的態度是否也有些陌生？

跟着是那匹馬，不住悲嘶，尤其是婷婷騎的那一匹，而鳳棲梧催騎接近婷婷的時候，他胯下的坐騎不是又悲嘶起來。

馬若是因爲都忠於安家兄弟，才作出那種反應，實在難以相信。

那種反應與其說是討厭，毋寧說是恐懼。

鳳棲梧現在却才想到那會是恐懼。

之後就是鳥莊總壇的突變。

鳳棲梧沒有忘記那一輪明月給他的恐怖感覺，在發現鳳生婷婷二人在床上那刹那的驚訝。

在他離開之後，鳥帮總壇就發生了那些怪事，那些被吸乾了的屍體，不就是曹廷胡子玉他們說的那樣。

跟着就是鳳生的襲擊中原五義。

柴東升一家鷄犬不留，以鳳生的爲人，怎會做出這種令人髮指的事情？

那完全是一種報復。

鳥帮的人都聽得很清楚，十三槍，十七劍，二十三刀……鳳生是爲了倒在中原五義手下那個人報仇。

鳳棲梧却完全不知道，也從未聽過鳳生提及這件事，他們是兄弟，什麼事不知道，什麼事不可以說？

那難道是婷婷進入鳥帮總壇之後才有的事情。

鳳生也是在有了婷婷之後，變了另外一個人，鳥帮總壇也是在婷婷進入之後，出現了種種奇怪的事情。

月明之夜，豬牛鷄鴨等大叫大鳴，跡近瘋狂。

十一個小伙子無故失踪，被發現的屍體滴血無存，兩條牛也一樣，突然倒斃，咽喉破裂……

鳳生不時將臉埋在冷水中，是不是爲了頭腦需要冷靜一下？什麼事令他那麼煩惱。

鳳生臨終的那種凉凄的笑容，那兩顆眼淚，還有那無聲的兩個字「災禍」，又在鳳棲梧腦海中浮上來。

災禍——這難道還不是災禍？

方才自己不也是幾乎迷失在婷婷的挑逗中？鳳棲梧機伶伶突然打了個寒噤。

——依依，憐憐，婷婷……

連名字也竟然是這麼巧。

鳳棲梧霍地回頭，道：「隨我來！」

策騎往吊橋奔回。

高牆上的目光全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所有的目光都充滿了疑惑。

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鐵雁也一樣不知道鳳棲梧在打什麼主意，雖然想問，到底沒有問，默默跟在鳳棲梧後面。

進了門，鳳棲梧一揮手，道：「拉上吊橋，小心看守，任何人未經我許可，擅自進出，格殺勿論！」

他的話聲異常沉重，也異常認眞，面容肅穆，絲毫笑意都不見。

那些帮衆齊應一聲，吊橋旋即軋軋的拉起來。

高牆前面的空地上，悍立着的十隊手執兵器，隨時準備殺奔出去的帮衆，鳳棲梧在他們面上一轉，道：「你們都隨我來。」策馬往前行。

衆人齊應一聲，魚貫跟在鳳棲梧鐵雁身後，步履整齊。

鐵雁終於忍不住問：「二爺，到那兒去？」

「總壇——」鳳棲梧一字一頓。「找一個人，問清楚一件事。」

鐵雁知道那是什麼人，沒有問那是什麼事，緊跟在後面。

長街到處燈火輝煌，鳳棲梧一騎走在最前，目光亦逐漸亮起來，一路上他都沒有再說什麼，帶着一羣人默默走向前。

經過詳細的考慮，他已經知道要問什麼。

× × ×

婷婷仍然一個人守在靈堂內，只是已經沒有流淚。也許她的眼淚已經流乾。

她垂着頭，眼蓋亦垂着，一個身子動也不動，面容亦無變化，泥塑木雕也似，看來却仍然是那麼漂亮動人。

靈堂中香燭長燃，烟飄繚繞，燈火凄迷，烟飄到婷婷的身上，彷彿就黏凝在那兒，由淡而濃，婷婷逐漸迷離在烟中，看來是那麼的不眞實。

馬蹄聲、脚步聲由遠而近，婷婷似置若罔聞，毫無反應。

風從門外吹進，衣袂聲響，鳳棲梧當先走進來，後面跟着鐵雁內外四個堂主，四個舵主。

鳳棲梧率先在鳳生的靈前跪下，叩了三個頭，跟着他的人跟着叩頭，眼瞳中都露出疑惑之色，就是鐵雁也不例外。

婷婷沒有回禮，維持原來的神態，絲毫不變。

鳳棲梧接着在婷婷的面前跪下：「嫂嫂——」

婷婷這才緩緩的抬起頭來，第一句話却是：「曹廷胡子玉走了？」

鳳棲梧反問：「是誰告訴嫂嫂他們走了？」

婷婷道：「有關係麼？」

鳳棲梧道：「我們問過靈堂外面的兄弟，不見嫂嫂外出，也沒有敢進來驚擾嫂嫂。」

婷婷道：「我只是猜想。」

鳳棲梧接問：「那麼嫂嫂可猜想得到他們到來說過什麼話？」

婷婷道：「我只知道他們是殺你大哥的仇人，而你竟將他們放走了。」

「他們沒有走遠，我所以放走他們，是因爲我絕對有把握將他們抓回來，只要我能够肯定他們該死。」

「他們難道不該死？」

「大哥雖然是死在他們手上，却也殺

了他們不少人，當他們甘願一死來請我們弄清楚事情的眞相，我們便不該拒絕。」

婷婷道：「看來他們的口才遠遠在我之上。」

鳳棲梧接道：「胡家莊一役之前，我不知道大哥在什麼時候，又爲了什麼與中原五義結下了仇怨，鳥帮所有的帮衆也全都不知道，但他們都甘心爲大哥賣命。」

「甘心便成了。」

「聽他們說，大哥找中原五義，是因爲中原五義曾經嚴重的傷害了他的一個好朋友。」鳳棲梧一頓接道：「大哥不惜傾盡鳥帮的所有人力，爲那個人來報仇，那個人當然是他的好朋友。」

婷婷道：「這大概沒有什麼不對。」

「沒有。」鳳棲梧道：「胡家莊前，隨去的兄弟都聽到，中原五義曾經聯手將那個人刺了十三槍，砍了十七劍，剁了二十三刀，還以扇骨扎臉，流星鎚痛擊。」

婷婷接問：「你見過這樣殘忍的人沒有？」

鳳棲梧搖頭。「我也沒有見過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仍然能够生存，關於那件事，曹廷胡子玉方才已經說得很清楚。」

「仇人的話你也相信？」

「只要是眞話我就相信。」

「那是眞話？」

「他們說得很眞實，雖然他們說的是我從來沒有聽過，也似乎沒有可能發生的事，但我仍然覺得他們不是在說謊。」

「所以你放走他們？」

「主要是因爲他們說的話令我聯想起一件事。」鳳棲梧重重一頓。「嫂嫂大概還沒有忘記在連雲莊密室我們看見的那具不停流血，頭顱給剁下來的女人屍體。」

「那是憐憐的屍體。」

「一個屍體怎會有那麼多的血？」

婷婷淡然一笑。「我說我不知道。」

鳳棲梧又道：「近年來總壇這兒有十一個人無故失踪，只有一具屍體被發現，那具屍體滴血無存，就像當年一人村甜水井所找到的屍體。」

婷婷道：「說得太遠了。」

鳳棲梧道：「我其實只是想問嫂嫂一件事。」

婷婷道：「沒有人會阻止你。」

「嫂嫂到底是什麼人？」

「婷婷——」婷婷好像覺得很可笑，失笑起來。

鳳棲梧一聲歎息，婷婷接問道：「你可以問我，關於我的任何事。」

鳳棲梧道：「要問的已問了，只有一個不情之請，還望嫂嫂答允。」

婷婷說了一句令所有人齊皆怔住的話。「只要你不是在這個時候要我嫁給你就成了。」

鳳棲梧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緩緩道：「我只是斗胆請嫂嫂將舌頭伸出來，讓我看清楚。」

這一次到婷婷怔住了，鳳棲梧接道：「這只是一件小事。」

其他人亦無不甚感詫異，看看婷婷，又看看鳳棲梧。

鳳棲梧一些也不像在說笑，目光灼灼，盯穩了婷婷。

婷婷呆了好一會，又笑笑，道：「你一定要看？」

鳳棲梧道：「我不想用强，嫂嫂堅持不肯，那也是無可奈何。」

婷婷道：「有些事情還是不要太清楚的好。」

鳳棲梧道：「事情到這個地步，却非弄清楚不可。」

婷婷笑問：「你對我什麼時候變得這樣兒？難道眞的因愛成恨？」

鳳棲梧道：「嫂嫂沒有必要說這些話？這對你我都無好處，對事情也沒有任何帮助。」

婷婷道：「你眞的懷疑我已不是你深愛的婷婷？」

鳳棲梧冷冷的道：「我只是要嫂嫂伸出舌頭來看看，嫂嫂何必說這些廢話？」

婷婷嬌笑道：「你最好還是不要看，否則，你一定後悔。」

鳳棲梧道：「這之前我所做的事情已經够我後悔的了。」

婷婷道：「你是說你將我救出連雲莊，將我帶到來這裏？」

鳳棲梧道：「也許都是。」

婷婷笑起來，銀鈴也似的笑聲，很動聽，在塲衆人的心情也竟然要在笑聲中動搖。

鳳棲梧也不例外，舌綻春雷，突然大吼一聲：「別笑！」

喝聲震動靈堂，衆人的心神亦爲之一清，婷婷的笑聲沒有給喝停，但聽來已弱很多。鳳棲梧接道：「這是什麼時候，嫂嫂竟笑得這樣開心，難道不覺得過份？」

婷婷笑笑問：「這也是你對嫂嫂的態度？」

鳳棲梧臉一寒，道：「都是廢話，嫂嫂再不張開嘴巴，伸出舌頭來，我們可不客氣了。」

婷婷笑容一斂，道：「鳳棲梧，有生之日，你都會爲今夜的事情後悔。」

鳳棲梧道：「除了這些廢話之外，你不懂得說其他的了。」

「就是廢話，也只有這一句的了。」

婷婷終於伸出了她的舌頭，只是短短一截，這却已足够。

燈光照射之下，鳳棲梧看得很清楚，婷婷的舌頭異常鮮紅，近舌尖寸許，一條淺紅色的傷痕橫過，顯然是曾經斷下來。

婷婷的眼睛同時大亮，鳳棲梧目光深注，那刹那不由一陣目眩，婷婷的雙瞳彷彿就是兩個漩渦，非獨目光，鳳棲梧的靈魂也不由自主投進去。

鐵雁也就在這個時候脫口叫出來：「二爺——」

他站在鳳棲梧身後，一樣看見婷婷發亮的眼睛，遠比別人强烈，却沒有鳳棲梧所受的影響那麼大，他從來沒有見過那樣的眼睛，當然想不到那一聲驚呼，反救了鳳棲梧。

那一聲若是再遲一些，鳳棲梧也許已迷失。

「二爺」一聲，鳳棲梧混身一震，目光一清，婷婷的目光却一黯，嬌靨接紅起來。

鳳棲梧一皺眉，彷彿已知道那刹那發生了什麼事情，目光一緊，道：「果然不出所料。」

（未完）

游俠英雄傳
大團圓靜因獻寶

作者・編者 增删・潤飾 修訂本
蹄風・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池怪俠會同衆俠士施計攻陷黑獄，首先是用調虎離山之計，使史雲程離開黑獄，接着各俠士攻進黑獄裏，經一番苦戰，把獄中幾百名囚徒救出，而獄中也有不少人歸降天池怪俠等人……史雲程趕到雅克山，只見山上一切已被焚毁，心知中計，忙趕回貝爾湖畔，在湖畔遇上錢能，錢能將黑獄被毁的事訴說一遍，史雲程十分痛心。……天池怪俠等人施計使史雲程掉入流沙中，史雲程大叫救命，後來宗流要他服下毒藥，每年由宗流給一次解藥以保性命，史雲程無可奈何，只要答應衆俠士也不爲已甚，史雲程得保性命，接着，衆俠士隨天池怪俠在小天池上暫時棲身。

話說當日天池怪俠見事情寢息，便叫史雲程離座前來，對着西南方跪下，算是遙向五台山凌空長老之靈祭告，懇求饒恕。史雲程不敢不依，只見堆金山倒玉柱，在紀恩堂裏跪下。

忽然座上一人，閃電般躍出，手持明晃晃利劍直向史雲程背後刺落。那時史雲程背着各人跪下；說時遲，那時快，那人疾起疾落，如風便到，座上無人不驚起。突然又見老尼靜因衣袖迅速一拂，一股疾風掃出，那人手裏的劍竟脫手飛開，給疾風一捲落到老尼衣袖裏。這些舉動，作書人雖然說了一大堆話，但實際上不過是一瞬眼間的事罷了。各人定睛看時，原來是孟葉的兒子孟彪，史雲程和他的父親同門學技，後來把孟葉害成終身殘廢，因此孟彪記恨心頭，出此一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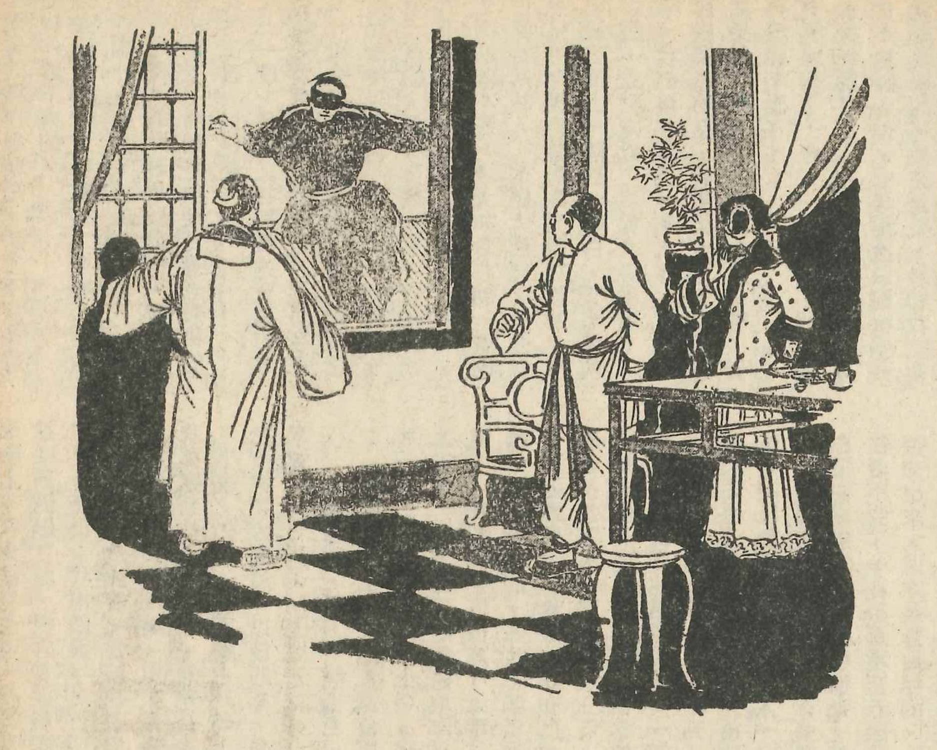
這時孟彪見手裏短劍給靜因捲去，史雲程已一挺身子站起。各位看官，就算靜因沒有把劍捲走，孟彪也未必能刺中史雲程，須知史雲程武功何等厲害，其實孟彪躍離座時，史雲程雖然背着跪下，已是聞風知道動靜，那會等到孟彪下手？靜因老尼也是曉得孟彪不會刺中史雲程的，說不定還會遭到毒手，因此迅速展起「迴風掌法」，藉着一股疾風把孟彪的劍捲進衣袖，她這樣做法，第一要在史雲程未躲避之前便把孟彪制止，第二是故意在各人面前把眞功夫施出，好教座中各俠士折服，也教史雲程曉得她的厲害。

孟彪見刺史雲程不中，還想撲上前，雙劍鳳孟嫦早已拔出雙劍，在兩人面前一攔，喝道：「都不得動，違令者先斬！」袁無愁忙上前把孟彪拉回座上，史雲程也退到原位。孟彪竟大哭起來，說道：「那麼，我父親之仇便不須報了。」袁無愁、拉娜、纖雲等忙上前勸慰一番，孟彪還是憤憤不息。天池怪俠只得道：「孟彪姪兒，你在這裏不能不守秩序，來日有機會，我定帶同史雲程在你父面前謝罪，這樣你可少息怒氣罷！」當下各人都靜默起來，一場風波，遂告寢息。

第二天，天池怪王雲龍見一些人對史雲程還有芥蒂，便想帶他離開天池到山東碧雲祠暫住一時。但靜因老尼苦苦留住，說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商議，怎樣也要商妥後才讓他們走。天池也覺得尙有一些手續要辦，便和雙劍鳳孟嫦計議一番，即日把貝爾湖救出的志士召集到聚義廳來。天池向着衆人宣佈道：「在下雖屬這處的主人，但向來沒有山寨設立，只供一班志同道合的兄弟借作藏身，近年更是行踪無定。這番幸而把各位救出，同聚一處，但這裏決非久安之所，如今聽從各位去留，如願返歸家鄉，就把這次得來的金寶，分給大家，回去安享田園之樂；倘定要留下，就跟隨孟氏三位寨主回到黑山大寨，這兩條道路，任從各位選擇。」當下各志士聽到，即時歡聲雷動，其中一些離鄉別井日久，也想回去共聚天倫；也有些身體孱弱的都願回去，孟嫦就着洪成棟每人發給路費，又把一部金珠分贈，回家也可過着安樂日子。其餘願留下來的也有百人，都是沒有家室的，同時自知犯罪非輕，官府定緝得緊，所以都要求留下。天池便命雙劍鳳孟嫦一一列册，編成隊伍，將來帶返黑山大寨去，每人也得到一份金寶。

天池見把各事弄妥，這晚就應老尼靜因的邀請，到聚義廳上議事。只見一衆英雄都在，靜因見各人齊集，便開言道：「這次難得各位武林名手，聚集一堂，眞是稀有的盛會。老衲現時以青龍會掌印的地位，提出一件要事，請各位帮忙。這就是青龍會歷年保管的一宗地下寶藏，現埋在五台山上，當初是盤龍劍俠和黃梅居士兩位前輩接手，以後傳到雲中劍王維揚，再交下凌空長老手上，到如今由王崇明保管着。這一宗寶藏，江湖上無人不知，也不

必老衲講出。但這寶藏究有多少，至今還是一個謎，也始終沒發掘到，青龍會所持有的，只是一塊寶藏圖記的白玉和一個皮套，那皮套也有一些古怪的符號刻上，一直至今都沒法把另一塊白玉找出。而這宗寶物，必須把兩塊白玉都弄上手，才能夠發掘到的。多年來，因這宗寶藏生出的事，層出不窮，俗語說得好，象齒焚身，懷璧其罪。這也足够我們青龍會痲煩了。記得當初是一些反淸復明的義士傳下，遺言囑託，這宗財富不能據爲私人所有；就是我師兄凌空長老死前也有吩咐過，將來發掘時要會同江湖上有名望的人一同見證才能動手，免至稍涉瓜田李下的嫌疑。如今各位來得這樣恰巧，老衲認爲是時候了，這樣我已決心把寶藏圖記玉石獻出，大家協力再把其他一塊找到，同去把寶藏掘出，以後我們青龍會便可完了這個責任。老衲想過，明年這時候，就是五年一次的武林坐圈子（聚會），到時候如果已把寶藏掘出，打算獻出來，聽憑全國武林名宿去處置，這不是一件應該辦的事嗎？老衲今天留住各位，就是要把這事解決了，才覺得心裏放下一塊大石，請各道兄想想對不對。」



史雲程推開山門外的石獅，座下果然露出一孔。

靜因說了，便坐下來。王崇明跟着起來，把當日凌空長老的遺言敍述一番。他說多年來的推測，已看出皮套裏的簡單筆劃，就是五台山下的雁愁澗，長老曾守候在月圓之夜往山澗找尋另一塊白玉，便發覺有人跟踪，因此擱下。

王崇明說到這裏，座中的史雲程面上露出了不安的容色，可是各人正在靜聽崇明的說話，沒有發覺。當下最感興趣的是黃面客宗流和袁無愁，他兩人不約而同地問崇明道：「王賢姪，究竟你師傅怎樣猜出的？那羊皮套子上畫的又是什麼？你還沒有道出呢！」崇明答道：「可惜我沒有把那塊寶藏圖記玉石帶來讓各位看看，如今我只有解說給各位知道罷。」

這個寶藏玉石的秘密，我想看官們一定也想知道的，因爲本文開端時曾提過，到如今已隔了很久。據說這一宗前人沒有尋到的寶藏，是李自成搜括刦掠得來的珍寶，後來李闖給淸兵窮追，便派他的副將把這批珠寶埋藏起來，把動手埋下的士兵殺光了滅口。那副將心思十分精巧，他用兩塊玉石刻上了寶藏地點和發掘指標的文字，那句語不是連貫的，是用梅花間竹的讀法刻上，一定要把兩塊玉石都找上手，拚合起來才看得出。那副將把一塊玉石藏在身邊，另一塊却裝在鐵匣子裏放到山下另一個秘密地點，又怕日久把藏匣子的地方忘記了，於是便將身上那片白玉用羊皮縫好，作成套子，拿燒紅的鐵筆在羊皮套上刻上簡單的暗記。這些暗記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別人看了也以爲是小兒亂塗的筆劃。那副將把寶物藏好，李自成跟着也失敗了！副將不久便遭人暗害，那塊玉落在當時一位江湖中人的手裏，直到青龍會組成，那人才把白玉獻出，指定將來作反淸復明舉事的用途。

凌空長老費了十數年的推敲，他看出羊皮套上那個尖峯向上的等邊三角形，便是五台山的高峯丈人峯，三角裏兩筆垂直綫，是峯脚下的山澗，名叫落雁澗（又叫雁愁澗），三角形尖頂上的圓圈是個月亮，下面垂直綫裏的小圓形是月影在澗底的表示，但小圓形中間有個交叉符號，初時長老以爲那是另一塊玉石的埋藏地點，但經過一番搜尋，把澗底一部份石頭都移開找遍了，結果沒有發現。長老踏勘多了，他發覺每月裏月圓的時候，那個山峯倒影的位置都不同，卒給他悟到，那小圓形裏的交叉，原來暗示着要在四月裏的月圓之夜，峯影倒映在澗水裏，那峯頂落在的澗底才是藏玉地方。但當他候到四月十五日那一晚，依峯影所在，把澗石一一移開，仍找不出那放玉塊的鐵匣子，却在離目標一丈開外，撈出一把銅鎖，銅軸子已斷開

了。那銅鎖的製作很精巧，斷定不會是從另一種物件掉下來的。

凌空長老那晚又發覺第二次給人跟踪，在落雁澗廿丈開外，樹上伏着有人，當他竄上追趕時，那黑影身形很快，瞬巳消失在密林裏了。那知這次便是長老最後的一次探尋玉石，以後便一病不起。

以上一段，是本文初期敍述寶藏的事略，也是王崇明向各人解釋的。黃面客宗流聽了，和雙劍鳳孟嫦耳語一番，之後望着史雲程微笑說道：「老大，你對這事定會知道一些的，如今靜因大師把寶藏獻出，他們不把這宗財富，據為青龍會所有，眞是光明磊落不過。老大如肯相助一臂的話，正好給武林人一個絕大觀感，就是我們座中兄弟今後也會對你另眼相看的。」這時史雲程面上一陣紅一陣白，天池怪俠知有蹊蹺，立刻走近史雲程身旁說道：「好兄弟，我們現在都是一家人了，就算以前有什麼錯處的話，說出來大家也能諒解的。如果對那藏玉石的地點有所知時，切不可再隱瞞不說了。」

史雲程想了一會，一振衣襟，站起來向大家抱拳說道：「在下以往眞是罪無可恕，實不相瞞各位，當年兩次跟踪凌空長老，就是我幹的。說來話長，最初我交結到班加，便是為了要偵得寶藏玉石所在，後來我第一次跟踪凌空長老，回來後便賄通了班加，暗中偷看到羊皮套上的暗記。那時班加雖然知道了長老的寶藏地穴，還不敢把玉塊盜取，只是將羊皮套的暗記摹出來，給我猜到了。但要等到第二年的四月裏月圓之夜，才能到澗裏撈取。等到那天晚上，我先凌空長老一步到落雁澗去，在峯頂倒影之處，很容易從澗底亂石中把鐵匣子撈出：我把鎖毀了，打開一看，另一塊玉石果然放着，當時我喜出望外。驀地就聽到了衣帶風聲，原來是長老來了，我便竄到林子裏伏下，看着長老在澗裏撈了半夜，仍是一無所獲！只尋出我拋下那把毀折了的銅鎖，以後的事，也無須我說下去了。」

天池聽了，面上有點慍色，他追問道：「那麼，你便進行把青龍會原來保管的那一塊玉石，也想弄到上手，這才把長老加害？」史雲程不好意思地點了點首，答道：「我當時也悔恨施了毒手，其實我絕無心殺害長老的，我也不曉得他患了重病，將近彌留。我着班加站在門外把風，跟着便掩進室去想盜取那塊玉石。那知一進門長老便發覺了，我把穿雲掌施出教他不能起來，那知他抵受不住，一下便倒斃了。我當時搜遍全室，都找不到一些東西，原來那塊玉石巳交給崇明兄弟帶到金陵去了，事後我也自悔枉作小人。」

黃面客宗流和老尼靜因見史雲程肯坦白把往事道出，還能夠悔過，都說道：「往者不究了，如今那塊玉石藏在那裏？能否交出來，這才是最要緊的。」史雲程道：「當然可以，那塊在澗裏撈出的玉石，就放在白鹿苑山門外，我可以帶各位前往取回。」看官，你道史雲程怎會把撈出來的玉石放在山門外呢？因為那時他想等俠王崇明返五台時，連崇明身上那一塊玉石一併弄上手。那知崇明返五台後，便給孟家寨主賺到長城嶺外去了，一直沒返回五台，因此那塊玉始終放在山門那處一個秘密地點，別個人是沒法找到的。當下靜因等聽到，才鬆了一口氣：王崇明也感到當日幸而給洪成棟騙到關外去，否則假如給史雲程暗算，最低限度也有一身麻煩，心裏暗自慶幸。

小天池上衆英雄商議好了，一計時間，將屆孟蘭佳節，很多人要返回去打理一些私務，當下定決由王雲龍、靜因、宗流等帶着史雲程和班加兩人到五台山去，先把玉石取出。王春明兄弟家在五台，自然同行；袁纖雲、花自芳也跟隨一道走。其餘孟氏三英等便返回黑山大寨，把一部份救出的志士安置好，大家約定中秋節前，齊集五台山白鹿苑掘出寶藏，不在話下。

×　×　×

天池怪俠王雲龍等一行，不久巳來到五台王家莊，王春明兄弟盡着地主之誼，招呼週到。第二天，各人便乘馬到五台白鹿苑禪林，主持僧「邯曇」是王崇明的二師弟，見了崇明帶着各人回來，喜出望外，又見失踪的三師弟班加也回來了，連忙念起阿彌陀佛，認定是師傅暗中庇佑。天池怪俠和靜因心裏惦念着山門外的玉石塊，患得患失，好容易等到日落，山上沒人來往了。王雲龍、靜因、宗流等立刻領着史雲程出到門外，那處是登山石道，離寺門有十數丈之遙。山門是一面石牌坊，刻着「白鹿苑叢林」五個斗大金字，兩旁各有一座石獅子，是模仿北京天安門外的石獅雕鑿的，栩栩如生，單是石座便有幾尺高，那座石獅總有幾千斤重量。

只見史雲程把衣袖捲起，一躍上了石座，靜因等都站在一旁監視着。史雲程伸出雙臂，運出外勁，抱着石獅子撼了兩撼，額上血脈暴張。那石獅子給他出力搖擺，漸漸移動。一會，那隻幾千斤重的石獅子移開原位，底下露出一個石穴來。天池等心裏正在暗暗歡喜，史雲程巳伸手到石穴裏掏出一個鐵匣子來，遞給天池。各人看那鐵匣時，外面巳佈滿了銹蝕，加鎖的鍵門也斷了。天池忙當着宗流、靜因等面前，打開一看，眼前露出一塊玉石，和青龍會保管的形狀大小都一樣，天池撫摩着喜得叫出聲來，史雲程還站在石獅座上，面上也露出欣慰的顏色，他正想把石獅移回原位。只聽老尼靜因說道：「史老弟，這番功勞不小，快下來休息罷。」說了，提起鐵禪杖，走到石座前，舉起禪杖抵着石獅身上，暗暗用力，那隻石獅給鐵禪杖一抵一撥，很快的移到原位去，和原來位置絲毫吻合，沒些痕跡。史雲程見了，暗暗吐舌，知道這個老師姑內勁厲害，名不虛傳。

本文交代，這塊玉石就是本文開始就說過的，當日凌空長老猜了十多年，才想到羊皮套的圖記，是藏在落雁澗裏，其後依着羊皮套的標誌撈取，又給史雲程先下手撈得，一直藏在石獅子座下，如今始再度取出。這時各人心裏都抱着無限希望，曉得按圖索驥，一向無人知道的世間寶藏，便要露面。

瞬巳到了中秋節，小天池上聚義的俠士英雄，紛紛先後來到五台王家莊，自有王春明兄弟招待上山，大家聚在白鹿苑裏。中秋節夜，各俠士在凌空長老佛塔前追悼一番，便在方丈室裏商議。太極手王崇明把青龍會保管的那塊玉石交給掌印靜因，由靜因獻出來：王雲龍也把從石獅座下取得的那塊玉石一起拿出，放在供桌上。當下十六個小天池聚義俠士、和班加、邯曇共十八人，輪流觀看兩塊玉石，都是羊脂白玉，滑不溜手，玉面四邊刻了一些文字，中間筆劃縱橫，下邊一角彷彿是一個八卦形，衆人看了，都不知道怎麼解釋。

靜因說道：「老衲是青龍會掌印，歷來先輩傳下口語，說玉石的文字不是連貫的，刻着的只是間隔字句，即俗語所謂梅花間竹的寫法。所以定要把兩塊玉石拚合起來才成文理；那圖形也是一樣要經過拚合才是藏寶的地形。如今且把兩塊玉上的雕紋用墨拓出，拚合一看，自然顯出奧妙。」靜因說了，便着主持僧邯曇拿墨缽來，把兩塊玉掃上墨汁，用白紙拓上，果然陰陽紋理顯得十分清楚。宗流拿着兩張摹本，放到桌上，拚合起來，在燈下一照，立刻現出了四邊文字，字字連貫，中間劃了一幅簡單圖形，上端一個像山峯的三角，頂上加上一筆直綫：三角下又是一根斜綫，刻得比較粗大，斜綫指着一個八卦形，內裏又有一個像指標的「十」字。

在座各人都急於知道四邊文字說的什麼，雙劍鳳孟嫦問道：「宗流大師，你把玉石裏的幾行字念出來大家聽聽罷，也好讓邯曇師兄抄起，給諸位猜猜。」宗流聽了，便道：「這張摹本四邊都有一行字，每邊刻上九個，一共只得三十二字，現在我從右邊上角起，向下讀去，你們聽着罷！」說了便慢慢的念出來：

右邊一行：「坤山棋盤石上豎高竿，」（註）

下邊一行：「竿頭二十九九申時求，」

左邊一行：「求得竿影處裏八卦州，」

上邊一行：「州中坎巽地下出乾坤。」

（註）迴文詩讀時，是將前句末一字，連作次句第一字複讀一遍。

宗流念完跟着說道：「這裏四角的一個字，都是重讀的。如果把三十二字連念下去，便是『坤山棋盤石上豎高竿頭二十九九申時求得竿影處裏八卦州中坎巽地下出乾』。其中四角的四個字：『坤』『竿』『求』『州』，必須重讀一次，才成為四行，變成每行九個字了。」

雙劍鳳、王崇明聽了都道：「每行九個字讀不成文啊，如果五個字一句便是『坤山棋盤石』，可是餘下四個字『上豎高竿』，又怎麼解說呢？」各人聽了也覺有理。

宗流想了片刻，忙道：「是了，這四字也要連接上句最後一字讀去，變成迴環文字，那就是：『坤山棋盤石，石上豎高竿』，豈不切合文理？」經他這一提，在座衆人都恍然大悟，說道：「宗流大師猜的對啊，現時把成首詞句依照讀一次罷。」宗流便念下去道：

坤山棋盤石，石上豎高竿；
竿頭二十九，九九申時求；
求得竿影處，處裏八卦州；
州中坎巽地，地下出乾坤。

經宗流一讀，這簡單的四行，原來三十二個字的，巳一變而為四十個字的一首詩句了。看官們，這種是我國往日的迴環詩句，每句五行，首尾兩字都連接的，讀時要上下接着讀去，變化得很是奇妙。比方每一邊本來祇有九個字的，但實際上四邊合計起來，並非三十六字，而是三十二字了。一經首尾連上，就變成每行都是九個字；再把全文迴環誦下去，又成為四十個字了，這變化不是很有趣嗎？

閒言少敍，且說白鹿苑裏十八位要發掘寶藏的人，大家動起腦筋，把詩句裏的意義猜測；有些拿着圖形忖度。一時方丈室裏，個個埋頭念句，本來他們都是弄拳舞棒的人，現在要像冬烘先生那樣字字推敲，怎不急得滿頭大汗。孟彪是衆人裏的老粗，對漢文根本不懂。他見各人背手踱蹀，口裏沉吟，不禁罵起來，他道：「有你娘的！那個藏寶的人定是個烏龜，死後也留下個殼子給人敲卜，還是讓我拿起鐵鋤，到山裏翻它一個滿處大窟薩，終有一天尋出那勞什子的。」各人聽了都笑起來，這時，雙劍鳳孟嫦、宗流、王崇明、邯曇四人，正聚攏在一個桌子上研究。宗流忽然拍拳叫道：「這回我猜得八九對了。詩裏分明說在坤山棋盤石上豎一根高竿，那竿長度二十九尺，在九九八十一日內的申時裏尋得竿影所在之處，便是藏寶地點。你們看圖裏畫上的，不是都和我說的一樣嗎？」雙劍鳳見他說的口沫橫飛，十足像個老學究在吟哦。不禁笑道：「大師，小妹還有點懷疑呢！那坤山是個什麼地方？其次九九兩字，怕不是說八十一天裏罷。還有八卦州幾個字，費人猜想。」宗流給他問得默默無言。

一會，邯曇驟有所觸，對王崇明說道：「師兄，五台山上除了丈人峯之外，不是有一個女人峯嗎？我想坤是代表女性，可能是個暗語。至於山上有沒有棋盤石，那我就沒有登臨過了。」當下都認為邯曇說得有理，只見史雲程道：「各位，在下想那九九兩字，是指九月九日重陽登高，那天申時太陽照射竿影，投在之處，便是藏寶地方。」各人接受了他的意見，又經一番商量，決定實地去察勘一番，再作打算。

第二天，各俠士攀登了女兒峯，那峯只有丈人峯一半的高，可是山石巖巉，盡是峭壁，尋常人不易攀上。王雲龍等展起輕功，好容易抵達峯頂，那裏果然有一面石牀，驟看似一張桌子，經過了風雨剝蝕，巳佈滿龜裂痕跡。王崇明把堆積的沙石掃去，現出了石紋，縱橫交織，頗像個棋盤。衆人見了都歡喜非常，一算日子，離重陽還有十幾日，忙返回白鹿苑裏，預備一切用具。王春明負責造一根木竿，要露出地面部份二十九尺，下面要留些豎入地上的基幹，又預先把女兒峯上的棋盤石鑿上了豎竿的穴口，各事準備得八九，重陽日子也漸近了。

到了九月九日，那日個個精神飽滿，一早便飽餐，帶備乾糧，回到女兒峯下。靜因着王春明兄弟兩人帶着班加、孟彪、陳興明等，攀到峯巔，把木竿植在棋盤石上，度過露出部份，剛是二十九尺。

日巳到午，不久未時也過了，巳是申

刻時份。日光斜照山峯，那高竿的影也映到峯下，因爲日影斜射，竿影便投到遠遠的嶺上，那地是山腰裏一片斜坡，植滿了松林。宗流、靜因領着各人，小心地察看竿影端點影落之處，正是山坡下的松樹間。邯曇手捧地輿羅盤，看清了方位，又觀察竿影投在附近，這一帶都是疏落松樹，三五株一叢，不像是野生的，看看松齡，也好像生長有幾十年了。

雙劍鳳在坡上兩頭奔跑，像一頭馬兒般，來回打圈子，一忽兒又扒到樹上，週圍望了一遍，才躍下來拉着宗流、靜因兩人，說道：「兩位大師，你看這一帶松林，不是分佈成八卦形狀嗎？有些三株一列，連植三行的；有的兩行夾着，中間左右各植一株，這些都是照八卦形狀和方位種起，經過人工栽植的。我想詩句中八卦州三字，便是指這處的八卦形狀松林，定不會猜錯，如今主要是尋出『坎巽』方位，從這目標掘下，便是乾坤所在了。」靜因、宗流、王雲龍等都聽得眉飛色舞，喜得讚道：「三寨主的是神算無差，就是諸葛亮復生，想也要向你這個女中豪傑低首呢！」雙劍鳳遜謝一回，立刻把邯曇主持喊前來，着把八卦方位照松林的分佈算準，然後找出坎巽一點。邯曇捧着羅盤，看清楚了松林的行列，先分別出「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方位，再把坎巽兩位的距離測準，雙劍鳳又教把距離綫的中點量出來，即發令一齊動手掘下，一時鐵鋤鐵鍫，同時施工，翻土的翻土，移石的移石，一會巳掘下地面數尺。

孟彪手不停揮，幹得最起勁，突然鋤頭觸到土裏，轟然一聲，露出青石，靜因喜道：「這裏是石板了！快撥開泥土，把青石塊移出來。」說畢，其他各人巳齊手合力，果然發現了四塊青石，每塊有五六尺寬闊。衆人把青石撬起，移到地面，這一刹間，十八位英雄無不舉手歡呼，原來青石底下巳露出了地穴。

王雲龍和靜因指揮各人，把青石塊移開兩塊，細看地穴，是四面大石塊築成，深可七八尺，還有旁的地穴可通，隧道裏漆黑一片，王雲龍忙令把帶來的火藥串炮燃起，放到地穴裏，一時天崩地裂般響起，泥土紛紛射高，濃烟紛紛衝出。各人有些不明白這一舉措的，雙劍鳳解說道：「凡是古墓地道，日久不透空氣，都有一種地下沼氣留存，人們吸入這種沼氣，便會暈倒，和煤氣中毒一般厲害的。」衆人這才知道放串炮的用意。

過了一會，靜因才領着各人走下地穴，燃起燭火，原來地道側邊，還有一處石築暗穴，橫放着一列烏漆漆的箱子，一數共是八具，每箱都有石座墊起，王雲龍動手把箱子移動，覺得十分沉重，像是鑌鐵打造的箱子。便着各人拿大麻繩把箱子綑了，移出地穴，然後一一吊上地面。

王雲龍見鐵箱沉重，起了疑心，拔出寶劍來，向箱子角上削去，那知像削朽木一般，輕輕便削去一角，露出閃閃黃金，却是純金打造的箱子，外面加了黑漆，因此初時看不出。

靜因把一隻箱子的鎖子毀了，打開一看，箱裏全是珠寶翠玉，也有瑪瑙金剛，映着落日，目爲之眩，那珠光寶氣，看得一衆英雄都呆了。王雲龍道：「其他的箱子不用打開了，我們快些扛回白鹿苑去，還須今夜立即處置好，遲了會惹來不少麻煩。」各人見寶物尋得，精神百倍，一會便把八個箱子運到白鹿苑來。

這裏關於發掘寶藏，巳告一段落，至於八個黃金箱子裏載滿了什麼，這不是本文範圍，總之都是世上難得的珍寶，當日專制皇帝和王公巨宦多年刮削民脂民膏得來的，給李自成從陝西、河南攻入北京，沿途刦掠，還有皇宮的珍寶，眞是價值無可計算。這一宗財富，後來十八個俠士都絲毫不取，留下來分給各地反清的組織；聽說少林寺的練武機關和打造兵器的費用，都是由這筆寶藏的一小部所出。

到了第二年，秋涼又過，王崇明巳和袁纖雲結爲夫婦。那日王家莊門前，停了兩頭駿馬，鞍轡配得齊備，不久，一個武生打扮的人走出來，這人英俊非凡，年紀不過廿五六歲，身上一色杏黃短褂，頭戴鵝黃武生巾，綴了一片翠玉，腰帶是蘋果綠色，足登黑皮馬靴。正是未看其人，單看打扮得出色行當，便知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只見他的唇上長了小小鬚髭，儀表軒昂，英武中帶着文采，這人正是太極手王崇明。隨着他身後的是隨從小廝「阿丹」，也騎了一匹駿馬，背着兵器行囊。王崇明背着青龍劍，劍鞘是景泰藍燒青套的，鵝黃絲穗垂在劍柄；腋下還掛上鏢囊，眞是十分氣派。

袁纖雲巳是少奶奶打扮了，她送崇明出到大門，叮嚀了珍重，崇明一拂馬韁，那匹嘶風白馬便如飛而馳，累得阿丹在後不歇揮鞭，才趕得上。

太極手王崇明這番前去，是應靜因老尼約會的。靜因自去年來到五台掘出寶藏後，便返金陵檀度庵去，臨行時袁纖雲依依不捨，靜因笑道：「傻孩子，你如今巳有英雄夫婿了，難道要一輩子跟着我這師姑嗎？」說了又對崇明說道：「這孩子有點驕縱氣，你要好好地遷就她，明年盂蘭節後，你記着到金陵來，到時我和你一起前往參加武林人的明孝陵大會，你是青龍會華北五省把舵，也要走出江湖來見見世面了。老衲雖然是會裏的掌印，可是在世之日巳屬無多，今後青龍會裏支持門面的，全憑你們這一輩子繼承下去了。」王崇明唯唯應諾，謹記心頭。光陰似箭，瞬又一年，王崇明記起老尼約會，因此帶着家僮阿丹啓程，向金陵進發。

數日後主僕兩人來到浦口，渡過長江，便是金陵地面，他們向着玄武湖走。檀度庵在城外鷄鳴寺後坡的紫竹林，地方幽靜。崇明拜見過靜因老尼，又到庵後石崖祭過史閣部的靈位，這晚便在庵裏歇下。

小尼偃月又長了一歲，已是亭亭玉立，見了崇明，只是羞人答答地，問候纖雲身體安好，崇明回憶當日在這裏初見袁纖雲，後來接受青龍會北五省把舵，滴血盟誓，這夜靜因把青龍會過往事蹟敍述，當時剪燭烹茶的情景，還在目前，可是自己依然一介武夫，毫沒出息，不覺暗暗傷感。

第二朝，靜因老尼把崇明邀到方丈室來，對他說道：「王賢侄，後日晚上便是五年一度南北武林人坐圈子的日子了，歷來這個秘密集會舉動都異常愼密，並且規定不許結隊前往的。到會的都是單人行動，免受官府注意；因此老衲不能和你一道走。你今日可離開檀度庵，到東門外找一家客寓住下，後日初更，你才好往紫金山東南角的明孝陵墓道等着，如果聽到有什麼動靜，照着口語和手勢答覆，便有奇遇，到時我自會找到你。」王崇明初次赴會，一切聽從老尼指導，又把唇典口語緊記心裏，辭了老尼，帶着阿丹離開檀度庵。

等到集會那一晚，王崇明穿上了黑色上下結搭，留阿丹在客寓裏，他沿着大道向明孝陵走去。明孝陵是朱元璋的陵寢，在紫金山東南。(今時出了南京中山門，

南山居士說道：「我的朋友來了。」

便有陵寢大道通往，先抵達中山陵，東北面山坡便是明孝陵所在之處。)

王崇明到了山上，這晚剛是月黑風高，伸手不見五指，耳畔聽到的是秋虫唧唧，見到的是樹影婆娑，直到了陵寢宮殿之前，除了墓道的石人石馬之外，靜悄悄沒個人影，他心裏甚是奇怪。

行行間風吹草動，忽有一粒石子掠過頭頂，拍一聲打在草叢裏，微微聽見有人喊道：「姓洪的手足轉到北面山坡來！」崇明展開夜視，看不出有人，記起靜因吩咐的唇典，便答道：「謁陵人到了。」草坡裏當堂響了胡哨一聲以後便聲息寂然。

崇明轉過北面山坡，那處是四山環抱的平陽地，面前崛起一個小丘，也是四無人跡，他記着靜因吩咐，並不遲疑，找了一處草叢伏下去。

足足等了一個更次，滿山靜寂如死，連一聲草虫跳躍的微聲都可以聽出，只是沒有人踪，好不奇怪。那晚又是朔日前後，沒有月色，天上佈滿烏雲，情景駭人。

又過了半個更次，崇明還是伏着不敢動，肩膊上突覺有人一拍，一種熟識的聲音說道：「你等得耐煩嗎？」崇明嚇得一跳，忙的一滾竄開，回頭看那人，却是老尼靜因，不知何時來到他的身後。

靜因教他不要出聲，兩人一起伏下來，老尼伸手向面前小丘一指，崇明看不出什麼，只見小山上長滿了青草，像一面鏤底，那小丘也有幾丈高。突然山後亮起一片火光，那火光明照得山形畢現。火光中一條黑影倏的出現眼前，是一個高大人影，這人出現得很快，差不多火光一亮，便不知從那裏來的。火光繼續亮着，照得整個小山明澈起來。靜因牽着崇明衣袖，一同站起。說時遲，就在這一刹那間，前山左右，湧現出百數十人來，舉臂歡呼，聲震山谷，這些人是從茂草裏站起，有些從樹後和山石間出來。崇明看這一羣人，有男的、女的、僧道尼姑、販夫走卒，每個裝束不同，相同的便是眉宇間英氣勃勃，一看便知並非尋常之輩。

那一羣人歡呼雷動之後，嶺上那人也舉臂站前來，崇明才看清楚這個人，未過卅年紀，目若朗星，眉如丹鳳，神采照人，正是不怒而見威儀，不動而知武勇。崇明見過不少江湖豪俠，沒有一個比得上那人，就是他自己，閒常也聽人說道，生就儀表非凡，如今比起來，却是自慚不及。

那人站在丘上，發言清朗，舉手投足都令人有欽佩的感覺。那時他正一一喊出集會的各派各系名字，人羣裏便有人應到。當喊到了「峨嵋派史雲程」、「長白派王雲龍」、「青藏派宗流」，人叢裏起了應聲，崇明才知道他們都來了。一會已喊到了「青龍會靜因」、「太極派五台王崇明」、「陳家溝陳興明」時，崇明立刻答應。這一個更次裏，都是南北武林人集會的事，不是本故事範圍，恕不贅述。他們經過了種種決議，那個站在山上的人，一拱手，底下人羣又響了一片「當家的萬歲」歡呼聲。那人在火光中騰身便起，山後火光頓時熄滅。崇明窮目所視，只見一條黑影在萬山叢嶺中，略一隱現，已是消失所在。

王崇明這時熱血沸騰，雙目現出無限光彩，一似心懷歡慰，興奮萬分。靜因和他一道下山，半路忽然有人在他們身後笑語，崇明一望，正是天池怪俠王雲龍和史雲程，忙的上前見禮，幾個人一面走一面敍起別後來。原來王雲龍巳踐言帶着史雲程到昆明去，在蓮華僧和小巨無霸孟葉前謝罪，孟葉身前有兒女孟彪和麗娜侍候，也不再究既往。九狐尾花自芳在碧雲祠裏和順治一起過日子；宗流也回到噶什部落裏，當他們族裏的酋長；陳興明在陳家溝重興太極本門拳技，不再幹綠林生涯，各人都有着安定的生活了。王崇明問及剛才主持坐圈子的當家，是個什麼樣人。天池怪俠答道：「說起這人便了不起，他是當今南北大俠中坐着天字第一把交椅的人，誰個不佩服。」崇明又問道：「他的名字是什麼，比起你老人家來地位如何呢？」天池立刻應道：「老朽那裏比得上，他雖然年紀還輕，但來頭很大，你在武林裏再過些時，自然曉得他的來歷。」說了已走進東門，大家說聲後會，分道而別。

終南山隱伏一臥龍

那時康熙皇帝登極已有二十多年，青龍會中人，自從把五台山的寶藏掘出後，絲毫無取，奉獻給當時的南北武林大會，贏得江湖中人極端稱讚，掛留齒頰。此後的日子裏，靜因老尼已回金陵檀度庵修煉不出，天池怪俠王雲龍和史雲程兄弟兩人也隱居深山一時不問世事，黃面客宗流已

回到青海噶什部落裏，重興部落裏的敎養訓練，孟氏三英龍虎鳳偕同飛刀手洪成棟，在黑山大寨操練人馬，廣極擴展，後來屢敗官軍，幹出許多事業，孟彪兄弟回去隨無塵道人同返昆明大通寺，也過着很愉快的生活，那個陳家溝太極派的姪子陳興明，他本是讀書人出身，自從見過雙劍鳳孟嫦之後，便深印腦子裏，這時雖然返回陳家溝去，仍不時思念着，這是將來和雙劍鳳姻緣的伏筆，暫且不表。

太極手王崇明和哥哥春明，把袁無愁、拉娜、女兒袁織雲等一家迎返王家莊去，不久崇明便和織雲正式舉行婚禮，武林裏許多朋友都到來吃喜酒，尤其是九尾狐狸花五娘，這時已用回花自芳的本來名字，她從山東碧雲祠遠道到五台賀喜，確是難得，經過幾天熱鬧，酒闌客散，袁無愁從此便和拉娜兩口子住在王家莊，跟着女兒和愛婿度日，拉娜已生出第三個兒子，一家喜氣洋洋，不在話下。

王崇明從金陵回來後，他把這次參加南北武林人聚會的經過向哥哥春明說出，又說當晚見到主持「坐圈子」的人，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從來便沒見過有人像他這樣好本領，也沒有比得上他那英爽的風姿，說了讚不絕口。王春明聽了，有些不相信，問崇明道：「弟弟，常言有說，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武林裏相貌奇偉的很多，你說那了不起的英雄人物，連姓名也不知，怎麼便說得天上有地下無一般的厲害呢？」崇明應道：「哥哥，我並沒有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從前靜因大師和你的師傅宗流說我相貌生得英俊，可是那晚我見了他，自己便感到非常的渺小，我曾當面問過天池怪俠，他祇說那人大有來歷，就是他本人也難以相提並論，哥哥你想想，現在武林裏說到武技功夫和地位天池總不該是二流的角色罷？可是他仍說不能相提並論。你說這人不是了不得嗎？何況那晚我親眼看過他的武功和言語舉動，確有一個令人見欽佩的莫名感覺，你說奇怪不？」王春明聽了，也不再言，祇是口裏喃喃地說道：「這人我一定要打探一下，會一次面，才相信你這樣說。」

原來王春明年長幾歲，一向就是個愛動的人，而且志大言大，幹事有毅力，他自去年隨各俠士破了貝爾池黑獄，便隨宗流到過青海一行，流連了數月才返回王家莊，現在又感到靜極思動，上次崇明到金陵，他已是守得不耐煩了，可是那次武林大會，各派武家祇能派出一個代表，他一向跟宗流在綿嶺習技，所以，掌門由弟弟崇明担當，因此崇明以太極掌門身份赴會，沒有他的份兒，現在聽崇明說起這次武林大會的主持當家，是那樣出色的人物，立刻動了一個訪尋踪跡，結交武林朋友的念頭。

王春明是出慣了門的人，以往他曾經在咸陽古道上留下過不少足跡，踏遍秦隴之地，卒給他如願地尋到了黃面客宗流，學成了八步趕蟬的絕頂輕功和青藏派的一流武技，這番決定出遊，妻子潘氏是個深明大義的女子，太極掌門又有他弟弟崇明担了責任，因此他提出了要旅行時，自然很容易通過祇有袁無愁和弟婦織雲，叮囑路上小心，王崇明知道哥哥性子，除了請把行踪隨時托人帶信通知外，便吩咐家人備了馬匹行囊，送哥哥登程上道。

王春明這番話不是毫無目的地，去訪尋武林人大會的當家英雄的，他在山西河南至青海一帶，秦隴道上，沿途都有武林朋友，祇要探問一聲，多少總獲得一些端倪。他也沒帶隨從，輕裘駿馬，從五台直下太原，到了黃河沿岸，已是河南的孟津境界。沿途飽覽風景，好在腰纏豐足，又有武技防身，人生旅行，是何等賞心樂事！他這次走的都是官道，循西前進，經過洛陽，澠池，直趨陝西，所過的盡是古來關中要道，人烟稠密，商旅輻輳，瞬已數月光陰，這期間也會過了一些江湖朋友，可是問到這個天下豪傑的消息，也是只聞其名，連什麼姓名來歷都一概不識。春明心想：「這無怪崇明不知，原來武林裏也是和他一般地。」心裏便有些冷了，又想這個難道是個平凡的人嗎？或是欺世盜名也未定，他正在這樣想下去，自己又反詰的道：「不會的罷，天下武林難道都不分黑白，聽說這個五年一次的南北武林高手，在五年前便定了地點的，留下了召集日期由下次主人來決定，至於主持的當家，不是輕易做得到。推選的手續，是在上次武林人當中，先推出了五位武林前輩，這五位都是各幇會和各派的高手，受到江湖人敬重的，再由這五人經過兩年多的商量，負責聘請下次聚會的當家，一經聘定了，任何人不能反對，祇有服從領導，像這樣的愼密選出，難道會是個尋常人物嗎？」王春明路上自己打量，終於認定了踏破鐵鞋，也要認識到這人廬山面目，結交一番，才不枉自己是個太極和青藏派的傳人身份。

王春明到西安住下兩天，每日裏都到街上閒逛，看看有什麼熟人遇到，這天他在一間名叫六朝居的酒家，佔了一副座頭，喝着了高粱酒，只見匆匆進來了兩個人，身上都是皂役裝束，他們要了酒食，便談起了上來，其中一個五短身材的對那高個子的道：「這個苦差又落到我兄弟身上來了，守備大人偏找這些捕風捉影的事來理，一個這樣的書獃子，也值得一次兩次派人去釘他？」

那高個子答道：「老大，你有點不知呢，這次臨潼守備大人奉的是皇上密旨，昨天府裏師爺對我漏出一點口風，說那讀書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是當今天下奇才，只是不肯出來做官，皇帝老頭兒從前曾經派過欽差前去，他也避不肯見，怕又要從這讀書人身上打什麼主意罷。」

那叫老大的聽了嘆了一聲，才道：「這眞是有點難辦，大人又不准我們去驚動他，只是釘他一下行動，這有什麼好處？如果這讀書人眞的像孔明隱居草廬一般，那就算皇帝老子親去一趟，又有何妨？」

他的同伴答道：「不要多說了，我們前番在山裏半個多月，連他的影子也見不到，這次定要扮個什麼脚色前往，希望有點消息，否則回來又挨二十大板，那我便受不了呢？」這兩人舉起杯來一飲而盡，跟着向店二小要了兩盤饅頭，一邊吃一邊細聲商量，王崇明在旁已聽不到他們說什麼。一會，那兩個公人離座會帳了，臨出門時只聽高個子道：「就是這樣，後天在

大雁塔會齊罷，不要延到過午。」矮子應了一聲，才分道走開。

王春明面向着窻外，凝神靜聽這兩個官人的說話，愈聽愈增加他的好奇心，春明此行原是要訪查那個南北武林人大會的英雄，如今聽說天下間又有這樣的一個異人，連當今皇帝也要聘他出來做大官，聽那兩個官人的口風，他是隱居深山裏讀書的，定然是個清高之士，這樣，雖不是自己要訪尋的人，但能見一下面也是好的，他主意已定，記着兩個公人說後天到大雁塔會齊，於是會帳出了六朝居。

大雁塔是西安城外一座佛教建築，已有千年歷史，王春明扮作一個脚夫，這天清早便走到大雁塔前等着，寺前是一個小市集，騾車馬匹，絡繹道上。他站了半晌，還沒見前天兩公人的面，正在納悶，忽見寺裏有個雜工出來僱用騾車，春明走前探聽，說是要包到「子午鎭」去的，過了不久，便有兩個僧人走出來，穿了新的僧衣僧帽。春明一眼望去，這兩僧人一高一矮，正是前天兩個官人的化裝，心裏也覺得好笑。

騾車開行了，春明跟在後面，車子沿官道走，車夫把驢子一路抽鞭，春明展開了急步隨着跑，始終離開車子二三十丈。兩個官人在車裏打着盹，直到中午才抵子午鎭，這裏近着斜谷，山勢陡峻，小鎭面前停了幾輛騾車，有幾家酒肆茶館。那兩個公人假扮的和尚，進到茶館裏打尖兒，打發先前的車夫走了。王春明曉得這處官道上的車子，是一站接一站的，每輛騾車乘六個人，包車的要付足了六個人的錢，這些車夫到了站頭，便接客回去，如果要再前走，便得轉車。

春明也歇在一家舖前，買碗酒喝，雙眼却釘着兩個公人的舉動。才半炊時分，兩人走出來了，向騾車夫議價。春明站前一聽，是包往終南山麓的，車夫要他們五十大錢。兩公人道：「老鄉，你不要欺我們走不慣，這地方到終南山，最多不過八十里，怎的便漫天索價？」那些車夫都聯起來不肯減，還道：「兩位大師，你們看得錢眼子大，就坐下來等等罷，一會客滿，每人祇收十個大錢呢。」那高個子想發作，矮的忙把他袖子一拉，制止着他不要露出破綻。春明乘這時走上前對着兩人一揖，說道：「兩位高僧，巧極了，在下是鎭上收購土藥的，老闆吩咐趕到終南山把藥材運返來，如果兩位不嫌，小的就出回一半車費罷。」兩人聽了互望了一眼，那邊車夫落得做成了這宗生意，便插口道：「大師，出家人方便爲懷，那位老兄旣願付出一半車價，大家落得便宜。」春明也道：「小的實在要趕路呢，不想就延下去，怕晚上趕不上回來。」說了，老實不客氣先踏上車子，據了後座。那兩公人本是不願，但眼前情勢不好推，只得走上前座，口裏說道：「我們沒像那位老兄要趕時候啊，只是出家人付不上偌大車費便了。」車夫也不理踩他們，躍上御座口裏喊着了：「嗚啦嗚啦！」兩匹騾子立刻直着耳朶向前跑，一路顛顛簸簸往終南山進發。

終南山是秦隴的名山勝地，世稱秦嶺，距離長安古都不過百餘里，古來便有不少高人雅士隱居山中。陶淵明詩裏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兩句傳誦人口，這地方情趣正和詩中一般。山裏風景絕勝，有山水田疇，茅舍村落，和別的高山峻嶺不同。且說王春明在騾車裏，見兩公人不久又打起盹來，心想要戲弄他們一下。便道：「大師，你們打坐呀，這處道途崎嶇，不要掉下去。」兩人回過頭來瞪了他一眼，春明又道：「大師，還有幾十里才到終南山哟，沒個聊賴，大師說個因果聽聽好嗎？」那高個子又狠狠地瞪他一眼，矮的脫口應道：「我們寺裏『烟火』天天一樣呀，沒好說的。」春明道：「大師，在下說的不是烟火啊！是報應的因果呢！」矮的忙改口道：「是是，觀音菩薩有說：因因果果，有好姻緣便會得個好果啊。」春明在後掩着口笑，又問道：「大師，你們都是昨天出家！」高個子回頭來，瞪得更兇，狠狠道：「你說什麼？」春明道：「在下說兩位昨天剃度出家啊！看你們頂上刮得光亮地，還有僧衣僧帽都像是今天才穿上的。」高個子馬上站起來，似欲有所動作，矮的把他一攔，答春明道：「你好沒搭訕啊，我們要到南山化緣，怎能不穿得鮮明些？」說完這回索性連頭也不掉過來，春明不好意思再問，心裏祇是盤算着：「你這兩個狗東西，一會兒教你知道老爺子手段。」

車夫「嗚啦嗚啦」的叱着騾子，日影已是西斜，終南山就在面前，春明一問車夫，知道還要再走十幾里才到登山石道，他便想：「我定要先這兩個東西走，才能見機行事。」便教車夫停下來，說：「我要下車了，藥材就放着這處山下人家裏。」一邊掏出錢串，數了三十個大錢給車夫道：「多出來的給您老買碗酒喝罷！」車夫笑嘻嘻的謝了。春明又向兩公人道：「大師，你們上山化緣嗎？一會兒再見吧！」那兩個東西巴不得他快走，連眼也不瞅他一瞅。

春明等車子走過了，才展起輕功，從間道飛也似的攀到山上。半山裏却是一片平陽，從峽谷流出一條溪水，聚成小湖泊。兩岸山間佈滿了田疇，阡陌縱橫，竹籬茅舍，縷縷炊烟，附近便有幾條村落。春明暗暗的贊賞風景，怪不得騷人雅士，要擇這處做個讀書修養之所。忽然遠遠傳來歌聲，娓娓動聽。原來溪邊林下，有幾個小童在那裏舞弄竹枝，大家合唱着一首歌兒：

「終南山，終南山，周圍五百里，秦隴任縱橫；山高龍虎臥，風清劍客來；無拘亦無束，公卿視等閒！」

王春明聽了，暗道：「好大的口氣，這首詩未必是三家村學究說得出的，待我向小孩子問一問。」便走上前，站着拍手，兒童們唱完，春明問道：「好孩子，唱得好歌兒，是誰教給你們的？」一些年紀小的見了春明，都走開了，留下一兩個稍大的，望着這個生面的客人。春明從懷裏掏出銅錢來，說道：「小哥兒，你告訴我，拿這些錢去買東西吃罷。」孩子睜開了小圓眼睛，答道：「我不要，這裏沒東西可買的。」春明哄道：「你不要也罷，改天我帶點好吃的東西來，你說給我知，歌兒是誰教你的？」那孩子把手指着澗邊一帶樹林，答道：「那先生教我們的，他晚

上常常和我們一道兒玩呢！」春明望望小童所指的地方，都是竹林，掩映出竹籬茅舍，他對小童笑着點點頭便走開了。

春明想道：「孩子說的先生就是那個高士了，趁現時還早，前去看看，有機會時便對他通知一聲，好使他知道官裏派人釘他的梢。」一面向竹林走去。沿途澗水淙淙地流着，岸上綠草如茵，有幾隻鵝兒在水裏游着。他走進竹林，又有幾條小澗，在林裏曲折地流到茅舍面前，一度板橋橫過，才到籬門，眞是清幽絕俗。

遠遠地看到一個垂髫小童，年紀約十二三歲，在籬邊站着，見春明走近，立刻迎上前來說道：「王公子，我家先生有請！」春明嚇的一跳，心想：「難道他會未卜先知？怎麼連我的姓名也能道出？」便道：「小哥，你家先生高姓？怎麼曉得在下前來？」那垂髫小童笑道：「我家先生就是南山居士，他今早出外，便吩咐下來，說下午有個五台太極王家的大公子到來，着迎進舍來，歇一會他便回來了。」小童一邊說一邊把春明迎過小橋，進入籬門，門裏是個小庭園，地面鋪了大塊的鵝卵石。又有兩道溪水從屋旁流出，一片淙淙水聲，園裏蒔花植木，石枱石椅，不愧是個高人靜養之處。

春明踏入茅舍，是一連三間敞屋，四面開着窗子，映入園裏景色，正間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中間一副對聯，寫道：「英風凌霄漢。劍氣吞斗牛。」心想這先生好大的語氣啊。又看屋裏放着了一面七絃古琴，壁上還懸了一口青鋼劍。春明顧得劉覽，童子已獻上茶來，說道：「公子請坐。」春明問道：「你家先生幾時才回來呢？山下來了兩個公人，就會到來找他的。」那童子漠不關心地應道：「公人來了？這已是慣的呢，就是皇帝欽差到來，我家先生也是不見的。」說了便走到門外，拿起竹帚把殘葉掃去。

不上半炊時分，嶺上微微傳來一陣風聲，童子仰起首來望着巖頂，說道：「先生回來了！」

春明見他這樣說，也站到庭前，只見峯頂危崖，松林如海，遠處有一點白色東西，直飄下來。春明練過了眼目，已看出是個穿了白袍的人，正展開輕功在林裏縱躍，身形來得十分迅速。心裏正暗贊這人輕功不凡，耳畔已聽到了吟哦的聲音：「青青翠黛峯，飄飄雲外客；」

只聽了這兩句，那人已飄下峯來，落到屋後危崖，這處亂石嵯峨，離屋頂還有幾十丈。一瞬又聽到聲音已在屋後樹叢裏發出，繼續吟出下兩句道：「何處嘉賓來，歸來浮一白。」

眼前即時出現了一個袍袖飄飄的人，年紀才過三十，留了長髮，束上一塊頭巾，身上寬袍大袖，足下白襪雲鞋，手執一柄白紙扇。見了春明，舉袖一揖，答道：「王公子久候了，恕山人無禮。」春明細看這位先生，眉清目秀，器宇不凡，不覺長揖還禮，答道：「小子闖進高軒，今天得拜荊顏，眞是畢生之幸。」那先生把他讓進屋裏去，說道：「王公子不必拘禮罷，山人向來脫略，對世俗禮儀，不習已久」說了便將外衣卸去，裏面只穿了犢鼻褌布衣，對着客人，若無其事。

王春明剛才親眼看到這個南山居士施展輕功，從嶺上下來，迅疾如風，曉得本領不凡。論他本人，早年前從過黃面客宗流練就八步趕蟬絕技，說到輕功本領，也像鵝毛飄水，池上浮萍，這類急縱滑行的武功，已是少人習得，如今見這先生之技，竟和他不分軒輊，俗語所謂識英雄重英雄，因此心裏欽佩，對先生的一點放浪形骸，自不經意。他本是脚夫打扮，也解衣躺下竹榻來，和南山居士敍話。

南山居士對王春明的來歷，似很是稔熟一般，就是青龍會和關外英雄的行動，也很清楚。但春明對這個先生的身世，竟一些不知，不覺面上慚愧起來，暗念自己在江湖中闖了多年，見聞還是不夠。當下問道：「先生，你對青龍會內裏情形這樣稔熟，那末，先生也曾見過先父和靜因老尼的面嗎？」南山居士微微一笑，答道：「以往只聞大名，實在未曾會過，山人年紀，也不過長公子幾歲，但平日對武林中各派名手，耳熟能詳，就是峨嵋派大師史雲程，我早年時和他很是接近，只是多年不見，如今他也不會記憶我了。」春明聽了，料這居士定是出身貴族家庭，中年才隱居這地。便問道：「以先生文武全才，怎麼朝裏幾次派人相邀，也無心仕進呢？」先生應道：「朝裏不祇派人到來相請，還有一件重任要我去幹，如果我答應了，將來和你的師傅噶什土司很有關係，所以我祇有避匿不見，同時我對任何人也不願把身世道出，內裏自有難言之隱，這點請公子原諒，不必問及。」春明是個處世有經驗的人，便不再探詢先生的姓名來歷。

但剛才聽到居士說過朝裏派人相請，想起此行動機，便對居士說道：「晚輩這次前來，是探到臨潼守備，派有兩名幹捕前來釘先生的梢，因此趕來通知，先生如不願把行踪洩漏，請早些避開，否則計算行程，那兩個魔爪今兒晚上就來到山裏了。」居士大笑而起，說道：「感謝公子一番美意，山人對這事早就得知，那天公子就在六朝居聽到消息，然後趕來，我說得對嗎？」春明不禁駭然，心裏更佩服這先生的預知，以爲他是有未卜先知之術。

南山居士突把衣服穿上，從壁間取下青鋼劍，懸在背後，他牽着春明的手說道：「趁這日落西山時分，我們且到藍關一行，看看景色，也免得那帝王的獵狗摸到來，令人不快。」原來藍關就在終南山麓東北數十里之處，先到藍橋鎭，再行幾里便是藍關。韓愈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描寫的就是這地。春明一想：「這先生大概是要試一下自己的功夫，同時他說怕見到那些公人，也是實話。」當下略整衣襟，說了聲：「奉陪。」便一起出了茅廬。

南山居士引春明轉過坡後，立刻平地縱起，身子直冲，一瞬已站到懸崖上面，對他招手。春明以往在綿嶺煉丹田吐納，看官也當記得，那時他師傅宗流還沒把「明和番僧」挫倒，只着春明暫時往綿嶺拜見赤肩，每朝日出時在峯頂青石上打坐，面前吊着一個鐵胆，運用丹田呼吸把它吹動，如是兩年，後來跟宗流練成八步趕蟬輕功，便有了基礎。閒言少敍，這時春明已提氣上升，展出「一鶴冲霄」，一縱便

到，南山居士見他已上懸崖，使一揮衣袖，沿危崖峭壁前進，但見衣帶飄揚，脚下幾起幾落，帶着風聲，春明一看，曉得居士施出的是「草上飛」小輕功，於是把平生絕技展起，足下一飄一滑，像蜻蜓點水，一霎間已追過南山居士身旁，這青藏派的八步趕蟬滑行功夫，端的世間少見。

居士料不到春明的輕功這樣超卓，面上微露驚訝之色，眼睛盯着他的背形，又似是嫉忌春明一般，可是春明在前，看不到他的面色。兩人風馳電掣，已奔到藍橋鎭，遠望藍關，在沉沉暮靄之下，兩山對峙，形勢險峻。那藍橋鎭是個小站頭，道旁不少客商停下來，兩邊有茶館客寓，都擠滿了人。南山居士緩下步來，領着春明轉過一條街道，那裏漸近鎭的盡頭，面前高高挑起酒帘，有幾家酒樓，陳設也不俗。他們找了一家雅潔的座頭，樓裏四面開着窗子，望到鎭上來往行人，這時樓裏靜得沒有酒客，兩人踞了臨街座頭，相對把盞。

南山居士似乎有點心事，他一杯一杯的落肚，談興很濃，對當今武林英雄，都有論及，春明酒量本不强，心裏暗喜正可藉此一探居士的口氣，看他對武林人大會的當家英雄，是否曉得。於是故意把各派武術名手提出，互比短長，南山吃了幾盅，更是滔滔不絕。兩人踞座樓頭，煮酒論英雄，也是快事。春明問道：「在下平日結交，多是一些父執之輩，前次隨同各俠士破黑獄，看到了天池怪俠和史雲程的武功，又開一次眼界，相信世間像他兩人的身手，恐是無多。」那知南山答道：「公子出身太極家庭，所知的只是接近青龍會的一派人罷了。如今這幾十年間，不只世事變幻無常，就是武林當中，也出了不少傑出人物，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公子可知道邇來崛起的少林和崆峒兩派麼？」春明平日本有所聞，但故作不解，說道：「少林兩字，聽說是嵩山的一所寺院，僧人習的是達摩祖師傳下來的一種拳技，以往黃梅居士就是達摩一派的傳人，此外便不曉得另有出色的人物；至若崆峒派中，舍弟崇明的師傅陸元華，就從過『追風魔手法洪』學大擒拿掌法，後來才皈依空門，承受了法洪的衣砵，至今崆峒派中，未聞再有別人在江湖上叫得响的。」南山居士把酒杯重重地在桌子上一放，說道：「公子那裏話！你說的幾個人，和現在眞正的少林和崆峒的高手，還差得甚遠。不是我小覷了昔年的黃梅，及令弟師傅凌空長老等人，其實他們的本領，那及得當今天下四豪傑！」說了大笑，又道：「酒多了，公子請恕失言！」

王春明平日是最敬重他的師傅宗流的，昔年在麥積山，親眼看到師傅和「明和扎堪布」番僧決鬥，連危崖也崩陷了，卒把番僧挫倒。此外他對史雲程也十分傾佩，雖然以往是個黑獄頭子，但現在已改邪歸正了：還有天池怪俠王雲龍，青龍會掌印靜因等人，論到武功一道，武林裏都公認是高出人一等的。而今南山居士竟沒提及，還說黃梅和凌空兩人，和他所說的少林崆峒兩派英雄，相差甚遠，怎的能夠心服。當下提起酒壺，向南山面前斟滿一杯，共浮一白，然後道：「先生妙論，恕晚生莫測高深。若論天下奇能俠士，當初先父遣晚生出外求師，就說過當今武林高手，都知道關外有個天池怪俠是滿洲地面人民崇拜的偶像；另一個是咸陽道上的黃面客，是行踪飄忽的奇俠，如今這兩個人，都已先後見過面，其中一個還是晚生的師傅，怎的都未見先生提及？難道先父當日眼光也有差嗎？」南山居士見春明有點忿忿不服的樣子，便柔聲答道：「公子，山人怎敢說令先君雲中劍老爺說的有錯？須知令先君說這話時，已是十年前的事了。如今武林裏新陳代謝，奇能迭出，我輩稱得做湖海英雄，眼光就須放遠一點，山人所說的當今四豪傑，的是有過人之處的，他們不是文武全材，就是義薄雲天，幹的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能人所不能，所以，天下武林英雄都另眼相看。公子恕山人大胆的說，他們能得到豪傑的稱呼，決不是截刦官軍或幹着一帮頭領那樣平凡，就能稱得上天下英雄豪傑，他們充其量是一方一地之雄，或是俠盜之流罷了。」春明見他愈說愈不對，竟指天池、宗流等是一方之雄和俠盜，心裏更不快。於是拂袖而起，說道：「晚生酒多了，先生談的當今海內四豪傑，也能把一些端倪見告嗎？好教晚生前往一會，看看他們究竟是否有三頭六臂！」南山居士見春明動氣，忙起來扯着他的袖子說道：「公子少留，剛才的話，實在是酒後失言，還望饒恕。」

春明又復坐下來，作書人寫到這裏，也感到春明涵養未深。他從小習武，書卷氣味，自屬無多，又正當血氣方剛之年，因此未能做到一個「忍」字，輕輕把南山居士說的海內四豪傑放過了。他不但未探得一些口風，就連這幾人的姓名都未深究，不無錯過了時機。那時春明已是一肚子氣了，南山說的話他自然不會放在心裏，兩人煮酒論英雄也就此告一段落。

他們會過帳下樓，已是三更天氣，南山居士忽有所觸地說道：「公子，夜深了，這處藍橋鎭的客寓想都客滿，讓我帶你到一處地方，開開眼界。」春明走江湖的日子多，正是何處不留過足跡。他們出了鎭頭，便是一帶民居，南山居士走到一所樓前輕輕扣門，內裏有人應聲，出來一個小丫頭，提了雀籠燈，年約十四五歲。居士問道：「蝶兒，你家姑娘在家裏嗎？」那丫頭呀的一聲，應道：「原來是八爺，姑娘好幾天沒出外了，正說着八爺爲什麼多日未見呢！」居士笑道：「姑娘兒，你好會弄牙齒。」說了踏入前堂，直登樓上。春明跟在後面，見樓裏走出一個女子，薄施脂粉，長裙掃地，也生得眉目娟好。見了兩人，深深道個萬福，說道：「八爺偕同貴客來，怎不早些通報。」一面讓坐，丫頭倒上茶來。南山居士引姑娘見過春明，說道：「這位是五台王公子，」又對春明道：「她就是京裏唱大鼓的賽玉霜，給主人逼害，幾乎沒了性命，去年得我的一位師叔把她救出來，但她所愛的人却被流配此地，她也冒着千辛萬苦跟到來，端的是個義烈女子。」春明初時以爲賽玉霜不過是個風塵女子，有些怪南山居士帶他到這裏來，當下聽說，又打量了賽玉霜幾眼，見她舉止大方，眉目間帶點正氣，才敬重幾分。

春明坐下後，看到屋裏陳設簡陋，壁間有一幅對聯是南山居士寫的，桌上放些書本，頗不俗套。賽玉霜擺出酒食來，向南山居士春明兩人輪流把盞。南山居士道：「玉霜，你未了的事兒，我不便出頭替你幹去，因此才等到今兒；現在央得王公子到來，就想把你的事託他。公子是個江湖義士，定能仗義給你解此困難。」春明不知就裏，一時沒有作聲，賽玉霜突然跪在春明面前，流着淚道：「全賴公子相救，小女子沒齒難忘。」春明忙拉着她的衣袖扶起，答道：「在下還未知道姑娘所託的事，尚望明言。」玉霜道：「八爺能够把公子邀請到來，定能援手，公子若不一言，小女子就長跪不起了。」春明祇得道：「我王春明仗義扶危，是個本份，祇要不是害人的事，定盡棉力。」玉霜這才叩了三叩起來。

賽玉霜坐下來，正想開言把遭遇說出，窗外突然响了簌簌的落葉聲音，南山居士倏的站起來說道：「我的朋友到了。」只見他拍了兩下掌，樓外也應了掌聲。春明放眼一望，樓外一條黑影，經已穿窗進來，快同電光火石。那人身材偉岸，蒙上黑面罩，看不出眞面目，一見春明，微微一愣，說道：「老八，原來還有朋友。」南山居士答道：「不妨事的，這位是五台王公子。」說了也沒引春明相見，祇匆匆地掛回青鋼劍，回頭對春明說道：「俺有事要趕着幹的，恕失陪了，玉霜的事就此奉託。」一拂衣袖，和那人雙雙縱出，一霎間便消失所在。春明本待追出一看，那知賽玉霜拉住他道：「公子不要管他們的事，跟去無益。」這一阻已是遲了。春明在這短短的一瞥間，覺得黑衣人的擧動身形，好似見過的，一時又想不起。看他剛才縱起輕功，比南山居士還來得敏捷，本想釘一下兩人的梢子，怎知給賽玉霜一攔，又聽她說出「跟去無益」幾個字，自念躡踪下去，給南山先生知道，會說自己不够朋友，便取消了這念頭，此後有分尧。王春明自此和南山居士一別，至將來再次見面，會令他夢想不到的波譎雲詭竟關係到滿淸一朝絕大的秘密。

這時屋裏只剩了春明和賽玉霜兩人，玉霜着蝶兒重整杯盤，和春明對酌。春明心想：「南山居士把這個責任付在我身上，定有原因，何不着賽玉霜把她在京裏的事詳細說出來，看看其中有沒有隱藏之處。」於是對玉霜道：「在下和南山先生也是片面之交，對他的來歷也未淸楚，如今竟以這重任相託，剛才我既然答允相助，自無反悔，但姑娘也須把你的遭遇詳細道出，好教在下把握得一點頭緒。」賽玉霜果然把出事起因，從頭細訴一遍。

×　×　×

原來賽玉霜是京裏大戶人家的侍女，她的主人名叫丁建，是個世代書香，詩禮傳家的道學先生，家裏有一妻四妾，生了三個兒子，都是讀書不成的東西。丁老爺平日治家很嚴，但他那三個兒子，對着老東西面前，做出規行矩步，背地裏却嫖賭飲吹，沒一件不精。丁老爺府中，蓄了很多侍婢，內裏有一個叫翠蓮的四妾房中服侍的丫頭，生得容貌出衆。家裏三個少爺，平日見了她，已是生饞貓入眼，無奈四妾最得丁老爺寵愛，因此祇有背地裏遇着時，出些言語挑逗，都給翠蓮回了白眼，他們祇有等侍時機。

丁老爺爲着兒子考科擧，便聘了一個宿儒到府裏來，教三位公子學習八股文章。丁家有些親戚知道了，都想自己兒子有個宿儒替他們點睛，因此便着到丁府來聽講，有時把課卷給業師批改。丁家書房裏，從此便有一班青年人聚在一處切磋學藝。內裏有一個秦百先，是三妾的遠房親戚，家窮請不到業師，也每日到丁家來聽講，那秦百先是個好學的青年，家裏祇得一個老父，家境寒微，百先聰明勤奮，和其他幾個富家兒借讀書出來混的不同，很得老儒看重，時常留他在書齋裏指點功課。

往時富有人家管侍西賓，很是敬重的，每日茶飯點心，十分在意，丁老爺的三個妾侍各生了一個兒子，丁老爺着她們輪流供奉西賓點心小食，那幾位姨太太，也樂得做些人情，希冀西賓特別對自己兒子用心教導。四妾的婢女翠蓮，每隔三天，便輪到她捧點心盒出書齋，侍候老師用過之後，才收拾回到上房。翠蓮每次來到書房，都見一個穿着藍布大衣的青年，陪着老儒在書齋裏，有時老儒要他一同坐下用茶點，這少年都不敢坐，只是埋頭做功課，老儒有時喚得多了，要侍老師離座，他才敢取些來吃。翠蓮初時也不在意，日子久了，見這青年目不斜視，不同別個生徒，見了她總是目不轉睛，有些更入以游詞。又見這青年到放午時候，還沒回家用午膳，料是家裏貧窮，沒像人家一日三餐，所以才留在書房裏。

過了半年，翠蓮已曉得少年叫秦百先，是三姨太的遠房姪子。秦百先不論寒暑，只穿一襲藍斜大衣，遇到大雪天時，手足便冷得紅漲起來，翠蓮也看在眼裏。

剛巧老儒生病了幾天，翠蓮照常送午點到書房裏，見到秦百先，才知老儒在廂裏休息，兩人這才作第一次交談。秦百先見翠蓮擺開點心，請他下箸，只得說道：「多謝姑娘了，老師未用，小生不敢先嘗。」翠蓮不覺走近一步，細聲道：「秦少爺，先生想不會用的了，少爺就留下來吃罷，一會兒我再到來把盒子收去。」百先見翠蓮粉頰飛紅，儀容艷麗，立刻低下頭來，說聲多謝。

過了兩天，老儒的病還沒好，回到自己家養病。丁老爺吩咐幾個兒子先到寓裏問候，那知幾位少爺嫌老儒住的是龍鬚溝貧民窟，只在外面空逛一趟，回來便說去過了，這天翠蓮奉了四姨太之命，携了些戒口茶食問候老儒，見到秦百先在屋裏侍候，這是兩人第二次交談。翠蓮一問幾位少爺有沒有到過，秦百先說，他一天到晚都來侍候老師，沒見過那個同窗書友到來，翠蓮也不出聲。秦百先這時見到翠蓮，才看淸楚她的輪廓，鵝蛋臉兒，雙瞳剪水，擧止端莊，兩人四目交投，翠蓮不覺紅上雙頰，俯下頭來。一會才問道：「秦少爺府上住在那裏？」百先應道：「寒舍就在東直門外。」翠蓮又道：「府上老太爺太太都好？」百先答道：「家慈早年不幸去世了，家裏只得嚴親在堂，但不幸又年老多病。」翠蓮見他說時，聲音低沉，不免生了同情心，當下便道：「秦少爺以後有什麼需要的話，可告訴小婢，侍稟知三姨太替少爺備辦，好得專心功課。」這一句話，分明教秦百先要人帮助時，她願意設法，百先豈不明白？便答道：「難得姑娘關心，只是向來甚少求人相助。」翠蓮恐損了他的自尊心，也不再說。

到了老儒病好了，便輪到秦百先的老父病倒，百先稟過老師，回家親侍湯藥。翠蓮多日未見百先上課，心裏怗念，忍不住偷偷地向老儒詢問。那老儒對百先家境是知道的，便對翠蓮說道：「眞難爲這後生人，他的老父病了沒錢請大夫，便央隔壁的豆腐老頭兒，早上給他一桶豆漿，挑上街賣了，賺幾個錢來醫老父。」翠蓮聽了，眉兒一皺，便對老儒說：「三姨太也想差小婢問候秦少爺，祇忘記了他住的是東直門外弟幾條胡同？」老儒把秦宅地址說出，翠蓮回到上房，又對四姨太說，老師差她把課卷送給秦百先，四姨太見是三姨太親戚，心裏怪老師怎麼不差三姨太的丫鬟去，只得吩咐道：「你不能這樣便去，失了我的體面，究竟是一門親戚，你替我順帶果盒前去問候他家老人吧，記着快點回來。」翠蓮自是心喜，她私下裏拿了自己一些東西，用手帕裹了，來到秦家。原來丁老爺府上在西單牌樓，往東直門要走一大段路。翠蓮找了一會，才見到一間古老的屋子，門前一塊竹壁，兩邊牆垣都剝落了。扣了兩下，出來的就是秦百先，他一見翠蓮，似乎有點錯愕。翠蓮忙說是三姨太和四姨太派她前來問候老太爺的，百先讓她進屋，翠蓮一望，廊下放着了一担豆漿桶，百先似乎有點不好意思。翠蓮進到中堂，擺開了果盒，問過了老太爺的病。百先說：「老人家患的是乾嗆和氣喘，服過了幾貼藥，仍是不見效。大夫開的藥方，內裏有人參玉桂，沒兌得上，只得用西黨參來代替。」翠蓮便道：「秦少爺怎麼不向三姨太說一聲，丁府裏就藏有正吉林抄參和安南淸花桂呢！」百先答道：「家父一生耿介，沒有向富貴親友求助，這次着我前往丁家搭課，已是領情，怎的還敢去求人家？」翠蓮道：「那麼，如今少爺兌不起那貴重的藥，難道眼看老人家的病延下去嗎？」百先聽了，眼邊紅潤起來，嘆了一聲說道：「姑娘，誰叫自己家窮！小生又沒本事：：」說到這裏已咽不成聲。翠蓮覺得很難過，便出言安慰了一番，見屋裏十分凌亂，便動手替百先收拾。百先初時不肯教她去做，無奈阻止翠蓮不過，便到屋角去煎藥，翠蓮給他收拾一番才告別出門，自此兩人情感更是接近。

且說翠蓮走後，百先走回房裏，見收拾整齊，他發現書桌上放了一小包東西，拿起一看，是塊女人手帕，內裏裹着一些碎銀，又有一枚金釵，料是翠蓮暗中放下的，心裏便十分感激！

自此翠蓮兩三日便借故到秦家來，還帶了些人參玉桂，說是三姨太贈送的，百先本想連先前的金釵也不受，交回翠蓮，無奈翠蓮百般解慰，說碎銀金釵都是她的東西，請大夫把老太爺醫好要緊；又說那人參玉桂是三姨太送來，退回便是不敬，秦百先只得收下。秦老太爺果然日漸好了，秦百先也到丁府裏聽老師授課，翠蓮每隔幾天，照常送茶送水，暗地裏和百先談話，感情日進。秦百先見翠蓮是個紅顏知己，怎的不深深愛上。那個宿儒却也看在眼裏，對着百先面前，勉勵以學業爲重，不要給兒女私情，誤了上進之心。

秦百先住處隔壁，是一家豆腐店，那豆腐店是一間破屋，賣豆腐的是個上了五十年紀的老頭兒。百先每日五更早起便聽到豆腐店的磨聲咿啞發响，和他讀書聲音混成一片。日久百先和那豆腐老頭兒也熟悉起來了，知道老頭單人一身。有暇時百先便到隔壁去，有時替老頭幹點挑水推磨的活，老頭兒也說些江湖裏奇聞怪事給他知道。這次百先的父親病了，沒錢請大夫，老頭兒借了一點錢給他，又教他挑了一担豆漿，早上到東直門外賣去。後來翠蓮來過兩三次，有一次給老頭兒看到了，便問百先是那裏的姑娘，百先率直的說了，老頭兒便道：「這個女孩兒確是人品不錯，可惜她是丁家的丫頭，將來恐怕會多事。」秦百先答道：「小子本來不敢作這非份之想，無奈紅顏知己，自己也實在愛她，惟有奮力上進，希望有出頭之日。」自此百先和翠蓮兩心相印，只是大家都以禮自持，也沒提過婚嫁之約。瞬又過了一年，那天丁老爺六十大壽，賓客盈門。秦百先在丁府搭課，不能不往賀喜。這天丁老爺的同僚親友，都到來府裏道喜，就中有一位和丁老爺同科的擧人，是個滿口仁義道德，腦子裏有的就是封建思想的道學先生，平日和丁老爺見面，談的都是一些治家怎樣嚴謹，行爲怎樣端正的陳腐老套。這個人姓康名直，剛巧和丁府裏的業師是同窗。到了酒闌之時，康直因爲飲得多了，便到老儒的書齋來，想借勢歇一下。誰想大廳上還有些人客未散，老儒要替丁老爺在那裏招侍。康直在室裏等了一會，覺得有點酒意，便摸進臥廂躺下來，闔着眼休息。也是合該有事，翠蓮這天剛替秦百先縫好了一雙布襪子放在衣袖裏到書房來找百先，一看書齋裏沒人，她不知那個康直會躲在臥廂裏的。當她轉身出到院子，便見百先匆匆走來，翠蓮一把將他拉住，說道：「少爺這麼忽促幹什麼？」百先應道：「老師在廳裏陪着丁世伯說話，着我回來拿幾位公子的課藝去給客人看看。」翠蓮看看前後沒人，便跟他進書齋。百先道：「你怎的出得來？」翠蓮道：「四姨太正打着葉子，一時不會喚我的，你可知人家想見你。」說了便從袖裏拿出襪子來，百先見了，便向翠蓮謝道：「多謝姑娘替我縫起，上次那一條手帕，我天天放在懷裏，不想拿出來抹汚了呢。」百先已把桌上課卷拿在手裏，便說：「我先走一步罷，你出時不要給人看到。」翠蓮應了一聲，兩人便分手。

怎知百先和翠蓮談的話，都給康直在臥廂聽到了，這時他躡足從窗隙外望，見燈下站着一個婢女，出落得如仙子下凡，不禁魂飛魄奪。心想剛才的少爺定是丁建的公子，來這裏私會。這時翠蓮已翩若驚鴻一般出書齋去了；康直滿口仁義道德，骨子裏實是卑汚無恥，當下他便有了主意，細想：「這樣一個美人兒，丁老爺決不會教兒子未娶妻先立妾的，不如讓我略施小計，弄到上手，也不枉人生一世呢。」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挑燈看劍

蕭逸・文





美人垂青眼　暗中餽盛饌

管照夕不由怔了一下，他仍然爲着方才的盲從而懺悔，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洗又寒說完了這句話，竟自頭也不回的走了。

他痴痴的看着師父的背影，心中又似乎有些依戀，可是他並沒有追上去，叫了一聲師父，直到血魔洗又寒的影子完全消失之後，他才嘆息了一聲。

突然他像發瘋了也似，撲到了那具死屍之前，低頭看着那無辜死在自己掌下的農人，心中湧出了無比的慘痛和懊悔。

他注視了良久，才慢慢的嘆息了一聲，心中追憶着方才自己凶殘的舉動，不覺心驚肉跳，他抖索的想道：「啊！我眞的是變了……變了……而洗又寒果眞是這麼一個怪癖可怕的人物，我如今僥倖可以脫離了他，又有什麼可以值得依戀的呢？我還不快些的走，還等些什麼東西？」

想着倏地轉過了身，唯恐回去又遇到洗又寒生出事端，所以他居然捨下房中的衣物，逕自頭也不回的就往山下行去了。

傍晚的時分，他已遠離了這座山嶺，來到了一處叫做「豐城」的鎭街之上。在一處客棧歇了下來，他睡在硬帮帮的牀板上，想到了這六年來的一切，彷如是一個夢。

六年來自己從一個錦衣玉食的公子哥兒，搖身變爲一個吃盡千辛萬苦的窮小子，所幸六年來，自己鍛鍊了一身銅筋鐵骨，兼有一身驚人的功夫，比之從前眞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這麼一想，他又不禁覺得異常欣慰，眞恨不能插翅飛到北京的家中，他在牀上翻來覆去，久久不能睡，一些久遠的往事，又都重新回到了他的記憶之中，尤其是雪勤那娉婷的影子，更令他想起來亦增思慕之情，他仍然記得那一日雪勤過生日時，自己去賀壽的場面，若非是雪勤暗中相助，自己只怕就出了大醜，可是江雪勤那一種俏皮的舉動，捉弄自己的神情，至今想來，心中也有一種氣笑不出的感覺。

他想着這五年來又應該對她說些什麼呢？

還有那楚少秋，此人也不知如何了？想到了當初他那種驕傲的神態，照夕不由一時熱血沸騰，他心中默默的想道：「只要一有機會，我一定要他來看一看我如今的功夫，我現在不用雪勤暗中相助我了，我也一定能比過他去！」

想着他更是心事重重，一直到了天亮，才昏昏的睡了過去。

第二天快到中午，他才起來，胡亂吃上些東西，匆匆上路，這時午時已過，可是當空驕陽，仍像是一個極大的火球，在每一個路人的頭上懸着，管照夕把一條大辮子由左肩頭攏過，頭上戴着一頂連皮的草帽，身上打扮更是古怪，一條青綢的單袴，上身是一件府綢的汗褂，露着一雙結實的膀子。

這本是他在山上學藝時，平日的衣着，因爲山上沒有什麼人，也就很隨便，如今匆匆下山，竟連衣服也沒得及換，身上雖有幾兩碎銀子，可是想要添購衣物，却是辦不到的。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管照夕在洗又寒的指導下，功力增進不少，一日他正和丁裳談話之際，丁裳聽到她師傅相召之聲，忙奔回去，管照夕隨她而去，卻原來是丁裳的師傅居處遭人放火，照夕奮力救火，此時突有三人出現，正是這三人縱火想燒死丁裳的師傅，照夕大怒，突覺全身血管暴漲，兩掌心發熱，一掌劈出立將三人擊斃於掌下，照夕自身也不明白自己爲何如此狠心殺了他們，丁裳的師傅藍江一眼看出那是歹毒的「蜂人掌」，遂隔空點了照夕一處穴道，使他以後不至於會變成殺人成性的惡魔……照夕從丁裳口中得知自己竟是練就這種歹毒掌法，十分驚異，也使他極爲矛盾，他想脫離洗又寒，又怕洗又寒下毒手，一日，洗又寒在試了他武功之時，認爲他可以下山了，照夕正暗自慶幸自己從此可以脫離洗又寒，卻不料臨下山前洗又寒要照夕當面殺死一名無辜的農人，照夕在無可奈何之下一掌劈死農人，洗又寒見狀十分滿意，此後照夕出道江湖……

他一個人匆匆在路上走着，他這種樣子，立刻吸引了許多的路人。

看他這種打扮，又不像士子，更不像出力的苦朋友，尤其是他背上還揹着一口寶劍，說他是鏢行裏的朋友，倒是還有幾分相似，只是連匹馬也沒有，未免太於落魄了。

管照夕憑着一時興奮勇氣，下得山來，並沒有考慮到許多，可是平靜的上路之後，他不禁深深的後悔了，暗怪自己，眞是走得太倉促了，應該回去一趟，打點一下衣物銀兩再去就好了。

雖然剩下來也沒有多少銀子，可是總比自己這種狼狽的樣子強多了。

當時愈想愈後悔，可是再回去拿，一來也有未干，二來又怕那洗又寒起了疑心，那時只怕自己，再如此從容下山就萬難了。

所以想了想，仍是狠着心不回去，依然咬着牙往前走着，如此緊趕了一程，直到傍晚了，可就到了距離朱仙鎭不遠的一個叫「守口子」的地方，前望開封城門，也不過只有三四十里的距離，照夕又飢又熱又累，到了這裏就不想再走了。

他摸了摸身上的幾兩碎銀子，就決心在這裏歇息一夜到明天精力恢復了再說。

這時太平年間，而此地民性敦厚，地方上很富饒，又因這地方靠近開封，所以更顯得十分富足，入晚以來各處都掌上了燈，尤其是飄着青黃布兩旗的小館子，再是顯得亂烘烘的十分熱鬧。

照夕把草帽脫下揹在背後，走到了一處不十分講究的食店門前，見招牌上寫着「嵩雲閣」，店門兩邊一邊還掛着一個葫蘆，表示也賣酒的意思，正當兩個堂倌在門外叫喝着，店門左邊大師傅正下着蒸籠，籠裏是香噴噴的肉包子，還有白麵卷子，照夕不禁看了看，遂向店內走去，他可是實在餓了。

當時就有一個小二招呼着他坐下，照夕要過了手巾把，在臉上抹着汗，伙計又送上了茶，他就慢慢的喝着，心中暗自的算計着今後的一段日子應該如何去應付。

這時却見一個店伙，慌慌張張由他桌前跑過，驚慌的向櫃上賬房先生高聲道：「快看！七小姐來啦！」

那賬房先生大驚道：「小姐們這來了？不能吧？」

伙計還來不及點頭，却見一匹白馬，忽然在店門口停住了，一個全身雪白衣裙的少女，由馬上翻身下了馬，匆匆向店中走來。

那櫃枱的先生也走出了位來，躬身向那一個少女叫了聲：「七……七小姐……妳來啦！」

這時所有的食客，似乎都大吃了一驚，慌慌離座而起，就像恭迎皇帝聖駕也似，却只有管照夕一個人坐在那動也不動。

他心中十分驚奇，因爲想不到一個少女，竟會有這般威風，她到底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想着不由仔細的打量這個叫做七小姐的少女，只見她約有二十二三的年齡，一身雪白的衣裳，足下是一雙雙鳳戲水的弓鞋，滿頭的黑髮，長可披肩，即用一條肉色的紗巾在髮根上緊緊紮住，手中挽着一條細皮編就馬鞭子，雖是不倫不類，可是看起來，却只是美，她那豐美的姿態，立刻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

照夕心中也不禁有些驚異，暗想這地方，竟會有如此姿容，只是她一個女的，居然到這些地方來，總是有些不正道。

想着不由呆呆的看着她，却見這七小姐往店內走了三四步，停住了脚步，這時她身後跟進了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女孩，從裝飾上可看出，定是她的丫環，她追了上來，向裏看了半天，才向那少女道：「小姐，他在裏邊，一點沒錯。」

白衣少女微微瞪了她一眼，小丫環立刻停住了話，還伸了一下舌頭。

這時在那櫃枱上的先生跑了上前，深深的鞠了一鞠躬，道：「想不到七小姐，今天竟會光顧我們這個小店，眞使蓬蓽生輝。」

白衣少女含着微笑走了進來，她那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在堂內轉着，略微在管照夕身上遲移了一下，嘴角微微向上彎着，帶出了一絲笑意，照夕不由一怔，等到再注視她時，少女的目光，却又移向別處去了。

那小丫環更是在照夕身上盯了一眼，才跟上了白衣少女。

這時那掌櫃的又笑着彎腰道：「七小姐……是要吃點什麼？請吩咐一聲，小人好親自關照廚房。」說着搓着雙手，口中嘻嘻的笑着，白衣少女此時已坐了下來，和照夕遙遙相對。

她點了點頭道：「隨便弄點來吧……快一點！」

那小丫環也坐在了她的旁邊，四道目光，有意無意似的又向照夕投了過來。

管照夕不由臉色一紅，忙把頭轉向一邊，心中暗自驚道：「怎麼她們一直的看着我呢？……我也不認識她們主婢呀！」

想着不由回頭看了看，身後却沒有第二人，他又看了看身子，不由恍然大悟道：「啊！一定是她們見我衣衫不整，光着兩隻胳臂，在笑我。」

想着不由尷尬的把那短過兩腋的袖口往外拉了拉，又把前衫的扣子扣了上，再一抬頭，却見二女子自顧低頭微笑，那小丫環尚似低聲的說什麼，嘴兒却向照夕這邊呶着，白衣少女似又以目止住她如此。

她主婢二人這種表情，直把個管照夕看得如墮五里霧中，心中納悶異常。

這時小二上了兩菜一湯，還有一盤饅頭，他也就自己吃着，不再去看她們了。

誰知他雖不看人家，人家對他的一舉一動都注意得很清楚，那白衣少女微微向小丫環說了幾句，就見那青衣小丫環笑着叫了聲：「堂倌！」

一個伙計忙彎腰跑了過去，那丫環用手中的筷子，向照夕指了指小聲道：「這位相公是我們的朋友，你們竟用這種菜去招待人家麼？」

這堂倌一聽這些話，不由嚇得兩個眼睛一翻，馬上彎着腰道：「小的們那知道是七小姐的客人，要是早知道，天胆也不敢如此怠慢，只是……」

他小聲道：「只是，這菜是那位相公

自己點的……再說……」

白衣少女似已不耐，只見她秀目一皺，薄嗔道：「你這人怎麼這麼囉嗦？現在你既然知道了，還有什麼話好說？還不快去給人家換一樣好菜？你眞想討打麼？」

那小二聞言嚇得面無人色，口中連連道：「小的不敢！小的不敢！」

他一面說着一面往後退了幾步，遂附口在那掌櫃的耳邊，輕輕說了幾句，並用手向照夕指了一指，掌櫃的聞言面色突變，他驚異的看了照夕一眼，匆匆的退了下去。

這時照夕正在埋頭吃飯，那知人家却紛紛在討論着他，偏一抬頭，只見四下目光，全在看他，他就顯得愈發的不安了，心中却想道：「無怪那兩個女孩看着我，原來連所有的人都在看我呢！看起來，我衣着是相當怪了！」

想着臉紅着又把衣服拉了拉，却聽到二女已格格笑出了聲道，照夕不由心中有氣，狠狠的向二女瞟了一眼，才又低下頭來吃飯。

他心中想着早點吃完了飯走了算了，不想方才咬了一口饅頭，却見一個店小二手中捧着一個托盤到了他面前，躬身彎腰道：「適才多有怠慢，請你大人不要見怪，小店這給你賠了禮。」

他說着遂把照夕案子上吃的及碗筷都撤了下去，重新換上了一副精緻的瓷器杯盤，由托盤中捧出了四個拚盤，菜餚極爲講究，又由酒壺中爲他斟上了一杯酒，這時才媚笑道：「相公你老要是吃着不合口味，請隨便招呼一聲，我們再來換！」

說着乾笑一聲，才退了下去，照夕不由頓時一怔，他皺着眉向那堂倌點了點手，那小二忙又跑了上來，陪笑道：「相公你老有什麼吩咐？」

照夕見衆人目光全看着他，就連那主婢二女，也都在睨着自己微笑。

管照夕不由把到口的話吞了住，生怕說出來丟人，但又不能不說，他輕輕的對店小二道：「你們是弄錯……了吧？」

小二聞言嘻嘻一笑道：「得啦！相公你就別耍我們啦？要是小的早知道你老的身份，我們又怎麼敢這麼怠慢你老？」

他又乾笑了兩聲道：「你老先喝着酒，厨房這就在給你和七小姐弄菜，你老嚐嚐就知道了，我們這店舖門面雖不大，可是師傅手藝很高。」

他又低下頭，用一隻手遮着嘴，小聲道：「小號最拿手的名菜是『香脆美人』，等會上來，你老一嚐就知道了。」

說着又笑了幾聲，看起來倒像是照夕多年的一個老朋友也似。

管照夕心中怔了一怔，暗想這堂倌一定是把自己看錯了人，定是把我當成了什麼闊公子之流的人了。

「只是……」他皺了皺眉，心中又想道：「可是，我這身打扮，那又像是什麼闊人呢？」

想着紅了一下臉道：「你們不要認錯人了，我管某可不願平白無故，受你們什麼！」

方說到此，那店小二又打了哈哈，彎着腰道：「你老還說什麼平白無故，能巴結大爺你這種人物，眞是我們的福份，你老就慢慢吃吧，小的也不多在旁邊麻煩你老了。」

說着彎着腰又要退下，照夕不由心中暗暗稱奇，只是表面尙能勉强鎮定着，他咳了一聲，把聲音壓低了一些又道：「你先別走，我問你，你們是不是知道我會武功，所以特別。」

店小二彎腰笑道：「誰說不是……冲着你老背那把玩意……唉！得啦！你老就別說了，我們剛才都算瞎了眼。」

照夕聞言發了一會怔，心中着實不解，暗忖道：「倒看不出，這地方人情如此溫暖，對於我却如此體貼。」

想着窘笑了笑道：「既如此，就請謝謝你們掌櫃的一聲，還有……」

他紅着臉看了桌子一眼道：「我已飽了三成，也吃不了多少，再喝點酒也差不多了，再不急着上菜了。」

店小二聞言似有喜色，他眼睛向白衣少女溜了一眼，却見對方在盯着自己，目光之中隱隱有怒色，似乎像是在說：「你敢！」

這小二嚇得馬上陪笑道：「不敢！不敢！你老慢慢的吃吧！菜一會就來了。」

說着，再也不說什麼，匆匆就退了下去，管照夕此時心中眞是納悶到了家。

他向四面看了看，却見人家目光，仍在看着他，都帶着驚羨之色，他就更不解了。

尤其是那白衣少女，更是瞇縫着一雙眸子，遠遠的瞧着自己直笑呢。

照夕忙低下了頭，他舉着筷子，心中却在暗暗發急，有心不吃吧，人家却是誠心誠意送上來的，豈不是傷了人家面子！

可是要吃吧！似乎這太荒唐了，自己和他們素昧生平，豈能平白無故受人如此招待？

他舉着筷子發了一會急，却見四週的人都在看他，似乎都在奇怪他爲何不吃似的。

照夕不由心一橫，暗忖：「管他的，既是非叫我吃不可，我又客氣什麼，我又不是大姑娘，還害的那一門子的羞？管他的呢，先吃了再說！」

想着一橫心，就夾了一口菜往嘴裏一塞，却又聽到少女桌子發出了吃吃的低笑之聲。

他也就顧不了許多，一時酒到杯乾，風捲殘雲般的大吃了起來。

這時店小二又陸續上了幾道菜，無一不是錦碟玉食，色香味俱佳。

到了這時，照夕也就不再多說了，是來一樣吃一樣，似見對面桌上，也是杯盤雲集，菜餚同自己這邊一樣豐盛，凡是那邊上一樣，自己這桌上也必有一樣，一直上了十幾道，他不吃心中有些蹩不住了。

這時正值那店小二又把名菜「香脆美人」端了上來，照夕已有了幾分酒意，忍不住拍案道：「我一個人吃不了……不要再上了……我可是要走了。」

店小二陪笑道：「你老再嚐嚐這個菜吧，回頭叫人給相公你雇車。」

照夕笑了笑：「不用了，不用了。」

說着低頭見這所謂「香脆美人」，原來是用一隻整整的胎羊所作成的，煎得全身酥焦，試用筷子往羊身上一扎，咔咔喳

喳直响，未曾入口，已先聞到了陣陣香味，不由得食指大動。

他忍不住又吃了一口，這時却見對面桌子上少女已離座而起，全體客人都站了起來。

照夕心中暗笑：「一個黃毛姑娘，也有如此的排場，吃餐飯却有如是氣派。」

想着仍是坐在位上動也沒動，却見那白衣少女微笑着，用手中小馬鞭，往照夕這邊指了一下道：「不許收他的錢，都算我的，回頭叫人到我家裏去拿。」

照夕不由一驚，因還不清楚那白衣少女所指的是誰？不由直翻着白眼，心中雖驚異，却沒有說些什麼，却見二女已走下座來。

那白衣少女又笑瞇瞇的看了他一眼，才帶了那丫環走了出去。

掌櫃的狗顛屁股般，一直送到了門外，却見兩匹馬得得的直向南方跑了。

立刻館子裏都談開了，有人却說道：「想不到七小姐會來這個地方？這眞是怪事了，她府上十幾個人侍候着，什麼還吃不着？居然下館子，眞是怪！」

又有人輕輕的咬着耳朶，不時用筷子往照夕身上指劃着。

管照夕不禁大爲納悶，立時把碟子一推，站起了身子笑道：「行了，我也要走了。」

他一面用手摸着他袋中那二兩的碎銀子，一面紅着臉道：「你們掌櫃的呢，請他出來，我要當面謝謝他，實在是不大好意思。」

店小二躬着身子，就好像是一個大蝦米似的，口中連道：「是……是……」

說着轉過了身子，那掌櫃的倒是不待請，自己就走了過去，笑道：「相公還有什麼吩咐？慢說小號有七小姐的囑咐，不敢對相公怠慢，今後就是沒有七小姐吩咐，相公來了，我們也是一樣的侍候着……嘻嘻……」

說着尙自連連的搓着手，諂媚笑着。

照夕不由突地一怔道：「什麼七小姐的囑咐？誰是……」

他腦中立刻想到了方才的那一個白衣少女，大伙都管他叫做七小姐，莫非竟是她關顧了這飯店中的人不成？

想着不由皺着眉，又接口道：「她……我並不認識她的？……她好好的關照你們做什麼？」

這老板一聽翻了一下白眼，先是一怔，遂又嘻嘻一笑道：「不能够，得啦！你老是眞人不露相，其實你相公不說，我們也不敢多問。」

他一面說着，尙自聳着眉尖，嘻嘻的笑着，照夕這時可眞是丈二和尙摸不着腰了。

他還要問，却見那老板已彎腰鞠着躬道：「相公你請吧，你的飯錢，七小姐已代付了，她剛走，許在前面等着你呢！」

照夕雖是一肚子莫名其妙，可是却自信和這櫃掌的也說不清楚。

他怔了一下，心想這少女平白無故，請我吃飯，是什麼道理，我眼前雖窮，可也不願受人無故贈食，不由追上去想問個清楚再說。

想着匆匆別了飯店，往外走來，這時已經天黑了，「嵩雲閣」門前，點着三個大燈籠，光射十數丈，各家店門買賣，也都上了燈。

管照夕跑出來四下望了一陣，却不見先前那主婢二女，他心中暗自嘆了一聲，喃喃說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天下會有這種怪事情的，那有平白無故請客的道理？」

同時他感到又有些歉疚，暗忖自己堂堂男子，受人家一個姑娘的贈食……要是傳出去，也够自己丟臉的了，想着心中又有些生氣。

他這麼想着，一步步的向前走着，過了一座小橋，這一帶燈光可就少了。

照夕小心的看着路，方想找一處較小的店中，投宿住下再說。

不想才拐了一個彎，却聽見前面暗處，一人嬌聲招呼道：「喂！你先站着！」

照夕不由站住了身子，皺眉道，「是誰？……是給我說話麼？」

這時却見一匹黑馬慢慢走了過來，照夕又看見了，那馬上坐着一個小女孩，這女孩不是別人，正是那白衣少女的隨身小婢。

照夕不由口中「哦！」了一聲，忙道：「原來是妳，我正要找妳們呢。」

那小丫環在馬上微微笑道：「你找我們？誰是我們呀？」

照夕臉紅了一下道：「我是說妳和另一個穿白衣服的姑娘，她現在在那裏？請她出來，我有話問她。」

小丫環格格一笑道：「小子！我正要問你呢？」

她說着抬了一下頭道：「我問你，你叫什麼名字？從那裏來的？到這裏來幹什麼？」

照夕怔了一下，心說這個小丫環問這些做什麼呢？但對方既有贈食之恩，似不便太以冷漠，當時笑了笑道：「我姓管，是便道歸家，經過這裏而已，妳問我這些作什麼？再說，我們又不認識，妳們又何苦……」

說到這裏不由又皺了一下眉道：「那一位姑娘呢？」

這騎馬的婢女撇嘴道：「你好大的口氣，開口姑娘，閉口姑娘，這開封附近地面上，那一個不尊我們小姐一聲七小姐，你是什麼人，胆子這麼大？」

她說着話，瞪着一雙圓圓的眼睛，看着照夕，似乎很是不服。

照夕不由有些生氣，哼了一聲道：「七小姐？我又不認識她，稱什麼小姐，妳這小姑娘快告訴我，她在那裏我要找她問一問，看看她爲什麼好好的請我客？」

這小丫環一聽這句話，不由得捂着嘴，「噗哧」的一聲笑了，一面嬌聲道：「好呀！你這人眞是蠻不講理，七小姐好好的請你吃飯，你不但不追出來說一聲多謝，却還有怪罪的意思，天下那有你這種混球？」

照夕方把眼睛一瞪，正要喝叱她一番，令她不可隨便罵人。

誰知正要開口，却聽見身側一聲淺笑道：「文春，不可無禮，妳退下去。」

那丫環聞言，把馬帶向了一旁，笑向照夕道：「小子，七小姐來了，你說話可

要放仔細一點，小心挨打！」

照夕正自氣笑不得，却見樹蔭裏走出一個素服姑娘，正是那白衣少女。

她輕欵蓮步，走到了照夕身前，先笑了笑才道：「小婢無知，冒瀆了相公，尙請海涵才好。」

照夕忙一抱拳道：「不敢！」

他本想找着這少女，就很不客氣問問她，爲什麼無故贈食，誰知對方却是如此彬彬有禮，不由一腔悶氣，頓時化解了不少。

他臉色微紅道：「姑娘既出來了就是了，我只想問問。」

少女一雙眸子在他身上轉了轉，微笑道：「一桌粗食又算得了什麼？何必如此客氣。」

照夕搖頭道：「一桌酒菜固是所值無幾，可是在下却不願無故受姑娘示惠，請明言賜告才好。」

白衣少女似怔了一下，因想不到照夕竟會如此冷漠，她秀眉微蹙，却不想身側的文春，這時却由馬上飄身而下，道：「你這人也太不知趣了，七小姐是看得起你，想和你交個朋友，你怎麼這麼不知好歹，莫非請你吃飯還請壞了不成？」

白衣少女不由用手一拉她，可是這幾句話，已把照夕激怒了。

只見他劍眉一挑道：「咦！妳這丫頭說話怎麼這麼難聽？我管照夕豈能無故受惠於人？今日妳們要是說出道理，我也不爲已甚，否則……」

他這句話才說完，那文春竟然一聲嬌叱道：「否則怎麼樣？」

她說着往前跨了一步，雙手往小蠻腰上一叉，回頭對那少女道：「小姐，妳往後退一步，好讓我來管教管教一下這野小子！」

白衣少女秀眉微微一皺，笑向照夕看了一眼，微微頷首道：「也好！可是妳不可傷他。」

文春叫了聲：「我知道。」

說着遂轉過了身子，用手一指照夕道：「小子，你來試試吧！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本事，敢在我主婢前張牙舞爪的。」

管照夕此時眞是有些啼笑皆非之感，當時見狀冷笑了一聲道：「好！好！我就來見識見識妳這個小丫頭有什麼本事，等見識完了妳之後，再向妳們家的小姐也請教請教一番。」

白衣少女似嗤的輕笑了一聲，只見她纖腰微扭，已後退兩丈以外。

她笑眯眯的道：「文春，只許妳出三十招，要是不能取勝人家，就下來，人家還要見識我的功夫呢！」

照夕這時見白衣少女這種退身之勢，竟是輕如飛絮，落地絲毫無聲，心中也不禁暗自吃驚，奇怪忖道：「倒看不出，她一個少女，竟有如此功夫，看來這小丫環，也不可太輕視呢！」

想着只是注定那文春，步不少移，文春一面捲袖子，露出一雙細白的胳膊，漫不在意道：「收拾這麼個小子，還用三十招？小姐妳看着吧，不出十招，我就能把他打得扒下！」

照夕只是冷笑不語，冷不防，那文春一個邁步，已竄到了他身前，她口中叱道：「小子接掌！」

這野丫頭，口中這麼說着，一雙纖掌，倏地在空中一分，用「野蟬過枝」的手法，雙雙向管照夕胸肋的「心坎」和丹田的「氣海」兩處穴道上，猛然戳了過來，一旁的白衣少女見狀急叫道：「不可！」

她猛然向前一竄，正想遞雙腕把文春雙手分開，却不想照夕一聲狂笑道：「妳還差得遠！」

他身子猛的向後一彎，凹腹吸胸向內一吸氣，文春的雙掌指尖，竟是差着半尺沒有遞上。

她不由陡然吃了一驚，身如旋風也似的，向後飄出了丈許以外。

這時那白衣少女，才知道低估了對方的功力，身子也跟着旋了出去。

文春身形方一落地，却不知照夕已如影附形的逼進了身子，他冷笑着駢二指向文春「氣海穴」上就點。

雙指未到，已有一股無形勁風透體而至，文春不由大驚失色，當時驚呼了聲道：「啊呀！」

她猛然向後用力一坐，用「浪趕金舟」的身法，向一邊竄出了丈許。

可是身形甫一站定，那少年却又如同影子也似的逼近了過來。

文春至此，才發現大爲不妙，當時一沉玉腕，身形「刷」的一個猛轉，左膝微微向下一曲，五指一挑，緊離地面，用「海底撈針」的疾招，直向照夕小腹「丹田穴」上猛力戳來。

這一招可算是用得很「快」「勁」「巧」，在她認爲，魯莽的照夕，是萬難逃得開這一手之下了。

可是這甫入江湖的少年，挾了一身苦學的奇技，他的身手，已是近幾年來，武林中絕無僅見的，確實是不同凡响。

文春這一勢來得疾巧異常，眼看已到了他的小腹之上，就見他仍是向後一吸小腹，不閃不讓，文春心中一喜，心說：「傻小子，這一次你可上當了。」

原來這丫頭也曾苦練內家掌力，此時見機會難得，不由指尖向上倏地一翹，用劈空掌的功力，把掌力洩出了四成。

她因爲心念着小姐的囑咐，不敢傷了照夕，所以只用了四成掌力，用心只是想把照夕打倒地上，也就够出氣了。

他却又那裏想得到，這一個敵手，不要說是她這點功夫了，就是她們家的小姐一齊上，也休想能討得了一點好處。

可笑她口中還低聲笑嗔道：「倒下去吧！」

說話之間，掌力已自發出，可是這股掌力方一擊出，那少年人，已如同正月的走馬燈也似，滴溜溜快如疾風的一閃，已自無踪，等她覺出了不妙，再想躲可是來不及了，遂只覺後腰「笑腰穴」上一麻，連唉呀二字尙未出口，人已「噗通」一聲倒在了地上。

管照夕輕輕點到了文春，身形用「倒踩蓮枝步」的身法，一連後退了五六步。

這時那白衣少女，已撲到了文春身前，倏地伏身，把那丫環給抱了起來。

她目光之中，帶着無比的驚異，看着照夕道：「你……你好狠心……」

說着在那丫環後背擊揉了一陣，文春

竟自幽幽的醒了過來。

白衣少女匆匆救醒了文春之後，微一聳身，已來到了照夕身前，她那雙又驚又怒，還多少帶着一點喜悅的眸子，在照夕身上轉了轉，才道：「你好厲害！」

照夕這時冷笑了一聲道：「現在我要向妳請教了。」

說着不怒不笑的一抱雙拳道：「姑娘請！」

少女目光轉了一下，似笑不笑道：「你是必要給我動手麼？」

照夕略微有些汗顏道：「只要請教了姑娘的身手，在下撥頭就走，還有那請客的銀子，在下也要原璧奉還給姑娘。」

這姑娘眨了一下眼睛道：「啊！你要還我銀子？」

她說着話，在照夕身上轉了一轉，微笑道：「不還我，就要給我打是不是？」

照夕紅着臉道：「還銀子是一件事，和姑娘比武又是一件事，因爲妳那個丫環太欺侮人了。」

白衣姑娘點了點頭道：「好吧！你一定要還我銀子，就還吧，還完了錢，我們再比一比，看看到底誰强誰弱？」

說着玉手一伸道：「拿來吧！」

照夕這才突然一怔，心說：「糟糕！我口口聲聲說要還她銀子，竟自忘了我此刻身上那有錢呀！這可是……」

想着不由頭上急出了汗來，一隻手插在衣袋裏，却是抽不出來了。

少女目光是何等銳利，此時一看，已知所以然，當時抿嘴一笑，又往前走了一步道：「我知道你是男子漢大丈夫，不願平白受我們女人贈食，既如此，你就還我銀子就是了，這頓飯也不貴，一共二兩銀子。」

照夕這時頭上青筋直爆，可是急壞了，人家本是不要，自己非要還不可，現在人家要了，自己焉能再有不給的道理？

想着眞恨不能有個地縫，叫自己鑽了下去，口中不禁結結巴巴道：「這……好，好……」

說着抽出手，竟是三塊碎銀子，他把這三塊銀子向前一遞，窘道：「我因出來匆匆，沒有多帶銀兩，這是一兩銀子，暫先還姑娘一半好了。」

少女噗哧一笑，後退了一步，口中喲了一聲，道：「那有這麼還人錢的，那有還一半的呀！告訴你！妳家七小姐可不是這麼容易打發的，你要還就全部還，不還也……也可以！」

照夕這一霎時，眞急得想哭，無奈又紅着臉，把手中銀子收了回來，吶吶道：「還有一半……明天再還妳。」

少女哼了一聲道：「我認得你是誰？明天？還有後天呢！」

照夕碰了個釘了，心中發狠道：「這丫頭也眞損，先前她明明是不要的，現在我還她，她，她反而嫌少了。」

可是一時却又說不出口，因爲銀子是自己堅持要還的，現在斷斷不能怪人家無理了。

想了想，竟是忍不住氣，不由冷笑一聲道：「姑娘話是不錯，可是妳我萍水相逢，妳好生生又何故要如此捉弄我呢？」

他這麼說着，更像是有了理由，心中暗想：「眞奇怪！那些菜是妳給我叫的，也不是我自己點的，我如今傾囊把錢還妳，妳却又嫌少了！」

想着不由微怒道：「何況，我並不要吃那些東西的，而且我也已吃飽了。」

少女低頭一笑，那像是要給人打架的樣子，手中小手絹在臉上搧了搧道：「吃飽了？我看你那一樣也沒有剩下呀！」

照夕不由臉又是一紅，暗想：「好刁的丫頭……」

當時氣道：「怎麼沒剩下？」

再一想，這些話就像小孩子說的一樣，不由又把話吞住了，他怔住了一會，見對方只是伸着一隻玉手，含着微笑向着自己，也不說一句話。

管照夕不由跺了一下脚道：「好！我還妳錢！一共二兩銀子不是麼？我一個也不少妳，明天上午給妳送去，妳把妳家的住址給我留下來吧！」

少女笑眯眯的道：「好吧！我家在打磨塲紅橋。」

照夕點點頭道：「好！我記下了。」

少女又一笑道：「你怎麼不問我名字呢？到時候你找誰呢？」

照夕紅着臉道：「妳不是叫什七……七小姐麼？」

白衣少女不由格格的笑了，她邊笑邊點頭：「不錯，你既也知道七小姐的大名，怎麼敢如此給我要横呢？」

照夕冷笑道：「別人怕妳，我可不怕妳。」

他忽然上前一步道：「我們先比比武，明天再還銀子。」

這時那小丫頭已走到了七小姐的身後，睜着一雙大大的眼睛，看着管照夕，她可是被照夕給打怕了，這時不由在少女耳邊悄悄說了幾句，那白衣少女忽然笑了，她打了一個哈哈道：「你這人眞是不講理，不還我的飯錢，打了我的丫環，現在還要和我打架，天下有這個道理沒有？」

照夕不由怔了一下，心說這話似也有理，當時不禁有些怒不起來了，他慢慢說道：「可是我們方才說好要比武的呀！」

少女眨了一下眼睛道：「你銀子沒還我，我是不和你比武的。」

她說着笑了笑，低了一會頭，遂又再抬起頭道：「這麼好了，明天下午，我在家等你，你來還我銀子，順便我們再好好比一下功夫，也叫你心服口服，你說怎麼樣？」

管照夕想了想，不由點了點頭道：「好！就這麼着，一句話，明天午後我一定到府上討教就是了。」

少女回眸對文春道：「我們回去，帶馬來。」

她一面又回頭向照夕道：「不要忘了打磨塲紅橋。」

照夕點了點頭道：「我知道了。」

說着就見文春已把那匹白馬牽了過來，少女扳鞍上馬，用纖指攏着秀髮道：「不要忘了銀子。」

照夕皺着眉道：「知道！」

少女又一笑，用手指了指背後道：「還有寶劍。」

照夕連聲道：「知道，知道。」

白衣少女又抿嘴一笑，用右手一指在

照夕前面隔空「得兒」的來了這麼一下，才格格笑着，策馬如飛而去。

照夕目送着二女馬已走遠，這才轉過了身來，自己搖了搖頭道：「天下是什麼事都有，想不到會有這種事。」

他慢慢走着，心中還再想，我堂堂男子漢豈能輸給了她？明天我是非去不可！

當時匆匆往前走着，找了一家店舖，字號是「來順老棧」，門面不大，可是一進裏面，倒也是東西廂房，一進一進的有四五進。

照夕找了一間房子住下，店小二打了一盆洗臉水，照夕不由紅着臉道：「這附近有當舖沒有？」

店小二怔了一下，才又嗞着一口黃牙笑道：「正東頭上有一家，西柿子口也有一家正與老舖子，買賣都很公平，你老……是……？」

照夕不由將無名指上一枚漢玉板指脫了下來，遞與那小二道：「你去給我押些銀子。」

那小二接過了玉板指，只覺光華瑩瑩，也看不出什麼名貴來，當時伸了一下頸子道：「這東西怕……」

他咳了一聲，道：「相公要押多少兩吧？」

照夕嘆了一聲道：「你就先壓他五十兩吧！」

伙計吃了一驚，嚇得吐了一下舌頭道：「好像伙，相公你是開玩笑吧！這小戒指，能當五十兩？」

照夕不由冷笑了一聲道：「你知道什麼，你只管去當吧。」

店小二碰了個軟釘子，才哈着腰出去了，照夕不由心中有些感傷，因爲這枚古玉板指，是父親贈給自己的，却想不到如今英雄末路，却把它拿出來當掉了。

他這裏洗完了臉，一個人搧着扇子，天氣熱，蚊子又多，嗡嗡之聲不絕於耳。

他一個人搧着扇子，走到了前堂，問清了地方，洗了個澡，在院子裏乘着涼。

只見滿天星斗，靜靜地陳列在當空，一輪皓月斜掛西天，撒下了滿天光雨。

他望着月亮，心中不禁又回想到了故居，想到了父母，正應上了那句「看月思故鄉」的話了。

於是他又聯想到江雪勤，那個俏皮挺秀的影子，彷如夢中仙子也似的，在他眼前飄着。

管照夕咀角含着微笑，想到了不久即可回到了北京，自己拜見了雙親之後，第一個要找的就是她，我要她看一看我這身功夫，到底配她不配了。

想着心中那份快樂，就別提了，眞恨不能立刻插翅飛了回去。

於是又不禁聯想到了今晚所發生的事情，不由有些後悔了。

心想她一個女孩子，我又何必跟她一般認眞？好端端又何故非給她比武呢？這不是自找麻煩麼？再說，如此拖延了回京的時間，才叫不值呢。

想着不由長嘆了一聲，深深後悔着，有心想明天不去了，可是又不願對一個陌生的女孩失約，想着不由發起了愁來。

這時却見先前那個伙計，由前廊笑着跑了過來，他手中捧着一個紅綢子小包，老遠就笑道：「相公，給你押來了，一個不少，整五十兩。」

照夕接過了銀子，這伙計一面用手在臉上抹着汗，一面咧着嘴笑道：「還眞是一件寶物，聽那櫃子的先生說，還能多押，要緊着數押，可以押一百五十兩銀子，我就說要不了這些，你給押五十兩吧，那老頭子說要明押五十兩，扣去利息，只有四十八兩八錢，我就說要實拿五十兩，當票在這裏，可是不知他怎麼寫的？」

說着把當票遞了過去，照夕在看，他也伸着頸子從旁邊看，口中尙道：「不錯吧！」說着又笑了笑，道：「喝！我跑了不少路呢，東頭上正義當舖死了媳婦兒，今天關了門，我又跑到了西柿子。……那正與當舖裏的馬老頭子是個回子，你相公不知那老傢伙可有多難說話，我……」

說到這裏見照夕已有不耐之色，不由忙把口邊的話吞住了，同時又搓了一下手，乾笑道：「不過，總算給您押來了！」

他一面說着，兩隻眼還直往那包銀子上溜來溜去，心中却發急道：「這小子是眞不知道，還是裝糊塗，怎麼一個錢也不賞呢！」

照夕見他老怔着不走，還沒想到其它，那伙計實在忍不住了，又指了一下銀包道：「你老把那塊包銀子的綢子給我吧！我就這麼一條，還留着抹汗呢！」

照夕响了一聲，忙把綢子解下來，遞還給他道：「麻煩你了！」

伙計哈腰道：「好說！好說！」

他臉上笑容消失得也眞快，可忍不住，就有些掛在臉上了，這時照夕才恍然大悟，忙取了一塊約有一兩左右的銀子，遞給他道：「我都忘了，這銀子給你做跑腿費。」

店小二臉上立刻又裂開了笑紋，腰彎得像蝦米也似的道：「咳，咳！謝謝相公！謝謝，其實跑這麼點路算不了什麼！」

照夕對這種人物，實在很厭惡，正想揮手令去，可是却想起一件事，不由問道：「嗯！你先別走，我想問你點事。」

小二笑道：「是買衣服麼？」

說着一雙黃眼珠子，在照夕身上轉了幾轉，照夕不由笑了笑道：「不是……不過等會也要買，我是問你，這附近可有個叫打磨場麼？」

店小二點頭笑道：「有！有！由西柿子口出去，往正北走上三里路，也就到了，那是好地方，那是闊人住的，你老找誰？我也許知道！」

照夕又問道：「打磨場是不是有個地方叫紅橋的？」

店小二不由一怔，遂驚道：「有！我的爺！你怎麼問那個地方呢？你認識裏面的人麼？」

照夕笑了笑道：「有一個叫七小姐的，你知不知道？她是不是住在那裏？是幹什麼的？」

這小二聞言，不由臉上嚇得變了顏色，當時東張西望了一陣子，才小聲道：「我的爺，七小姐我能夠不知道麼？這地方連三歲的小孩子都知道七小姐的大名，你老就是問她麼？」

照夕見任何人，只要一聽到七小姐，都似又驚又怕，心中更是不解，當時皺了一下眉道：「我正要找她，她一個姑娘，爲什麼你們這麼怕她呢？莫非她還能吃人麼？」

這小二在照夕說話之時，連連比着手式，用手在唇上直按，可是照夕也不管他，仍是把話說完。

他嚇得臉又變了色，等照夕說完了話，他忙跑到路口看了看，才回過來道：「到房子裏再說。」

照夕眞是氣笑不得，可是爲了要聽他說些什麼，只好隨他進屋。

這小二又把窗子關上，才吐了口氣道：「哎呀，我的爺，你老人家說話可小聲點呀，要是給人聽見了，不要說我一個伙計，就是我們老闆也得吃不了兜着走！」

照夕不由氣道：「眞是大驚小怪，這又有什麼關係呢，那七小姐眞是個母老虎麼呢？」

這一句話又嚇了他個不輕，他直着眼道：「我的爺爺，你可別再說了，這話要是給錢鄉長聽見，咱們誰也別想好過。」

照夕這才知道，原來那七小姐在此地竟是有這麼大勢力，就連附近的鄉鎭，都爲她收買了。

當時愈發想急於知道她是幹什麼的，爲了使這店小二說出實話，只好裝着吃驚的道：「啊，原來這七小姐有這麼大勢力呀！」

店小二一咧嘴道：「那還能假了！連開封城裏，要是提起了七小姐的大名，那個不怕她幾分？」

照夕裝佯道：「可不知道她老人家是幹什麼的？她今年許有七八十了吧？」

店小二噗的一笑，抹着鼻子道：「教相公你說的。他把頭湊近了一下，很小聲道：「嘿，那七小姐長的別提多麼美了，誰見了她一面，夜裏準睡不着覺。」

照夕點了點頭：「她到底是做什麼的呢？」

店小二又小聲道：「那可不大清楚了！反正紅橋有她的大農場，開封城有她十二處字號，七小姐本人的祖上，說不定是什麼總督將軍的大官，要不那能有這麼多錢呢？」

照夕點了點頭道：「聽說她很有本事，對不對？」

店小二笑了笑道：「這就更不用說了，你相公是外鄉客，問這個話，我倒是不奇怪，要是問第二個人，人家不笑話才怪，嘿，七小姐那人家身上那身本事，可就快成了神仙啦，我看也許會掌心雷！」

照夕幾乎想笑，當時皺了皺眉，知道這小二是瞎吹大氣，也就不多問他，只問道：「這七小姐，她到底姓什麼呢？」

小二壓低了嗓子道：「相公這話是問我的，要是問人家，是準保不知道，就是知道，人家也不敢說……」

照夕點着頭笑道：「是！是！所以我才問你呀！」

這小二揚了一下那兩道禿眉毛，嬉皮笑臉的湊上去，伸出一隻手，用另一隻手的指頭，在掌心上畫了一個字，然後笑道：「姓這個……叫這個知道了吧！」

照夕只看清他寫的一個「尙」，至於叫什麼却沒有看清，不由皺眉道：「叫尙什麼？」

那小二又嚇得唉呀了一聲，一面小聲道：「小聲，小聲！這是忌諱。」

說着又伸出手來，用手指頭在掌心上又匆匆的寫了一遍，小聲道：「知道了吧，這是官名，至於外號是這個……」說着又寫了幾個字，照夕這才看清了，點了點頭，看清了他寫的是「雨春」和「白雪」，心知那七小姐名叫尙雨春，外號叫「白雪」，心中暗忖道：「好雅緻的名字！」

當時點了點頭，輕輕自語道：「白雪，尙雨春。」

店小二急得直咧嘴，一面道：「我的爺，我算服了你了，在這地方上，敢這麼說的，大概只有一人，得啦，我算是惹了禍了！只請以後闖了禍，不要把我給拖出來就行了。」說着打了一躬就要退下去，照夕見他這副樣子，不由笑了笑：「好了，我不說就是了，你去給我買一套衣服，我這身衣服不像個樣子。」

店小二接過銀子，嘻笑道：「相公這身衣服是眞不行了，我這就去。」

照夕待這店小二走了，心中不由回想到方才那些話，心中默默的唸道：「白雪尙雨春，她是一個什麼人呢？聽那店小二說，她倒似一名門閨秀，可是却又爲何自己開着農場，做着買賣呢？」

他走出了房子，心中琢磨着道：「我明天去她家看一看就知道了，要是她是一個壞人，我却要好好的給她個厲害，要是好人，我也犯不着給她比什麼武，乾脆把銀子還她之後就走。」

這麼想着，心中就定下了，隨後小二買來了衣服，倒是一身很講究的細綢子衫袴，穿了穿也挺合身，把剩下的錢又賞給了那小二。

然後他一個人，到房子盤膝運行了一會功夫，正要睡覺，耳中似聽到外面有女子嬌聲道：「店家，小心看着我的馬，找一間上房。」

那聲音似頗熟悉，可是一時却又想不出是誰，心想下牀開門看看，可是一想自己一個大男人，開門看人家姑娘幹什麼？想着也就忍着沒有動，隨後也就沒聽見什麼聲音，他也懶得多想，遂就解衣睡了。

第二天，他早早的起來了，按說他本該早早的上路，可是因爲早天的約會，他却只好勉强的耐於性子，再等一會了。

一個人閑在房中耐着性子，硬磨了一上午，吃過午飯之後，他就想去打磨場紅橋赴約，可是看一看當空的太陽，火炙炙地，實在是吃不消。

只好又睡了個午覺，喚來伙計打水，洗了一個臉，覺得凉快多了，又吃了兩塊西瓜，這才脫下舊衣，換上了買來的新衣服，把那一口寶劍，用原來的綢袋子套上，緊緊繫在了背後，又把辮子盤在了腦売上，也沒戴草帽，就出去了。

自己走起路來，也覺得和先前那副土相大大不同了，由一個土佬兒搖身變爲一個雅儒翩翩的佳公子，他又走到一家帽子舖，買了一頂瓜皮小帽，這才問清了打磨場的路，一個人慢慢的走去。

小啓：「無名鎭」續稿未到，今期未能刊出，敬希見諒。·編者·

走了差不多半個時辰，才到了，只見這地方極為空曠，並不是熱鬧的街市，却是住家的好地方。

有些大莊子，都是門禁森嚴，照夕又問了一個人，才找到了所謂的紅橋。

原來那紅橋一帶地方，全係紅土，因而得名，到了這裏，可就看出顯然的不同了。

這地方只有一幢佔地極為廣大的院落，四周全是高有兩丈許的磚牆，牆內古樹參天的，樓角交岔，確實很够氣派。

照夕到了門前，只見正門右側邊上的一個大銅牌，上面兩個清楚的字刻着「尙寓」。

照夕想了一想，知道定是那尙雨春的住處無疑了。

他在門前正要以手扣環，却聽見牆內喧鬧嘻笑之聲不已，似乎全是女的。

他不由猶豫了一下，正覺不大妥當，却見一個皮球自門內飛出，直向照夕身上飛來，他不由輕舒鐵腕，把那皮球接在了手中。

這時那大門側邊，却另開了一扇小門，由門內一連跑出了七八個少女來。

她們陡然看見照夕在門前，而且手中拿着球，不由怔了一下，遂又笑了起來，一時紛紛問着。

「你是誰？來這裏幹什麼？拿我們的球幹什麼？」

照夕把手中的球向她們一丟，當時紅着臉，拱了一下手道：「在下是來此訪一位叫尙雨春姑娘的，不知她可在家麼？」

幾個少女聞言，臉上帶出驚異之色，互相交視了一下，其中一個綠衣少女上前一步，微笑的點着頭道：「不錯，那是我們七小姐，你找她做什麼？」

照夕正色道：「昨天晚上我和她約好了，今天來還她銀子，順便想和她比一下……」

那少女開口笑道：「還什麼銀子？幾百兩？」

照夕搖了搖頭道：「只二兩。」

那少女翻着俏皮的眼睛唔笑道：「啊！你欠我們七小姐的銀子，到底是幾百兩呀？」

照夕臉色微微一紅，吶吶道：「欠……兩兩！」

這女孩子一聽，先是一怔，遂不禁格格笑了，她搖着手道：「我當是多少呢！原來只是這麼點銀子，不要緊，你就別還了……」

此時那身側幾個女孩都嚷着道：「喂！小娟，妳到底還打不打球呀？還在嚕嗦個什麼勁呢？」

這小娟才窘笑了笑，正要回身，照夕忍不住道：「喂，姑娘，你代我去通禀一聲，這銀子雖少，我也要還，而且……」

他方說到這裏，小娟已為她同伴拉進了門去，隨着這扇側門，也就「碰」一聲關上了，同時由牆內，散出了一片格格笑聲，似有人笑道：「找便宜找到這兒來了，這小子或許是欠打……」

照夕聞言，一時不由無名火高三丈，當時一撩長衫下擺，身形一長，已竄上了高牆之頂，隨着往下一飄身，已落在了大門之內。

那羣女孩正自嬉笑一團，突見照夕入內，却不由嘩然大驚，同時數聲嬌叱，已有四五人，把他團團圍住，一時衆口齊開，鶯聲嚦嚦，有人道：「呔……小賊，你好大的胆子……你不想活是不是？」

還有人道：「你想打架是不是？」

最後有一個靑衣的矮女，她把衆人分開，向前跨了一步，直着頸子道：「小子，姑娘叫你來一個狗吃屎！」

這矮女可眞是蠻橫，還是說打就打，只見她一晃身子，已來到了照夕身前，那條短腿，貼着地，「刷」地一聲，直向照夕雙足上掃了過去。

照夕本就是一腔憤怒無處發洩，想不到這矮女尙如此欺人，立時見她單腿掃來，只冷笑了一聲，一時運氣雙足，只聽見了「叭」的一聲，衆少女都不由驚得「啊唷」了一聲。

却見那矮女殺豬也似的怪叫了起來，她身子一連東倒西歪，一直的退後了十幾步，「噗通」的一聲，坐在了地上，一時痛得擠鼻子眨眼睛，口中兀自「啊唷！啊唷！」叫個不止。

管照夕冷笑了一聲道：「這是你自找的，可怪我不得來。」

這麼一來，那別的幾個少女，一時都驚叫了起來，有的去攙那矮女，有的却向照夕撲了過來。

管照夕方自打起精神，想好好懲治她們一番，正在此時，却聞紅樓閣間一聲清叱道：「不要打，不要打！」

接着這人已用「燕子穿簾」的輕功絕技，三四個起落，已來到了近前。

這人一來近，照夕才看清了，來人就是昨天敗於自己手下的那個文春，不由向後退了一步，一沉雙掌，怒目向她視着。

這時其餘幾個少女，也都後退了幾步，見文春來到，一時七口八舌的都嚷道：「文姐姐！妳來得正好，快拿住這個小子，他可是傷了人了！」

文春匆匆向照夕點了一下頭，遂回過頭，繃着小臉對姐妹道：「妳們胡鬧什麼？這是七小姐的朋友，妳們竟敢得罪，看妳們有幾個腦袋？」

她這麼一說，衆少女都不禁嚇得一怔，那個受傷的矮女，口中也不敢唉唷了。

文春這才收回了怒容，回過頭來，對着照夕福了一下，含着笑道：「公子眞是信人，說今天下午來，就是下午來，我們小姐早就等着你呢！」

照夕劍眉微皺，心說這個丫頭倒是改得眞快，昨天還同自己拳來脚往的毆打，想不到一夜之間，居然變得如此客氣了。

當時仍是不歡不笑，只冷冷道：「那麼就請帶我一見，我只把銀子給她收下，給她一比功夫，比完了就走！」

文春妙目微闔，淺淺一笑道：「這點銀子，幹嘛老是掛在嘴上，其實我們七小姐……」

她說着，目光向一邊的幾個少女轉了一下，遂不多言……只點了點頭道：「公子，你隨我來。」

說着轉身自去，照夕冷笑了一聲，向四周之人看了一眼，也就放步跟去。

他這時才留意到，這院中好大的地勢，亭台樓榭，花池松石，美不勝收，樹枝

上小鳥啁啾，儼然深府上院的，他的心中更不禁猜測不透這白雲尙雨春她是一個何等之人了，想着已踱過了一條迴廊，跟前草地上，聳立着一座紅樓，樓前十數株老松青鬱鬱的十分雄偉，微風過時，發出一陣陣清嘯，十分悅耳。

照夕見廳門大敞，正有一個紅衣使女，侍於門首，等着向這邊看着，文春回頭笑道：「公子請在客廳小坐，我這就去請我們小姐。」

說着她竟由一條小松徑，向一邊側樓走去，照夕只點了點頭，隨向着廳內走進去。

那門前紅衣丫環，彎腰叫了聲：「管公子。」

照夕不由劍眉微軒，心說：「怎麼我的姓，她們都知道了。」

當時懷着驚異，進到了廳內，見廳內一色的黑漆傢具，太師椅子都加着猩猩紅的坐靠墊子，另有紫籐圓椅六張，作梅花散於一隅，正廳粉牆上，掛着一幅唐伯虎的仕女嬉春圖，兩旁是一副祝枝山的對聯，一筆的大草，氣派非常。

照夕不耐煩的坐了下來，那紅衣小婢已上了香茗，他靠在椅上，暗想道：「我今天來，可不是來作客的，自然態度上也不能太禮貌。」

想着對着那丫環一擺手，皺眉道：「不用，妳端下去。」

那丫環睜着一雙大眼睛道：「幹？……這是剛泡的。」

說着還用手摸了摸杯子，轉着眸子道：「是太燙了是不是？」

照夕不由嘆了一聲，點了點頭道：「沒有什麼，妳放下來好了。」

那丫環本來端起了杯子，遂又放下了，只半皺眉毛，看着照夕似笑又顰，道：「公子……」

照夕本是一肚子的火，可是却也不便對她發作了。

他只嘆道：「我不是妳們小姐什麼朋友，我只是來找她了却一點事情，事情一完我就走。」

（未完）

氣功必須名師指點

麥海雲

說到練功方面，除了練習發拳踢脚之類的硬功，還有軟功，所謂軟功，一定要練氣，然後將所練的氣運行身上各處，如果那一種氣勁可以達到指尖，僅憑一隻手指即可傷人，故此，練習氣功的人，一定要有恒心，有耐性，而且要放棄硬拳硬馬，才有機會達到目的。

由於氣功必須跟腹式呼吸串連在一起，故此，喜歡練習氣功的人，就要注意到腹式呼吸方面，最好能够做得到每天從早到晚任何一分鐘都係用腹式呼吸，只是除了奔走或突然發力舉重之類的動作，壓力太大，然後變為胸式呼吸。

有許多人不明白這一層道理，以為呼吸必須用肺吸氣，怎會吸氣的時候腹部向前凸出來呼氣反而腹部縮入，有如用小腹呼吸呢？這個問題，相當重要，喜歡練習氣功的人，應該認眞要注意它。

我們的肺部在吸滿了氣的時候，必然膨脹，這是一定發生的，絕對不會由腹部吸氣，問題在這裏，肺部膨脹的情況有兩種分別，一種是整個肺部向下低垂，即是說，肺部本身拉長，故此膨脹。

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肺部本身到處脹滿，向前凸出，有如練習舉重的健身專家一樣，他吸滿了氣的時候，胸部整個脹大隆起，有如吹氣球一般，不管怎樣，這兩種呼吸的目的只是想多吸一些氧氣，問題在這裏，胸式呼吸雖然看來特別有型，但却無法持久，你自己可以試做深呼吸，如果每一次都用胸部吸氣，愈是吸滿了氣，胸部愈加向外凸出，只係做了二三十次深呼吸，你就覺得吃力，難以支持，反過來說，如果吸滿了氣的時候，肺部向下低垂，並非向外凸出，那就可以做幾十次，甚至做幾百次，一點也不吃力，因為胸式呼吸做的次數太多，便會吃力，腹式呼吸可以從早做到晚，絕不吃力，當然係腹式呼吸有利得多。

任何人都不能够整天整晚係用腹式呼吸或胸式呼吸的，即是說，他們習慣上喜歡做那一種形式的呼吸就比較出現次數較多，事實上就算整天做腹式呼吸，有時也會自動調整連做三幾次胸式呼吸，反過來說，一向喜歡做胸式呼吸的人，到了休息的一段時間，可能轉為腹式呼吸，因此之故，不必認眞介意到呼吸方面，順其自然好了，如果想練習氣功，那就要設法引導自己的呼吸變成腹式呼吸，特別是練功的一段時間，一定要採取腹式呼吸，否則，無法使身上的氣勁集中在一處，然後利用它運行全身。

練習氣功的初步功夫，除了採取腹式呼吸之外，還要在丹田那個地方使它變熱，所謂丹田，那是人體的三十六處大穴之一，那個穴道係在肚臍孔之下一寸到兩寸那個位置，這是小腹血液聚得最多的一個地方，如果丹田暖熱，整個人健康得多，反過來說，丹田整天冷冰冰，那就影响到血液循環不够快速，或者血量太少，就算為了保健，仍要練習腹式呼吸，使腹部經常有相當多的血量，同時可以使血液運行得更加流暢。

眞的練習氣功，不止是血液循環旺盛那麼簡單，還要令到丹田非常暖熱，然後將暖熱之氣運行全身，故此他們練習腹式呼吸的時候，一定要將右手按在丹田的部位，每次吸氣，微微壓下去，利用壓力以及抵抗力，就使該處血液集中，而且愈來愈加暖熱，跟住就把掌心放在丹田上面，緩緩的搓動，務求把那個地方熱到好像有一團火，然後運用其他屬於氣功的招式，把這一種暖熱的感覺運行全身，關於氣功方面，上述的話只是一個起碼的知識，眞正想學習這一門功夫，必須有名師指點，再者，除非練習到有相當高的境界，切勿把整個身體浸在冷水內，只係剩下鼻孔呼吸，否則壓力太大，會危及心臟。（完）

武器科技

反坦克導彈，子母彈和子母雷

亦雄・譯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納粹德國面對蘇聯的坦克優勢，秘密研製了一種反坦克武器。

這種武器的代號是「X——七」，又叫「小紅帽」。它就是最早的反坦克導彈，直徑一三〇毫米；最大射程一二〇〇米；最大飛行速度九〇米秒。主要組成部份是：一個空心裝藥的戰鬥部，兩級串聯的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一套簡單的導綫裝置和執行機構，控制裝置是一個手柄電位計。

可惜在一九四五年設計成型時，還沒參加實際戰爭，納料德國已徹底崩潰了。

二次大戰後，世界各國根據大戰中大量使用坦克，自行火炮和各種裝甲車的事實，同時認識了反坦克導彈比其他反坦克武器具有更多的優點，例如威力大，射程遠和可以控制等等紛紛以「X—七」爲藍本，掀起了研製和裝備反坦克導彈的熱潮，而這陣熱潮，如果按照它的制導系統的不斷革新，又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亦即是本世紀的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的中期，爲反坦克導彈的第一代：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爲第二代；自後便是第三代。

第一代反坦克導彈的特點是：射手目視跟踪目標，導綫傳輸指令，手控制導。導彈一般安裝在離開射手十幾米遠的發射架上，或者直接放在地上。射手將光學瞄準器中的十字刻綫瞄準，並隨時跟踪目標，然後按動發射開關，火箭發動機隨即工作，導彈跟着起飛。導彈尾部有曳光管和拖着一根與控制盒相連的金屬導綫。曳光管在導彈起飛時點燃，不斷放出紅色火光指示導彈飛行的彈道。當射手從光學瞄準器中觀察到導彈飛行偏離瞄準綫時，用控制盒上的手柄對導彈發出「向上」，「向下」，「向左」或「向右」的控制指令，指令經過導彈尾部拖着的金屬導綫傳送到導彈上的制導系統，使導彈飛回瞄準綫，如此繼續不斷地控制導引，直至導彈擊中目標爲止。

導彈飛行的彈道是怎麼樣的呢？大致是這樣的，導彈安置在放射架上，有一定的初始仰角，即所謂發射角，發射後，導彈向上爬高，這「起飛段」是無控制飛行的，飛的高度比目標高出很多倍，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進入所謂「起控點」，開始有控制地飛行，這時候，射手便用控制盒的手柄向導彈發出指令，將導彈的飛行高度逐漸壓低，由於導彈已經有着很大的速度，那是無法即刻壓低的，所以實際上是導彈繼續飛高一段後自動低飛下來，直到和目標的高度差不多爲止，這一段彈道，叫「壓低段」，導彈在繼續飛行中，有很多因素會影响到它偏離瞄準綫的，這就必須把它導引回瞄準綫上，因此，這一段彈道，叫「導入段」。事實上，射手操縱導彈時，並不是將上述兩段彈道截然分開的，而是一面壓低，一面導入，把導彈導引回瞄準綫上。此外，射手發出的指令，也不是單純的「向下」，「向左」，「向右」那般簡單，而是一種複合的指令。

導彈被導引回瞄準綫上後，射手要使「十字綫」，「導彈」和「目標」三點保持在一條直綫上，直至集中目標爲止，這段彈道就是「三點法」導引段彈道。

由於從「起控點」到命中目標這三段彈道都是處於導彈的續航發動機的操作期間，因此又叫「續航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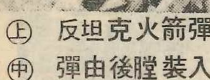
第一代反坦克導彈的優點是制導系統比較簡單，用金屬導綫傳輸控制指令抗干擾性能外，整個系統結構簡單，重量輕，便於攜帶，使用時系統展開所需時間短，適合步兵使用。

但缺點也相當多。（一）由於目視跟踪，手控制導，觀測和發出指令都靠射手主觀估計，受射手的反應能力，技術水平和使用經驗影响很大，命中率低。（二）操縱比較複雜，培養和訓練射手費時長，費用高。（三）導彈尾部拖着一根金屬導綫，又要射手目視導綫，又要射手目視跟踪。因此飛行速度不能太過高，一般在八〇——一〇〇米秒。導彈從發射到命中目標的時間長，增加了射手被敵方發現的危險性，也叫敵方坦克可採用「躲閃技術」。「迴避技術」等逃脫導彈攻擊的可能性增大。（四）射程一般最小爲三〇〇——四〇〇米，最大二〇〇〇米，例如法國的「SS——一一」，最小射程七〇〇米，最大射程六〇〇〇米，從發射點到最小射程這段範圍內的目標不能命中，這就是所謂「死區」，「死區」較大。（五）多數採用無架發射，蘇聯的「賽格」例外，全靠導彈的尾翼支撐在地面上發射，降低了射擊準確度。

第二代反坦克導彈的研製重點是簡化制導過程，減少最小的射程，提高飛行速度。爲了這些緣故，主要採用了紅外半自動制導系統，第二代的特點是目視瞄準，管式發射紅外跟踪，有綫指令半自動制導。射手用光學瞄準器的十字刻綫瞄準目標後，按下發射開關，裝在發射管內的導彈便發射出去。一直到擊中目標，射手只要始終將光學瞄準器中的十字刻綫對準目標就可以了。和光學瞄準器裝在一道並與發射管同軸的紅外測角儀能自動接受導彈尾部紅外光源發出的紅外信號。從而測定飛行中的導彈與瞄準綫之間的偏差角。由電子儀器轉換成相應的電壓信號，輸入小型電子計算機綜合各干擾因素的相應信號後，發出修正的控制指令。經拖向導彈尾部的導綫傳送到導彈上的制導系統，使導彈飛回到瞄準綫上，直至擊中目標。







㊤ 反坦克火箭彈

㊥ 彈由後膛裝入

㊦ 射手戴上面罩避免發射時氣流衝擊致傷

目前，第二代反坦克導彈基本上已臻完善，成爲世界各國裝備部隊的主用導彈。第二代相對於第一代導彈的優點是：（一）命中率提高，一般在百分之九十以上。（二）威力大，穿甲厚度提高，（三）有效射程範圍大，最大射程爲三〇〇〇——四〇〇〇米。最小射程可縮至七五——一二五米。幾乎沒有「死區」。（四）操作簡便，減少了培訓射手的時間，（五）機動性高。固然可以單兵攜帶使用，也可以裝在專門的運輸車和直升飛機上，提高了戰術機動性，成爲對抗坦克羣攻擊的比較有效的手段。（六）飛行速度提高，一般爲二〇〇——三〇〇米秒，減少了活動目標逃脫導彈攻擊的可能性。同時也減少了射手的危險性。

不過，第二代反坦克導彈在戰術上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點，例如：（一）制導系統比較複雜，造價高。（二）整個發射過程，射手仍然要一貫將光學瞄準器中的十字刻綫瞄準和跟踪目標，不能離開發射陣地，因而易被敵方發現和受到攻擊。（三）仍舊保留着一根傳輸指令的導綫。射程增大時，導綫加長。遇到複雜地形易被拉斷使導彈失去控制，同時也限制了導彈飛行速度的提高，一般當導彈飛行速度超過三〇〇米秒後，導綫易被拉斷。

基於上述的原因，世界各國便競相發展第三代反坦克導彈了。

第三代反坦克導彈，亦即所謂「發射後不用管」的反坦克導彈是採用了全新的制導系統的，目前有激光指令制導，激光駕車制導，電視制導，激光回波式制導和熱成像紅外被動導引等五種，前兩者並不是「發射後不用管」的，只是使用了激光新技術，電視制導要求的能見度太高，熱成像紅外導引尚欠完善。當前典型的第三代反坦克導彈是激光回波式制導。

激光回波式制導系統亦稱激光半主動式自動制導系統。它的工作原理是射手用光學瞄準器瞄準目標，與瞄準器同軸並裝在一道的激光發射器不斷發射出紅外激光波束。導彈發射入紅外激光波束中，導彈的制導系統不斷地接受紅外激光波束的信號，形成操縱導彈的指令，使導彈沿着紅外激光波束中心飛行，假如導彈受到干擾偏離了波束中心，導彈尾部的激光接受器立即感知，並由導彈體內的計算裝置算出導彈與波束中心的偏差，發出修正指令，使導彈回飛波束中心，以保證導彈準確地跟踪目標，直至命中爲止。

目前世界各國對第三代反坦克導彈的研製，可以說是不遺餘力的，所以互相處於不同的進展階段，此外，又由於要求構造簡單和造價低廉的緣故，一種反坦克羣

彈的新型武器，便應運而生了。

這種反坦克羣的新型武器就是子母彈和子母雷。它的結構是怎樣的呢？有什麼特點？

子母彈是指在一個火彈裏面裝上數十個以至一百個的子彈，當母彈被發射到坦克羣上空時，在定時引信的作用下，母彈彈體被打開，由拋射藥將子彈推出，像雨點般落下，每個小彈就像一發由天上打下來的炮彈，直向坦克頂部撞去，一旦命中，坦克頂甲便會被打穿。這種子彈並不單靠的彈丸碰撞力量，而是靠它所裝炸藥的聚能作用，所以子彈雖小，也足夠擊穿坦



英國新研製成功的反坦克火箭彈，彈由前膛裝入。坦克被子母彈命中時情形

克頂裝甲（一般不超過五〇毫米厚）了。

反坦克子母彈可改成不同形式，由火炮，迫擊炮，火箭炮等發射，也可由飛機上發射或撒佈。

雖然各種子母彈的結構不盡相同，但通常都由這幾部份組成：母彈體，子彈，拋射藥，推力板，爆炸連接螺栓，引信和底螺等。

母彈和一般炮彈的外形基本相同，只是彈殼內裝的是子彈而不是炸藥。子彈按一定的順序整齊地裝在母彈內。這種子母彈可容納上百個子彈，還可裝填不同品種的子彈，每個子彈上配帶有慣性碰炸引信，子彈為聚能裝藥，用來穿過鋼甲，當母彈飛到坦克上空一定高度時，引燃拋射藥，在拋射藥所產生的强大的氣體壓力作用下，由壓力板從母彈底部將子彈推出，撒向空中，本來子彈是一個套一個地放在一起的，現在一撒開，子彈上的幾根尼龍飄帶打開，帶子向上飄飛，產生導向作用，使子彈穩定下落，保證子彈碰擊裝甲時大頭朝下。

用飛機投放的子母炸彈，也和一般子母彈的結構類似，只是它裏面裝的子彈更多，撒佈的面積更大，有時可達四〇乘一二〇平方米。這種子母炸彈由飛機投下後，通常在距地面八〇〇——一〇〇〇米時，母彈殼體上的連接裝置被炸開，彈體分為兩截，子彈便撒佈開來。

目前正在研製的還有從幾十公里以外發射的反坦克子母導彈，對坦克構成了更大的威脅，因為這些小導彈頭上都裝有自動尋找坦克目標的尋找器，所以能夠更準



英國反坦克導彈的全天候瞄準系統

確地擊毀坦克。

七十年代末期，出現了一種遙感反坦克子母彈，它是利用毫米波（一種波長較短的無綫電波）來尋找目標的，當母彈用火炮發射到坦克羣的上空時，由引信起爆，將子彈推出，子彈出來後，它上面所附着的降落傘在氣流作用下張開。子彈以四十五度的斜度掛在傘下，一面隨傘慢慢下降，一面繞自身軸旋轉，而與此同時，子彈上安裝信號裝置開始工作，向外發射毫米波段的信號，由於子彈在旋轉中發出信號，所以能在較大範圍內搜索目標。當發出的毫米波信號遇到目標被反射回來時，由彈上的接受裝置接受，並傳給降落傘的控制機構，操縱小傘向目標方向飄移。如果同時遇到好幾輛坦克時，它還能夠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方向去攻擊目標。

還有一種地雷與火箭相結合的反坦克子母彈，也是採用毫米波制導的，這種子母彈像地雷一樣先埋伏在地下，或撒佈在地面上，當坦克經過時，彈內的火箭點燃。子母彈借助火箭推力向上飛行到一定的角度，然後子母彈被炸開，撒出子彈，子彈發出毫米波信號，自動尋找目標，向坦克撲去。

反坦克子母雷的結構和子母彈大同小異，布雷炮彈（母雷）中裝有很多枚地雷，在計時引信作用下，母雷在預定的目標上空打開後蓋，將子雷撒佈在地面上，等待敵人坦克經過，如果敵人坦克沒有到來，雷上的自炸裝置經預先時間後自行引爆銷毀，不致影響己方部隊通過。

過去，地雷要預先埋在地下，等敵人碰上才炸，碰不上還得挖出來，那時的地雷只能殺傷人員馬匹，對付不了現代的坦克，但今日的地雷却不用人埋的，可以用佈雷車佈雷，也可以用火箭炮，火炮，飛機和直升機大面積的佈雷。這種雷不但體積小，而且威力大，不單是防禦性武器，同時也具有攻擊性武器的特色。

用火箭或火炮撒佈子母雷，不但速度快，能夠抓住有利戰機，還可以節省雷的數量。一門中型火炮或火箭炮佈設的雷場，可以對付幾十輛坦克，而一門輕型火炮所佈下的雷，可壓制住十幾輛坦克，記得一九七三年十月初，以色列藉着巴列夫防綫，以大量的坦克開路，企圖對埃及進行突襲，先發制人，不料以色列正企圖「快速取勝」之際，埃及士兵却划着橡皮艇很快地越過蘇彜士運河，上了岸，迅速將反坦克導彈佈置下，到以色列坦克羣開過來時，埃及的導彈和炮彈便像雨點發射過去，就在這一天之內，以色列的坦克，被摧毀了二百多輛，損失奇重。



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紫金丹
じきんたん